
武俠世界
第37年
12
$18.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所著的「天機風雲」。李南生、燕紅玉這一對年輕俠侶因遊崑崙山玉虛峯，碰到了一連串的怪事，更奇的是兩夫婦在十五年後竟然得兒子崑崙奴之助重回人間……蕭玉寒先生所著的故事向來生動有趣，尤其更精於風水堪輿之道，令人閱來興趣盎然。本故事描述的乃是「楊花敗李花開」五百年歷一大劫的隋煬朝代。欲知周朝得八百年江山的皇陵，隋煬帝之先祖同葬之地，爲何却只得短暫的三十五年？此中風水的奧妙有待愛好者去追尋。

*　　*　　*

本期選刊鐵馬先生撰著的一期完短篇「英雄無淚」。江湖人所尊崇的名門大派，從來都是道貌岸然，反之所鄙視的，就是他們認爲的邪魔外道，英雄爲何欲哭無淚？是否名之爲正則「正」，反之則……值得探討。

*　　*　　*

下期將刊登石中奇先生撰著的巨型故事「鬼峽魔音」，屆時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格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4.7.7.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12期
（總號187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天機風雲

天機屠龍記之一／蕭玉寒・文　可飛・圖

崑崙龍脈　孕育龍子

地靈人傑，氣化形生。雖然此說甚爲微妙，但又豈能因肉眼凡胎而懷疑不信？

君不見山水廣大之地，所出之人多半度量寬宏，山水逼窄之地，所出之人多半胸襟狹隘，是故山端正而水清平，所出之人平易正直，山勢陡而水流急，所出之人兇狠乖戾。

山形勢格變幻，所出之人多詭詐；山渾然而谷深遠，出的人多深藏不露；山動而勢塌，水多而流亂，孕育淫蕩之士。峯尖水秀文材鼎盛，山高水長福澤宏大，山明水秀多出美男美女，山粗水濁出的人必男卑女醜。富貴貧賤賢愚壽夭，皆爲山川之感應，帝王將相英雄豪傑，均有地脈勢格的形跡可尋。

山水即地氣，地氣即地力；因形以察氣，因氣而推理，則一切疑謎均有形跡顯露。

神州大地，論水則非黃河、長江莫屬；論山則首推中華氏族的祖山崑崙。

莽莽崑崙，形如三條巨龍，從西向東、南、北三面蜿蜒盤舞，再縱橫蔓延，化作無數起伏潛能，隱臥東方大地。

老子「一氣化三清」，崑崙一體化三龍。

崑崙山伸延向北者，稱爲「北龍」。起自帕米爾山，沿青藏高原、新疆伸延，再分爲數大脈絡，東延爲可可拉山、巴顏喀喇山、積石山；南延爲喀喇崑崙山、唐古拉山；北延有阿爾金山、南祁連山；東延爲察哈爾舒馬哈達嶺。北龍主幹向東一路伸延，於舒馬哈達嶺一分爲三。南延爲山西大同的武州山，東延爲寧武的管涔山。管涔山再一分爲二，北延爲恒山，南延爲太行山，東北延者爲拜察山（蒙語「金」之意），至此又一分爲四。一支向東南入河北聳而爲松嶺；另一支北行至黑龍江聳而爲索岳爾濟山（即大興安嶺），直至山東東南的碣石，抵海而止；再一支向東北伸展，至山東中央聳而爲泰山；第四支則更源遠流長，即向東面伸展的一脈，直抵吉林的長白山。長白山再一分爲二，一支向南伸延，直抵朝鮮半島，聳而爲太白山脈，越海而入日本九州。另一支西南行，越海而達琉球羣島，聳而爲台灣島的中央山脈，再越海爲菲律賓羣島。

崑崙山向中部伸延，稱爲「中龍」，起自青海的巴顏喀喇山，黃河、長江皆由此而發源。此幹宏大，包括中原諸大山脈。如秦嶺、終南山、巴山、熊耳山、伏牛山、桐柏山、天柱山、雲山等等，號稱「中原之龍」。

崑崙山向南伸延的，稱爲南龍，直抵印支半島的越南、寮國、柬埔寨、泰國、緬甸、馬來西亞。另一支入湖南的衡山，又一支入江西的大庾嶺，再一支自大庾嶺入嶺南，聳而爲騎田嶺，向南起伏伸延，直抵廣東腹地羅浮山。羅浮山一路向南，起伏沉昂，於極南海濱聳而爲香港的大帽、大嶼、扯旗諸山。

崑崙巨龍，一分爲三，於東方大地起伏沉昂，縱橫交錯，東方之「氣運」，皆源自崑崙，崑崙氣旺，則東方大地必旺；崑崙氣衰，則東方大地必衰。

崑崙三龍分佈南、北、中，以「中龍」最爲尊貴，所延伸地脈，多出尊貴之人，帝王將相、達官貴人，天下莫出其右。以「南龍」最富，其延伸之地域，多出商賈富人，以至現代的世界級富豪，皆源於此，論富則天下莫敢爭鋒也。

崑崙巨龍，主宰東方大地的「富與貴」，那崑崙主脈所出之人，是否足以定奪天下大勢，以至其威力可旋乾轉坤？且看「天機屠龍記」的首部——天機風雲。

＊　＊　＊

時值南北朝天下大亂，楊堅篡周改隋年代。天高雲淡，赤空萬里，猶如天下百姓的鮮血懸凝於天際，蕭殺淒厲，可驚可泣。

在崑崙口玉虛峯山脚東面的一條高原山徑，有一對青年俠侶，正風馳電掣地向崑崙山玉虛峯疾奔。男的叫李南生，女的叫燕紅玉，是一雙「憂國憂民、濟世爲懷」的俠客夫妻。

玉虛峯就在二人前面的十數里處巍然聳立，但見峯頂巍峨高聳，沒入九霄天際，山體冰雪封裹，晶瑩潔白，山腰白雲繚繞，仿如迷幻仙景。

青年男子李南生向玉虛峯瞥一眼，忽然微笑道：「玉妹，妳知我爲甚麼引妳上此峯麼？」

青年女子燕紅玉甜甜一笑道：「我怎麼知道？」雖然不知，但她笑意甜極了，就如從心中笑出來一般。

李南生見妻子甜笑迷人，忍不住一手把她抱到懷中，一面帶她掠行，一面悄笑道：「告訴妳，此峯名爲崑崙玉虛峯，自然是爲玉妹妳天造地設的啊！」

燕紅玉任由夫郎帶她掠行，她知道他的功力超卓，便多帶一人行走，亦決無妨礙。她一面甜笑一面道：「南生哥哥，那你知道這玉虛峯的來歷麼？」

李南生微一搖首，道：「我只知道這是崑崙山的聖地，恰巧與玉妹的名字相配，早萌帶妳前來一遊的夙願，至於她的來歷，便不太清楚，玉妹妳知道麼？」



燕紅玉道：「南生哥哥，你知道麼，相傳玉虛峯是天帝玉皇的妹妹玉虛神女的行宮呢！當年玉皇大帝見崑崙山雄偉高巍，儀態萬千，且距天宮較近，便在崑崙山巔修了一座行宮，與夫人西王母不時於此宮居住。他的妹妹玉虛得知後，很不服氣，說玉皇大帝把天上的好地方都佔盡了，還來圖謀地上的勝景。玉皇大帝理虧，便只好把其中的一座山峯讓給玉虛。於是，玉虛便在此山峯修了一座行宮，水清玉潔、瑰麗無比，玉虛此後常與衆姐妹結伴到此遊居，後世人因此稱此峯爲玉虛峯。」

李南生聽了，大樂道：「好啊！玉妹與玉皇大帝的妹妹，竟有如此一段淵源，雖然千里奔波，十分艱辛，但能抵此聖地，也便不虛此行也！」

燕紅玉格格嬌笑道：「紅玉怎敢與玉皇大帝的妹妹相比……南生哥哥胡說八道。」

「呵呵……他並非胡說八道，你的確與崑崙山有極深淵源……」

就在此時，兩人的前面，忽地閃出一位青年男子，目中精光閃灼，一望便知是一位內功極深的高手，而且他似乎早就在前面的巨石後隱伏，彼此相隔不到一丈，在如此短距之下，他的呼息竟能瞞過李南生夫婦的耳目，他的功力顯然還在他二人之上。

李南生見此人來得突兀，武功又極高，唯恐他對燕紅玉不利，身子一滑，便擋在燕紅玉前面，厲聲道：「閣下是誰？怎的如此無禮，偷聽吾等說話，哼！」

燕紅玉却不以爲意，格格嬌笑道：「南生哥哥，莫怪這位兄台無禮，只是我等自顧談論玉虛峯，稍爲疏忽，才未發現人家隱於石後罷了。」燕紅玉故意顯示自己的大方與目力，同時又緩和李南生與此人的僵持。

果然此人聞言呵呵而笑，道：「很好，夫人的目力果然驚人，一言喝破吾之行藏，好，果然不愧爲崑崙之母……」

李南生一聽，不由更感驚奇，忙道：「喂，你這人好不奇怪，怎的又胡說八道，怎說是『崑崙之母』？」

這人目注李南生一眼，忽然微微一笑，但隨又微嘆口氣，似有滿腹判斷，却又欲言又止。

燕紅玉知此人絕非等閒之輩，聽他說「崑崙之母」四字，她心中不由突突一跳，暗道：此人似乎連我已懷一月身孕也瞧破了，他的目力當眞非同小可，假若如此，那我腹中的胎兒，豈非與崑崙山有緣，可笑南生哥哥尚未知自己快爲人父呢！

燕紅玉心中轉念，便向那人道：「兄台好眼光啊！但你如何判斷的呢？」

那人微笑道：「嫂夫人子嗣宮已現赤氣，此乃夢熊有兆之象也。但赤氣尚淺，由此亦可判斷，此兆孕生尚不足一月。」

燕紅玉一聽，俏臉不由微紅，暗道：確然如此，因爲她自感身懷胎孕，也只是二十多天的事，她甚至尚未來得及告知夫郎南生呢。燕紅玉不由又問道：「那兄台爲甚有『崑崙之母』之判斷呢？」

那人笑道：「實不相瞞，吾上此崑崙玉虛峯已有三數月了，吾上崑崙的目的，事涉天機之道，十分艱深奧秘，說出來世人絕不會明白，不說也罷，只是日前吾忽見崑崙中幹主脈，於頭頸處忽然騰升七彩煙雲，其色赤、橙、黃、綠、青、藍、紫變幻不定，其中必隱伏什麼天機奧秘，因此吾便久潛於此，仔細審察，可惜仍迷惑難明，直到嫂夫人突然在此出現，才忽然明白那七彩煙雲的含意。」

此時李南生見那人說得玄秘，不由亦心中大奇，忍不住發聲問道：「到底是甚含意？」

那人伸手向李南生夫婦的來路一指，意味深長的道：「兩位剛才是否從東向西而來，而崑崙中幹主脈所升煙雲，起自西面，向東面延展，恰好抵臨此地，其勢有如久潛之子嬰，歡欣踴躍，迎迓其母蒞臨似的，而嫂夫人又恰恰已懷身孕，這豈非應驗了『崑崙龍氣迎母』之兆麼？嫂夫人豈非就是『崑崙之母』麼？」

李南生驚喜道：「紅玉……妳……妳眞的已有身孕？」

燕紅玉含羞帶笑道：「南生哥哥，你呀！你快爲人父啦，尚如此糊塗透頂，還不及這位兄台目光銳利。」

李南生見燕紅玉已親口承認，心中不由一陣狂喜，他對那人的反感，立刻跑到爪哇國了。他連忙向那人拱手道：「多謝兄台提醒，倒是李某人誤會了兄台一番好意啦，請勿見怪！」

那人聽李南生自稱「李某人」，神色一凝，隨又意味深長的笑笑道：「兄台原來是李姓，那彼此便是同宗兄弟了。實不相瞞，在下姓李名淳風，在北周國任司天監之職，三月前特地從長安趕來此地，恰好遇上李兄弟和嫂夫人，看來吾與李兄弟一脈，有甚深淵源呢！」

李南生一聽，不由大感親切，因爲他亦是北周國都城長安人，與李淳風不但是同宗兄弟，而且是同鄉，因此大有他鄉遇故知的感覺。

李南生把自己的祖籍、姓名、來歷，均坦然對李淳風說知。

李淳風仔細聆聽，却沒說話，只微笑點頭。李南生心中微感奇怪，忍不住又問道：「李兄，照剛才所言，吾妻紅玉乃『崑崙之母』，那吾之孩子豈非『崑崙之子』麼？想崑崙山浩瀚無極，十分雄偉，吾兒豈非也是一偉岸之人嗎？却未知於吾李家有甚好處？吾夫婦又是否可以因此而叨光呢？」

李淳風一聽，目注李南生一眼，但見他的命宮「司空」位上，浮出一股「青中帶紫」之氣，凝聚一團；然後再向下延伸，其氣越發呈青，到「山根」位時，甚至青中帶黑，其「紫」氣已蕩然無存。李淳風心中不由微嘆口氣，暗道：「司空」位主人之二十有二，恰好是李南生目下的年歲命宮，「青」者煞也，當主目下「煞氣大熾」，避無可避。幸而「青中帶紫」，紫乃貴氣，尚可保生命無礙，且可逃出目下的煞劫。但到其四十一歲「山根」位時，亦即十九年後，只怕其運命便必遭夭折了，其運命如此，夫復何言？

李淳風這般思忖，便不再多言，只簡略的回了一句道：「南生兄，你夫婦二人既千里迢迢，抵此崑崙聖地，足證你李氏血脈，與崑崙龍脈有極深淵源，一切且於其中仔細體味，日後自會明白。」

李淳風說罷，也不理李南生、燕紅玉夫婦二人是否明白，拱一拱手，即向山外掠走了。好一會，忽地傳來一聲嘯鳴道：「天機乍現崑崙峯，龍虎潛遊四海中，九州靖平丹日耀，上下求索問蒼穹。」嘯鳴音忽地曳然而止，顯然發聲之人已遠去了。

李南生迷惑的道：「這李淳風神神秘秘的，未知所發嘯鳴是甚含意？」

燕紅玉笑道：「南生哥哥，不必想那許多，你不是早欲上玉虛峯麼？既已千里迢迢抵此峯下，只管上去一遊，回去再仔細思忖那李兄的神秘含意吧！」

李南生點點頭道：「燕妹所言甚是，吾等江湖兒女，既以遊歷天下，濟世救民爲旨，管他甚麼天機運命呢？且上崑崙玉虛峯一遊，以遂吾等多年心願。」

李南生說罷，果然與燕紅玉攜手並肩，並不畏玉虛峯的巍峨高峻，奮勇向上攀登。李南生也不敢令燕紅玉太過費力，他此時已知她懷了他的骨肉，不敢有任何閃失，在她身邊寸步不離，小心呵護。

二人的輕功造詣甚高，玉虛峯雖然險峻，但也絕對難不倒這雙青年俠侶，二人花了個半時辰，玉虛峯巔便已在不遠的視野中了。

＊　＊　＊

突見羣山連綿起伏，雪峯突兀林立，冰丘、冰錐星羅棋佈，當眞是峯外多峯峯不盡，嶺外有嶺嶺難數；目極雪山連天際，驅遣江河東入海，制控五嶽斷山橫！李南生不由仰天長歎道：「崑崙浩大，當今之世誰敢輕覷？吾夫婦二人，今日抵臨此中峯聖地，亦總算不枉此生……」李南生的感歎聲忽地戛然而止。

此時雪峯之上，突然急劇搖晃起來，一團團的白雪，湧動起來，猶如雪海中的波浪，一浪推前一浪，直向下面滾湧起來。李南生一見，不由大駭道：「紅玉妹妹……不好，似乎是雪崩了！」

在雪山之中，遇上雪崩，那是九死一生的奇兇極險。原來崑崙山上的雪峯，久無人跡，積雪已達千年，剛才李南生感慨之下，仰天長歎，他的聲音貫注了內力，山迴谷應，不知怎地便把雪峯上的雪震鬆了，竟如海浪似的翻湧起來，一浪千層，後浪推前浪，只要稍受推壓，整座雪峯的浮面白雪，便會如傾倒般的倒瀉而下。崑崙山雪峯的積雪已達千年，厚達千丈，一旦傾瀉而下，猶如山洪爆發，此際與之遭遇的物體、樹木、巨石、人畜，一切一切，必絕難倖免被雪覆蓋淹沒的厄運。

李南生深知雪崩的可怕，他也來不及向燕紅玉示警，右手疾伸，把她攔腰抱起，便向玉虛峯上面疾竄而上，李南生深知人的輕功就算再快速，也絕對快不過雪崩傾瀉而下的速度，就如遇上洪水爆發，只有迅速搶佔高地，才是唯一的逃生方法。

脚下的雪層已在翻動，人踏上去，猶如踏足於海浪之上，李南生猛吸一口眞氣，把內力催激到極致，施展「踏雪無痕」的絕頂輕功，形如二頭受驚的雌雄兔子，快如閃電的向玉虛峯巔飛掠。

李南生抱扶妻子燕紅玉，逆滾滾的雪流而上，脚下的雪浪翻滾，如驚濤駭浪，這雖然兇險萬分，但却是逃生的唯一法子。

眼看玉虛峯巔已在望不遠，李南生知只要翻上山巔，便可逃過這場奇兇禍險了，他心中不由一陣興奮，生機已在望，他又怎會放棄？李南生奮力向上躍去，這一躍足達十丈，只須翻越前面一段如驚濤裂岸的滾雪，他便可以踏足山巔的硬地，亦即安全脫離險境了。

不料就在此時，李南生雙足踏足山巔的硬地，却突感脚下浮動起來，軟綿綿的，根本無法運力再度躍起，李南生不由大駭。但更令他驚駭的是，脚下軟綿綿之物，原來正急速下沉，山巔的硬地，與後面的滾雪，竟亦迅速相分，越來越遠，就如大地被仙神疾劈一劍，從中斷裂！

李南生不由萬分驚駭，因爲他深知此乃「地裂」之兆，正是由於「地裂」，才引發可怕的雪崩，當時尚未有「地震」這一名堂，因此所謂「地裂」，便即現代的地震災難了。

李南生已知生死處於一線，他拚命凝聚功力，欲一躍而上，但當他以爲已可一躍脫離險境時，脚下的地土下沉的速度突然加快，兩面的山土中裂，現出一道恐怖的大縫，李南生和燕紅玉不幸正處於大裂縫的中間，只聽喀喇一聲，兩人但感天旋地轉，向裂縫下面急速墜下……李南生不由哀歎一聲，他知道身處此絕境，就算神仙降世，亦難把他夫婦二人救出生天了。

李南生心中已然絕望，深知無論如何努力反抗，亦難逃避這必死的厄運。他於此時反而處之泰然，不作任何花力氣的騰挪縱躍，只是緊抱懷中的妻子燕紅玉，暗道：天若亡我夫婦，便死也死到一齊，就算天崩地裂，也決計不能把我與燕妹分開……而且燕妹不是已懷了我李南生的骨肉麼？只要死在一塊，到了陰間地府，也就可以一家團聚了，總勝於骨肉分離之苦啊！

李南生心性十分豁達，雖已面對死亡，却仍能於絕望中尋出一點安慰的樂趣，因此他的心境竟十分平靜，雖然如飛的向下急墜，心魂皆欲脫體而去，但神智却仍保持清醒，不致如常人般早已魂飛魄散，未死已然昏絕。

他懷中的燕紅玉，亦一聲不吭，既不呻吟也不悲歎，只用力的抱緊李南生，夫婦二人心意互通，確信只要死能同穴，此生也就無憾了。

李南生、燕紅玉夫婦二人，緊緊相擁，燕紅玉又已懷了身孕，猶如三人合體，其體積便比普通的墮谷人大了三倍，所墮的裂隙是剛剛分裂，下面積聚的地氣雄渾無比，騰騰上昇，因此李南生夫婦的身下，便猶如有一團龐大雲氣承托，下墜的速度因而大大減緩。

但李南生却感眼前越來越黑暗，漸而變得黑寂一片，耳際只剩氣流的呼嘯聲，其餘便有如地獄一般的感覺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因此也不知到底下墜了多深。在李南生的感覺中，這短短的一霎，幾乎長如一生一世。因爲他已預料，到下墜終止之時，也便是他夫婦二人命喪的一刻了。

忽然，李南生突感身子遇上一股强大之極的吸引力，把他和懷中的燕紅玉攔腰吸吮，他根本無法抗拒，身子連同懷中的燕紅玉一道，向右面的山壁飛去！李南生心中大駭，因爲他下墜的速度一直緩緩的，並不感身子有被割裂的痛苦，他預料如此墜下，就算命喪，也必可保全屍，如今却向山壁猛然撞去，豈非立刻便會血肉橫飛、粉身碎骨麼？李南生最害怕的是這種結局，因爲他認定，假如死時屍骨無存，死後一家三口也就不能團聚了。

李南生不由悲愴的叫道：「崑崙山啊崑崙山，不料你如此雄偉巍峨，却如此無情，便死也不肯讓吾與妻兒團聚！咦？怎的忽然有光亮閃出？」李南生正悲歎之際，忽地驚疑的叫了一聲。

原來李南生發覺，他和燕紅玉並沒撞上山壁，而是被一種力量吸入另一個虛空，而且很快便見虛空黑暗中透出亮光來了。李南生忽然明白，這是山壁中的一個洞口，因內裏空曠，山壁乍裂，遂產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剛好他和燕紅玉的身軀擦過洞口，便被强大的吸力扯吸進洞口中去了。

掠過洞口一段，再向外面飛出，原來那兒別有洞天，但見參天古樹聳於下面，更有溪流環繞，花草遍地，猶如一座隱於崑崙山腹的世外桃源之地，也因此才有光線從裏面折射出來。

李南生乍然發現如此絕地中的仙景，求生的意志不由勃發，暗道：如此世外桃源，若喪身於此，豈非大煞風景麼？好歹也得先領略欣賞一番，才不枉此生啊！强烈的求生意志，把他的內力也激發出來了，李南生猛吸一口眞氣，但感清新無比，與俗世的混濁簡直相去十萬八千里。因此吸一口便感精神一振，血氣沸騰，內力似陡增幾分，李南生凝神屏氣，目注下面，準備施展他的騰挪功夫，化解急墜而下的可怕撞力。

李南生緊抱着懷中的燕紅玉，向下飛墜。下面的參天樹也越來越大，樹頂如綠色巨傘，在李南生眼底猛地張了開來。

李南生深知生死已屆一線，他猛地收腹，把全身的功力凝聚於雙腿，待脚底觸着樹頂，便猛地一踏，借勢飛彈而起，再沉下時又再一踏借勢彈起，如此反復數次，可怕的下墜力便被化解大半了。

最後一次李南生雙足再踏樹頂時，不再向上彈昇，而是左脚增强力度，身子便向右面斜彈而出，成一弧形向下面降落。霎時間李南生的背部已觸着一層軟綿綿的物體，竟如軟墊一般，身子毫無被撞擊痛楚的感覺。

李南生定睛一看，原來身下是一層厚厚的樹葉，日積月累，已達三、四尺厚，人落其上，因此毫無損傷。他懷中的燕紅玉此時亦嚶嚀一聲，輕聲說：「南哥，吾等已降

入地府了麼？」

李南生見燕紅玉安然無恙，不由長長的鬆了口氣，暗道：燕妹無恙，她腹中的血脈自然可以保住了，一家三口果然於此團聚，但不知這是人間還是地府呢？李南生驟逢巨變，心境陷入迷幻不定，一時間也不知如何回答燕紅玉的疑問。

他放眼一看，但見洞天原來是一座千年絕谷，三面環壁，高達千丈，一面通向不知名的遠方。谷中奇樹奇花異草怪石遍佈，在花、草、樹間，有溪流環繞，也不知溪流源於何處，流向何方。

李南生正迷惘間，燕紅玉忽地輕聲道：「南哥，我口渴得很呢，不知地府是否有水可以飲喝？」

李南生仍迷惑，但却確知此地絕非地府。因爲地府是一片黑寂的絕境，此地却有光亮、花、草、樹木，甚至有潺潺流水，如此一片世外桃源，又怎能是可怕的地府？但若說不是，此谷却明明深陷地下千丈以上，仰望上去，猶如坐井觀天，只得巴掌大小，可知絕谷有多深，有多可怕了……若要重出生天啊，只怕想也休想了！如此說來，此地豈非既是世外桃源，又是可怕地府麼？

李南生無奈微歎口氣，道：「燕妹，莫管它是人間還是地府，既感口渴，便證明吾等一家三口仍活着啦，這總比無聲無息的死人勝於十倍也！你既然口渴，不見前面有溪流麼？且先到那兒喝個痛快便了！」

燕紅玉迷惑的道：「南哥啊，此地只得你我二人，何來一家三口呢？」

李南生道：「燕妹，在崑崙山口，那姓李的兄弟，不是判斷妳已懷了孩子麼？他雖未出世，但必已有知覺，聽得到爹娘的話語，或許正在又笑又叫呢！這不是一家三口人麼？」

燕紅玉俏臉微紅，道：「南哥啊，孩子尚未出生，怎知其是男是女？再說吾等身陷於絕地，只怕連孩子也拖累了。」

李南生微歎氣，道：「燕妹，不必想那麼多，你我既然尚活着，總不能讓孩子死去啊！」

燕紅玉心中不由一動，想起腹中的孩兒，她的母愛力量忽然勃發，一躍而起道：「是，南哥！無論如何，不管此地是人間還是地府，孩子無辜，尚未出世，決不能因此夭死腹中！況且你我此劫，似乎避無可避，一切均在那姓李的兄弟意料中呢！」

李南生道：「姓李的兄弟說得神神秘秘的，根本令人難懂，他料到甚麼？」

燕紅玉道：「姓李的兄弟臨別之際，不是向吾等說：你夫婦二人千里迢迢，抵此崑崙聖地，足證你李氏血脈，與崑崙龍脈有極深淵源，一切且於其中仔細體味，日後自會明白。然後李兄弟不是又傳音過來道：「天機乍現崑崙峯，龍虎潛遊四海中，九州靖平丹日耀，上下求索問蒼穹……麼？這其中似隱含吾等今日之劫難呢！」

李南生笑道：「燕妹不是口渴嗎？怎的說來如此興奮，連喝水也忘記了？走吧，前面便有淺溪流，莫管它甚麼天機、運劫、龍脈的，先保住吾等的血脈再說吧！」

母愛的力量，令燕紅玉求生的意志陡生，她也不再猶豫，決然的道：「是！南哥，天無絕人之路，總有法子生存下去啊！」

夫婦二人，向前面的那道溪流走去。走近一看，只見溪流水清見底，魚游其上，十分活躍。溪兩岸，長滿奇花異草，李南生雖然見識多，但也連一種也叫不出名堂。

燕紅玉口渴難當，走到溪邊，也不管許多，伸手掬起一捧溪水，便喝了起來。入口但感甘甜香冽，猶如醇酒，不但解渴，而且暖暖，喝了幾捧，便連肚餓的感覺也消失了。燕紅玉不由大喜叫道：「南哥！快來試試，這溪水很神妙呢，不但止渴，而且可令人飽肚子啊！」

李南生正感腹中空空，思量到何處找一頓吃的東西，聽燕紅玉這般一說，連忙亦俯身捧溪水就喝，喝了幾大捧。稍一會，李南生便驚喜的笑道：「燕妹，這果然是一溪神水，不但解渴，而且頂肚，妙得很啊！如此一來，生存的兩大難題吃和喝，豈非可以解決了麼？」

燕紅玉忽地低叫一聲道：「南哥，快看，那是甚麼？」

李南生順燕紅玉的手指一看，只見溪水石隙之中，有一奇物穿游而出，其狀似魚非魚，似蛇非蛇，四爪有如蝎虎，背上有鱗，猶如世間所養的金魚，有八彩，十分艷麗，身長尺許，十分奇特。

李南生對這等怪物簡直聞所未聞，更別說見識了，他只能搖頭苦笑道：「此地充滿古怪神奇，一切皆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如何識得這等怪物？」

燕紅玉道：「牠既於水中游動，想必是魚一類的食物吧？爲甚不把牠捉住，再設法生起火來，吃一頓野烤鮮魚呢？」

李南生一聽，連忙阻止道：「燕妹千萬別胡鬧！這等怪物，也不知是否身潛劇毒？就算眞的要吃，也讓我先吃好了！」

燕紅玉奇道：「爲甚麼？若然有毒，南哥你便不怕死麼？」

李南生嘆道：「若然有毒，吾

吃了祇吾一人喪生；但若燕妹不幸中毒，便是一人二命，累及腹中的孩兒啊！」

燕紅玉一聽，不由悲從中來，幽幽的道：「但南哥又是否知道，若你不在，則紅玉如何會獨生？孩兒又豈能存在？此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南哥一人連三命啊！」燕紅玉想到身陷如此絕境，想起腹中不幸的小生命，不禁悲從中來，幾乎忍不住放聲痛哭。

李南生道：「不吃，不吃！不吃這怪魚罷了，燕妹切莫悲傷，恐傷了腹中孩兒的小心靈呢！山溪神水既然可以止渴頂餓，吃喝之事也就可以解決，吾等必定可以生活下去！」

燕紅玉道：「既然可以活下去，但身陷絕境，眼看決難重出生天了，孩子無辜，生下來難道永要他與此絕地為伍麼？」

李南生咬一咬牙，道：「此地雖然三面峭壁，決難攀越，但尚有一面似有去路，不如趁眼下體力尚存，先尋出路再作打算吧！」

李南生說罷，牽着燕紅玉的手兒，施展輕功，雙雙向留下缺口的絕谷西面掠去。夫婦二人內力均甚高，輕功造詣也足以躋身江湖高手之列，再加上剛喝了那山溪的「神水」，內力陡增，這一全力施展起來，便快如箭矢，直向絕谷的西面射去。

這一段距離，普通人祇怕須花上一日一夜的工夫，但李南生夫婦，卻僅需半個時辰，很快便掠到絕谷西面的盡頭了。

夫婦二人不由猛地頓住，李南生為保護妻子的安全，搶在前面，卻立刻倒抽了一口冷氣。原來絕谷的西面盡頭處，竟是一座深淵的邊緣，站於崖邊向下探視，下面煙雲飄蕩，也不知有多深，有多險？而所站的崖邊，反成了下面深淵的所謂「生天」了！

李南生不由喃喃的嘆道：「這當真是絕地中的絕地，深淵中的深淵！若不慎掉下去啊，只怕須歷二世，才能再出二重生天了！」

燕紅玉見李南生失落的模樣，她自己雖然亦感悲傷，卻咬咬牙根，輕聲對李南生道：「南哥，算了，莫再尋甚麼出路了，吾等命運既已註定以崑崙山為伍，祇好認了！不如先行設法尋一處地方落腳安頓下來，再作下一步的打算吧！」

李南生無奈的微嘆口氣，他不得不承認，凡人的能力畢竟有限，根本無法抗拒如此殘酷的天災劫難了。他想了想，便點點頭，對燕紅玉道：「燕妹，既然如此，那便先返回絕谷東面去吧！此處一片死寂荒蕪，怎及得那面有花草、樹木、溪流啊！」

燕紅玉道：「不錯，南哥，比起此地，那兒便是絕谷中的世外桃源啦！」

夫婦二人返回墜落時的絕谷東面，至此，李南生才不得不把逃生的念頭拋開，轉為如何求生的意念，「逃生」即是認為目前立足之地是絕境，非逃離此地不能生存；而「求生」則是處境雖然險惡，但未至於「絕」，立足於現實去艱苦掙扎，尚有生存的希望。

李南生既然拋開「逃生」的念頭，抱着「求生」的意念，他自然便須立足於現實，好好把握現實中一切可以令自己生存下去的條件和機會了。

如此一來，李南生忽然發覺，這個神秘古怪的「崑崙絕谷」，雖然遠隔塵世，但卻神奇的向入谷之人，提供了一切生存下去的必備條件。

首先是生存中最關重要的吃和喝，僅僅一道神妙的溪水，便具備了這兩大條件。原來這道溪流是發源地，是絕谷山壁下面的一個小洞口，小洞口蒸氣騰騰，溫熱的水流源源不絕的流出，便形成了一道山溪。溪水在上游處十分溫熱，可蒸雞蛋，這便是現代人所稱的「溫泉」，內裏隱含氮、磷、鉀、鈣等等人體所必需的元素，因此不但可以解渴，再且可以飽肚子。祇不過李南生夫婦當時礙於閱歷，不知這溪水的神妙之處罷了。

更奇妙的是，這道溪流的中途，流經一棵形狀古怪、葉厚如掌的大樹，樹身的下部，竟有一股白色的液體汩汩流出，注入溪流，與溪水混成一體。李南生湊近沾了一點白色的液體試試，發覺其味道竟如世間的牛奶，甚至比牛奶更覺甘甜。李南生發現這棵大樹的妙處，不由十分歡喜，終於確信此絕谷，吃、喝無缺了，李南生把這樹的奇妙告訴燕紅玉，燕紅玉亦十分高興，笑道：「妙啊！那將來孩子出世，便有奶汁給他吃了！不如便替此樹起個名號，叫它作『奶樹』吧！」

吃、喝可以無憂，甚至穿衣也可無缺。原來絕谷三面石壁中，長着一層石苔，十分堅韌。燕紅玉心靈手巧，把石苔成幅裁剖下來，以樹枝為針引韌草相縫，一件奇特的「苔衣」便造成了。穿在身上，柔軟溫暖，竟勝於世間尊貴的貂毛、虎皮。而絕谷的三面石壁十分廣闊，石壁上的石苔可以取之不盡，因此就算留在谷中三、五百年，祇怕也不愁穿着。

生存的三大要素──衣、食、住，衣和食均無憂了，此時便祇剩下住了。很快，這最後一個難關亦

越過了，而且令李南生夫婦喜出望外。

原來絕谷的地域乍看不大，但仔細尋索，卻內藏無窮奧秘，有多半簡直是李南生夫婦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例如李南生偶然在絕谷的南面，發現石壁下的一個石洞，洞口高達八尺，人可直身而入。洞口的橫眉上，竟刻了三個似圖非圖、似字非字的圖案。燕紅玉自幼博覽羣書，學識甚高，少女時便有「女學士」之稱，但她竟然難明這三個圖案的奧秘。

李南生夫婦走進洞中，祇見洞甚寬敞，方圓足達百丈，四周怪石遍佈，有形如床、似櫈、似桌、似碗碟、似浴盆等等，天造地設，世間的一切家居用具，幾乎均悉數俱全。靠近洞口處，更有一座石鐘、石鼓，石鐘敲而鳴響，石鼓輕叩音如悶雷。

洞內深不可測，也不知有多深有多遠。步入五十丈，便見有一深潭，潭水蒸霧騰騰，煙雲瀰漫，目睹之下，令人頓生幻覺。

李南生夫婦也並不急於探索，祇要有吃有住有衣穿，可以生存下去，也就心滿意足了。

於是夫婦二人，日間餓了渴了，便飲山溪「神水」，有時亦喝一頓「奶樹」甘甜的汁液；夜晚則同宿於石洞中的石床，那石苔不但可以作衣服，更可以作被子，因其厚而韌且軟，蓋在身上，猶如羽絨，又十分奇妙，冬暖夏涼。

有時煩悶了，便出洞外遊逛，欣賞奇花異草怪樹，絕谷中地域奧秘無窮，遊之不盡，倒也不覺沉悶。夫婦二人本是武林中人，武功甚高，閑來也不忍荒廢，每日仍堅持練功不息，因此功力不但沒有退卻，半年之後反而大為精進了。

不過，到了第五個月，燕紅玉已腹大便便，李南生便堅決不讓她再騰躍練功了。到燕紅玉懷胎七月，竟一朝分娩，誕下一位男嬰，雖然僅懷胎七月，但嬰兒完好無缺；更奇的是，嬰兒剛誕生下來，便能言能笑，其笑聲十分響亮，猶如洞口處的石鐘；其言卻非「爹、娘」二字，而是「崑崙！崑崙！」的叫個不停。

李南生不由又驚又奇又喜，失聲道：「兒啊！你是怪物還是神童呢？」

燕紅玉嗔道：「無論如何，他總是你李家血脈，甚麼怪物，神童的……」

李南生怕燕紅玉嗔怒傷了身子，連忙陪笑道：「是，是，燕妹，他果然是李家血脈，我倒是樂瘋了！」

略一頓，李南生又忙道：「燕妹自少便有女學士之稱，學問比我強多了，快點替吾兒起個名字吧！」

燕紅玉道：「孩兒似與崑崙山有甚深淵源，又生於崑崙山腹中，不如便叫『崑崙』吧！」

李南生大喜道：「李崑崙！李崑崙！好雄偉的名字！好！好極了！便叫李崑崙吧！」

燕紅玉卻又微嘆口氣，幽幽的道：「南哥，當日遇上李兄弟李淳風，他不是判斷，這孩子與甚麼『崑崙龍氣』有關，又呼我作甚麼『崑崙之母』，由此可見，孩子與崑崙山確有難分之淵源啊！可惜如此一來，孩兒便須長困崑崙山腹，根本無法去領略人世間的風光禍福了！這與作此山之奴又有甚麼分別呢？」

李南生此時卻傲然的道：「燕妹，崑崙山浩瀚無極，宏然正氣，與天地長存，便作其奴僕，也決計不錯！孩兒既與崑崙山有此淵源，乾脆把他呼為『崑崙奴』好了。」

燕紅玉見李南生的豪氣，並未因絕地的磨折而消退，不禁欣然的笑了。

自此之後，李南生、燕紅玉夫婦，在崑崙山腹中所誕的男嬰，便叫李崑崙，又呼為崑崙奴。

李崑崙──崑崙奴這男嬰，除了出生時便會口呼「崑崙、崑崙」，會格格大笑外，加上他在娘胎祇得七月，卻比懷胎十月的嬰兒更健壯，除此之外，也與普通的嬰兒毫無異樣。

崑崙奴每日的吃喝，與他的娘親燕紅玉一模一樣，渴了飲那山溪的「神水」，餓了便吃那「奶樹」的汁液。他也從不會哭吵，有娘親在他身邊，他固然笑得很甜；娘親練功時，把他獨自留在山洞，他的眼珠便骨碌碌的仰望洞頂，似在審察甚麼，卻決計不會撒嬌哭叫，就是單獨留在洞中半日，也絕不會聽到他驚惶的哭聲。他的娘親燕紅玉不由嘆道：「兒啊！你似乎天生是崑崙山之奴僕呢！」

絕谷中的奇花異草終年不凋謝，祇是樹木的葉子黃綠交替着，葉落葉長已歷七次。李南生夫婦發現了這點，因而確信，一家三口在此已渡過七年的漫長歲月了。

崑崙奴七年來無災無劫，甚至連些微的小傷小病也不見，平安順遂，眨眼他已是七歲大的娃兒了。自他稍懂事的三歲始，他的娘親燕紅玉便開始每日教他認字，又向他講授她所知道的人世間一切學識。崑崙奴也十分聰慧，他的悟性更驚人之極。燕紅玉所教授的學識，崑崙奴起初尚須花一點時間去記誦，但後來他祇過目入耳一次，便能一字不漏背誦出來了。

李南生卻十分注重兒子的武功

根基。李南生練的是道家正宗內功心法，因此在崑崙奴剛會走路，便向他傳授道家至尊內功心法——老子無為神功。崑崙奴的悟性十分驚人，李南生僅向他講解「無為神功心法」一次，崑崙奴便點了點頭，表示已領悟了。

李南生不由又奇又有點生氣，責怪兒子道：「吾當日跟隨你師祖學道，單此內功心法，便苦研了半年，才初步領悟二、三成，後來再苦練十年，亦僅悟其中的精要五成而已。崑兒僅聽一次，便以為悟透了嗎？」

崑崙奴稚氣的大笑，頭兒一昂，朗聲道：「無為者，無藏而有餘，無為而大巧；堅則毀也，銳則挫，寬容萬物，可得無極……爹啊，這豈非無為神功的要旨麼？」

李南生吃了一驚，但崑崙奴所念，不過是「無為神功」的要旨，他決不相信，崑崙奴於短短霎眼間便能領悟，便故意虎着臉孔，沉聲道：「崑兒！你雖然可以背出其要旨，但距悟透尚遠，怎可未解先驕？」

崑崙奴格格笑道：「天地猶如大風箱，祇要空而容氣，則動而氣生，無窮無盡，無休無止，因此『無藏而有餘』啊！先以虛空之心，吸取天地萬物精華，先靜而後動，可現天地之精華，是故『無為而大巧』，達此境界啊……」崑崙奴忽然一本正經的一頓。

李南生却不由大急，因為「無藏而有餘、無為而大巧」，是他苦練「無為神功」，畢生所追求的境界，不料却被崑崙奴這五歲娃兒一口道破了！李南生急不及待的追問道：「達此境界如何了？」

崑崙奴不假思索，便朗聲道：「達此境界，則敵越強己越強，敵越堅己越銳，以至無堅不毀，無銳不挫。因此『堅則毀、銳則挫』啊！爹爹，是否這樣？」

李南生心中震撼，他萬料不到，自己苦練研究十年，亦難悟透的「無為神功」至高奧秘，竟從一位五歲娃兒的口中道出！李南生也沒回答兒子的詢問，事實上他也無法回答，因為兒子的悟性，比他作父親的，高出何止十倍、百倍！

李南生忍不住一手摟緊崑崙奴，仰天長嘆道：「天降一代武學奇材於吾家也！可惜被困於此，難以出世，只可終生為崑崙之奴也！」

崑崙奴似懂非懂的轉着眼珠道：「爹是說崙兒麼？」李南生不知如何解釋，萬分感慨的道：「崙兒，莫追問什麼，從現在起，你須刻苦研學此『無為內功心法』，達至那至高境界，以便自尋重生之道吧！」

崑崙奴認真的點點頭，表示知道了，但也不知他是否真的明白自己和爹娘身處的不幸與困苦。

＊　＊　＊

在崑崙奴七歲的這一年，崑崙奴在每日的學文研武中，很快過了六個月，因為山洞外面的奇花黃紅交替，已變換了兩次。他的娘親教導崑崙奴說，世上有花常年不凋謝，只是每隔三個月，顏色便變換一次，那是六個月過去了。

這一天早上，李南生、燕紅玉夫婦尚在睡夢中，在另一張小石床上獨睡的崑崙奴，耳際忽地傳入一種十分古怪的嘯叫聲，道：「崑崙……奴……崑崙……奴！」

崑崙奴不禁十分好奇，因為他自出生以來，所見的人便只有他的爹爹和娘親，呼喚他的亦只有爹娘而已。如今爹娘尚在熟睡，那到底是誰呼叫「崑崙奴」呢？

崑崙奴雖然極為聰慧，但畢竟尚是年僅七歲的娃兒，孩童天真之氣尚十足，因此他一聽便悄悄地一躍而起，隨手披上那件娘親用石苔替他做的衣袍，便如小幽靈般的一閃而出。

崑崙奴自研學李南生傳授的「無為內功心法」後，進境突飛猛進，他凝神運功時，身子竟輕如鴻毛，若有若無；但當他凝聚真氣於丹田，身子却又重如千鈞，憑娘親燕紅玉甚高的功力，竟亦扳他不動。崑崙奴此時的功力，已達「靜如處子，動如脫兔」的境界了。李南生達此境界整整花了十年，崑崙奴僅以半年的光陰，便已練抵此「無為內功心法」的第四層。他此時施展起來，比靈燕更奇幻輕巧，簡直無聲無息，因此連他的爹爹李南生也沒能發覺。

崑崙奴閃出山洞口，但見天色尚有一片黑濛，只有上面巴掌大的夜空透出幾點星光，但崑崙奴却渾然不懼，因為他自出生始便在此絕谷生活，白天與黑夜對他來說，除了一黑一白的顏色不同外，根本就毫無分別。

他凝神細聽，「無為內功心法」的神妙在於「氣從心生」，當他凝注某種物事時，其「氣」已先行電射而出，功力高深者可達千里，「這便是所謂千里眼、千里耳的由來」，崑崙奴此時雖然未達此境界，但他全力施為之下，其聽力、視力亦足達十里內外、落葉飛花無可隱踪。

忽然，崑崙奴十分清晰的聽得真切，那「崑崙……奴……崑崙……奴……」的嘯喚聲，竟是從他常在此飲喝的溪流中發出來。

崑崙奴一家三口居住的山洞，距那飲喝的溪流僅一里路不到，崑崙奴施展「無為內功心法」中的輕身功夫，飄逸如鴻毛，三幾個飛旋，便飄到溪流之畔，崑崙奴心中奇道：流水怎會有呼喚聲？

他凝運「無為真氣」，注視溪流，便可透水而入，直入溪流的底部。忽地，崑崙奴格格笑道：「是你呼喚我麼？但你是什麼啊？」

原來崑崙奴發現於溪底彩色沙上，正伏着一尾古怪的東西，長約一尺，似魚非魚、似蛇非蛇，身上四足，狀如石壁上的蝎虎，身上又披着七彩的鱗甲，十分怪異。更奇怪的是，「怪物」的嘴在不斷蠕動，隨着「怪物」嘴的蠕動，崑崙奴又聽到那呼喚聲——崑崙奴、崑崙奴了。

崑崙奴不由又格格笑道：「你這古怪東西，伏於溪底呼喚我作甚麼？」

不料崑崙奴的話音未落，溪底伏着的「怪東西」，忽地向前一竄，游行了一丈，再回過頭來，向崑崙奴連點了三點。

崑崙奴笑道：「怪東西，你這是招呼我跟隨你麼？」那「怪東西」又點了點頭，以示確然。

崑崙奴尚是孩童心性，見狀便樂了，格格笑道：「好啊！那你在水中游，我在岸上追，大家賽一賽，看誰快誰慢啊！」他話未說完，小足一頓，便輕如鴻毛的向那「怪東西」飄上前去。崑崙奴在絕谷中，所見的唯有爹娘而已，他的孩童心性，根本尚未能滿足，此時雖然遇上的是一尾「怪東西」，但「怪東西」願意跟他玩戲，這就足令崑崙奴大樂了。

「怪東西」也十分奇怪，見崑崙奴掠上前來，牠在溪底水中又向前一竄，游前一丈，不多亦不少。崑崙奴追上來，牠又再向前游竄，真的有如與崑崙奴比賽，崑崙奴更樂了，格格的笑着，追得更歡。

「怪東西」竟是向溪流的源頭游竄，崑崙奴在後面追趕，不知不覺，已掠行了近一里路，溪流的源頭逐漸接近了。

崑崙奴抬頭一看，但見一道千丈絕壁擋在前面，不由笑道：「『怪東西』啊『怪東西』，你游來此處作甚麼？前面石壁阻路，看你還逃，不肯認輸麼？」

溪流中的「「怪東西」」却對千丈石壁似乎渾然無懼，飛快的竄前，游到石壁脚下，向前一閃，竟失了牠的影踪。

崑崙奴追到石壁脚下的溪流盡頭，發覺那「怪東西」竟已不見，似乎是竄入石壁裏面去了。崑崙奴的心性十分强韌，他要追求的目標不達便誓不罷休，他指着石壁脚下的溪流盡頭，狠狠的道：「哼！你這『怪東西』逃竄入石壁裏面，我便怕了你麼？我非要把你捉獲不可，哼，捉你回去給娘親看看，教她開心快活，不是很好玩麼！哼哼哼……」

崑崙奴「哼哼」聲尚留在鼻端，身子已呼地躍入溪流中去了。崑崙奴的「無為真氣」已凝注雙目，可透視溪底，自然可以透水而視物。他只見溪底的源頭，原來是一個開於石壁脚下的洞口，溫熱的水流源源不絕的流淌而出，但洞口甚小，約莫只有尺許寬闊。崑崙奴心道：那「怪東西」必定是鑽進洞中去了……哼，你鑽進洞中，我便怕了你麼？你鑽得進去，我便不行麼？

崑崙奴尚是孩童心性，根本不理那洞口是否鑽得進去，心中猛一發狠，真力便由心意而生，呼地一下，便向小洞口穿去，洞口太小，眼見崑崙奴是決計鑽不進去的了，不料他身上穿的「石苔衣」，石苔本就滑溜，浸水更滑，崑崙奴的身子就如突然化作一尾泥鰍，嗤的一聲便穿越洞口而去了。

崑崙奴立刻便發覺自己置身在一條長長的黑暗通道上，他生時奇幻，能言會笑，自然一切均深刻印在他的腦海中。他忽然覺得，此時他就如出生時的感受一般，唯一不同的是，他出生時穿越的是一條溫柔的「母親之道」，此時他經歷的却是一條熱而硬的「人生之途」。

崑崙奴此時逆流而上，置身於一道長長的熱而硬的水道，全身被水包圍，貼着石壁，連一絲空隙也沒有，他若非已練就「無為內功心法」，可於水中潛伏一個時辰，只怕便被活活悶死了。

雖然這「人生之途」的出路未知是什麼，但就算是金光燦爛的天緣奇道，若非包括其本身運命的多種因素配合，也是決計難於抵達那光華的彼岸，崑崙奴此刻便正是置身於如此奇妙的運命途中。

終於，崑崙奴但感眼前一亮，呼地跌入一座深潭。原來此時他已穿越厚厚的石壁，抵達那溪流的發源地了。崑崙奴但感潭水熱不可擋，無奈只好浮了出來，他的頭兒剛浮出水面，立刻便被眼前的奇景迷住了。

但見四周石峯、石柱、石芽、石筍林立，四面大山壁形如屏障高聳於天際，千障疊翠上奇峯危石，千姿百態。正中一支巨大的黑色石峯拔地而起，直刺上面四方的青天，氣勢磅礴，猶如萬丈天梯。原來這是絕谷外的又一座絕谷，天下造物，簡直不可思議。

崑崙奴孩童心性，睹此絕世奇景，不由心花怒放，十分好奇，竟連追捉那「怪東西」也忘記了，而那「怪東西」此時也奇怪的失去踪跡，就如有心把崑崙奴引誘進此千年絕世奇地，便功成身退，歸隱不出了。

崑崙奴也沒再追尋「怪東西」的

下落，因爲他已被這奇谷絕景深深迷住了。他身穿的「石苔衣」也着實奇妙，入水變滑，出水却很快便滌乾水份，崑崙奴穿着的，依然是一件溫軟的綠色奇衣。

他於奇谷石林中四處奔跑，又用手到處撫摸，就如饞嘴的娃娃，見了甜糖似的。

他遍走谷地，撫摸過無數石林，踩過谷地上多片古怪的石板，他的心兒亦更驚奇。因爲他發覺，谷中豎立的石林壁，地上所踩的石片、石板，均呈現一幅幅古怪的刻紋，刻紋縱橫交錯，又構成一幅幅古怪的圖形，這到底是什麼？崑崙奴手撫石壁，晶亮的眼睛忽閃忽閃的凝視，好一會，還是難明其中隱含的奧秘。

崑崙奴在參天石柱的基部，但見有一紅一白的兩個圓圈相扣圖紋，十分清晰；側面又有排列於上的「☰」符號，以及排列於下的「☷」符號。

距參天石柱基部的古怪圖形相距僅三尺，有一塊石板，石板上刻的是另一幅古怪的圖案，但見在一個白色的圓盤上，盛載了一盤形如李子的果品，細數之下，恰恰是二十一個，而旁邊又有排在上面的「☰」符號，以及排在下面的「☷」符號。

崑崙奴越瞧越奇，越奇便越加仔細尋索，他於奇谷中所發現的石林、石壁、石板上的圖案竟共計達六十幅之多，但崑崙奴沒一幅可弄明白其中的意思，他不禁一陣目瞪口呆，孩子氣似的嚷着：「哼哼，欺負我小娃兒不懂事麼？既讓我見到這古怪圖像，爲甚又沒有文字解說？這不把崑崙奴急死了麼，哼哼，怕了你麼？我就決計不信弄不懂！」

「很好，有志氣，這才無愧崑崙奴的稱號。」就在此時，崑崙奴耳際，忽地又鑽入那呼喚「崑崙……奴」的「怪東西」的怪音。

崑崙奴的心兒一動，他的「無爲內功心法」亦已甚具火候，心動則力發，他原來凝視着石板上的第六十幅圖像出神，此時却快如閃電，呼地便掠到怪音發出之處，仔細一瞧，他不由又喜又奇。

原來他竟又返回他潛入的深潭之畔，那發出怪音的「怪東西」，竟然便在他眼底不停游曳，那似蛇非蛇、似魚非魚的七彩身軀，一扭一擺的游着，嘴兒一合一閉的吐着水珠，那怪音竟便鑽入崑崙奴的耳際中了。

只聽那「怪東西」道：「崑崙……奴，你來了麼？」

崑崙奴又好笑又好氣，依然緩緩的吐着水珠，那怪音又鑽入崑崙奴的耳中：「你爲什麼來？你又爲什麼能來，你知道麼？」

「怪東西」問得奇特，崑崙奴不禁微微一怔，但他畢竟極具靈性，隨即便格格笑道：「我好奇，欲知天下怪事奧秘，所以我來了，我有決心、我有毅力，我有志氣，所以我便能進來了。」

「怪東西」的怪音道：「很好，那你知道你是誰？我又是什麼嗎？」

崑崙奴格格笑道：「我叫李崑崙，娘親又叫我爲崑崙奴哩，你啊，你是會發人聲的怪東西，但並不知道你到底是什麼，你快告訴我，不然我便把你捉獲，帶回去請娘親辨認，娘親知道的事可多呢！」

「怪東西」一聽，吐出的水珠忽然急促而驟多起來，一串怪音，也就飄進崑崙奴的耳中來了：「呵呵！崑崙奴，果然是名副其實的崑崙奴，但你可知你與吾有不解之緣？」

崑崙奴自幼便得娘親燕紅玉教授文材，他自然立刻明白所謂的「緣」，緣份之意即兩相滙合、難解難分之意。他不由大奇的笑道：「你是四不像的『怪東西』，我是七歲娃兒崑崙奴，我與你各不相干，有甚難解難分之緣啊？」

「怪東西」的怪音道：「不然，你乃崑崙龍脈孕育之人，亦即崑崙龍脈之子，吾乃崑崙地脈之龍，吾與你因此相輔相承，密不可分呢！」

崑崙奴又好奇的大笑道：「我聽娘親說，世上果然有『龍』這種東西，但龍乃龐然大物，據說長有十丈，頭上長角，身有四足，曉得騰雲駕霧、興雲佈雨；又活潑矯健，變化莫測，忽隱忽現，忽大忽小，忽爾潛藏深淵，忽爾飛騰雲霄，神偉之極，說什麼也不似你這般小小的怪物身子呢！」

「怪東西」嘴中的水珠連吐，怪音道：「這又不然，不可一概而論。你所說之『龍』，乃人間所難見之天龍；吾所言之『龍』，乃地脈之龍，潛結於大地山川，亦即地脈之精魄所化，得水，方能變化，得風雲際會，才可昇騰也。若風、水相輔，則立可從高山之巔飛下平川，又可從深淵昇騰九霄。吾即此崑崙地脈之龍也！」怪東西自稱爲「崑崙龍脈」，却忽地一頓，似乎唯恐說得太多，崑崙奴一時弄不明白，因此先行靜一靜，好讓崑崙奴仔細領悟其中的無窮奧秘。

衝出絕谷　認祖歸宗

原來那「怪東西」便是崑崙龍脈的化身，崑崙雄豪浩瀚，宏偉之極，更是中華神州大地的「龍脈之祖」，亦即中華九州入萬里河川的龍脈發源地，身爲「崑崙龍脈」的化身，其威力可想而知。

而「崑崙龍脈」此刻所闡述的，便是「天機奧秘」的三大宗——天機宗、人間宗、地脈宗的「地脈風水奇學」，其十分深奧，等閑之輩亦難明其奧。幸而崑崙奴的悟性非同凡響，因爲他的出身奇特，是崑崙龍脈孕育的「崑崙之子」，這「地脈宗」的奧秘，自然難不倒他。

祇見崑崙奴默默思索片刻，即忽然笑道：「原來你叫『崑崙龍脈』，那爲甚你認爲我是『崑崙之子』呢？我的生父不是叫李南生，生母不是叫燕紅玉嗎？」

「崑崙龍脈」道：「你想一想，你爲甚麼自出世始，便一直呆在絕谷？又爲甚麼你娘親偏偏在你結胎其腹，墮入崑崙山腹？你既然出生於崑崙山之腹，自然便是崑崙之子也！」

崑崙奴又想了想，終於格格笑道：「是啊！的確如此，我既然是崑崙之子，你是『崑崙龍脈』，我與你果然有難分難解之緣啊！這龍脈之道，當眞十分奇妙！」

「崑崙龍脈」道：「當然奇妙，天下龍脈，皆源出崑崙，亦即天下大勢，包括人世禍福、貧賤富貴，國家氣運，均與龍脈之道有極深淵源，你願意研學嗎？」

崑崙奴笑道：「龍脈之道既然如此神妙，似乎比我爹娘所教授的文材武學更有趣呢！學便學了，但如此艱奧，何時可以學成？」

「崑崙龍脈」發出激勵的笑音道：「呵呵！水流再長，總可尋源；高山再高，亦可踏於脚下，世上無難事，祇要肯登攀也！再說你天賦極高，天生乃吾道中人，因爲你是崑崙之子，何愁學無所成啊！」

崑崙奴決然的點了點頭，這便表示他已下定決心，研學那十分艱奧的「風水龍脈之道」了。

稍一頓，崑崙奴心念一轉，又追問道：「龍脈大哥！你又能否告知我，此地的石上共計六十幅圖案，到底是甚意思呢？不得了！這快把我悶死了！」

「崑崙龍脈」一聽，嘴中水珠連吐，發出怪音道：「好啊！短短一霎間，原來你已把此天機谷的『天機國運圖』六十幅尋獲了！你果然不愧爲崑崙之子，天賦悟性堪與崑崙試比高也！好！很好，人間國運大勢，既與吾崑崙龍脈有極深淵源，你是崑崙之子，由你將此『天機國運』六十幅傳入人間，乃勢所必然啊！」

崑崙奴一聽，隨即悟道：「原來那六十幅古怪圖案，叫『天機國運圖』！但到底是甚麼意思？崑崙大哥！你快快告知我！」

「崑崙龍脈」道：「既然如此，吾便從第一幅起解釋，但是否明白，便須你自己的努力了！那第一幅刻於參天石柱基部的圖案，不是一紅一白的兩圈相扣麼？」

崑崙奴過目不忘，立刻點頭道：「不錯！正是如此！」

「崑崙龍脈」道：「紅圈代表太陽，白圈代表月亮，日月相環，代表浩瀚乾坤也。又『☰』符號代表『乾』即天，『☷』符號代表『坤』即地，上乾下坤，代表揭示乾坤大奧秘也。這便是第一幅圖案所示的要旨。而其中又有四句精訣道：浩浩乾坤，不知所止；日月循環，周而復始。悟透其中的要旨和精訣，也就不難明白了。」

崑崙奴默默思索一忽兒，便決然的點了點頭道：「我明白了，這第一幅圖的意思，便即下面五十九幅『天機國運圖』的提綱契要，亦即其中的大旨！那第二幅呢？是甚意思？」

「崑崙龍脈」見崑崙奴的悟性奇高，一點即明，不由大感欣然，那似蛇非蛇、似魚非魚的怪頭連點三點。然後又吐出一串水珠，道：「很好！你能舉一反三，悟性天賦果然奇高！由『天機國運圖』的第二幅始，便是揭示上、中、下三元會運中的下元上會之天機國運也！

崑崙奴奇道：「何謂三元會運？何謂下元上會？崑崙龍脈大哥，你先說清楚嘛！」

「崑崙龍脈」至此已確證崑崙奴果然是崑崙蔭生之人，日後的成就，可與崑崙齊名，萬世不朽，便不厭其煩，詳細的解釋道：「乾坤運數，一萬五千年爲一元，上元、中元已過，目下恰好正屆下元之始也，因此目下所揭示的，便是三元會運中的下元運數，亦即自現下始之一萬五千年天機國運大勢。而一元有五會，每會三千年，分上上、上、中中、中、下、共五會。下元上上會亦即自目下始的一萬五千年的大運數。你所見之第二幅『天機國運圖』亦即下元上上會中三千年之第一變數。每元一萬五千年含五會，合每會之變數，因此一元變數合計六十，亦即『天機國運圖』六十幅之數也。」

崑崙奴越發驚奇了，他格格笑道：「原來三千年叫一會，一萬五千年年叫一元！那下元上上會中三千年的第一變數又如何呢？」

「崑崙龍脈」道：「那你於參天石柱基部下面石板上，所見的第二幅圖案有甚形像？」

崑崙奴不假思索，立刻道：「一隻圓盤，上盛李子一盤噢！」

「崑崙龍脈」道：「那圓盤上所盛李子有多少個？」

崑崙奴道：「合計二十一個。」

「崑崙龍脈」道：「圓盤，即代表大地上的國運。而盤上之果，乃指主宰國運的帝王身份。果子乃李子，亦即揭示日後主宰大地國運的，乃一姓李之人也。下元上上會三千年之第一變數，已於圖上揭示明白，而圖案之外，尚須牢記四句偈詩，曰：萬物土中生，二九先成實；一統定中原，陰盛陽必竭。」

崑崙奴點點頭道：「我記住了！祇是尚未明白四句偈詩的含意，你快告訴我好嗎？」

「崑崙龍脈」一聽，猛地向下一沉，好一會才浮了上來，連吐水珠，怪音道：「呵呵！上下一萬五千年的天機大奧秘，你竟欲於一時片刻便全部弄明白麼？你是否知道，有等好此道之人，窮一生一世之力，就連此『天機國運圖』的影子也難見到？」

崑崙奴見如此艱難，不由笑道：「但我於片刻便已全部目睹了，想必弄明白也絕非難事啊！」

「崑崙龍脈」道：「莫急，莫急！早哩，早哩！你須領悟的天機大奧秘，均隱於此天機之谷。你祇須每日進來研學，自然不難領悟。」

崑崙奴笑道：「每日進來亦非難事，但那石壁洞口太小，僅容我的小身軀，若我如爹爹的身軀一般粗壯，那便決計進不來了！這又如何是好？」

「崑崙龍脈」道：「你既然進此天機之谷，便即與此天機之谷有極深淵源。你能進即能學，能學即能悟；到你不能進時，便即不能學之日，因你已悟此天機谷所容天機大奧秘矣！」

「崑崙龍脈」說罷，牠那似蛇非蛇、似魚非魚的七彩身子一扭，猛地潛入深潭，失了影踪。

崑崙奴見狀，知牠今日是決計不肯再露面的了。他也並不失望，也絕不氣餒，心道：今日不成便明日再學，我就不信不能把你的奧秘全部挖掘出來！

崑崙奴怔怔的發了一會狠，肚子忽感有點餓了。他便跳入潭中，潛到那進來的石壁小洞，依進來的方法，一口氣便鑽了出去。

崑崙奴剛一鑽出，耳際便又傳入二老不同音調的呼喚：「崑崙奴！你藏身何處？快快出來！」「崙兒！你在哪兒？快回應一聲，你可把娘急死了！」

呼喚聲前者雄壯有力，聲傳絕谷各處，崑崙奴一聽便知是爹爹李南生的叫聲，後者陰柔焦切，牽腸掛心之情溢於音外，崑崙奴亦知是娘親燕紅玉的呼喚聲。崑崙奴由此體會了父母愛子深情，他連忙回應一聲道：「爹爹！娘親！崑崙奴安好無恙，這不就回來了麼……」

他話音未落，施展「無為內功」的輕功心法，快如閃電，一晃便循聲落在爹娘二人的面前了。

李南生見他披着那件綠色的「石苔衣」濕淋淋，不住的淌出水滴，不由大驚道：「崙兒！你不慎跌落水中麼？可有損傷？」

燕紅玉也不管他渾身水滴，一把摟住，便四處查看，看他到底有沒有損傷。好一會，燕紅玉才長長的鬆了口氣，接而又悲切的責怪道：「崙兒啊！你把爹娘急煞了！你可知道？爹娘是為了你，才有勇氣於此絕谷艱苦生存？偏你四處亂跑，萬一有甚不測，教爹娘如何是好啊！」

崑崙奴目睹爹娘的情狀，他的心靈被深深觸動了，他猛地領悟了，人世間除了文材、武功、學識，尚有親情是最重要的。他在此時領悟的這點，對他日後以仁、義、信三大要旨行走江湖，無疑極之重要。

他用力的反手抱緊娘親，故作輕鬆的格格笑道：「娘親，嘆氣甚麼？崙兒不是安然無恙回來了麼？爹爹已教授崙兒上乘武功心法，你看，憑崙兒的本事，有甚麼東西可以傷害我呢！」

燕紅玉見崑崙奴已十分懂事，又深知李南生的「無為內功心法」，乃天下一等一的絕世武功，祇要稍具根基，的確可自保有餘，燕紅玉這才欣然笑了。她心道有子如此，這數年的苦難歲月，也就並不寃了。

一家三口，到「奶樹」根前，飽飲了一頓「奶汁」，又再喝了幾掬溪流的「神水」，三人這一天，便再不會感餓渴。餘下的時間，便是由燕紅玉教授崑崙奴的文材，由李南生教授崑崙奴的武學。然後到傍晚時分，一家三口便在絕谷中四處遊賞奇花異草。絕谷的歲月就是如此渡過，雖苦困孤寂，與世隔絕，但祇要生存的意志堅强，便可於苦中尋到一點樂趣。

第二天一早，崑崙奴又悄悄離去，沿溪流鑽入那極為神秘的「天機谷」中，他站在深潭之畔，大呼一聲「崑崙龍脈大哥！」那似蛇非蛇、似魚非魚的「崑崙龍脈」，果然又依約浮了出來，向崑崙奴傳授「天機谷」的大奧秘。

到肚子餓時，崑崙奴就又鑽返他和爹娘居住生活的絕谷，恰好是爹娘尋他進飲「奶汁」的時分。爹娘問他為甚麼全身水淋淋？崑崙奴便笑說是自己貪玩，到溪中捉魚去了。李南生、燕紅玉見兒子安然無恙，又憐他自幼孤獨，無同齡孩童伴玩，他既有游水的興趣，也就由得他每日早上均去「游水捉魚」一

番。

眨眼又過去三個月了，絕谷中的歲月依然是這般神秘、孤寂、平靜。

這天晚上，李南生、燕紅玉、崑崙奴這一家三口，正欲躺上用石苔鋪墊的石床上睡覺。忽然，洞外紅光一閃，就聽「轟隆」一聲，但並非雷響，而是一股猛烈的暴風雨，從谷頂捲了下來，在絕谷中橫衝直撞，猶如千百匹脫籠的猛虎，在咆哮、在撲噬，把仙景般的絕谷撞得一團糟！巨樹被吹得東晃西搖，磨盤大的巨石亦被捲上半空，再飛撞下來，猶如石雨，把絕谷撞得轟隆不絕；山欲崩，地欲裂，一個可怕的暴風石雨的凜烈恐怖場景！

暴風雨也捲進山洞來了，猶如一頭猛虎撲了進來，於山洞中東奔西突、南衝北撞。洞中的雜物，幸而均是天然石造，與山地連成一體，因此搖撼不動，但那酷烈的聲勢，依然十分嚇人。

李南生見狀，心頭大駭，他連忙把燕紅玉和崑崙奴抱護住，默運「無為內功心法」的「凝」字訣，猶如千斤磐石，釘在地上，暴風再猛再烈，也難撼動他分毫。崑崙奴突然發覺，爹爹抱着他的手臂，猶如鋼鐵般强硬，他的身軀亦重如千鈞，他知道爹爹必在施展「無為內功心法」中「凝」字訣。於是崑崙奴也學着施展，運氣凝聚之下，他小小的身軀，竟亦沉重如磐石，暴風吹到他的身上，竟然毫不搖晃。李南生壓力不由減了三分，他驚喜的低呼道：「崙兒！無為內功心法『凝』字訣，便是這般施為，你的悟性果然甚高啊！但切記暴風還未停息，不可運全力相抗，僅記『敵强由它强，我自巍然無為』，即可達凝氣墜千斤之奇效矣！」

崑崙奴從容笑道：「爹爹放心，這暴風雨雖猛，却難搖動崙兒分毫呢！咦？這豈非那『暴風雨圖』之景像麼？怎地如此神似？」

崑崙奴忽然驚奇地嚷了一聲。原來他目睹山洞內外的暴風雨情景，腦際靈光一閃，忽地想起，他在「天機谷」中，除了那六十幅「天機國運圖」外，分明有一幅「乾坤幻變圖」中的景像，與眼前的暴風雨情景一模一樣！而且經「崑崙龍脈」大哥指點，他已豁然領悟，「乾坤幻變圖」中，何時是始，何處是終。那圖中的一切，與眼前的景物太神似了。

就在此時，洞外一道電光從谷頂射了下來，崑崙奴忽地低叫一聲道：「好了，暴風雨過去了！」

他的話音未落，「喀喇——轟！」一聲驚雷便炸响了。隨着這一聲驚人的雷响，可怕的暴風雨亦果然戛然而止。就如崑崙奴曉得呼風喚雨的神通，他一聲低呼喝令，暴風雨便乖乖停息了！

* * *

暴風雨過後，又恢復了神秘、孤寂、平靜。

但李南生的心中，却猶如暴風雨乍起，絕不平靜，他凝視着崑崙奴，仔細的審察，直到確證他與世上的娃兒一般無二，起碼表面上沒有任何怪異之處，才冲口而出，問道：「崙兒！你怎能推知暴風雨過去了？而且說停便停，準確之極！天，你難道具有呼風喚雨的邪術本領？到底如何？你快告訴爹爹！」

崑崙奴閃着晶亮的眼珠，却不知如何回答。因為他於「天機谷」中所見所學的一切學識，那「崑崙龍脈」大哥已十分鄭重的告誡，除非他判定那人有「天機之緣」，才可獲悉「天機谷」展示的秘密。崑崙奴曾問她爹娘是否可以？那「崑崙龍脈」大哥決然的回答說，絕不可以，因為他的爹娘與「天機谷」只有相遇之緣，而沒有相見之份，因此他二人近在咫尺而不能入。若向其洩漏，便有殺身之禍了。崑崙奴心中因而十分為難，暗道這其中的原因，我又怎能告知爹娘呢？

崑崙奴無奈，只好含糊的回了一句道：「並沒甚麼，只是我聽娘親曾教導崙兒，說世間天氣，有雷無風，有風無雷，我見電閃，心想必有雷鳴，於是隨口而喊罷了！」

李南生半信半疑，問燕紅玉道：「妳眞的如此教導崙兒麼？」

燕紅玉心思聰慧，她見崑崙奴欲言又止，十分為難的模樣，便知他必定有甚秘密，非隱藏不可了，她於是含笑點頭道：「我果然如此說過，但那是二年前說的了，不料崙兒記性甚佳，更能舉一反三，誤打誤撞，偶爾說中吧！」

李南生見燕紅玉如此回答，心中雖仍有疑惑，但也沒再追問下去，只是暗暗留意崑崙奴的動靜。

第二天，李南生、燕紅玉在熟睡，崑崙奴又悄悄的起來，悄無聲息的一閃而出。

李南生的目中精光一閃，亦一躍而起，正欲尾隨而出，他耳際忽地鑽入一聲輕呼：「南哥！千萬小心，切莫驚擾了崙兒的奇遇啊！」原來燕紅玉亦已暗暗留意，她見李南生欲尾隨查探崑崙奴的動靜，便連忙提醒他。

李南生奇道：「燕妹，為甚斷定崙兒已有奇遇？」

燕紅玉道：「南哥，你難道忘了崑崙山口，那李淳風兄弟判斷，崙兒乃『崑崙之子』麼？他既然於此崑崙山腹中誕生，不是『崑崙之子』又是甚麼？因此崑崙山猶如崙兒的『母親』，崙兒於『母親』處，便必有所獲啊！」

李南生不由笑道：「燕妹啊！你終日記着李兒弟的瘋言瘋語，只怕連你也半瘋了！崙兒與世上的娃兒一般無異，怎又算得上甚麼『崑崙之子』？吾等且悄悄尾隨，看崙兒上甚麼地方，便知其中的奧秘了……走啊！」

夫婦二人，從後悄悄尾隨。李南生、燕紅玉二人武功本就甚高，墜谷之後，數年來以那溪水、奶汁吃喝，而且也從未荒廢練功，因此內力越來越高，武功也越來越精進。再加上崑崙奴此時已遠在五里之外，又急於赴山溪潛入「天機谷」，因此也沒發覺爹娘的跟踪。

李南生、燕紅玉夫婦二人，在後面悄悄跟踪，只見崑崙奴那矯健的身影，逕直的穿越那叢奇花異草，竟瞧也不瞧，他抵達那日常飲用的山溪，便沿岸向西面飄去。

李南生心中不由暗奇，心道：絕谷西面是一道千丈石壁，當世無人可以攀越，崙兒奔向那面作甚呢？

李南生思忖間，却見崑崙奴於千丈石壁前面忽地一頓，然後便毫不猶豫地躍入溪流，深潛下去，就再沒有他的影踪。

燕紅玉在後面也清楚見到了，她不由大駭道：「南哥！崙兒說是游水捉魚，爲甚麼入溪中，久久不見浮上，莫非溪中有甚兇險麼？我等快下去看看。」

燕紅玉說着，便欲躍入溪中，李南生一把抓住她，沉聲道：「燕妹！不對呢！若崙兒遇溺，必有水泡浮上，但溪水靜悄悄的，崙兒必定另有所遇！你且留在岸上監視，待我潛進溪流看看，便知端詳了！」

李南生說罷，愛子心切，也毫不猶豫地躍入水中，又深潛下去，前行一段，他赫然發覺，石壁下面有熱流不斷湧出，知那兒必然是溪水的源頭了。他潛近一看，只見一個開於千丈石壁根部的小洞口，正向這面湧出熱流，他心中突突一跳，暗道：這小小洞口，稍大的魚兒也難通過，崙兒的身軀似乎也比洞口大，他是否隨水流鑽進裏面去呢？假若如此，那便兇險極了！

李南生心中大駭，却苦於在水中無法出聲呼喚，他情急之下，也不管許多，猛地游近小洞口，把頭探了進去，不料小洞口剛好容他的頭部伸進，但兩邊的肩膀却被牢牢的堵住，休想再越前一絲一毫！李南生無奈只好把頭縮回，心中又驚又奇又氣，暗道：崙兒想必是瘋了！這兇險萬分的小洞，竟敢鑽進，這可當眞是不知死活、自尋死路了！

李南生內功再高，在水中潛游久了，也只好浮了上去，先換口氣再說。他猛地一躍，浮出水面，狠狠的猛吸了氣，岸上的燕紅玉已急不及待的尖叫道：「南哥！可有崙兒的影踪？」

李南生迷惑的喃喃道：「他若非鑽入小洞，難道平白失踪？但那小洞如此兇險，他就算勉强可進，中途被石壁卡住，進退不得，豈非被活活悶死了，他怎敢如此犯險？」

燕紅玉一聽，更急得頓脚道：「南哥！你快說清楚！甚麼小洞兇險，活活悶死，你要嚇死人麼？」

李南生此時已鎭靜下來，他想了想，便從溪流中躍了上來，一面對燕紅玉道：「妳在岸上既然沒發現崙兒浮上，那崙兒必定是鑽入溪流的源頭洞中去了！他如此熟悉路逕，只怕已非第一次鑽入，或許無恙，我等且在此守候，待他現身出來，再問清楚便了。」

燕紅玉急道：「南哥！你既發現有小洞可進，爲甚麼不跟隨鑽入？查探清楚？」

李南生苦笑道：「小洞口只容我的頭部探進，身子欲進，那是想也休想！哎，這小洞口或許是天造地設，只讓崙兒鑽入的啊！」

夫婦二人，在溪畔長嗟短歎，心中焦急萬分，但均心存僥倖，暗道崙兒每到中午吃喝時份，便如往日一般的現身了，夫妻倆只好在溪邊耐心等待了。

就在此時，却聽溪水潑喇一聲響，一個渾身水淋淋的綠色身影，已呼地浮了出來，恰恰正是那「不知死活」的崑崙奴！「爹爹，娘親！你等在尋我麼？放心，我安然無恙，這不是回來了麼？」

崑崙奴說着，已矯健如其父，一躍而上，看來，他的功夫已越發精進了。

李南生一見，不由罵道：「崙兒！你怎敢如此胡鬧，知否把爹娘急煞了！」

燕紅玉見崑崙奴平安無恙出現她眼前，果就歡喜萬分，哪還捨得責罵？她含嗔帶笑的瞪了李南生一眼，道：「瞧你！不問清楚便罵，別把崙兒嚇壞了！」她說時，已一把摟住崑崙奴，輕聲道：「崙兒，你也別怪爹爹，他只是焦急你的安全而已！」

崑崙奴晶亮的眼珠一閃，道：「娘親，我知道，我怎會怪爹爹？而且，若非爹爹授崙兒『無爲內功心法』，崙兒亦決計無法潛水捉魚呢。」

燕紅玉一聽，又順勢輕聲道：「崙兒，原來如此。那你捉甚麼魚呢？」

崑崙奴道：「那魚十分古怪，似蛇非蛇、似魚非魚，身有七彩，

又如蝎虎有四足，崙兒欲捉牠給娘親你瞧瞧。」

燕紅玉一聽，與李南生相視一眼，均暗道：原來崙兒又遇上那「四不像」的水中怪物了。

李南生忍不住插口道：「崙兒！這怪物爲父和你娘親墜谷之日，亦曾相遇，見其十分古怪，也不敢惹牠，你竟然動手捉牠？」

崑崙奴笑道：「那東西雖然古怪，但十分神奇，十分有趣，崙兒跟牠已成了好朋友，牠帶崙兒到處遊歷呢！」

燕紅玉一聽，便有點明白了，她含笑問崑崙奴道：「那你剛才是否由牠引領，鑽入那小洞呢？」

崑崙奴點點頭道：「娘親，的確如此，是牠引領崑崙兒鑽入的！」

燕紅玉也不追問其中的究竟，立刻道：「那崙兒在裏面見到甚麼呢？快告訴娘親！」

崑崙奴冲口而出道：「娘親！裏面是極之神奇的天機谷！」他忽然一頓，心道：爹爹剛才過門而不能進，果然如「崑崙龍脈」大哥所斷，爹娘與那「天機谷」有緣無份，若知此秘密，有害無益，我怎能遺禍給爹娘？崑崙奴心中思忖，便立刻轉口道：「不……那祇是一座十分好玩的天外之谷啊！」

燕紅玉捕捉住崑崙奴口中的「天機」二字，驀地見他又立刻轉口稱「天外之谷」，她心思聰慧，便知其中必定隱藏甚麼驚人的秘密。燕紅玉不動聲色，含笑道：「原來那是一座天外之谷，果然十分神奇，既然十分好玩，你怎捨得早早出來？」

崑崙奴晶亮的眼珠一轉道：「崙兒正在谷中遊賞，但心中一動，便想到是爹娘尋我來了，於是不敢再逗留，便鑽出來了。」

燕紅玉道：「爲甚麼崙兒心中一動，便知爹娘來尋找你呢？」

崑崙奴道：「崙兒想來，大概是我與爹娘血脈相連的緣故吧。娘親莫再問崙兒，好嗎？崙兒答應娘親，日後必會讓爹和娘親明白。」

燕紅玉越聽心中越感驚疑，因爲僅僅入谷遊玩數月，崑崙奴的見解學識，便連她這位「女學士」也自感弗如了！若再過多些時日，崙兒的學問，豈非絕世稀有麼？老天！他於那「天機谷」中，到底有甚奇遇，燕紅玉心中十分驚疑，但亦知崑崙奴的來歷十分奇特，决非她作娘親的可以揣測理會的了，因此也就沒再追問下去了。

但李南生此時却比燕紅玉更感驚奇，他忍不住接口道：「崙兒，你說與那水中怪物成了好友，你又是否知道牠到底是甚麼東西呢？」

崑崙奴見爹爹如此好奇，便不忍令他太難受，略示端倪道：「爹爹，崙兒所知，據聞龍有九種，那水中怪物，便是龍九種之第三種地龍。善能變幻，又會變化昇騰，更曉人世吉兇禍福，實乃通靈之物也。爹爹也不必驚疑，牠既然與爹爹相遇而不肯相見，就如爹爹雖然已到那洞口，却决然難進一樣，想必均是有緣無份之故吧！」

李南生被崑崙奴一番似釋似慰的話，直弄得驚喜萬分，驚的是崑崙奴短短數月間，其學識竟然如此驚人，不知他遇上甚麼怪際遇？喜的是兒子悟性之高，連他自己亦望塵莫及，若能重返世間，必定有一番驚天作爲！想到此處，李南生不由長歎一聲道：「蒼天！爲甚麼令人如此迷惑？既降此奇材於世，却又被困此絕地，就算他身負絕世奇學，又怎能造福於世也！」

李南生百思不解，心中十分納悶，但從此也放開心懷，不再限制崑崙奴的活動，心道：既然一切皆蒼天安排，也就任由他自由發展下去吧！

從這一天始，崑崙奴便不再隱瞞爹娘，每天一早便向爹娘告辭，上那「天外之谷」了。但他爲甚麼去？見到甚麼？却决計不肯向爹娘洩露。

如此匆匆又過去八年歲月。崑崙奴已長成一位清秀而十分矯健的少年，此時他剛好滿十五歲。

在這過去的八年中，他共計進入那「天機谷」九千九百零九次，加上他於七歲時進入的次數，恰得是九千九百九十九次。

到第九千九百九十九次的早上，崑崙奴照例鑽入「天機谷」時，他與之相伴了八年歲月的「崑崙龍脈」大哥，竟十分奇怪的久久未見現身，崑崙奴不由大奇，凝運眞氣，高聲道：「『崑崙龍脈』大哥，爲甚今日不出來見我？」崑崙奴此時的內力已十分驚人，他的嘯聲在谷中四處迴蕩，尖銳之極，破空猶如利箭，嗤嗤厲嘯。

不料那「崑崙龍脈」大哥仍沒現身，只傳來一聲迴音道：「崑崙奴，天機谷中，你尚有未領悟之學識麼？」

崑崙奴道：「雖已多年領略，尚意猶未足！」

迴音道：「崑崙奴，你既已盡窺天機、人間、地脈三大絕學奧秘，當世已絕無僅有，你尚求什麼？」

崑崙奴笑道：「我已進入第九千九百九十九次，尚差一次便是一萬之數，龍脈大哥是拒人於『萬』之外麼？」

迴音亦呵呵笑道：「乾坤萬象，無極生太極，太極生陰陽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

卦演為六十四。三三不盡，六六無窮，九九歸眞，你已得『九九』，歸眞之期，亦即返璞歸眞，回復自我，你便是你，何必去求那『萬』哉！」

崑崙奴心中又好笑又好氣，但那「崑崙龍脈」大哥眼看決計不肯現身了，他無奈只好先行退了出來，心道：吾偏不信不能達此一萬之數。

不料當晚却發生了一次驚人的地震，猶如李南生夫婦墜谷時所遇一般猛烈。第二天一早，崑崙奴再欲潛入「天機谷」，以達那一萬之數時，却赫然發覺，那入谷的小洞口被猛烈的石壁塌下堵住了。崑崙奴至此才不能不信，天機浩瀚，決難達那至善至美的境界，而且從此之後，世上亦無人可以進入這神秘莫測的「崑崙天機谷」了。

＊　＊　＊

崑崙奴雖然有點可惜，但絕不失望，因為他此時已身負「天機、人間、地脈」三大乾坤奧秘的絕學，所缺的，只是到人間歷練施展罷了。

李南生、燕紅玉夫婦都已步入中年歲月了，夫婦二人，眼見兒子李崑崙(崑崙奴的正名)，已長大成人，雖然年僅十五歲，但無論武功、文材、學識，均精進得令人十分驚奇。特別是他腦中裝着的那「天外之谷」的大奧秘，更令人目瞪口呆，就連燕紅玉這位「女學士」，亦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兒子越成材，夫婦二人心中却越苦悶，因為兩人均不由想到兒子日後的前景，假如終生困於此谷，那就算他有通天徹地的本領，亦無從施展啊！這豈非白白糟蹋了這一塊稀世奇珍麼？

因此燕紅玉私下對李南生道：「南哥，無論如何要想辦法，帶崙兒離開此絕地，你我二人就算甘心留於此，豈不等於埋沒了崙兒的天賦資質呢！」

李南生長嘆口氣道：「吾亦有此念，哎，但千丈絕壁，決非凡人所能攀越，你我是人，非神非仙，却如何脫得此困呢？」

燕紅玉沉默不語，苦苦思忖，她忽然很認眞的問李南生道：「憑你我各一人之力，決計無法攀越，但若你我聯手，二合為一之力，又是否可以呢？」

李南生聽了，眼神不由一亮，但隨之又苦笑道：「燕妹所想，表面可以，但人在千丈虛空，如何能合而為一？哎，只怕未合之前，便已倒摔下來喪生矣！」

燕紅玉却微笑道：「南哥，我並非指此法也。我想，假如以你的內外武功，結合我的家傳輕身提縱身法，均傳授崙兒，由他自身努力，化二為一，此法是否可行呢？」

李南生良久不語，好一會才決然的道：「此法倒可一試，吾之『無為內功心法』，崙兒已練到超越吾之境界了，所差的只是外家的武功而已。若他內外武功皆備，燕妹的輕身提縱術亦絕頂輕功，三者結合，憑崙兒的資質，當可達一嶄新境界。雖然尚未足以飛越千丈絕壁，但眼下亦唯有此法可一試也！」

於是，第二天一早，李南生、燕紅玉夫婦，便分別向崑崙奴傳授外家武功和輕身提縱術了。

李南生先從世間武林中的各家外家武功淵源詳細解釋，向崑崙奴傳授各門各派的武學典故。例如於江湖中神秘莫測的「龍潭老人」的「大龍潭神氣功」，西域的「大挪移神功」，江湖中某一神秘門派的「幻影梅花針」，以及傳說中的劍仙李勝的「御劍飛行術」等等。

崑崙奴過目不忘，很快便把江湖武林中的各門各派武功淵源透徹領悟了。

而李南生所精的外家武功，原來是一套「七十二路華拳」，共計七十二式，起首式為「二郎擔山趕日月」，接下為「酷月當空雙拆拳」、「丹鳳朝陽展翅飛」、「鍾離揮扇風貫耳」、「飛天臥佛落塵埃」等等。

崑崙奴仔細揣摩父親的演練，他的「無為內功心法」已甚具火候，研學領悟這套「七十二路華拳」便十分敏捷。李南生在他面前演練一遍，崑崙奴已能悟透其中的精旨，重演出來，竟虎虎有威，與李南生所演練的毫不遜色，甚至走動的步法，比之李南生更為嫻熟神妙。

李南生不由嘆道：「崙兒啊崙兒，你天生是一塊武學的奇珍，假若遇上明師指點，當今之世，只怕無人可與你相比也，哎！可惜你身陷此絕境，天才無用武之地，可惜啊可惜！」

崑崙奴却毫不以為意，他默默思忖，忽然很認眞的對李南生道：「爹爹，若依你所教，結合崙兒所悟，合三為一，三三不盡、六六無窮，因此其變化亦無止境，這等武功又是否可以施展於世上呢？」

崑崙奴忽出此言，李南生不由一陣目瞪口呆，好一會，才喃喃的道：「天！你如何便悟出這等古怪之極的武功？你又是否可以詳細釋之？可莫要胡思亂想啊！」

崑崙奴却從容的笑道：「爹爹，崙兒並非胡思亂想，『三三不盡，六六無窮』的道理，是崙兒於那『天外之谷』遊玩時領悟出的要旨，崙兒因此以為，這精妙的道理，亦可以與世上的各門各派武功滙會貫通也。例如爹爹所說的『大龍潭神氣功』，不是以『氣』為武器，凝聚而由十指八脈射出麼？而『幻影梅花針』則以『針』為兵器，夾於指縫射出，無影無形，變幻無窮，而若將兩者合而為一，其『指氣』尖銳如『針』，其招式變幻無窮，進而精進，則豈非可達隨心所欲之境界麼？而其中的化聚要旨，便是『合而為一、化之為二，三三不盡、六六無窮、九九歸眞』的妙法引伸啊！而且，亦是乾坤大奧秘應用於武學上也！」

崑崙奴朗朗而論，李南生却聽得越發驚呆，他不禁喃喃的追問道：「何為『乾坤大奧秘』？崙兒，你可是越說越玄幻了。」

崑崙奴心道：「乾坤大奧秘」乃天地演化的大旨，爹娘既同為天地中人，便說出來也並非洩漏「天機谷」的秘密。便坦然道：「所謂乾坤大奧秘，其實不過是天地演化的軌跡罷了，乾坤原處無極太虛幻景，逐漸演化至有形，便即太極，然後再經演化，太極生陰陽兩儀，亦即天地間男女之分也，兩儀又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演易為六十四卦，如此化生，無窮無盡，無休無止，此是為乾坤演化大奧秘也。」

李南生心中驚奇萬分，不由笑道：「崙兒，你那腦袋兒到底裝滿了什麼玄奇學識？你所說的我簡直聞所未聞，更休道見了，你既然有此依據，且把這什麼『乾坤演化大奧秘』，與世上的各門各派武功化合滙聚，說來輕鬆容易，但是否可以實際施展應用呢？」

崑崙奴一聽，默然不語，晶亮的眼睛却灼灼閃着光芒，似在思忖其中的脈絡招式。終於，崑崙奴微笑道：「爹爹，崙兒以為，這亦不太難也！」

崑崙奴話音未落，即猛地吸一口眞氣，他的「無為內功心法」便即發動起來了，他凝聚「無為眞氣」，運用「乾坤演化大奧秘」的道理，把「無為眞氣」貫通體內的奇經八脈，然後又「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分別貫於指端的左右拇指「少商穴」、左右食指「商陽穴」、左右中指的「中冲穴」，以及無名指的「關冲穴」、尾指的「少澤穴」，合計十道脈氣。

崑崙奴悟性奇高，他貫聚十道脈氣於十指端，心中却思索如何可達那「幻影梅花針」的變幻境界，如是又轉而運用「無為內功心法」中的「無藏而有餘、無為而大巧」的法門，化十道指氣為無聲無息、無影無形的「氣勁」，疾射而出，以至「無堅不摧、無銳不毀」……

崑崙奴的十道指氣，穿樹透石而過，但却無聲無息、無影無形，也不知其中程度如何厲害。

李南生不知道，燕紅玉也十分迷惑，夫婦二人疾掠上前，向五塊巨石、五棵樹幹仔細一看，巨石、樹幹外表均完好無恙。李南生忍不住伸手向巨石一拍，但聽嘩啦的一聲，巨石竟化為粉末，顯然崑崙奴剛才的施展，已令巨石從裏面毀成粉碎了。

燕紅玉也伸手向樹幹輕輕一推，只聽隆隆的五聲巨响，尺許粗壯的樹幹，竟攔腰折斷，斷口如被火灼，已成焦炭，因此一推便倒塌下來。

李南生、燕紅玉夫婦二人，均不禁驚呼道：「崙兒，你這是甚麼功夫？」

崑崙奴毫不做作，坦然的道：「崙兒不過是以『乾坤演化大奧秘』，與『無為內功心法』滙聚，再結合爹爹所論『大龍潭神功』、『幻影梅花針』等當世奇功的要訣，化合而成另一種新武功而已，並無什麼驚奇之處。」

崑崙奴淡然而說，李南生、燕紅玉二人却聳然動容道：「崙兒，你既然創出一套空前絕後的武功，怎不加以命名呢？」

崑崙奴淡然一笑道：「這套武功心法，既然是滙聚天地乾坤演化大奧秘及各門各派武功精旨而成，取自四面八方，不如便稱之為『八方歸元心法』吧！此乃崙兒隨口編造，也不知是否妥當。」

李南生不由仰天長嘆道：「好一套『八方歸元神功』，不鳴則已，一鳴足令天下震動，果然不愧為『崑崙之子』也！」

燕紅玉却欣然道：「好極啦！崙兒既有此悟性，娘親這便再傳你一套輕身提縱功夫，看看你是否可以將之演化創新吧！」

當下燕紅玉毫不猶豫，即在崑崙奴面前，演練她那套家傳的「輕身提縱術」。這一套輕功，是燕紅玉的祖父，從江湖中「走繩上天梯摘蟠桃」的秘技中演化而成，是一套絕頂的輕身提縱身法，在武林中極為罕見。

只見燕紅玉足尖一頓，身形如燕，飈地便提昇十丈，輕巧之極的躍上樹梢去了。

崑崙奴此時的內力修為，比之燕紅玉已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微一思索，即依照燕紅玉所傳的「提縱身法」，雙足輕輕一頓，雙手向上一伸，即凌空而起，陡地升高十丈有餘，輕巧的踏於樹梢之上，笑道：「娘親，崙兒練的可合格麼？」

崑崙奴一躍而下，靈巧的落在燕紅玉面前時，燕紅玉却不由幽幽的微嘆口氣。崑崙奴對娘親十分關切，見狀便連忙道：「娘親嘆什麼氣？是崙兒練得不好麼？」

燕紅玉却長嘆一聲道：「崙兒

啊，你練的不但合格之極，而且比娘親的功力猶勝一籌呢！可惜你如此天賦，却被困此絕地，無法於世上歷練見識，娘親老了，也沒什麼要緊，但怎忍心瞧着你陪爹娘受苦呢？原以爲傳你輕功身法，便有機脫此困境，但人之輕功再好，亦只能提升十數丈而已，怎可飛越此千丈絕壁啊！唉，苦了崙兒矣！」

崑崙奴見娘親黯然神傷，心中不禁一陣難受，轉而又發狠暗道：嘿嘿我就不信這區區千丈絕壁不能飛越，崑崙奴心萌此念，便決計不會放棄的了。

崑崙奴心道：娘親所傳的「提縱術」雖然精妙，但只以大地爲根基，縱躍十丈爲目標，未免太平庸了，如何可將之昇華至以乾坤浩瀚爲根基目標呢？他苦苦思索，一時間也忘了安慰娘親。

好一會，崑崙奴眼前靈光一閃，猛地憶起「崑崙龍脈大哥」闡述的「地脈潛龍」的雄姿：「地脈潛龍，乃山之精魄凝聚，活潑矯健，變化莫測，忽隱忽現，忽大忽小，忽爾潛藏深淵，忽爾飛騰雲霄，忽爾現首不現尾，忽爾興雲而佈雨，一派風雲隱斂之象，一旦結脈，即成眞龍，其動如風雪捲舒，其靜如神針定海，其飛如九霄下塵埃，昇則參天插漢，有形變無形，無形化有形，潛龍結脈，玄幻莫測，變化無窮。」

崑崙奴暗道：若把娘親的「提縱身法」，化作「乾坤潛龍」，以天爲關，以地爲軸，上可破「關」，下可穿「軸」，豈非無遠弗屆麼？妙！妙之極了！。

崑崙奴心念萌動，他的悟性奇高，登時便有一連串身法滙聚於神思，接而「氣」由心生，身形忽地衝天而起，口中輕喝一聲道：「潛龍天關地軸身法，第一式『龍虎開帳』！」他的身形於虛空一頓，又沉喝一聲：「第二式『兩臂突伸』！」祇見他雙臂向上一張，身形竟於虛空又竄上十丈！

崑崙奴喝聲不斷：「第三式『各生異石』……第四式『如龜如蛇』……第五式『九天飛龍』……第六式『天關地軸』！」

他的身形急劇變幻，身軀已不斷昇華，到第六式「天關地軸」施展時，他竟已向上陡昇近百丈了！猶如仙神的騰雲駕霧，神妙之極。

接着崑崙奴颼地直插下來，眞有如「下穿地軸」之勢，穩穩地降於燕紅玉身前，笑道：「娘親！崙兒不信這千丈絕壁可以把我困住！娘親嘆氣甚麼？」

李南生、燕紅玉二人，此時已驚喜得一陣目瞪口呆。

好一會，李南生才驚喜萬分的叫道：「崙兒！你這輕功身法，比之娘親的提縱之術，其威力竟高出五倍！若達十倍之數，則飛越此千丈絕壁，將指日可待！不得了，你果然是天下一等一的武學奇材！」他作父親的如此盛讚自己的兒子，李南生日後回想起來亦不禁臉紅，哪有如此誇讚自家的兒郎？但此時他却是眞心而發，心潮激蕩之極。

燕紅玉驚喜之餘，却連忙問崑崙奴：「崙兒！你所施展輕功，已決非娘親之提縱術所能相比，簡直超乎吾之意外也！這一套創新的功法，可有名堂？」

崑崙奴含笑道：「娘親，此法乃以提縱術爲根基，結合地脈潛龍之學，偶悟而創，便稱爲『天關地軸』吧，取其上可破『天關』，下可穿『地軸』之意也。」

燕紅玉大喜道：「好一個『天關地軸』絕頂神通！崙兒呵，你便視此絕谷爲地軸，你已穿透而入，尚剩眼前千丈絕壁爲天關，你務須勤奮練習，以求破之也！」

崑崙奴道：「是，崙兒必力求破此天關！」

於是崑崙奴果然每日苦練不息，到半個月後，他便可騰昇七十丈。再過半個月，他全力施展「天關地軸」輕功，到第六式「天關地軸」，他竟可虛空陡昇百丈，已及千丈絕壁的十分一了。

崑崙奴在百丈高的絕壁處虛空停留，竟可達半個時辰之久。他仔細勘察石壁一番，心中便已想到一個飛越絕谷的絕妙主意。

他返回絕谷下面，吩咐爹娘與他一道，以石斧砍伐山藤，三人合力，日砍百丈。十日後，砍下的山藤便長達千丈了。

崑崙奴把千丈山藤聯結起來，成了一根千丈長藤，重達千斤。他毅然決定，憑此千丈山藤，務必令爹娘脫困。但千丈山藤達千斤，崑崙奴再高的內力、再强的輕功，亦決難背負而上。李南生、燕紅玉見狀，便對崑崙奴道：「崙兒，你若能飛越此絕谷，便獨自脫身去吧！千萬莫因吾等連累了你也！」

崑崙奴却決然的道：「不！若脫困便連同爹娘一起，否則崙兒寧肯長留此地亦決不獨去！可惜山藤太沉，崙兒負之決難昇上百丈山壁，待我再想辦法便啦！」

燕紅玉一聽，俏目一轉，忽然問崑崙奴道：「崙兒，百丈高處石壁，是否有落脚點停留？」

崑崙奴道：「是啊！百丈高處，石壁橫伸一棵松樹，可作停留！而且往上每隔三數十丈，亦有伸出的松樹等物，祇要上得百丈，便可設法攀越千丈石壁也！」

燕紅玉欣然道：「如此可矣！崙兒，且把千丈山藤分作三份，每份約三百斤，崙兒負三百斤先上百



崑崙奴的武功，令李南生夫婦大開眼界。

丈高處，把山藤垂下接應吾等。吾等各負三百斤，輪流上去。先合聚於百丈高處，再依此法逐漸上攀。」

崑崙奴想了想，即大喜道：「好啊！娘親眞不愧爲女中學士，聰明得很！此法果然可行！待明天一早，吾等便依法施行吧！」

當晚，李南生、燕紅玉夫婦，默默的向此崑崙山腹絕地拜辭，均感此絕谷雖然艱困，但一家三口賴以延活，更孕育了崑崙奴這一位天賦奇材，心中既驚又喜，複雜之極，也無法表達。

崑崙奴却悄悄地走出洞外，向西面的「天機谷」方向拜道：「天機谷中的龍脈大哥！你雖然沒有朋友，但我知道，我和爹娘但能脫困，皆龍脈大哥所授大法相助也！如今崙兒已決定離去了，日後必再返回，與你重聚！好嗎？你雖然沒有答話，但我知你必已聽到，你不反對，便是同意，這便一言爲定啦！」崑崙奴雖已學識驚人、神功蓋世，但他畢竟尚是十五歲的大娃兒，依着他大娃兒的心性，滔滔的拜祝了一番。

第二天早上，李南生、燕紅玉一家三口，便來到千丈絕壁之下。

崑崙奴把山藤分成三扎，他把一扎背負，李南生背一扎殿後，燕紅玉背一扎居中，一家三口毅然行動，決意征服此千丈絕壁。

崑崙奴負着數百斤重山藤，凝運全力，施展他獨創的「天關地軸神功」，身形陡地提昇，矯如雄鷹。到他施展第六式「天關地軸」時，他的身子已凌空數十丈，雖比空身稍低，但也剛好抵達石壁有松樹伸出之處。祇要有一點可供借力的落脚點，對崑崙奴來說，便已穩如泰山。他竟不猶豫，把山藤垂下，剛好抵達谷底。

燕紅玉背着山藤，半扯垂藤，崑崙奴上面運力扯上，燕紅玉亦安然抵達伸出的松樹幹上。然後燕紅玉把自己背負的一扎山藤，垂下谷底，由她運力把李南生扯了上來。而崑崙奴在同一時間，已再度負藤上昇了。如此一段接一段，終於已抵達八百丈高的山壁。李南生殿後，他每抵一處落脚點，便把山藤牢牢的繫於松樹幹上，眨眼山藤便結上七、八百丈長。有了一條堅韌的山藤借力，對李南生、燕紅玉此等輕功造詣不弱的高手來說，攀越千丈絕壁，便決非空想了。

而且山藤的重量，大半已被松樹負擔，崑崙奴抵八百丈石壁處時，背負已大爲減輕，前路便決計攔他不住。祇見他的「天關地軸神功」即揮得淋漓盡致，颼颼地向上飛昇。終於，崑崙奴在距谷頂尚差十數丈的一株石松樹梢，微一停

頓，換一口眞氣，施展「天關地軸」的第五式「九天飛龍」，身形陡化飛天神龍呼嘯而上，直越谷頂十丈，才以穿透「地軸」之勢，如閃電般地射了下來，穩穩地落於谷頂的一塊巨石之上！

崑崙奴把山藤牢繫於巨石上，就這樣一條長達千丈的「山藤天梯」，便最後架起來了。李南生、燕紅玉此時已不必再背負沉重的山藤，空身而上，更有堅牢的「山藤天梯」攀援，憑兩人的輕功造詣，攀上絕頂已非難事了。但崑崙奴天性至孝，他擔心娘親婦人家心怯，中途手足發軟，這便十分兇險。於是不顧自身的體力消耗甚巨，再度沿「山藤天梯」攀下，抵達燕紅玉的脚下，在後面以左手頂托她的足踝，右手攀藤，一面鼓勵娘親勇敢而上。終於，崑崙奴把娘親燕紅玉、父親李南生安全接應上絕谷之巓。

一家三口坐於谷頂的巨石上，向下面的谷底望去，但見雲遮霧掩，根本難辨其中的物事了。李南生、燕紅玉二人，均有如隔人世、如獲重生的感覺。夫婦二人也不理崑崙奴已長成大人般精壯，一把抱住，便失聲的又哭又笑道：「崑崙山啊崑崙山！你雖然困吾夫婦十五載，但換回一位天賦奇材——崑崙之子，你待吾夫婦也總算不薄啦！高興呵亦傷心，興奮呵亦驚嘆！」

崑崙奴雖沒有經歷爹娘這等「如獲重生」的感受，但爹娘此際的癡迷的神態，却令崑崙奴感慨萬分，他心中不由暗道：早知爹娘如此難受，便該及早救彼等出谷啦！不過崑崙奴此時身負「天機谷」之天機、人間、地脈」三大奇學，天地萬物的因由已不能令他迷惑，他轉而又暗忖道：此亦決不可能，因救吾等出谷的，其實是「天機谷」的學問，若我未悟其中奧秘，又如何悟創「天關地軸」的功夫？如何又憑此飛渡千丈絕壁呢？由此看來，一切皆由天機預伏也！

崑崙奴豁然而悟，心中的悶氣不由一掃而空。他呵呵笑道：「爹、娘親，不管如何，吾等一家三口，已平安出谷，重返人間，好過另一種新生活也！往者已矣，今是而昨非，還嗟嘆甚麼？且開懷大笑三聲，踏上人生新路，勇敢朝前吧！」

崑崙奴的豪氣，令李南生、燕紅玉亦大受感染，兩人心中均暗道：崙兒果然已長大成人了，李家有了這一位天賦之材，那過去的一切苦難亦足補償啦！兩人心中不約而同如此轉念，不由轉悲為喜，霍地站了起來，決然的道：「不錯！來時二人，去時三人，十五年苦難有此收穫，亦算可喜可賀！既然如此，還去憶想甚麼？崙兒，走吧，且帶你返家尋祖認宗去吧！」

崑崙奴這才知道，自己原來是隋朝都城長安西郊李家村人，亦即自己的祖籍之地，他不由呵呵的笑道：「原來崙兒尚有祖父祖母，但不知彼等是何模樣？我雖然出生於崑崙山腹，但既然姓李，便也應該去拜見祖父、祖母也！呵呵！原來這便叫做認祖歸宗！」

李南生、燕紅玉見崑崙奴甫入塵世，便如此通達倫理之道，料想此子必定是一位至孝之人，均不禁欣然而笑。

於是，李南生、燕紅玉、崑崙奴一家三口，也忘了三人此時身披綠色的「石苔衣」，三分似人，七分如獸，猶如三頭大小怪物，却滿懷重生的喜悅，展開輕功，掠下崑崙山，又一路向東掠行，帶崑崙奴回家認祖歸宗去了。

一路上須歷經千里，一家三口身上空空如也，也一點值錢的東西也沒有，根本無法到市鎮人家投宿吃喝。幸而三人均已慣於風餐野宿，飲一頓溪水，吃幾個野果，在山洞中靜息一晚，第二天也就可以繼續趕路了。

崑崙奴覺得十分有趣，更十分新鮮，他十分留意一路上所經歷的山川形勝，向爹娘詳細打聽山川的來歷，然後暗中以「地脈學」去印證，但感天地乾坤原來如此浩瀚，那絕谷中的世界，不過是河海中的一滴水而已。

燕紅玉學識十分豐富，崑崙奴所問的，多半可以詳細的解釋，因此由西崑崙到東長安這一段千里路程，令崑崙奴增長了不少山川地理、風土人情的閱歷。但漸漸地，燕紅玉見崑崙奴問得十分詳細，有些精妙之處，連她也回答不出來了。

燕紅玉不由吃驚的笑道：「崙兒！你問得如此詳盡，想學世間的那等地理師，走遍大江南北，替人尋龍點穴之技倆麼？」

崑崙奴笑道：「娘親，你以為那等地理師是平庸之輩麼？若能把地理、地脈、天機、人間四大學問結合起來，融會貫通，學而致用，其效果威力，十分驚人呢！」

燕紅玉奇道：「崙兒，如何驚人？」

崑崙奴笑道：「娘親，據崙兒所知，地有象，地有形，天地乾坤上下一體；在天有紫微，天市、太微、少微、四垣等兆星，在地莫不有物與之對應。例如紫微主王侯卿相，天市主府庫財帛，太微主富貴福壽，少微主威權武謀；是故世上地脈之形，主宰地上萬物，地脈所鍾所蔭，乞丐可以成巨富，無賴可以變帝王呢！」

燕紅玉與李南生面面相覷，作聲不得，心中均暗道：不得了！崙兒不但是天賦武學奇材，且似乎洞天徹底，入仙家之道了！但不知他於此茫茫世間天地，是否又盡展其長呢？

五日後，李南生、燕紅玉、崑崙奴一家三口，已抵達隋都長安北面的定邊郡（今陝西尚定邊城）。在郡郊的一座山峯上，崑崙奴但見一進宛如蒼色巨龍的青石城牆，蟠亘於由西至東的聳山峻嶺上，極目難盡，十分雄偉。燕紅玉告知崑崙奴，這便是聞名遐邇的萬里長城。

崑崙奴極目遠眺，但見萬里長城把神州大地攔腰斬成南、北兩截，北面大漠茫茫，南面山青水綠。他目注一會，忽然衝口而出道：「地脈中斷，南龍北移，他日貴甲天下、主宰萬民之人，必出自北方大地也！」

李南生此時亦忍不住了，插口道：「崙兒！為甚麼？可莫語不驚人誓不休啊！」

崑崙奴微微一笑道：「不然，爹爹，你看此萬里長城，把原本渾然一體的茫茫大地，攔腰斬成兩截，城牆北面大漠茫茫，一片金黃；城牆南面山青水秀，一片青綠；而黃者主貴，青綠者主富；因此神州大地，日後必北者貴甲天下，南者多出巨富也！此乃地脈龍氣所佈伏之大格形勢使然也！但爹爹別問啦，據崙兒所知，爹和娘親均非此道中人，多知無益，不如順其自然吧！」

李南生苦笑道：「崙兒啊！為父乃凡夫俗子，自然不知這等玄奇學問。但崙兒務必愼言，否則必惹起江湖爭奪，甚至引發天下大亂也。」

崑崙奴神秘的一笑，也不置可否。三人續向西南掠行，又三天後，才抵達長安城西郊一座山脚，原來這兒便是崑崙奴的祖籍李家村了。

李南生步入村中，村中人多半已甚感陌生，碰面的連一個認識的也沒有，均驚奇的目注李南生一家三個走進村來，猶如瞧見了三頭從深山野林鑽出來的綠色怪物。

洞察民情　隱示天機

李南生的故居於李家村西，是一座甚為寬敞的鄉間大屋，李南生的孩童時代，便是在此渡過的。他十五歲便巧遇一位異士，帶他出去歷練，自此之後便再沒返回，甚至他的爹娘也不知他已娶了燕紅玉這一位武林俏媳婦。

李南生憑兒時的記憶，依稀認出家門，遠遠望去，故居大屋一片死寂，大門亦緊緊的閉上了。李南生不由大驚，他連忙掠上前去，拍門却沒人响應，他心中大駭，連忙運力一推，大門被猛地推開，一股霉氣登時從屋內撲了出來。他也顧不得招呼身後的妻兒，一衝而進，却又猛地一頓，在大廳的神案上，併排的立了兩個靈位，上面書刻的竟然是李南生爹娘的名字。

李南生不由悲從心湧，他一步搶到靈位前，即放聲大哭道：「天啊！怎的便與爹娘陰陽相隔了啊！」

燕紅玉心性聰慧，她見狀便知必是自己素未謀面翁姑已去世了，便牽着崑崙奴的手，走上前去，在靈位前跪下拜祭，道：「不孝媳燕紅玉拜見仙逝翁姑！」又轉而安慰道：「南哥且節哀順變。」

崑崙奴亦知靈位的主人，便是他的祖父和祖母，他心中亦十分感觸，拜道：「祖父、祖母仙靈有知，不屑孫李崑崙來拜見兩位老人家了。」

崑崙奴拜畢起來，見父親黯然神傷，仍在苦苦追憶，心中十分同情，他是至孝之人，自然明白父親思念爹娘的心情。崑崙奴忽然輕聲問李南生道：「爹爹且莫悲傷，可記得祖父、祖母二人的生辰八字麼？」原來崑崙奴在設法減輕父親的痛苦折磨了。

李南生一聽，果然從哀傷中回過神來，奇道：「崙兒，你問這作甚？」

崑崙奴微笑道：「爹爹若記得，崙兒便可推算祖父、祖母的仙逝因由。」

李南生半信半疑，目注崑崙奴道：「崙兒眞有這般本事？你祖父乃於丁丑年十一月初九卯時出生，但你祖母我已記不清了。」

崑崙奴微一沉吟，即朗聲道：「祖父乃陰隨陽之命，因此可據其時運而推知祖母運數。祖父生於丁丑年，五行屬水，生肖屬牛，乃『五湖之牛』運命也，牛乃勤勞之物，一生無欲無求，造福子孫後人，又身處水中，水延萬里，吾李家子孫血脈，必得祖父之福蔭。又祖父生於十一月初九卯時，月、日、時辰三者均為福蔭子孫之運命。綜而推論，祖父、祖母之逝，必與吾家子孫血脈有甚大關連，其福緣亦因此延蔭子孫也！爹爹不必悲傷，此乃祖父、祖母之心願！」

李南生不由大奇道：「崙兒……當眞如此嗎？」

他話音未落，屋外匆匆走進一位老者，年已六十多了，滿臉滄桑，但步履仍很穩健，一看便知是生性勤勞、筋骨強健之人，只見老者走到李南生面前，毫無顧忌的仔細審視，好一會，才失聲道：「你！你不是少年離家學藝、一去二

十多年的南兒嗎？好了，堂兒泉下有知，亦可告慰矣！」

李南生亦恍然而悟，忙趨前扶住老者，驚喜的道：「你是堂叔李健！吾終遇兒時親人也。」

老者以手加額，喃喃的道：「不料南兒已長大成人，還帶了妻兒回來拜祖認親，堂兒啊！你泉下有知，總算沒辜負你對愛兒的一片苦心！南兒，我正是你堂叔李健啊！」

老者——李健這般一說，李南生心中不由一動，忙問道：「堂叔……我爹娘到底如何逝去呢？」

李健一聽，神思一陣哀傷，稍頓才長歎一聲道：「哎……南兒，你爹娘愛子情切，不料你竟一去不返，連生命也賠上啦！堂兒他見南兒你一去不回，日夜思念，在十五年前的某一天，他突然對我說，他夢見南兒你登上了一座浩瀚高聳的巨山，但忽然却墮下深淵去了，於是堂兄夫婦，不顧一切，離家出去尋你。堂兄夫婦盡往聳山峻嶺處找尋，均無所獲，後來聽說他夫婦二人，竟不顧千辛萬苦，攀上崑崙山，到處找尋！堂兄夫婦年已過五十，想必十分艱辛。不料自從去崑崙山却一去不回，後來聽聞當地人說，崑崙山發生地裂雪崩，堂兄夫婦想必已葬身崑崙山了！自此之後再無任何音訊，我無奈便只好替他夫婦二人立上靈位，以便你日後返回，亦可拜祭啊！」說到此處，李健哀傷之極，再也說不下去了。

李南生怔怔的說不出話來。燕紅玉一聽，却猛然憶起，她和李南生在上崑崙山的山口時，遇上的那位姓李名淳風的同宗兄弟，曾斷言她已懷了一位「崑崙之子」，當日距今恰好是十五年，亦即翁姑出門尋兒的日子，同時亦是崙兒誕生的年份，如此崙兒的誕生，與他的祖父母豈非甚有淵源嗎？而且崙兒得進入那神秘莫測的「天外之谷」，因此才學成一身驚世奇學，他的奇緣與翁姑的葬身崑崙，似乎有莫大關係啊！

燕紅玉心念電轉，不由失聲叫道：「果然奇妙！翁姑之逝，竟然造就了李家一位天賦奇材！一切均與崑崙山有關，老天！莫非崙兒眞的是『崑崙之子』嗎？」

李南生吃驚道：「燕妹你嚷叫甚麼？」

燕紅玉半掩飾半安慰的道：「我說啊，南哥也莫太悲傷了！你失去爹娘，却帶回一位兒子，這叫失中有得啊！或許崙兒所斷眞有其事，翁姑之逝，是爲福蔭子孫後人呢！」

李南生哀歎一聲，想起自己少小離家，老大方回，目下有妻兒跟隨，亟須重建家園，也容不得他再痛苦哀傷。他無奈的道：「燕妹、崙兒，苦了你兩人矣！從現在起，吾必重建家園，讓你倆重過人間美好生活。」

李南生爲追求武學，十五歲離家，直到中年歲月，才重返家園，他的爹娘却已逝去，從此陰陽兩隔，爹娘的依稀夢影，從此只能於茫茫煙雲中追尋了，李南生受此精神打擊，忽然痛感親情倫理的寶貴，他暗道：就算自己學成了絕世神功，這又如何，可以令爹娘重生麼？他因此下定決心，一定要重建家園，好教一家三口團聚，好好生活下去，再不能令親人生離死別了。

李家祖傳雖沒甚大遺產，幸而祖屋仍在，稍加修葺，便可安居。爹娘尚遺下一座果園和幾塊田地，可憑此耕作渡日。但李南生根本不懂農作事務，他便把幾塊農地賣了，換回幾百兩銀。他用幾十兩去買辦衣物食糧等安居雜物，又花了一百兩銀開設了一間武館，叫「南生武館」，專門教授四鄉的農家子弟練武强身自衞之術，但殺人的功夫却決計不加傳授。

燕紅玉閑來無事，也在館中教授徒弟，但她教的並非武功，而是文章學問，她本來便是有名的「女學士」，由她教授文材，倒十分得手應心。

崑崙奴在家中閑着沒事可做，悶了幾天，便決計不肯安靜了，他對爹娘說，要四處遊玩，以便熟悉一下家鄉的環境地物。李南生、燕紅玉因要坐館，根本無暇理會崑崙奴，只叮囑他千萬別走得太遠，早去早回，不得遲歸。李南生、燕紅玉倒並非擔心崑崙奴的安危，因爲二人深知，崑崙奴此時的功力，無論武功學識，均已驚人之極，當世中能令他損傷的物事只怕已不能了，所差的只是閱歷而已，因此也不便强硬要他呆在家中。

崑崙奴見爹娘沒空陪他，他也絕不失望，因爲他已想到一位陪他遊歷的極佳人選，他便是那堂叔祖李健。崑崙奴悄悄跑到李健家，求叔祖帶他出去遊玩。李健膝下無兒，十分喜歡這位堂侄孫，果然不推却欣然答允。

於是李健每日陪崑崙奴四處遊玩，崑崙奴怕李健腳力不足，便悄悄傳了他一套練氣强筋的心法，又運眞氣替李健打通「足陽經」的血脈；不久李健腳力陡增，精神奕奕，渾不似六十歲的老人。李健十分高興，更把崑崙奴視作如親孫血脈。祖孫二人，初則到距家十里外遊玩，漸而去到三十里外，後來五十里外亦可當日往返了，李健一生原以採摘山草藥爲生，幾乎已走遍了方圓五千里的山川地脈，因此閱歷

比燕紅玉更勝十分，令崑崙奴獲益甚深。

崑崙奴很快便發現，他的家鄉地域，原來正位於潛龍拱護的絕佳風水地脈之中，其中尤以隋都長安的氣勢最爲磅礴。長安城東是驪山、華山；城南有五台山、終南山拱衞；北傍涇河、渭河；西有崑崙主脈太白山、岐山作屏幛，恰好是三面屏幛拱衞，一面傍水的潛龍結脈之地。

崑崙奴此時挺立於終南山巔，極目遠眺，他的堂叔祖李健，因上山辛苦，畢竟已上了年紀，正坐在山地上歇息，一面以崑崙奴傳授的「心法」練氣。

崑崙奴向終南山北面的隋都長安城望去，但見莽莽崑崙，自西而來，一分爲三，正中一脈氣勢如虹，向東面昂首直進，他經李健指點，已知方圓千里山川形勢，暗道：崑崙乃神州大地祖脈，一分爲三，橫貫萬里，其中又以「中幹」爲尊，亦即由西向東綿延之中龍。中龍一路東蟠，至鳥鼠山突沉而聳，再起而爲麥積山、太白、岐山、武功山，武功山東面便即隋都城長安也。崑崙中龍直入長安沉結，再於東面突爲華山，南面聳爲終南山，而長安北面所傍之渭水，乃起自鳥鼠山，猶如中龍之血脈，與精氣山脈併行，皆於長安凝聚潛沉，由此可見，長安城地力之雄厚啊！

崑崙奴審察長安四周的山川形勢，心中轉念，不由又仔細凝視山下北面的長安城廓，但見城中青紫之氣交雜，十分奇特。崑崙奴暗道：紫者龍脈結聚之貴氣也，青者却是邪煞之氣，爲甚長安既是龍脈凝聚之地，本該紫氣郁盛，一派祥和吉瑞，爲何却又夾雜如此熾烈的邪煞青氣？

崑崙奴心中大感迷惑，他一旦生疑，便非查探明白不可。他忽然很認眞的問李健道：「叔祖，未知當今主宰天下的皇帝是誰呢？」

李健此時已運氣一週天，頓覺疲困盡消，精神抖擻。他一聽便霍地站起，驚奇的反問道：「崙兒！你問這作甚？莫非有意爲當今朝廷效力麼？」

崑崙奴笑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李健長歎一聲道：「崙兒，你若萌此念，趁早打消爲妙，若非此意，則說說無妨。」

崑崙奴微笑道：「爲甚麼？李叔祖！」

李健歎了口氣道：「哎！崙兒文武奇材，若眞有求取功名爲朝廷效力之意，料必不難；但如此却是明珠暗投，助紂爲虐也！決計要不得！」

崑崙奴只作不懂，笑道：「是麼？叔祖爲甚如此憎惡當今朝廷呢？」

李健深有感觸的道：「崙兒有所不知，當今朝廷，乃楊堅篡周滅陳，一統天下，改號爲隋。隋文帝楊堅本亦不失爲勵精圖治之君，可惜他的帝位，却落在次子楊廣手中，亦即當今的隋煬帝。楊廣此人聰明絕倫，十歲即好觀古今書傳，至於方藥、天文地理、百家技藝術語，亦無不通曉。但他却把此聰明心性，用於殘民虐民、荒淫無道上面，把天下燒得猶如火炕，百姓黎民日夜慘受煎熬，水深火熱，慘絕人寰……試問如此朝廷，如此昏君，値得崙兒這等天下英材投效嗎？」

崑崙奴深知李健走遍天下大江南北，見多識廣，他既如此痛恨當今朝廷，便必有他的根據道理，這是崑崙奴第一次觸及此「人間道」，不料便如此驚心動魄，他微一沉吟，猛地憶起他於「天機谷」中所見的第二幅「天機國運圖」，圖中圓盤所盛，分明是「李子」而非「楊桃」了！崑崙奴心道：按此圖揭示，又依五行方位推算，當今主宰天下的皇帝，應爲一李姓之人，爲甚却是楊姓人的天下呢？這其中又隱伏甚麼驚人的天機奧秘？看來，這「人間道」的奧秘與「天機道」密不可分，勢必探究清楚明白不可了。

李健見崑崙奴默然不語，似乎不太相信他說的話，心中不由一陣氣惱，暗道：吾是你的叔祖，視你如嫡孫，豈會阻你前途？但當今的皇帝、朝廷，却委實難於效勞，否則便是賣身求榮，爲世人所不恥了！吾李家又怎可出此不屑子孫？

李健心中轉念，他斷然決定，無論如何要令崑崙奴打消爲殘虐朝廷效力的念頭，辦法是引領他到民間實地察看，雖然如此會耽擱返家的時日，令侄兒李南生夫婦生氣，說他爲老不尊，帶壞了侄孫兒，但爲了李家的日後千秋聲名，李健也決計顧不得了。

*　*　*

李健對崑崙奴道：「崙兒，你欲知民間世態，百姓苦況麼？」

崑崙奴目中精光一閃，道：「好啊！崙兒正有此意，便請叔祖引路便了。」

李健領先下山，崑崙奴很喜歡他這位堂叔祖，但感在他身上獲益良多，又擔心他體力不支，便向李健伸出手去，按在李健的腰眼穴脈上，李健頓感一股熱流輸入，全身血脈十分流暢，便再走三、五十里也絕不畏懼。

李健引領崑崙奴從終南山東面走下山脚，再東行五里，便抵達一條由東向西伸延的大道，立刻，崑崙奴便被眼前的一幅悽慘恐怖場

面，刺得心中一陣沸騰激蕩。

此時正是隋煬帝大業十一年（公元六一五年），秋八月。大道上，湧來一羣猶如蝗蟲般的人潮，身穿百結破衣，手提荊籃瓦罐，背着老弱病殘，如蟻聚蜂集，成了一隊茫茫無盡的求乞大軍，自東向西流蕩、蠕動、無休無止，前路茫茫……

求乞大軍冒着風沙，頂着烈日，步履維艱逃避着餓鬼死神的追逐。黑色的鴉羣在人流上面盤旋，淒厲呼嘯聒噪，呼朋引類，隨時預備撲向倒下的老弱病幼；四面八方的餓狠雲集，在人流的四周窺伺，一旦發現路上倒下的人體，也不管死活，便蜂湧撲上，撕扯狂噬，一面令人戰慄的長嚎。

人流中個個骨瘦如柴，面如土色，猶如從墳墓中鑽出來的活殭屍，毫無生氣，沉沉死寂，妻兒爹娘倒斃，亦毫無反應，亦毫無眼淚哭聲，因爲他們的眼淚早已餓乾了。人流一直向西面流蕩，也毫無目的，只是忍受着飢餓的折磨在苟延殘喘，直到倒在地上，成了餓殍，成了狠羣口中的食糧。

崑崙奴本來尙帶孩童的天眞稚氣，此時却感心如針刺，氣得滿臉通紅，怒叫道：「是誰作惡，把世人弄得如此慘狀？是那些惡鴉餓狠麼？待我前去將其擊斃。」崑崙奴說着便欲飛身掠上前去，出手擊殺那羣惡鴉餓狠。

李健却伸手把他扯住，牢牢不放。崑崙奴怕傷了李健，不敢運力脫身，不由氣道：「叔祖！這羣惡鴉餓狠如此可惡，爲甚不讓我出手懲戒？哼！」

李健長嘆一聲道：「哎！崙兒，叔祖知你有此本領，足以擊殺惡鴉餓狠，但人世間惡鴉餓狠萬萬千千，你能擊殺乾淨嗎？惡鴉餓狠固然可恨，但你知道眞眞正正的吃人狠鴉是誰呢？」

崑崙奴搖頭道：「崙兒不知道！」接而又恨恨的道：「眞正的吃人狠鴉到底是誰？現在何處？」

李健道：「你又可知，不但狠鴉吃人，連人亦自食同類？」

崑崙奴大驚道：「叔祖，眞有這等事麼？」

李健道：「不但人食同類，且人肉之價，賤於豬狗；肥壯者不過值十五錢，豬狗一隻，却值五十錢，老瘦男女被稱爲『添肥火』，婦人少艾被稱爲『美羊』，小兒可連骨吃掉，稱爲『連骨爛』，所有被吃掉之人，通稱爲『兩脚羊』，明碼實價，絕無虛假，因此你須探究的，並非誰是吃人兇手，而是造成這一切慘況的元兇魁首也，亦即眞正的吃人狠鴉！」李健說到此處，不由狠狠的咬了咬牙，因此連說話也頓

住了。

但這已足令崑崙奴聽得驚心動魄了，只見他目中精光閃灼，緩緩的道：「到底誰是元兇魁首，崑崙奴發誓，不除此惡物決不罷休！」

李健微嘆口氣，也沒正面回答，只是意味深長的道：「崙兒，你身負絕世本領，決不能隨波逐流，而要自己去探究明白了！」他一頓，忽然又自言自語喃喃道：「皇城之郊，天子脚下，亦可見如此慘況，那天下百姓的苦難之深，豈非可以想像嗎？哎，蒼天茫渺，是否有眼，一切且待崙兒你去勘察也！」

崑崙奴一聽，心中豁然醒悟，他已有主意，於是也不再向李健追問。

崑崙奴和李健返回李家村，已經是當日的傍晚了，李南生和燕紅玉忙於授徒，尙未回家，因此崑崙奴和李健的行踪，倒神不知鬼不覺。李健見沒挨侄兒李南生一頓抱怨，心中不由暗自慶幸。

不料崑崙奴返家之後，當晚吃晚飯時，尙無異樣，吃過晚飯，却立刻回房，他獨個躺在床上，三日三夜睜着眼睛，不睡不吃也不動，有如中邪一樣。

李南生和燕紅玉嚇壞了，趕緊請了郎中回來。但郎中無論如何也診斷不出，崑崙奴所患是甚病癥。只見崑崙奴不睡不吃不動地躺在床上，却紅光滿面，猶如修仙悟道的仙體，哪有半分垂危的跡象。

李健聞訊，不由大驚，連忙趕來探望，只見侄兒李南生和侄媳燕紅玉，正急得繞室亂走，却已毫無主意。李健走進崑崙奴臥房，在床前百般呼喚，但崑崙奴只是緊抿嘴唇，一言不發。

李健慌了，因崑崙奴是李家目下唯一的血脈，崑崙奴有事，李健自然急得手忙脚亂，喃喃的失聲道：「崙兒啊，崑崙奴，你可莫嚇唬你叔祖和爹娘，早知如此，吾便不帶你去視察那等人間慘狀了，這可是爲了李家日後的聲名，不料反而害了你目下的生命麼？」

李南生夫婦一聽，忙問李健到底是怎麼回事？李健無法亦不敢隱瞞，把三日前引領崑崙奴前去探視逃難百姓的慘狀一事說了出來。末了道：「崙兒見了，苦苦追索其中的元兇魁首，當時便沉思不語，哎，只怕他是着了心魔了！」

李南生一聽，不由作聲不得，因爲他猛然憶起，他當日離家學藝，正是目睹天下戰禍連連，豺狠當道，才發誓學成本領，去拯救世人。不料兒子此時亦與他一般心性，走上同一道路，而且恰恰同樣是十五歲這個年份，不料他爹娘的痛苦，如今輪到他自己親身嘗受了。

李南生心念急轉時，已窺透他心思的燕紅玉，忍不住嗔怨道：「都是你，南哥，老向兒子貫輸什麼『俠之大者、保國安民』的見鬼大道理，把崙兒弄得瘋瘋癲癲的模樣，如今好了，崙兒只怕以你爲榜樣，欲去幹一番驚天大事，想得走火入魔了，你呀，你爹娘當年所受的痛苦折磨，只怕要降臨到你身上啦！」

李南生感慨的長嘆一聲道：「那是我當年一時意氣罷了，十五年的絕谷歲月，已把我的雄心壯志消磨掉了，但師命難違，吾之未了心願，唯寄托於崙兒身上，誰料他竟有如此災劫呢？」

燕紅玉急得欲哭，正想再抱怨時，她的耳際，却忽然鑽入一縷音響道：「天機浩渺人間情，惡鴉餓狠恨難平，欲察元兇魁首罪，且聽長安屠龍聲，是，龍脈大哥，崙兒明白了，咦，爹爹、娘親、叔祖，你等三人爲甚皆在此呢？」末了崑崙奴忽然嚷了一聲，然後便一躍而起，精神奕奕，哪有半分的病癥。

李南生、李健二人一聽，不由一陣發呆，也不知崑崙奴到底弄甚玄虛。

燕紅玉却聽到崑崙奴的前半段自言自語，她不由大駭道：「崙兒，你說什麼天機、人間、惡鴉餓狠？什麼長安屠龍聲，崙兒啊，你莫非瘋了麼？可別嚇唬娘親啊……老天，求你快讓崙兒清醒過來吧！」

崑崙奴却接口笑道：「娘親，求什麼老天？求老天不如求察天機吧！放心，崙兒已把一切弄明白了，再無半分迷惑啦！」

燕紅玉見崑崙奴果然已回復往昔的孩童氣，料想他只是一時迷惑，神智不清，既然已弄明白，一切也就無礙了，她因此才鬆了口氣。

一連數日，崑崙奴果然安然無恙，一切如常，燕紅玉暗地擔心，至此才終於放心了。

不料到第九日，崑崙奴却忽然失去踪跡，起初李南生、燕紅玉夫婦，還以爲崑崙奴必定是貪玩出外遲歸，但直到當日的晚上，尙未見崑崙奴回來，夫婦二人這才着慌起來，連忙走入崑崙奴的臥房查看動靜。

二人走進臥房，猛地便見桌上現出一行刻字，一看便知是以指力運氣隔空刻寫的，道：「莽莽崑崙天機動，潛修十年歲月中，入世方知人間苦，怒發心雷誓屠龍。」

李南生和燕紅玉一見桌上刻字，頓時作聲不得，好一會，李南生才安慰燕紅玉道：「崙兒自降生便奇幻之極，由此看來，他雖然身

為李家兒郎，實為崑崙之子，不可思議，我等凡夫俗子，又豈能參透他的行踪奧秘？不必難受，由他去吧！」

燕紅玉一聽，猛地又憶起當日那同宗兄弟李淳風的判斷，一切無不與這「崑崙」二字有莫大淵源，她不由長嘆一聲，再無話可說了。

就在此時，身穿粗衣土布，身上分文全無的崑崙奴，却已身在隋都長安城中了。

長安城是隋朝的帝都，雖然帝都外面的天地，已是餓殍遍野、天怒人怨，但帝都城內，却依然一片窮奢極侈、夜夜笙歌的菲靡景象。隋朝開國皇帝楊堅，自篡周改隋，在長安龍首原的南麓另建新都，改稱為大興，因此長安又稱為「大興城」。

漢朝在長安建都長達二百餘年，長安的宏偉冠絕天下。漢時皇城長樂、未央兩宮，分佈於長安城的南北兩面，恰如蒼穹中的「南斗星」和「北斗星」。城周百餘里，城牆高達四丈，四周有十二大城門；城內街道縱橫交錯，樓宇鱗次櫛比，十分宏偉壯麗。

隋都的大興城，便是在漢都的前身興建起來，既保持了長安的壯偉，又加添了一座新城，因此更形壯觀雄偉。

* * *

崑崙奴從大興城(即長安)東門入城，他一身土布粗衣，十足一位農家大娃兒，因此也毫不引人注目，甚至守城門的兵士，也懶得盤查，把手一揮，喝聲：「滾！」便讓崑崙奴進城了。

崑崙奴也並不生氣，他猶如頑童似的扮了個鬼臉，便依言「滾」進去了，而且「滾」得十分快捷。

抵達城中，崑崙奴但見十分熱鬧，街上車水馬龍，人潮湧湧，來往不絕，街道兩旁酒館食肆林立，各式店舖遍佈，令人眼花撩亂。

崑崙奴忽感肚子餓了，自李家村西入大興城「長安」，足達八十里路，崑崙奴一路掠行，沿途並無山溪可供他解渴，也並無野果讓他充饑，到處是黃土枯葉，似乎天地萬物，也被一羣接一羣的餓民吃光了。

崑崙奴是第一次獨自出門，他雖身負絕世神通，但於「人間道」的俗世塵務，却一竅不通，甚至連「出外無錢寸步難行」這道理也不懂。因為他只記得，他和爹娘遠行千里，從崑崙山返回故居，亦是兩手空空，既然如此，要那錢財來作甚麼？

崑崙奴返回故鄉那段日子，却也知道人世間有許多好東西可以充饑解渴。例如白米飯、大饅頭可以填飽肚子，美酒、茶水可以解渴生津。此時他既然感到饑渴，自然便朝可以充饑解渴的地方走去。他的內力十分驚人，遠遠便聞到那地方溢出一股可以充饑解渴的味道，因此就毫不猶豫的朝那地方大步走去。

那地方原來是一間酒館，而且是大興城「長安」中最有名的大酒館，光顧的人客非富則貴，門口還站了兩條大漢，身披甲冑，凡不順眼的，一律拒諸門外。因此那些低下的販夫走卒，甚至衣飾樸素的商販，也避而遠之，莫敢走近。酒館的匾額，以金漆大字書寫：「富貴樓」。

崑崙奴但感這「富貴樓」溢出的充饑解渴味道最濃最香烈，也就大步向這「富貴樓」走去，他根本就沒看那「富貴」二字，也根本不理會門口站着的甲冑侍衛兇神惡煞神氣。他但感這酒館的「充饑解渴」味道最濃郁，料想必定最能「充饑解渴」，這便足夠了。

崑崙奴傻里傻氣的走到門口，不假索便欲邁進。不料他的胸口猛地一疼，原來他此時已挨了甲冑侍衛狠狠的一記鐵拳頭，他毫無機心，也沒運氣護體，因此但感胸口隱隱生疼。他迷惑的道：「喂！無端端的為甚打人？」他胸口疼痛一閃即逝，因此他並不生氣，只是十分奇怪這人為甚隨便打人。

出手的甲冑侍衛却不禁一陣發呆，因為在他一記鐵拳下，已不知有多少挨打的人倒地打滾，然後如狗一般的爬走！不料這土頭土腦、土布粗衣的農家娃娃，却如痕癢被搔般，身子連晃也不晃！就如身懷絕世武功的武林隱宿，但這農家娃娃瞧來瞧去也決計不像！那侍衛不由一陣目瞪口呆。

衛士甲是出拳之人，他一聽崑崙奴呆頭呆腦的反問，為甚打人？不由又輕蔑的冷笑道：「野娃兒！你不抬頭看看上面貼的是甚告示？」

崑崙奴依言抬眼一望，但見大門口左面的牆上，果然貼了幅蓋有印的告示：衣衫不整，概不接待；無錢白撞，先揍一頓，再不滾開，扭送官府！他不禁微嘆口氣，喃喃的道：「這告示口氣雖大，却不合世道，不如替其稍加改動，豈非更好？」

崑崙奴尚帶孩童心性，心想便力生，力生便隨指力而發，祇見他伸出中指，以其「八方歸元心法」，射出一道眞氣，尖銳如鋼刀，無堅不摧，射向牆上的告示，祇聽嗤嗤的一陣牆裂聲響，那告示的文字，竟被重新刻於牆上了！道：衣衫莫問，例必接待，有錢無錢，飽餐一頓；若再饑渴，唯問官府！二十個刻字，龍飛鳳舞，十分雄渾，便著

名的書法家，也絕無此筆法，更休道隔空於牆上刻字了！

兩名甲冑武士一看，不由心膽俱裂。因為這等「隔空指力牆上刻字」的功夫，兩人簡直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若非仙神降世，便是妖魔鬼怪作祟了！而且告示的意思也全變，變得截然相反，十分同情那等「饑渴賤民」，對東主、富貴豪紳、官府却大大不敬！原來的告示是官府加印允準的，現下改成這般如此，若被官府知悉，他兩人便必定洗淨屁股坐牢了！

這決計不可以！兩名甲冑門衛為求脫身，雖心中震駭，但也決計不肯放崑崙奴這「小魔怪」走了。祇見門衛甲猛地咬一咬牙，大吼一聲，以壯心膽，然後向崑崙奴喝道：「你……你這小子，怎敢篡改官府的告示？不怕拉你去見官坐牢嗎？」

崑崙奴也不知甚麼叫「死活」，甚麼叫「坐牢」，他祇知空放着「充饑解渴」的東西，却讓那些饑民饑渴而死，活生生的成了那些「惡鴉饑狼」的口中之食，這便大大的不該，決計不合「天地衍生萬物、萬物皆有繁衍生息權利」的「人間道理」！他這般思忖，便十分眞誠的解釋道：「這位大哥差矣！試問人饑渴了，為甚不可飽餐一頓？這裏面既有解渴充饑之物，大門敞開，對衣衫不整的饑渴之人，為甚拒之門外？這大大的不合人間道理啊！而且……」崑崙奴忽地呵呵而笑。

門衛甲駭然道：「你這小子！尚而且甚麼？」

崑崙奴笑道：「而且我聽說篡奪別人君權而自立者，亦可安然踞位；我改一下官府告示，有甚了不起？難道却要見官坐牢嗎？」

崑崙奴話音未落，兩名門衛已一左一右，虎地扭住了崑崙奴的胳臂，駭然道：「反了？你犯下的可是謀反作亂的彌天大罪，吾等委實擔當不起，祇好將你扭去官府判治也！」

崑崙奴呵呵大笑，也不加反抗；兩名門衛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却也決難令他移動分毫。

三人正鬧得不可開交，酒館裏面忽然走出一位衣飾奇特，似官非官，似民非民，似富非富的人客。這人目中精光灼灼，注視崑崙奴一眼，忽地對兩名門衛道：「這位小兄弟一時胡鬧，童心未泯罷了，不必與他計較，且容他進內飽餐一頓吧！」他言語十分堅決，毫不猶豫，似在都城中甚有斤兩地位。

那兩名門衛一聽，果然把扭着崑崙奴胳臂的手鬆了，口中連聲道：「是，是，既李司天出面保他，小的不敢不從！」話雖如此，却依然一左一右夾着崑崙奴不放。

人客——李司天微笑道：「既然如此，為甚汝等尚感猶豫，不肯放人？」

門衛甲懼恐的道：「是，是，李司天出面說話，小人不敢不從！但小人乃都城守備派出兵役，負責監守富貴樓官府告示，這小……兄弟却將告示篡改，更刻於牆上，永久不滅，萬一酒館老闆徐掌櫃不肯見諒，告上官府，小人便非要坐牢不可！朝廷的律法李司天最清楚，知反不報，與反者同罪啊！因此好歹須有個擔待，小人才敢放人，尚請李司天見諒。」

李司天抬眼一望，心中着實大吃一驚，微一沉吟，便不容反駁的決然道：「汝等欲脫干係不難，且用一幅紅紙暫把牆上告示蓋封，吾再告知都城守備，說是狂風把告示吹爛便了！店中徐老闆面前，吾自會向他替汝開脫，一切放心吧！」

大概「李司天」果然甚有地位，那兩名門衛一聽，便轉驚為喜，依言放開崑崙奴，一面用紅紙把牆上的刻字封蓋住了。崑崙奴向「李司天」扮了個頑皮的鬼臉，也沒表示任何的謝意。

李司天却也不以為意，反而向崑崙奴含笑道：「這位小兄弟不是饑渴難擋麼？這便請隨吾進去，飽餐一頓吧。」

崑崙奴眼珠一轉，道：「在此鬧得一鬧，我的肚子忽已不餓不渴也！我這便早早離去，以免惹禍上身！」崑崙奴說罷，轉身就走。

李司天突然出手如電，一把扣住崑崙奴的手腕「陽谿穴」，「陽谿穴」乃手陽經脈，一旦被扣，便渾身發軟，動彈不得。李司天認脈穴奇準，出手如電，顯然是武功奇高之人。

他本欲以此來留住崑崙奴，不料一扣之下，頓感駭然。因為他立刻發覺，崑崙奴的手陽經「陽谿穴」脈路竟若有若無，飄忽不定，詭秘莫測；李司天深知此乃被扣之人，經脈已練至隨心而行，不加反擊猶自可，若加反彈，則自己的手腕必被對方擊斷經脈！李司天怎不大駭？他自忖武功蓋世，但比起眼前的「小兄弟」，猶遜一籌。

原來崑崙奴練的是「無為內功心法」，他的內力眞氣可「藏」可「餘」，可「柔」可「銳」，「柔而藏之」則若有若無，「餘而銳之」則「無堅不摧」、「無銳不毀」，十分神妙，詭秘莫測。

李司天不由大駭，更不敢輕覷這呆頭呆腦、土布粗衣的「小兄弟」了，他趁崑崙奴尚留有「餘地」，「柔而藏」之際，疾縮如電，猶如他出手時一般快捷，正容的道：「小兄弟請留步！吾有請教之處也！若不嫌棄，請與吾同席一談好嗎？」

崑崙奴笑道：「這可是你硬要請客，與我毫不相干，我也並沒欠你甚麼，因此也不必向你多謝的啊！」

李司天微笑道：「當然！當然！一切均是我李淳風自作主張，並非小兄弟你求我，不必相謝。小兄弟，請啊！」

崑崙奴呵呵一笑，施施然的與「李司天」——李淳風一道，大步走進這非富則貴的「富貴樓」。

裏面的人客甚衆，座中全部是錦衣華服之人，李淳風帶引崑崙奴走進，自然十分引人注目。李淳風祇作不見，他在城中大概甚有地位，因此他引進的客人，雖令人詫異，但也沒人敢出聲阻撓。崑崙奴向四周掃一眼，已知這等富貴人客的心態，他向四面扮了個鬼臉，然後呵呵一笑，隨李淳風走到一張桌前，施施然地坐下，神態從容之極，就如他是城中百萬闊少似的。

奇怪的是，平素十分講究排場的富貴樓老闆徐掌櫃，目中的神色雖然驚疑不定，但也並無任何非議，似乎李淳風在徐掌櫃心目中的份量非同小可，因此李淳風帶引的人客，雖然是土頭土腦、土布粗衣的呆小子，却也不敢公然賤視。

店小二也很快走過來了，向李淳風恭敬的道：「李大人要點甚麼菜式？祇管吩咐小的！」

李淳風却向崑崙奴笑道：「小兄弟喜歡吃甚，祇管告知小二哥便了！」

崑崙奴一聽，却不由好笑又好氣，暗道：我最喜歡飲喝的是那「崑崙之水」和「崑崙之奶」，試問這富貴樓能供應此無尚極品嗎？但他又知世人決計不會相信世上有這等異物，因此便扮了個鬼臉，笑道：「這樣吧！小二哥，你便祇管把飲而不渴、吃而不餓的好東西搬出來吧。」

店小二一聽，不由一怔，心道「有飲自然不渴，有吃自然不餓」，這「好東西」到底是甚麼呢？他不禁為難地陪笑道：「這位小兄弟可否說得清楚一點呢？」

崑崙奴不耐煩的道：「這還不夠清楚？目下千百萬人衣不蔽禮、饑食同類，慘不堪言，但能『飲而不渴、吃而不餓』，便是能活命的好東西了！」

店小二仍待再問，李淳風目中精光一閃，連忙向店小二道：「小二哥祇管依小兄弟之言去辦，但有好酒、好菜、好吃的東西，各點三五樣便是。」

店小二雖仍不得要領，但李淳風如此吩咐，不敢有違，無奈答應一聲，置辦去了。

不一會，李淳風和崑崙奴的面前，便擺滿了「熊蹯虎掌、鷄跖狸唇、鴿卵鳳巢、猴腦豹胎、百果千珍、佳餚美酒」，果然是「好酒、好菜、好吃」的「好東西」。

崑崙奴凝注桌上的「好東西」，却如見怪物，神色詭異極了。

李淳風見狀，忙悄聲笑道：「小兄弟不是肚子餓了麼？為甚不痛飲大嚼呢？」

崑崙奴忽然微嘆口氣，喃喃的道：「富貴樓上酒肉臭，京郊城外餓殍骨！想起那惡鴉餓狠，撕吃饑民腸肚的慘狀，你以為人尚會感饑渴麼？果然是天下大亂的先兆啊！」

崑崙奴的話音極輕微，但李淳風內力極高，一字不漏的聽清楚，他不禁目中精光又一閃，欲說甚麼，但終又微笑道：「雖然如此，但小兄弟若不隨便吃點甚麼，便教吾心中不安啦！」

崑崙奴聞言亦笑了笑，目注桌上山珍海味、百菓千珍一眼，忽然伸出一根指頭，向盤上的饅頭一勾，雪白的大饅頭便呼地飛進他的口中去了。他一連勾指頭三次，三個大饅頭便已飛落腹中，然後拍拍肚皮，笑道：「此乃富貴樓，亦即富貴地，與我有緣無份，多留作甚？不如去也！」說罷便欲離座而去。

李淳風一聽，目中精光不由大熾，他至此已實在按捺不住了，焦切地悄聲問道：「小兄弟，請問是否可以告知你的姓氏呢？」

崑崙奴笑道：「我叫崑崙奴！有甚不可以告知？」

李淳風心中一動，又忙道：「為甚如此稱呼？」

崑崙奴道：「崑崙浩瀚，無限無極，無遠弗屆，其奧秘窮一生探索亦難盡頭，我甘願與之為奴，自然便叫崑崙奴啦！」

李淳風一聽，他心中的懷疑不由又被證實了三分，他更焦切的道：「那崑崙奴小兄弟，你的爹娘現在何處？可否相告爹娘的名號？」

崑崙奴道：「我爹爹叫李南生，娘親叫燕紅玉唄！」他忽地一頓，又道：「但爹娘歷盡滄桑，已不欲再問世事，歸隱人間，他們的去處也就不能相告啦！」

李淳風一聽，却也不再追問下去了，因為他便是那位在朝廷任「司天監」之職，在崑崙山口與李南生、燕紅玉夫婦有一面之緣，更判斷二人此行必蔭生一位絕世奇人——崑崙之子，當日飄忽而去的李兄弟——李淳風。

原來，李淳風正在裏面飲酒，忽聞外面有人吟頌那悲天憫人、替萬千饑民抱不平的話語，便十分留心外面的動靜。他後來忍不住出去一看，但見是一位「土頭土腦、土布粗衣」的呆小子的身周，竟透出

一圈白中雜紫的雲氣，李淳風亦精於天機相人之術，他自然知道此乃世人萬中無一的「靈光」，猶如佛家修練百載的高僧「佛光」，極為珍貴，非修練百載以上，難達如此境界，不料却在一位年僅弱冠的少年人身上透現出來！也難怪他不費吹灰之力便能以剛勁指力刻字。

當李淳風再聽到「崑崙奴」三字，以及他自稱爹娘的名號，他便再無半分疑惑，這少年郎必是李南生、燕紅玉夫婦，於崑崙山誕生的兒子了。

唯一尚令李淳風有懷疑的，是崑崙奴是否眞的配稱「崑崙之子」，因為他深知「天機、地脈皆以崑崙為母」，他若是「崑崙之子」，則自然精於「天機、地脈」之大奧秘，否則又怎配稱為「崑崙之子」？

但如何證實？却令李淳風甚感為難，他從崑崙奴的神態，已知他並不認識自己，甚至對他有所戒心，他若正面相試，崑崙奴必定不肯洩露自己的底細，這便很難判斷了！而李淳風刻下便有一個驚人的訊息，令他十分震驚，他急於求證確判。若眼前這「呆小子」眞的是「崑崙之子」，失去印證的良機，豈不遺恨千古？因此令李淳風十分為難。

李淳風沉吟之際，目光偶爾落在木桌上的水果盤，但見上面盛放了香蕉、蘋果、楊桃、李子等鮮艷水果。他目中一亮，他那「驚人訊息」竟與桌上的「水果」聯成一體，登時便有了個絕妙的主意試探。

＊ ＊ ＊

李淳風忽地向崑崙奴含笑道：「李兄弟，心有所觸胃必有所感，吃不下山珍海味，那是自然不過的。但李兄弟依吾觀之，必慣於素食，這滿桌水果，難道沒一樣引起興趣麼？」

崑崙奴向桌上的水果盤瞥了一眼，他於絕谷脫困，時日不長，於世間的千珍百果，認得的並不太多。但他腦海中忽地浮出一幅圖像，那是「天機國運圖」的第二幅，上面盤子盛放的二十一個水果，與眼前桌上的其中一種，形狀十分相似，他不由喃喃的冲口而出道：「我記得了！那圖上的水果，不正是這盤上的『李子』麼？但其餘三種却是甚麼？」

李淳風一聽，心中不由突突一跳，暗道：崑崙奴言下之意，與吾那「天機異兆——驚人訊息」，竟不謀而合其中一半，看來他果然大有來歷！李淳風心中忖念，便隨即微笑道：「不錯！上面的其中一種，果然是時值旺季的李子。而其餘三種，分別乃香蕉、楊桃、蘋果也，皆末季衰落之果，色、香、味與旺李子相較，均稍遜一截。李兄弟心中欲吃哪一種呢？」

崑崙奴的心神被李淳風勾引而浮，不由已彷彿返回那「天機谷」中去，他迷惑的喃喃道：「是啊！依圖中所示，李子有二十一個，而且時值其大旺之期，那是決計不能吃也吃不掉的了！香蕉其色黃，蘋果色紅，其色太艷，不合口味。倒是那楊桃綠中帶白，其味酸澀稍帶甜，又值衰落之期，吃與不吃均會消逝，既然如此，我還猶豫甚麼呢？」

崑崙奴話音未落，伸指向盤上的水果一勾，那「綠中帶白」的楊桃，便飛落到他手中。崑崙奴也不客氣，張口便咬了一口，一面咀嚼，一面若有所思。

李淳風見狀，心中又猛地一跳，他終於斷定，眼前這「土頭土腦、粗布土衣」的「呆小子」，其實大有來歷，他的學識及所掌握的「乾坤奧秘」，只怕連自己亦難望其項背呢！李淳風決計不肯放過眼前這千載良機，連忙追問道：「李兄弟，你所說的『圖上李子二十一個』，到底是甚圖案？又於何處見到呢？務請告知！」

崑崙奴一聽，却猛地清醒過來，他目注李淳風一眼，但見他臉色「青紅紫白」，閃忽不定，心中便微微冷笑，暗道：此人心性未定，正中有邪、邪中帶正，又身為當今楊姓朝廷的宮兒司天監，吾所知的天機奧秘，事涉當今朝廷未天來子，亦關乎天下黎民百姓的安危，怎可向你輕洩？嘿嘿，區區一頓酒菜，便欲套取如此大奧秘麼？他心念電轉，一旦確定主意，便決難令他改變了。

只見崑崙奴忽地呵呵一笑，伸手向桌上的水果盤一指，道：「這位姓李的大哥！你且細數一下，盤上的楊桃尚剩多少？李子又有多少個呢？」

李淳風聞言，目光不由霍地轉到桌上的水果盤，仔細的目數起來。他身旁的崑崙奴身形微微一晃，已如飛燕般從桌旁的窗口掠走了！他的身法之快，簡直匪夷所思。到李淳風猛地發覺，亦只能微歎口氣，因為他自知憑他的功力，根本難及崑崙奴的靈捷，要留住他，簡直如抓不着形跡的輕煙！他失望之際，耳中却又鑽入一縷頑童似的尖音道：「姓李的大哥！你若是此道中人，且依吾所說行事，一切自會明白了！若非此道中人，又或心術不正，知如不知，多知無益，多問甚麼？不如罷了！」那尖音戛然而止，崑崙奴的影踪亦如風消散了。

李淳風一聽，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因為他忽然憶起，當日他在崑崙山口，與李南生、燕紅玉夫

婦相遇時，自己在臨別之際，亦露了一手「百里傳音」這絕技；此時李南生、燕紅玉夫婦的兒子，却以「千里傳音」來回敬了！比之自己的功力猶大勝一截，不料短短的十六年間，人世中又添了一位絕世奇材——崑崙之子了！

李淳風心中又感觸又有點失望，但亦知決計無法在崑崙奴口中再套出甚麼，一切只好依靠自己的學識去判斷那令他十分困擾的驚人「天機異兆」……李淳風心中忖念，崑崙奴那「千里傳音」話語不由又在他耳際響起：「……盤上的楊桃尚剩多少？李子又有多少個呢？」

他的目光再度落在水果盤上，但見盤上的楊桃只剩下三個，其中一個更被崑崙奴的指氣削去一邊，而那李子却完好未動，依然是原來的數目，恰好是二十一個，既不多也不少。

李淳風默默思忖，好一會，當他把桌上的水果盤與他獲悉不久的「天機異兆」連成一線時，眼神不由驀地一亮，一個清晰的推斷便浮上來了：「盤上的『楊桃』，即『楊逃』之意，當今皇帝不是姓『楊』嗎？那『楊桃』豈非暗示當今的皇帝即將出逃而亡之意麼？而『楊桃』剩下三個，其中一個已削其半，豈非二個半即尚剩二年半的國運嗎？不得了！果然與吾所窺天象異兆不謀而合……這崑崙奴果然神機妙算之極！」

李淳風轉念又暗道：「從那崑崙奴的口中，似乎已隱隱揭示，一幅甚麼『圖』上，有盤盛李子二十一個，與桌上的『李子』數目不謀而合，這又暗示甚麼？莫非此乃暗示『楊』之將敗，『李』之將興，而『李』姓日後將有二十一代帝皇國運麼？嘿嘿！這與吾所見『楊花敗李花開』之天象異兆，何其相似啊！看來天意已定，勢無可挽回矣，吾又將如何自處呢？」

「李司天！好雅興啊，竟於此單人獨酌！怎的不請我蕭某人陪飲一杯？」

李淳風心神激蕩之際，身前忽聞一聲低叫，聲音不緊不緩，不冷不熱，十分詭秘，他抬頭一看，不由微微一怔，暗道：此人怎的早不來遲不來，偏在此時出現吾之身旁？他難道一直暗中監視着我麼？

李淳風向這人微一欠身，無奈的道：「原來是蕭國師大人，大駕光臨，李某人豈敢獨酌？請，請坐。」

原來此人姓蕭名吉，精於八卦奇門、神算法術，極得當今朝廷隋煬帝楊廣的寵信，官拜三品大臣國師之位，朝中人人懼畏的蕭吉蕭國師大人。李淳風對蕭吉亦絕不敢輕視，因爲無論武功、玄術，蕭吉均不在他李淳風之下，甚或有過之而無不及。與蕭國師比較，李淳風對功名利祿並不熱衷，他崇尚的是「天機神算」這眞材實學，不屑於與朝中趨炎附勢的寵臣交往，甚至在當今隋煬帝楊廣面前，亦不卑不亢，時以理抗辯，不得隋煬帝的歡心。出任朝廷至今只是官居六品的「司天監」，比起蕭吉的炙手可熱，簡直是天壤之別。因此就憑官位的高下，李淳風亦不能不向蕭吉禮讓。

蕭吉竟然一反往日倨傲神氣，向李淳風拱手道：「呵呵，李司天不嫌棄，蕭某這便叨擾啦！」他坐下，與李淳風酌飲起來。

三杯落肚，蕭吉便忽然不經意的隨口一句道：「呵呵！李司天一人便點了滿桌酒菜，絕非獨酌！你請的貴客，怎的不辭而別呢？」

李淳風一聽，心中不由一凜，他已斷定，蕭吉早就抵臨此地，暗中監視他與崑崙奴的動靜，他此時突然現身相見，必定另有所圖……

李淳風微笑道：「呵呵！蕭國師好犀利的目力啊！實不相瞞，在下他鄉遇同宗之子，彼此既有同宗之誼，也就趁便相請一聚而已。但小兄弟忽有要事，已先行離去了！」

蕭吉微微冷笑道：「李司天！只怕是因『天機國運奧秘』之事吧？李司天身爲朝廷司天監，若有甚奧秘獲悉，爲甚不向皇上奏知？反而在此獨酌沉吟，難道李司天欲秘而不洩，隱瞞不奏嗎？哼哼！」

李淳風心中又一凜，暗道：這姓蕭的好厲害的目力，吾與崑崙奴的動靜，竟被他捕捉住了！但未知他到底窺探到哪一層呢？李淳風心念電轉，便呵呵一笑，道：「蕭國師何出此言？」

蕭吉微哼一聲，道：「目下天機大勢已生異動，李司天執掌司天監之職，相信決不會無動於衷吧？剛才吾但見李司天與那小子大談甚麼『楊桃、李子』之秘，其中隱含之秘，李司天必已參透，爲甚麼却秘而不宣呢？」

李淳風心中微微冷笑，暗道：姓蕭的果然奸滑，竟欲於吾面前印證他必已獲悉的「天機異兆」來了，更欲逼吾出面奏知皇帝，若皇帝一怒翻臉，降罪下來，我李淳風便成了他姓蕭的替死鬼了！李淳風心念電轉，於是便乾脆來個裝傻扮懵，呵呵笑道：「原來如此，倒教蕭大人見笑了！在下剛才不過是談論天下水果的優劣高下罷了！那香蕉、楊桃，既屬嶺南四大佳果，與荔枝齊名，必有其過人之處，那蘋果、李子，亦屬此地名果，亦必有其優點；故此兩相比較，試論其中的口味，如此而已，豈有他意？蕭大人

似乎太敏感了！」

蕭吉一聽，便知李淳風已決意隱而不洩，他臉色不由一沉，厲聲道：「李司天！皇上待你不薄，任你司天監之要職，你既食朝廷俸祿，難道不知爲皇上盡忠效力嗎？可知欺君之罪彌大如天！」

李淳風却不爲所動，依然從容的呵呵笑道：「蕭大人言重了！吾道中人，首重推敲實證，確然斷判，方可宣示；設若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便任意揣測忖會，誤國誤民，決非吾道之正旨也。而若因此而危及天下黎民百姓，方是千古不赦的彌天罪孽呢！尚請蕭大人明鑑。」

蕭吉心中一陣怒火，他按捺不住，便欲發作，但忽然又眼珠一轉，暗道：這姓李的神通本事不下於我，若公然反臉，被他搶佔先機，奏知皇上，佔吾頭功，反爲不美！便臉色一舒，亮出笑意，放緩口氣道：「不錯！不錯！吾差點瞧差了，李司天原來尚堅守切勿誤國誤民的吾道宗旨，可敬可佩啊！吾方才聽你與同宗小兄弟談論天下水果之秘，深感其眞知灼見，正欲與他一聚，未知李司天是否可未知他的去處呢？」

李淳風心中不由又一凜，暗道：這姓蕭的知悉崑崙奴乃吾李姓同宗，便死攫住不放，莫非他已察悉那「天機異兆」，欲行甚麼可怕圖謀嗎？若然如此，則天下勢必難逃一場慘酷浩劫矣！李淳風想到此點，不禁後悔自己不愼洩露了崑崙奴與他是同宗之秘，心道：莫說我不知道崑崙奴的去向，此子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如何知悉？就算眞的知悉，又怎能告知你這可怕的朝廷寵臣蕭國師！他心意已決，便呵呵笑道：「蕭大人見笑了，吾那同宗小侄，不過是弱冠娃兒，頑皮胡鬧而已，又怎值得蕭大人如此費神查訪呢？再說野娃兒自有野娃兒的去處，吾等成年人怎能知悉！不提也罷。」

李淳風說罷，便藉機告說自己欲返司天監府有事辦理，向蕭吉告辭。

蕭吉此時亦忽然不加阻撓，和顏悅色的與李淳風拱手謝別。

蕭吉離開富貴樓後，亦沒有返回他的「國師府」，而是逕直向皇城疾速而去。蕭吉有他自己的算計，他深知他目下的榮華富貴，皆是隋煬帝所賜，隋煬帝楊廣的興衰，亦即他蕭吉的興衰，他的運命已與楊廣聯成一體了。此若有關乎隋煬帝楊廣運命興衰的「天機兆」，他蕭吉又怎會坐視不理？

蕭吉雖已獲悉那可怕的「驚人異兆」，他數日來四出查探，目的便是進行印證，而司天監李淳風，便是他首要的偵查目標，因爲蕭吉亦深知李淳風的「天機絕學」絕不在他的蕭吉之下，既然他已獲悉那可怕的「天機異兆」，那便絕難逃過李淳風的眼目了。他一連數日，派人秘密監視李淳風的動靜，到今日他派出的探子終於回報，說李淳風在「富貴樓」正與一位「呆小子」飲酒密議，而且大談甚麼「楊桃、李子」等水果的奧秘。蕭吉接報，便親自趕來，不料他人尚在外面，忽覺眼前一花，一條輕靈如雲煙的影子，已一劃而過，眨眼便在遠處消失不見了。蕭吉進內時，便只見李淳風在裏面單飲獨酌，那「呆小子」已不見影踪了。

蕭吉不肯放棄，在李淳風面前旁敲側擊，因爲蕭吉雖對那「呆小子」驚鴻一瞥，但那猶勝閃電的身法，已令蕭吉驚駭不已，但感此人的武功之高，簡直已入仙靈一類的境界，若此人精於「天機玄學」，與李淳風聯手，那便將是他蕭吉的最可怕勁敵了！因此蕭吉非設法查探此人的來龍去脈不可。幸而亦被他套出一點口風，知此人原來是李淳風的同宗子侄輩，亦即此人姓「李」，而且此人深曉天機奧秘，將是一位十分可怕的潛在對手！

終於，蕭吉的主意打定了。那是一條搶佔先機，既護住隋煬帝楊廣的帝運，亦即保住他蕭吉自己的榮華富貴，又可趁機剷除對他威脅最大的潛在强敵，鬼神莫測、一箭三鵰的奇謀妙策。至於是否因此而煽起民世間、江湖中的腥風血雨，這便決非蕭吉所會顧及的了！此時，蕭吉便正急急的趕赴皇城宮中，向隋煬帝楊廣面奏，以便實施他這條「一箭三鵰」的驚天妙計。

* * *

隋煬帝楊廣自陰謀害兄弒父奪得帝位，高踞龍座已達十二年又六個月，他此時已抵四十七的晚年關口。

在位十二年又六個月中，隋煬帝楊廣果然不愧踐行了他最初的豪言壯語：「朕要享遍天下美女，享盡人間榮華富貴！」早已極盡奢華淫樂，把其父楊堅創下的江山和財富，揮霍摧殘殆盡了。

此際，他猶在後宮淫樂，這是楊廣，亦即皇后娘娘蕭氏的正宮寢殿。由於昨晚一夜荒淫，楊廣直到此時近午時分，仍在元龍高臥，至於皇帝的每日例行公事——早朝，楊廣早就置諸腦後很久了。寢宮中非常奇特，並排放了二張可容十人併臥的巨型龍床。正宮娘娘蕭后睡在一張龍床邊，她此時雖然已早醒了，但仍不敢起來，一絲不掛的光裸玉體，縮在鳳被下面，靜靜的一動不動，祇有眼線不時向另一龍床瞟一下，神色十分複雜，哀、怨、

酷、惶、驚、恐六味俱全。

另一張巨型龍床上，場面更為艷異詭秘。一幅龐大的龍鳳錦被下面，併列排了七具人體，正中的是隋煬帝楊廣，左右各三是六位高麗國擄來的美女，昨晚便是由這六位高麗國的美女「侍寢」，接受隋煬帝楊廣的「寵幸」，正宮娘娘蕭后則負責「臨場指導」，事畢之後，蕭后便自動「退位」，返回另一張龍床上去，以免有損皇帝的「雨露天恩」。也許是昨晚的「皇恩雨露」太「浩蕩」了，因此直到此時近午時分，隋煬帝與六位高麗國美女，尚在夢鄉沉睡。

蕭吉恰於此際趕抵正宮娘娘蕭后的寢宮門外。近午時分，陽光正中照下，宏華的宮殿一派金碧輝煌。

蕭吉遠遠凝望，心中便不由一動，暗道：隋宮恰值最金光燦爛之時，吾恰於此際趕至莫非預兆吾尚可保住大隋皇帝之榮華富貴麼……他心中興奮，不由加快了腳步。蕭吉抵正宮殿門前，却立刻被宮內侍御史即皇帝身邊的太監總管，阻擋住去路，連聲道：「蕭國師且慢，此時不宜內進也！」

蕭吉不太高興，微哼一聲道：「吾有皇上御賜謁皇金牌，隨時皆可謁見皇上，你敢阻吾去路嗎？」

侍御史亦知蕭吉極得隋煬帝楊廣的寵信，平日祇要是他求見，無不召入，宮中太監亦從不敢阻攔。但此時他却不敢疏忽大意，連忙向蕭吉陪笑道：「蕭國師請稍安毋躁！事因皇上尚在酣睡，不敢打擾，務請蕭國師稍待片刻！」

不料就在此時，一名皇帝身邊貼身侍寢小太監匆忙奔出，對侍御史低聲急道：「皇上有旨，速傳國師蕭吉進宮參見，快！快！皇上似十分驚惶呢！」

蕭吉功力甚高，小太監的話，竟被他一一聽清，他不由自負的大笑道：「如何？看你尚敢阻攔吾進宮麼！」話音未落，他已大步向宮內走去了。

原來隋煬帝楊廣，昨晚臨幸正宮蕭后娘娘的寢宮。蕭后為討楊廣的歡心，特意把六名高麗國擄來的美女，先私下教授「侍寢秘法」，安排入宿正宮，以便取悅楊廣的淫慾怪趣。

隋帝楊廣進了蕭后的寢宮，蕭后摒退宮女、太監出外，玉手輕輕一拍，立刻便有六位身上一絲不掛的絕世美女，艷體搖曳，漫舞而近，把隋煬帝拱雲托月地捧上巨型大龍床去，楊廣大樂，不想冷落了蕭后，便令她亦脫解「鳳衣」，同上大龍床作樂。

這一夜也許是太瘋狂了，因此隋煬帝直到日上三竿，仍在酣睡。忽然，他驚惶的大叫一聲，猛地坐起，掀掉了大龍鳳錦被，那六位赤身裸體的高麗國美女，羞怯驚恐的縮作一團，楊廣也無心去理會，一疊連聲叫道：「快！快傳朕旨意！召國師蕭吉入宮見朕！」

很快，蕭吉便進入偏殿見駕來了。他但見隋煬帝楊廣一幅失魂落魄的模樣，也不敢詢問，先向他跪拜請安。

隋煬帝楊廣也不待蕭吉拜畢，便猛地向他招手道：「此處並非廷上，國師不必行此大禮，快近前來，朕有事詢問！」蕭吉一聽，連忙一躍而起，雙腳一滑，便挨到隋煬帝的近旁，輕聲道：「皇上向臣打聽甚麼？」

隋煬帝楊廣心猶有餘悸，他長長的吐了口氣，才勉强按捺住心中的驚惶，也不管帝皇應有的威儀，伸手一按胸口，失聲道：「國師啊！那夢境可把朕嚇煞了！」

蕭吉忙道：「皇上，是甚夢境？能告知臣麼？」

隋煬帝楊廣又吐了口氣，猶帶驚惶的道：「朕於酣睡中，忽覺獨立站於城樓上，向四處眺望，見江山輝煌燦爛，皆於朕腳下生彩，正大感歡悅。不料就在此時，朕但聽城樓上空傳下一聲刺人心魄的嘯鳴，抬眼一看，便見到一幅十分可怕的怪象……」楊廣說至此處，不禁倒抽了口冷氣，似乎他直到此刻仍心有餘懼。

蕭吉見狀，忙道：「皇上，是甚怪象？且說出來，侍臣替皇上參詳。」

隋煬帝楊廣抽了口冷氣，道：「朕見城樓之上，忽地長出二棵大樹，樹上結果累累，不知其數。朕正驚疑間，樹上之果，忽然射出無數股水箭，落到城樓上面，眨眼便滙成一股澎湃洪流，不可抵擋！朕根本無法走避，便被這股可怕的洪流衝捲而去！朕身漂如浮，懸於虛空，下面是大好錦綉河山，自忖這一跌下，必粉身碎骨，朕嚇得大叫而起，便清醒過來了！雖然是夢境，但十分眞切，如今猶歷歷如臨其境，當眞十分可怕！你快替朕參詳透徹，此夢到底是甚警兆？不得有半點虛言！」

蕭吉一聽，心中不由突突一跳，暗道：皇上的夢境，不料與吾所窺之「天象異兆」如此相似！由此足證，隋朝國運，的確面臨一場可怕的「天機逆變」了！轉念又暗道：吾之運命與楊氏朝廷已聯成一體，彼衰則吾衰，彼榮則吾榮，我蕭吉又怎可輕視不理？嘿嘿，為求達到目的也要不擇手段，看來祇得吾拚將遭受天譴，亦要將此天機大勢逆轉了！

蕭吉心念電轉，主意已決。他忽地微嘆口氣，道：「皇上，此夢果然非同小可，乃天機之一大警兆！」

隋煬帝楊廣大驚道：「是甚警兆？蕭國師快告朕知！」

蕭吉道：「水淹城樓，乃都城遭兇危之象；而兇危之源，便是城樓上的二棵大樹之無數結果也！若不加消弭，則祇恐國運將變矣！」

隋煬帝楊廣十分寵信蕭吉，自然十分信任他的天機神算本領，他一聽便不由驚惶，手足無措，厲聲道：「既是先兆，國師有何妙法加以消弭？又如何消弭！」

蕭吉微微一笑，從容的道：「皇上勿憂，臣已有計策應付。先兆既源於城樓二棵大樹所結之果，兇器是『洪水』，那便須從這兩點上推算。樹乃木也，樹上之果，亦即『木之子』也，而『木』上『子』下，不正是一個『李』字麼？由此推知，兇兆之源，乃李姓之人也。又其兇器乃『洪水』，即其名號必帶『水旁』。皇上之夢，已足證無疑也。而且臣於數日前，亦曾窺悉天象異兆，與皇上所夢之意，竟不謀而合……」

楊廣聽得連連點頭，十分入神，此時見蕭吉一頓，欲言又止，不由急道：「是甚天象異兆，快奏朕知！」

蕭吉沉吟道：「臣夜觀天象，但見慧星起於都城之東，頭部直犯帝都，腹部枕於華岳，腳則踏東面一參天巨樹之巔；樹乃『木』之象也，按五行之數，本朝屬『土』，而『木能尅土』，皆屬不利於本朝之天象異兆！臣經仔細考證，已有決斷，正欲面奏皇上知悉。」

隋煬帝一聽，不由勃然大怒道：「木之子果然乃『李』姓之人，國師所見慧星起於樹巔，犯朕帝都，可知亦與『木』有關，亦即與『李』姓之人有莫大干係！難怪朕曾聽聞，民間有『楊花敗李花開』之歌謠矣！哼哼，朕之江山豈容李姓之人輕易動搖！卿有何妙策應之？」

蕭吉也不明說，祇微笑道：「皇上聖明，當知天機大勢雖已演變，但亦可以『彼消此長』之妙法消弭禍患啊！」

蕭吉的暗示已明白不過了，隋煬帝楊廣沉迷酒色之餘偶爾清醒，却十分聰明，他此時被那可怕夢兆嚇醒，蕭吉的暗示，他便立刻心動了。祇見他微哼一聲道：「朕明白了！朕即下旨，把天下凡姓李之人，一律處死！哼哼，朕且看他『李花』如何『開花結果』！蕭國師，這大可稱為『彼消此長』了吧？」

蕭吉一聽，却不由暗暗叫苦，心道：這皇帝果然心狠手辣，比吾之計策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李」乃天下五大姓之一，殺盡天下李姓之人，涉及其數祇怕不下百萬之眾，而其中的「禍根」却僅祇數人，要百萬之眾給一人陪葬，這連吾亦決不敢為也！蕭吉倒並非悲天憫人，而是他既精通天機玄學之道，自然知道「血煞逆天」的勢格，百萬人的「血煞之火」，祇怕他尚未以「人謀」去替大隋國運「逆轉天機」，而大隋朝廷便被「血煞之火」燒毀殆盡矣！

蕭吉不由苦笑道：「皇上，陳、李、張、黃、何，乃天下五大姓也，其一姓人數足達百萬之眾，若殺戮以絕，則恐怕血煞之氣太重，對皇上的根基國運反為不美也。」

隋煬帝楊廣自認是惜玉憐花之人，他一聽便笑道：「朕乃一國之君，天下人皆朕之奴僕，殺數百萬人以穩朕之根基，有甚要緊？但國師既有血煞之氣不利於朕之說，朕便格外施恩，料李姓中人，祇有男性有作反之能，女子乃花玉之體，朕素惜而憐之，不忍殺戮，不加赦免李姓之女子吧！但凡屬李姓男子，須一律處死，以除後患！朕如此處置，總算格外施仁了吧？」

蕭吉見隋煬帝如此狠絕，決要殺絕天下李姓之男子，雖然對李姓女子加以赦免，但男子不在，女子焉存？除了極少數充為官奴宮婢外，多半亦難逃一死。他不由微微一怔，心道：就算如此，其所激發的「血煞之氣」，亦足動搖大隋朝廷的根基矣！蕭吉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為了保住自己的榮華富貴，便勢必要力挽狂瀾、逆反天機，以保住大隋朝廷，以及保住這沉迷酒色的皇帝運命！蕭吉心念電轉，終於決然的打定了主意。

祇見他忽然向隋煬帝楊廣跪拜道：「皇上，此事請由臣單獨處置，臣自會把握其中的分寸矣，一切決不會令皇上失望便是！」

隋煬帝楊廣一聽，大喜道：「好，好極了！有國師替朕辦事，朕便高枕無憂了！朕這便賜你上方寶劍，調動朝廷兵馬，人力物力，概由你方便行事罷了！」

蕭吉等的便是楊廣的這話兒，他又知楊廣多疑善變，便連忙叩謝道：「是！臣蕭吉遵命！臣不欲此事外洩，請皇上就便賜劍，方便臣秘密行事。」

楊廣心中正餘悸未消，聽蕭吉如此奏請，果然毫不猶豫，立刻着侍御史取來「上方寶劍」，即席賜於蕭吉，並下旨道：「朕再秘密下旨各府州縣，見上方寶劍如見朕，任國師先斬後奏，全權處置！望國師莫負朕之厚望，速速辦妥此事，朕便安心無憂矣！」

蕭吉拜辭隋煬帝，出宮而去。他身懷皇帝御賜的「上方寶劍」，除了皇帝本人外，朝中大臣皆可「先

斬後奏」，簡直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手操的生殺大權，甚至連當朝宰相大臣亦畏其三分了。蕭吉心中十分得意，暗道：有皇帝的「密旨」，更有這件御賜「寶貝」，朝廷兵馬、猛將高手，任吾調遣，天下各府州縣亦俯首聽令，如皇帝駕臨，呵呵，還愁吾之一箭三鵰大計不成麼！蕭吉十分得意，趕着去朝廷兵部揀選他所需的猛將高手去了。

隋煬帝眼見有蕭吉爲他的江山國運分憂，心中這才寬慰了一點。他返回皇后正宮，見蕭后正對鏡梳妝，銅鏡中反射出蕭后美艷絕倫的花容，令人目視而心旌搖。楊廣面對如此絕色美人，猛地又憶起昨晚的可怕夢境，不由伸手摸着頭，喃喃的嘆道：「好頭！好頭！但不知他日誰將此好頭割去呢？」

蕭后原是后梁明帝蕭巋的女兒，天生麗質，艷絕人寰，初嫁楊廣爲王妃，楊廣篡位爲帝，蕭后便貴封爲皇后。她此時雖已年近四十，但風姿猶勝二八佳人，她爲了保住自己的皇后地位，不得不拚命討楊廣的歡心，爲他的淫慾出謀獻策。楊廣也投桃報李，一直不肯冷落了蕭后。此時，楊廣歎息着，他的手也不規矩起來，從後面一抄，伸入了蕭后豐盈的胸腹間。

蕭后聽楊廣歎氣，本已搜索枯腸，欲逗他開懷，此時見楊廣淫興大發，便連忙含笑道：「皇上，妾自知齒朽貌殘，不敢有勞皇上施恩。妾且引領皇上到迷樓一遊，必可令皇上舒懷解憂。」

楊廣大喜道：「皇后眞知朕心意啊！事不宜遲，便請皇后引路吧！」

＊　＊　＊

原來隋煬中的這座「迷樓」，是蕭后別出心裁出的主意，她先令巧匠項昇畫好圖樣，再由她審改，最後交由項昇督建，建成之日，項昇亦因此而被封爲工部侍郎，即在朝中負責營建宮室的大臣。蕭后又把十數美人，分配入住迷樓，再選民間童女三千，入迷樓充作宮女，至此，迷樓這才色藝兼備，迷樓落成是數日前的事，隋煬帝楊廣亦尚未來得及遊賞，因此蕭后提議，立刻便令楊廣心搖魂蕩了。

當下蕭后親自導引，進入迷樓的范圍。隋煬帝楊廣遠遠望去，但見樓閣參差，軒窗掩映，有的斜露幾曲朱欄，有的微窺見一帶繡幕，珠光玉色，與日月爭輝。

楊廣不由神往道：「單看外表，便覺其光怪陸離，果然是匠心獨運，十分精彩！」

蕭后笑道：「早哩！皇上所見的僅是外表而已，待會皇上便有『不識迷樓眞面目，只因身在迷樓中』之慨啦。」

蕭后引導楊廣，進入門內，逐層遊賞，當中一座正殿，畫棟雕樑，十分華麗；上到樓上，只見幽房秘室，錯雜相間，令人目不暇給；眞是萬折千迴，前遮後映，步步引入勝景，令人匪夷所思，又見玉欄朱楯，互相連接，重門複戶，巧合迴環；明看是前軒，幾下轉彎，却在後院；身在外廊，稍微環繞，已在房內，這兒是金龍繞棟，那邊是玉獸衞門；這裏是鎖寓銜月，那處是珠屛迎風。

隋煬帝東張西望，直弄得目眩神迷，已不知身在何處，不由歎道：「皇后心思，巧奪天工！想那仙人洞府，也不外如是罷了！」

蕭后笑道：「皇上，尚有幽秘房室，皇上尚未遊賞。」隋煬帝大喜道：「如此，請愛卿快引朕前去！」

蕭后在前引路，左一穿，右一轉，果見更爲奇特的秘處，行到後來，似是山窮水盡，不知如何一曲，又露出一條狹路，從狹路走過去，便豁然開朗，又有幾間瓊室瑤階，眞箇是柳暗花明別有洞天。

隋煬帝大喜道：「此樓曲折迷奇，不但世人至此，沉迷不知路徑，就算神仙至此，只怕亦被它所迷也！果然不愧爲迷樓之名！」

蕭后神秘的笑道：「如此仙景，若缺仙女，皇上是否心有所憾呢？」

隋煬帝呵呵笑道：「皇后眞乃朕知心人也！快引朕前去與仙女相見！」

蕭后道：「臣妾早已爲皇上安排妥當啦！」

原來蕭后特地在迷樓上面，設了四大營帳，逐帳賜名，第一帳叫「散春愁」，第二帳叫「醉忘歸」，第三帳叫「夜酣香」，第四帳叫「延秋月」。取其春夏秋冬、白天黑夜皆可歡樂之意。每一帳中設美女數十，皆美艷絕倫的人間仙女。

隋煬帝楊廣先進入第一帳「散春愁」，他立刻眼神一亮，心中的餘悸遺愁，立刻便煙消雲散了，原來帳內「仙女」數十，一律以薄紗爲衣，薄紗透體，玉體玲瓏浮凸，仙香玉體，盡收眼底。衆裸仙玉女，或坐或臥，或歌或舞，妙樂仙音，繚於耳際，隋煬帝神搖魂蕩，早已按捺不住，一手拽了蕭后，便撲入「裸仙玉女」羣中，瘋狂的淫樂起來，簡直不知人間何世。

隋煬帝楊廣，狂歡之餘，又感每日上落迷樓，十分費力，便令人爲他設計一個代步器具。項昇命人苦思構造，終向楊廣獻上一車，下面架着雙輪，左右暗藏機關，可上可下，登樓入閣，如行平地，更妙的是若把處女置於車上，機關發

動，處女四肢即被鎖住，仰身而臥，雙腿分開，任楊廣爲所欲爲，肆意「寵幸」。隋煬帝特別喜歡「寵幸」處女，有了此車，眞如虎添翼，狂態畢呈，他大喜之下，竟下旨封此車爲「任意王車」，竟即可供他爲所欲爲。又由於此車的身份是「王」，因此丞相大臣見了，必須跪拜行禮。

自此之後，隋煬帝便長時在迷樓中渡日，朝中的所有政務，均交由他的奸佞之臣，如丞相裴矩、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等人肆意妄爲，他自己則樂得每日醉迷。

一天，隋煬帝與蕭后一道，進入迷樓一座中的秘室。到了門外，早有宮女引導幾位美人前來跪接。楊廣與蕭后走進去，却見有兩位絕色美人正在下棋，一個神情恬淡，一位嬌嬌憨笑。見隋煬帝和皇后駕臨，連忙離座叩拜。

楊廣見二人甚爲面生，又別有風韻，心中不由大喜，問了姓氏，原來神情恬淡的美人姓趙，嬌嬌憨笑的美人姓錢。楊廣的棋藝不差，一見便心癢了，要趙美人陪他即席下棋。

楊廣見趙美人佈局平平無奇，並不以爲意，隨手下子，並未加深思，還不時轉身與憨笑連連的錢美人調笑，錢美人一面憨態可掬，一面撫弄懷中的寵物波斯貓兒。

棋入中局，楊廣這才猛地發現趙氏原來故佈陷阱，自己的局勢不妙，不得不竭盡神思，趁對方偶爾疏忽，挽回劣勢，打成和局。

楊廣不服氣，與趙氏續下第二盤，這一局楊廣全神貫注，深思一番才下一子，但不料趙氏的棋藝也非同小可，不久就把楊廣置於絕境了。

楊廣的眉頭緊皺，他素以自己的聰明才智自負，若此時敗在一位美人手下，他便覺得深受傷害，說不定會翻臉無情，甚至尋機殺人了。

蕭后深知楊廣的脾性，她唯恐惹怒了這位陰狠無常的君皇，便連忙向撫弄波斯貓的錢美人打了個眼色，一面又故意逗笑道：「皇上頻頻目視趙美人，趙美人的力氣眞大哩！」

楊廣不由抬頭道：「皇后，何以見得？」

蕭后笑道：「若非趙美人有力氣，怎能引得天龍頻抬龍頭呢？」說罷先就大笑。

衆宮女美人亦大笑，錢美人更笑得前仰後合，懷中的波斯貓突然跳出，跳上棋盤，把棋局弄亂了。

蕭后連忙笑道：「可惜一場龍鳳之鬥，却被假虎殺亂了！」

楊廣正沒處下台，一聽便大喜道：「皇后之言美哉！美人亦不愧女中棋手也！」

他下旨重賞趙、錢兩美人，又把二人召到自己的身前，一左一右抱住了，便不規矩起來。

蕭后見狀，便對楊廣道：「趙美人十七歲了，兩年前進宮，皇上寵幸過一次，錢美人十五歲，剛進宮一月，尚是完璧處子，皇上可要溫柔待之啊！」說罷，蕭后便欲離去。

楊廣笑道：「皇后且慢，有妳在旁，增添無限樂趣，何不留下來，與朕一龍三鳳快活呢？」

蕭后笑道：「妾身已沐龍恩雨露多年，不敢再耗龍體元神了！待臣妾四處巡察，好教皇上安寢無憂吧！」

楊廣一聽，亦不再挽留，笑道：「賢哉吾后！眞知吾心也！」

趙、錢兩美人送蕭后出去，返回時，楊廣已寬去外衣，把趙美人拖入懷中，坐於膝上，肆意撫弄起來，把趙美人弄得嬌吟連連，俏眼也睜不開了，接着又把錢美人拉過來，坐於右膝，左右伸手，把兩位美人弄得嬌喘連聲。

趙美人事先已得蕭后吩咐，說楊廣喜歡完璧處子，她十分知機，先從楊廣的懷中溜下來，把錢美人的衣飾脫光，送入帳中。然後再替楊廣寬衣，扶上龍床。趙美人自己也脫光衣服，鑽入帳中，替楊廣和錢美人推波助興。楊廣但感暢快無比，快活猶勝天上神仙。

此時，蕭后留在外面，率宮女、侍衞四處巡察，唯恐驚擾了楊廣的興致。

蕭后率宮女、侍衞一路巡查，迷樓四周一片寧靜，只有地上的明珠光華，與上空的朗月相互輝映。

蕭后心中稍寬，但另一種酸溜溜的味道却襲上心頭，她明知夫君此刻與兩位美人恣意淫樂，快活如仙，但她這位皇后，却要替夫君把門守夜，爲的是怕驚擾了夫君與別的女子歡樂的興致！哎，哀家這個皇后當得也算委屈婉轉的了！蕭后心中，不由幽幽的微歎了一聲。

就在此時，蕭后忽感眼前灰光一閃，似有一物形如靈貓掠過，她十分驚疑，連忙揉了揉眼睛，細看時却甚麼也見不到了，迷樓四周的亭台樓閣，依然一片迷幻寧靜。

蕭后心中十分驚慌，她深知那掠過的灰光，決非靈貓，因爲靈貓的身影決沒有灰光一般的狹長，因此與其說是貓兒，不如說是人的身影更爲貼切，但這樣下來，却更令人驚駭，因爲人畢竟是人，怎會有此如仙如鬼幻的身法？莫非是鬼物作祟嗎？

想到此點，蕭后不由一陣顫抖，因爲近日朝野發生的怪事實在

太多了，蕭后的胞弟身居國舅身份，朝野內外發生的事，蕭后亦獲悉不少。

長安城脚，渭水河中，有童聲尖銳，叫個不停：「……白綾……白綾……」官府派人下水搜索，但見水中現出一個三尺孩童，竟然無頭而立，那叫聲竟是從他的肚臍中發出來的！欲把他捉住，却只見他一晃，化作一幅形如白綾布似的東西，如白浪翻滾而去。

京師城都，驪山林中，有萬鳥齊集，鼓翼撫胸，鳴聲震天，道：「降新帝……降新帝……」

京都城郊，城牆數處忽然無端崩塌，城中有井噴出紅霧瀰天，泥地呈血紅而黑毛生於上面，颶風驟起，獨把城中的「朱雀門」拔掉而去，有人見一尾青色之龍，潛出城東門，夜遁而去。

深宮禁苑也絕不寧靜，隋煬帝楊廣一天夜裏，突見漫山遍野的白衣人把他團團纏住，無法脫身。又一夜，楊廣夜中出宮，突見一頭巨鼠在他身前竄過，忽然一道白光從天而降，把巨鼠劈爲兩截，巨鼠身首異處，各自跳躍而逃……有一次隋煬帝楊廣，與蕭后飲酒時，杯中美酒，忽然化作濃濃的鮮血！爲此，楊廣下旨把宮女殺了近百人，但怪事依然頻頻不息。

這一切，均牢牢纏繞於蕭后的腦際，無論如何揮之不去。此時她忽地意識怪事又可能發生，驚擾了楊廣的「好夢」，又不知要殺多少人頭了！蕭后雖然極力討好楊廣的歡心，但她心性倒也和平，她既從未殺過宮中任何一人，也曾在楊廣的盛怒中救回不少美人妃嬪的生命。

蕭后心中念轉，便連忙吩咐她身邊的宮中侍衛道：「汝等速去皇上寢息之樓，四面把守，不許驚擾皇上，更不準把此怪兆洩漏出去！否則必惹皇上大動殺機矣，汝等快去吧！」

她身邊的宮中侍衛一聽，均暗暗感激蕭后的用心，她如此安排，正是爲了保住彼等的人頭呢。不然若被楊廣知悉，首先殺的，必定是這一班宮中侍衛，因爲楊廣對女子偶爾尚有「惜玉憐香」之心，但對男子却決殺而毫不手軟。護國公楊素，親手把楊廣扶上帝位，但因阻撓楊廣的淫亂，亦被楊廣痛恨，在楊素死後，恨恨的咒罵若非楊素早死，他便要滅楊素九族呢！因此衆侍衛一聽，便連忙向蕭后拜謝，然後奔向楊廣正淫樂之樓，四面嚴守住了。

蕭后身邊，只剩下四名弱質宮女。宮女慌道：「娘娘，把侍衛皆遣去保護皇上，萬一有險，娘娘如何是好呢？」

蕭后微微歎口氣，道：「哀家遇點兇險亦不要緊，只要能保住千百顆侍衛人頭，免增殺戮之事，哀家便心無所憾了！汝等既然畏怯，便隨哀家返寢樓歇息去吧……」

蕭后話音未落，耳際忽地鑽入一縷十分悅耳的聲音：「很好！身爲一國之后，尚能體察下人，力減昏君殺戮之禍……可惜螢末之光怎能衝破天機網羅？天機大勢，又豈能以人力挽回哉！」這聲音含意十分深刻，又來得十分奇特。

蕭后不由失聲叫道：「你……你到底是人是鬼？是仙是神？爲甚麼不肯現身，正面與哀家相見？只怕因此驚擾了皇上，徒增一場殺戮啊！」蕭后失聲叫時，耳際忽然又響起那聲音道：「欲知究竟，何不屛退左右？你非夭折之命，不必懼怕什麼。」

蕭后一聽，瞥一眼身邊的四名宮女，只見彼等神色未變，只是急欲返回寢樓，便知那「聲音」只有她一人聽得到了，心中不由已添了幾分驚奇。她想了想，果然向四名宮女擺一擺手，輕聲道：「哀家欲在此靜思，汝等先返寢樓歇息去吧！」

四名宮女一聽，雖不敢拋下蕭后單獨在此，但她令旨既下，且神態十分堅決，便不敢違逆，向蕭后拜辭道：「娘娘請小心保重，稍待即回，萬一有甚差池，奴婢擔待不起啊！」

蕭后含笑道：「汝等放心回樓去吧，哀家自會安然無恙。」

四名宮女無奈，只好先行離開，但也不敢眞的返寢樓歇息，走了百丈遠，便悄悄的停了下來，在一個亭閣上守候，以便萬一蕭后有甚兇險，及時傳報侍衛救應。四名宮女心中雖然驚恐，但這是關乎腦袋生命的職責，又怎敢有絲毫的疏忽。

發誓追尋　殘民眞兇

四名宮女剛離開不到二十丈遠，蕭后但感眼前一花，月夜之中，已落下一條灰色身影，與她相距不足三尺，這等如仙如幻的身法，連近在咫尺的蕭后亦無法事先覺察，相距已達二、三十丈的宮女，便更茫然不知身後事了。

蕭后凝神定睛一看，這才瞧清眼前的灰影，原來竟是一位年僅弱冠的大男娃兒，他身穿一套灰舊的土布粗衣，形如鄉間的窮家子弟，但眼睛却異常晶亮，竟可於黑暗中灼灼生光，再加上他那如仙如幻的身法，那直鑽耳際，只供她一人聽聞的「發音」，蕭后心中雖然驚駭，但却半點不敢輕視眼前這「窮家小子」！她連忙向這「窮家小子」欠一欠身，輕聲道：「小哥兒到底是

誰？是朝中大臣的公子少爺僞裝麼？又爲甚深夜入此迷樓禁地？知否這會引致一場慘酷的殺戮嗎？」

這「土布粗衣、眼睛晶亮」的「小哥兒」忽地淡淡一笑，道：「天機殺戮已起，又豈在乎吾是否引致？吾已知妳乃皇后身份，長伴當今帝王身邊，必目睹種種天機異兆，難道尚不明白其中的隱意麼？」

蕭后一聽，越發斷定這「小哥兒」的來歷不凡了，因爲她所知所睹的恐怖怪兆，早已令她日夜苦思，寢食難安了，她也來不及打探他的姓名來歷，急不及待的連忙道：「小哥兒原來身負神算絕技，可否替哀家測釋那等恐怖怪兆？例如爲甚京郊渭河，有無頭嬰孩，肚呼『白綾』，忽然又化『白綾波浪』，翻滾而去呢？」

「小哥兒」微一沉吟，即斷然的道：「無頭嬰孩，肚呼『白綾』又化『白綾』而去，此即預示主宰當今國運之人，日後必被白綾之物奪其生命也！」

蕭后一聽，不由大驚道：「那誰是主宰當今國運之人呢？尚請小哥兒見告，好令其有所防範。」

「小哥兒」不由呵呵笑道：「天機大勢已在演行，又豈是人謀所能逆轉？皇后娘娘也未免太天眞了。」

蕭后心性柔和，見「小哥兒」不肯相告，便不敢勉强，轉而又問道：「那京效城外，驪山林中，有萬鳥齊鳴：降新帝！降新帝！又是什麼意思？莫非是當今聖上，快傳位於當今太子之兆麼？」

太子楊昭，是蕭后與楊廣所生的長子，此時已立爲太子多年，蕭后因此亟望己子早日繼位。

不料「小哥兒」一聽，又呵呵笑道：「舊的不去，新的何降，此乃新舊交替之先兆，皇后又何必多問哉！」

蕭后心中突然一跳，雖已感「天兆」不妙，但又不敢索問下去，無奈又道：「那小哥兒啊，京城中城牆無故自塌，有井冒紅霧，颶風拔掉『朱雀門』，青色之龍潛出城外，夜遁而去，這些又是什麼朕兆呢？」

「小哥兒」一聽，目中精光强烈閃灼，似在思忖什麼，然後才斷然地道：「朱雀乃主南方，朱雀門被颶風所拔，亦即當今國運因南方之事而招衰敗，青龍主東方，青龍遁出京城，則預兆當今國運氣數已盡，且已移往東方而去也，皇后日後細思自會明白。」

蕭后自幼博覽羣書，自然知道天象有「南宮朱雀、東宮青龍」之佈，她因此心中已若有所悟，只是不敢亦不願過份索明白罷了。她不由微嘆口氣，又無奈的道：「小哥兒原來精於天機奇學，令人佩服。但宮中怪兆，如皇上曾目睹巨鼠被閃電擊爲身首異處，哀家與皇上所飲之酒，忽然化作鮮紅血水，此乃哀家親眼目睹，決無差錯！這，這又預兆什麼呢？」

「小哥兒」一聽，視線驀地一抬，目中精光灼灼，轉向靜謐穹蒼，凝視片刻，忽然微嘆口氣，似向蕭后示警，又似自言自語的道：「若有所見，必有所隱喻，亦必有因！今日所見之物，乃他日所歷之結果也，荼毒天下，令百姓競相自食同類，鳥啄人腸，銜掛枯枝，此情此景，人神共怒，杯中美酒，化爲血水，豈非暗喻，目下手握百姓黎民生死之人，所喝所飲，皆天下蒼生鮮血嗎？」

蕭后心中如遭電殛，她不由身一抖。因爲她自然明白「小哥兒」言中的可怕含意，蕭后心中掙扎了好一會，才失聲的喃喃道：「天啊！當今聖上或有失德之處，但他畢竟身屬楊氏皇族血脈，難道其祖宗龍氣，亦不能替他擋煞，護其根基麼？他好歹也是眞命天子啊！這一切難道不可以人謀逆轉嗎？」

「小哥兒」此時並沒答話，蕭后言中之意，似已引起他的心思。他默默沉思了一會，才忽地微笑道：「不錯！不錯！父子同屬一脈，其祖宗地脈亦屬同源，爲甚其父如此精明强幹，其子却如此腐敗昏淫呢？其中必隱伏莫大玄機奧秘，我又豈能錯失此印證良機啊！去！去！去！且去探索吧！」

蕭后一聽，心中一動，希望油然而生，她不惜紆尊降貴，向這「土布粗衣、窮家子弟」的小哥兒欠身爲禮，求道：「小哥兒，哀家有事相求，尚請答允，事成之日，哀家必然榮華富貴相贈。」

「小哥兒」一聽，淡然一笑道：「皇后有何事求我？」

蕭后忙道：「據小哥兒剛才所斷，哀家懷疑，當今聖上的祖宗地脈，其風水必有甚不妥，因此才令聖上與高祖性格、處政如此迥異，哀家請小哥兒代爲勘察皇陵，以改其弊，匡扶皇上回復淸明好麼？」

蕭后一頓，也不待「小哥兒」答應，便隨即道：「好教小哥兒知悉，當今聖上的祖陵座落於岐山，與周朝聖陵同出一脈，其父高祖皇帝之陵，則位於武功郡武功山也。皇陵戒備森嚴，等閒不得擅闖，若小哥兒答應代爲勘察匡正，哀家當替你向皇上求一聖旨，讓你自由出入，日後事成，亦必令小哥兒你享盡榮華富貴。」

「小哥兒」一聽，却不由呵呵大笑道：「呵呵，吾視榮華富貴如流水，眨眼逝去如斯，天下之大，吾何處不可往？何處不可去？深宮禁

苑、神幻迷樓，吾亦可來去自如，又豈會被區區皇陵所困阻也！探索皇陵地脈，其中所隱奧秘，乃吾之心願，非因皇后所求。」話音未落，「小哥兒」的身影一晃，已不知所踪。

蕭后急道：「那小哥兒——少俠欲求什麼，哀家無不答允！」

一縷十分好聽的聲音，如最初一般鑽入蕭后的耳際：「呵呵，吾之求啊，尚求什麼？乃尋出眞正的『惡鴉餓狠』，深宮禁苑一遊，吾已盡悟，尚求什麼？吾或有所求，乃求世間不再出現『鳥啄人腸、銜掛枯枝』的慘象罷了。」

蕭后一聽，知以榮華富貴誘此人爲朝廷效力已決計不能了，而且當今國運似乎亦屆劇變之期，自己既是朝廷的皇后，日後不知遭何命運，蕭后心中惴惴不安，急道：「然則哀家自問平生未沾一點血腥之氣，他日的運命又將如何結局呢？」

耳際的聲音又鑽入道：「皇后唇紅齒白髮烏，眼長眉秀指尖，且行緩正而不搖，神清而氣和，當非夭折之相，因此雖遇磨劫，尚可保長壽之命，但禍中福所伏，福中禍所倚，一切且小心在意吧！」

蕭后耳際的聲音戛然而止，再無半點聲息了。蕭后知道，「小哥兒」已遠去無踪，對他這種來去如仙的身手，她不禁駭然，暗道：假若此人心性奸惡，欲於深宮禁苑取人生命簡直易如反掌，天下之大，藏龍臥虎，不知隱伏多少高人異士呢，可惜皇上只寵信那等求榮獻媚阿諛奉承之輩，這天下才落得如此動蕩不靖，哎！看來這「小哥兒」所言不差，天運如此，吾亦唯有自求多福矣！自這一晚與那「小哥兒」偶爾相遇後，蕭后果然便開始暗暗爲自己安排退路，例如她極力慫恿隋煬帝楊廣，把她的親生女兒義成公主，嫁入突厥的疾畢可汗爲妻，爲自己日後伏下一處歸宿。這是後話，下文自有述及。

就在蕭后怔怔地返回她的寢樓時，那「小哥兒」却已如風飄逸，身法十分靈幻地越出深宮禁地迷樓而去，他剛穿出一座迴廊，正要掠進一座柳林，柳林後面，便是皇宮的御花園，御花園後面不遠，便是脫離皇城範圍的長安城民居地了。

就在此時，濃密的柳林陰影中，突地並排射出四人，快如閃電光劃，於半空中四條身影又驟分四方，把「小哥兒」圍困於核心中了。這幾下動作，雖不及「小哥兒」的靈幻，但速度却絕對不相伯仲，因此「小哥兒」尚未來得及有所反應，便被四條身影牢牢的堵住去路。

「嘿嘿！姓李的小子，你以爲深宮禁地，眞的可以容你來去自如嗎？你未免把朝廷皇宮的禁衞瞧輕了，哼！」把「小哥兒」正面的身影，陰惻惻的冷笑一聲道。

「小哥兒」也沒什麼驚惶的表示，只是微感奇怪的笑道：「噢！這位大哥，你怎知我是姓李的小子？」

那陰惻惻冷笑的「大哥」道：「哼！吾自然知道，不但如此，吾尚知你叫『李崑崙』，另名『崑崙奴』呢！嘿嘿嘿，小子，你又知吾是誰？」

「小哥兒」原來果然是不知天高地厚，爲追索眞正的吃人「惡鴉餓狠」，竟孤身獨闖皇宮禁地的李崑崙——崑崙奴。只見崑崙奴也不否認，反而笑道：「這位大哥說話怎的老是『哼哼嘿嘿』？我知古時商紂王有二位助虐的大將，叫『哼哈二將』，却從未聽說當世有皇帝老子的『哼嘿幫兇』啊！你到底是誰？」

「陰惻惻冷笑的大哥」並不知崑崙奴毫無機心，他所說的，不過是他娘親燕紅玉傳授的歷史掌故，因與眼前之人之事十分相似，便坦然道出而已。因此不由心中一陣羞怒，殺機亦陡熾，冷笑一聲道：「你這小子，簡直不知死活，在吾面前以這等語氣說話之人，早已不存在了，吾便是當朝國師蕭吉是也，好教小子你死得瞑目。」原來他便是極受隋煬帝寵信的國師蕭吉大人。

蕭吉奉隋煬帝之命，手捧御賜上方寶劍，負責剷除威脅楊廣江山的「李姓隱患」。他十分工於心計，深知江湖中藏龍臥虎，高人衆多，例如他曾驚鴻一瞥的「姓李小子——崑崙奴」，其功力便絕不在他蕭吉之下，憑他一人之力，甚至統領官兵，亦決計難於應付。因此便於朝廷禁軍中物色高手，終於被他尋出三人，表面上是禁軍的小頭目，實際上却是江湖中人聞名膽喪的殺手之王，在崑崙奴後面的一位叫「乾天筆」，與左面的一位「坤地杖」是孿生兄弟，均以殺人兵器爲號，其眞實姓名倒隱去了。二人不知爲了什麼，竟委身朝廷禁軍，甘心作一名小頭目，平日也絕不聲張，因此兩人的功力誰也沒有發覺。而堵住崑崙奴右面去路的中年秀士，却是蕭吉的同門師弟，叫余法善，功力不下於蕭吉，被蕭吉以「高官厚祿、榮華富貴」打動，出山助他一臂之力。

蕭吉有此三人爲助，簡直如虎添翼，當世任何一位高手，亦不在他的眼內了，就連蕭吉素來畏忌三分的司天監李淳風，亦再無半點忌憚，反而急欲除之而後快，因爲李淳風對蕭吉的「富貴地位」威脅太大了，但對於蕭吉曾驚鴻一瞥的「姓李小子——崑崙奴」，蕭吉却另有

一番打算。

蕭吉殺機陡熾，隨即又被他心中的計算抑制下去。只見他忽地呵呵一笑，道：「當然啦，若小子你知機，識得進退，不但生命可保，甚至榮華富貴亦垂手可得也！」

崑崙奴此時默運「無爲眞氣」，聚於指尖「少商、商陽、中冲、關冲」四穴，再悄然射出四道指氣，分前後左右，在蕭吉、余法善、乾天筆、坤地杖四人身上旋繞一圈，對四人的功力深淺，便大致察悉。心中暗道：四人之中，當數眼前這自稱「蕭吉國師」的功力最高，他身上的勁氣變幻不定，陰陽交替，陰則柔極，陽則剛極，十分可怕。而在他右面的中年秀士，其功力與蕭吉不相伯仲，甚或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他左面和後面的壯漢，一陽剛之極，一陰柔之至。崑崙奴也不知厲害，反而暗暗好笑，心道：怎的這四人把「陰陽神功」分開來練？或合二爲一，或一分爲二，却各有所長，各有所精，十分怪異，十分可笑！

蕭吉見崑崙奴欲言不語，神色怪異，又似頑童的神氣，不由怒道：「喂！姓李的小子！老夫的勸誡，你可聽到了？」

崑崙奴此時才淡然一笑道：「生命我會自保，富貴榮華非我所求，因此你的話我聽而不到，自然無話可說呢。」

蕭吉冷笑道：「哼！你以爲憑你不錯的輕身功夫，便可脫出吾之天羅地網麼？你亦未免太小覷老夫了！老夫好心勸你知機進退，祇是欣賞你尚有可用之處，否則早就取你生命矣，你莫不識抬擧！」

崑崙奴頑皮的扮了個鬼臉的笑道：「噢？原來我崑崙奴尚有可用之處麼？却未知有何用處？」

蕭吉冷哼一聲道：「聽說你曾與當朝的司天監李淳風於城中富貴樓見面密議，可有此事？」

崑崙奴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那司天監李淳風，似不失正氣之士，爲甚却把他與吾見面之事向這蕭國師洩露？這豈非賣友求榮之擧麼？他的品格到底如何，我爲甚不趁機試探淸楚？崑崙奴心念忽轉，便向蕭吉呵呵笑道：「原來蕭國師大人亦知道此事，但我與那姓李的司天監大人祇是信口開河，胡言亂語，可當不得眞啊！」

蕭吉却毫不放鬆，立刻追問道：「那你是否與李淳風說及甚麼『楊桃』、『李子』這兩類水果？你以爲瞞得過我的耳目麼？」

崑崙奴祇作不知，笑道：「是啊！滿盤水果，我喜歡吃『楊桃』，而因此不吃那『李子』，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蕭吉却深沉的笑笑道：「這便是了！你爲甚不喜吃『李子』，而偏要吃『楊桃』呢？」

崑崙奴大笑道：「李子乃當旺之季果，源源不絕，貨源充足，也不必急於一時一刻；但楊桃却已處季果之末，稍遲即缺，必於世上失踪，我自然抓緊時機，先吃這末季楊桃啊！」

蕭吉見崑崙奴說得若明若暗，若隱若現，也不知他是裝傻扮懵，還是深藏不露？蕭吉眼珠一轉，道：「哼！你難道不明白其中所隱的深意麼？你可知李淳風已洩漏了其中的秘密？枉你還故意替他隱瞞！」蕭吉心思忽轉，故意挑撥地加了一句。

崑崙奴目中精光一閃，果然追問道：「他向你洩漏了甚麼秘密？」

蕭吉哈哈一笑道：「這是秘密中的秘密！你也就不必追索了！」

崑崙奴目注蕭吉一眼，但見他的眼神閃忽不定，微一思忖，即呵呵大笑道：「既然蕭國師已獲悉其中的隱秘，那還苦苦追索甚麼？豈非緣木求魚，多此一擧麼？」

蕭吉見崑崙奴貌似頑童，但心思之靈幻，洞察力之尖銳，簡直可透人肺腑，他才知這小子極不容易對付。他亦不想再糾纏下去，臉色一沉，便厲聲喝道：「崑崙奴！你決計不肯與老夫合作了麼？知否老夫立刻可治你擅闖禁宮的死罪！」

崑崙奴却呵呵笑道：「天地衍生萬物，萬物皆有自由繁衍生息之權，海闊天空，任人來往，又豈有甚麼禁地擅闖之說！」

蕭吉已知崑崙奴決非三言兩語可能打動之人了，他決定先挫一挫他的傲氣，然後再尋機逼他合作。蕭吉默運「陰陽眞氣」，射出三道腹音，直抵余法善、乾天筆、坤地杖三人的耳際道：「先擒拿此子！但不可傷他生命，吾尚有用他之處！」

余法善、乾天筆、坤地杖三人一聽，都暗運神功，準備作驚天一擊，合力把崑崙奴這小子擒獲。

不料崑崙奴於指尖射出的血脈眞氣，仍在四人身週徘徊，他的「無爲眞氣」可「無堅不摧」，蕭吉的「腹音」，自然被其攻破而一字不漏捕捉住了。崑崙奴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這蕭吉好大的口氣！他怎知便必能把我擒住？又怎知我必會爲他所用呢？崑崙奴忽發奇想，心道：我於崑崙絕谷，結合爹爹所傳的「無爲外家功夫」，以我學自「天機谷」的「乾坤大道」相滙，創出的「八方歸元心法」，爹娘當日沒口稱讚，說是曠世奇功，可惜出谷以來，尚未經實地印證，是否眞的厲害，如今眼前身後左右四人，其功力均遠勝爹娘，何不利用彼等，試一試這「八方歸元心法」的功

力？

崑崙奴雖然身懷絕世神通，但出谷不過年約，於人世間的閱歷尚淺，未知人世間的險惡，祇是憑他的意興用事，他心念既萌，也就決不退縮。祇見他呵呵笑道：「我的深宮禁苑遊興已失，你等有事快幹，有話快說，我可要先行離開啦！」說罷作勢欲躍。

蕭吉一見，不敢再遲緩了，他目中精光乍閃，射向師弟余法善及乾天筆、坤地杖等三人，以作合擊的發動訊號。然後他猛吸一口眞氣，左右手齊出，各向外劃了一個圓圈，掌心處已射出一陰一陽的兩股勁力，向崑崙奴猛地疾拍而出。

蕭吉不敢輕覷崑崙奴的功力，始起便使出他的驚人絕學「陰陽神功」，左掌屬陰，「陰柔如絲」，被其困住，休想脫身；右掌屬陽，「陽剛如火」，內力似山呼海嘯；蕭吉的用意，乃是以右掌「陽剛之力」，擊破崑崙奴的護體眞氣，再以「陰柔掌力」，把他牢牢困住，以便生擒活捉，「陰陽」齊出，厲害之極，當世能在他雙掌齊出下脫身的，祇怕已絕無僅有了。

余法善、乾天筆、坤地杖三人一見，均知蕭吉的「陰陽神功」的厲害，眼前這小子必定立刻被他生擒活捉，因蕭吉要生擒，三人也沒再合圍聚擊。

不料就在此時，祇聽崑崙奴呵呵一笑，身子隨笑聲突然旋轉，旋轉之快，猶如雪地上的一隻猛轉陀螺。蕭吉的兩股「陰陽掌力」，分明已全數襲上他的身上，但卻被他這等怪異的身法，牽進漩渦，因而相生相尅，相互抵消，毫無聲息的便被化解得無影無踪了！在崑崙奴急旋的身影中，忽然又飄出一陣頑皮的笑聲道：「呵呵！無爲而無藏，卻可至大巧而有餘，無堅不摧呵無銳不破！有趣！有趣，好玩極了！」

蕭吉卻駭然道：「喂！崑崙奴，你這是甚麼邪門功夫？竟可令吾掌力不攻自破！」

崑崙奴此時亦知蕭吉剛才有心生擒活捉他，並非刻意置他於死地，他狠狠反擊的意念也就逸去，他的功力由心而發，收控自如，對蕭吉的恨意既減，他的功力也就自然減輕了幾分了。因此崑崙奴的身法不變，笑道：「此乃吾自創之功夫，今日初演，甚感有趣，也不知其是正是邪，是甚功夫呢！但若依其門路，則不妨稱爲『八方歸元心法』的第一式『天旋地轉』吧！」

崑崙奴口氣頑童般輕鬆，但在場的四人卻驚駭之極，因爲不但崑崙奴的身法怪異，連身法的名堂也聞所未聞，簡直是匪夷所思。蕭吉尚未決定下一步如何，那乾天筆、坤地杖兄弟二人，已忍不住一先一後，對答起來：「好功夫！祇要實用，管它是邪是正啊！」

「是啊！老大，這小子所起的名堂十分貼切，果然是能令强力消弭的『天旋地轉』啊！未知第二式又是甚麼呢？」

「呵呵！老二，你若想知悉，爲甚不向這好小子討敎一二？」

乾天筆、坤地杖這兩兄弟雖年已近半百，昔日潛身禁軍，深藏不露，但自從蕭吉提拔，脫離了軍旅生活，兩人的瘋瘋癲癲性格又暴露無遺。蕭吉正惱二人胡言亂語，不料那坤地杖一聽，卻毫不猶豫的立刻道：「好啊！討敎就討敎，怕了他麼？」

坤地杖話音未落，便猛地發出一聲如狐的尖嘯，身形亦靈疾如狐，一躬一縮之間，便已射至崑崙奴的近一丈範圍，手如狐爪，向崑崙奴攫去，原來他練的便是陰狠之極的「地狐神功」。他出手便是他的成名絕技，毫不留情，似乎已把蕭吉「生擒」的令旨忘記了。

蕭吉欲加阻止，但忽然又微哼一聲，不加理會。因爲他眼見自己的「陰陽掌力」，竟被崑崙奴輕輕一式「天旋地轉」，便已化解於無形，心中不由又驚又奇，摸不清眼前這小子的功力到底有多深淺，見坤地杖不知死活，使出他的成名絕學「地狐神功」，便有心讓他試一試崑崙奴的虛實。

坤地杖的成名絕招「地狐神功」，果然十分了得，爪出如電，射透崑崙奴旋轉的身圈，攫抓而入，眼看他立刻便可得手，把崑崙奴擒住。

不料就在此時，崑崙奴的身法突變，也不知他如何動作，旋轉的身形已化作一團昏黑之霧，把坤地杖的身影呼地罩住了！在一陣無聲無息的糾纏聲中，忽地傳出坤地杖的駭然叫聲：「喂！你這小子怎的成了我的尅星？你看得見我，我卻看不到你！乖乖！你這一式又叫甚麼名堂呢？」

接而又傳出崑崙奴頑皮的笑聲道：「呵呵！猶如龍捲風至，先是天旋地轉，接着自然是『天昏天暗』矣！這好玩嗎？」

崑崙奴的話音未落，但聽坤地杖一聲駭叫，人如遇虎之狐，夾尾而溜，呼地一下，失魂落魄的飛掠而出，跌落地上，猶心有餘悸的失聲道：「老天，這小子簡直不是人，簡直如仙如神！不然怎有如此詭異莫測的功夫？」

此時，老大乾天筆也沉不住氣了，他深知老二坤地杖的「地狐神功」不出猶可，一出即鬼哭神嚎，更强的對手也立刻受擒，否則也不稱爲「殺手之王」了！不料甫與崑崙

奴接觸，便倒飛而出，更被嚇得失魂落魄的樣子！乾天筆不想被蕭吉把他兄弟二人瞧輕，他作老大的，非要替他「殺手兄弟」挽回顏面不可了。

祇見乾天筆忽地一聲嘯叫，其音如餓狼嚎叫，懾人心魄。在場中人，老二坤地杖因剛才內力消耗甚巨，此時忙以手掩耳，但仍抵受不住嘯音的侵襲，臉色忽紅忽白，顯然難受之極。就連蕭吉的師弟余法善，亦暗暗皺眉，不得不凝神運氣，與嘯音抗衡。蕭吉的心緒一陣翻湧，但他到底功力深厚，微一運氣，便把嘯音威力化解了。

乾天筆的身形驟起，猶如一頭餓狼，向崑崙奴猛撲而至。他的成名兵器「乾天筆」亦已拔出，左手如狼爪，右手乾天筆如狼牙，一齊向崑崙奴襲至！他爲了爭回顏面，出手已絕不容情，存心立置崑崙奴於死地了！蕭吉一見，出手制止已有所不及，他忙厲喝一聲道：「留活口！天狼神功稍留餘力！」

崑崙奴一聽，才知乾天筆如此狠毒的功夫，叫「天狼神功」，又見他竟存心置自己於死地，心中不由大怒，暗道：你爲了一己顏面，便欲取人生命，可知利慾熏心之時，便會幹出傷天害理的殘暴事了！

崑崙奴心念電轉，便有心給乾天筆狠狠的敎訓。他的「八方歸元神功」，此時已走畢「天昏地暗」第二式，恰好轉到攻擊力甚强的第三式，崑崙奴存心敎訓乾天筆，出手也就不留餘地。

祇見他身形驀地一凝，從「天昏地暗」中突然閃現，如擎天一柱，立於原地，靜待乾天筆來襲的「狼爪、狼牙」，神態從容瀟灑之極。

乾天筆見狀大喜，以爲此時乃崑崙奴一式已老，另一式未及施展的最弱之時，自己以最强的「天狼神功」進襲，必定可以一擊成功，挽回自己兩兄弟的顏面，至於崑崙奴這小子是死是活，他根本就不去顧及了！

乾天筆形如「天狼」的身形電射而至。

崑崙奴如「擎天一柱」的身形突變，化作「迎風之柳」，東擺西搖，姿勢曼妙之極，但乾天筆閃電般襲來的「狼爪狼牙」，卻被絕無可能恰好如此的避開了。

乾天筆心中不由大駭，因爲這是他出道以來，施展他的「天狼殺招」，對手竟可原地不動，便把他兇狠如狼、快如閃電的攻勢化解了！這簡直是破天荒第一次，十分匪夷所思！

乾天筆驚駭間，崑崙奴的身形又突變，祇見他伸掌向上下左右四方一拍，登時幻化出漫天掌影，猶如「天女散花」，把乾天筆罩住了。乾天筆的「狼爪、狼牙」再快，亦快不過「天女」發出的「掌花」；再狠，亦攻不破「掌花」所形成的「銅牆鐵壁」；乾天筆在漫天的「掌花」中，猶如老鼠破壁，雖然拚命東竄西跳，但依然逃脫不了被困鎖的厄運。

但聽漫天掌影中，一連串清脆的「啪啪」響聲，也不知是誰挨揍，卻毫無反擊之力。突見一條如狼似虎的身形，倒翻而出，砰地掉在地上，半晌掙扎不起，細看之下，竟是心高氣傲的「天狼」乾天筆，他臉上青一片紅一片，身上亦佈滿了掌印，衣袍亦片片脫落，猶如一頭挨了雄獅撲噬的搶先餓狼，神情狼狽之極。

老二「地狐」坤地杖一見，即駭然大叫道：「老大！你也吃這小子的大虧了！幸而這小子手下留情，僅把老大你的外衣拍碎，不然老大你便十條生命也沒了！」坤地杖一面駭叫，一面仍忍不住大聲問道：「喂！好小子！你這一招又叫甚麼名堂了？」

老二「地狐」坤地杖雖然瘋瘋癲癲，但蕭吉、余法善等在場高手均心知肚明，他所說的千眞萬確，絕無半點虛言。而且在場的四大高手，已有三人吃虧，剩下的余法善，自知功力與蕭吉不過是伯仲之間，因此已可斷定，四大高手中，任何一人均非崑崙奴這小子之敵！

在四人驚駭之際，崑崙奴幻化的漫天掌影卻已收斂，只見他依然神定氣閑，猶如「擎天一柱」，凝立不動，令人匪夷所思。

* * *

蕭吉恨得牙癢癢，深知崑崙奴果然是深藏不露，不鳴則已，一鳴驚天動地，憑四人之力，只怕也難把他困住，只會惹怒這小子，狠出殺招而已。蕭吉的「一箭三雕」大計劃正在發動，他自然極不願先就損兵折將了。而且降服崑崙奴這小子，不過是他附帶的目標，更重要的是集中全力，消弭威脅朝廷的隱患，同時亦即保住他自己的榮華富貴。因此蕭吉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此時崑崙奴見蕭吉等毫無動靜，不由呵呵大笑道：「我的八方歸元神功僅達到第三式『天女散花』，你等怎的便停止不前？如此豈非沒趣之極嗎？」崑崙奴自報招式，原來他剛才的漫天掌影，用的便是「天女散花」一式。他的「八方歸元心法」尚有五式，崑崙奴給其所起的名堂分別是五大招式「天馬行空」、「天愁地慘」、「天堂地獄」、「天翻地覆」，到第八式「天上人間」，連崑崙奴亦未明其中的威力，他只是心中以爲，當他的第七式「天翻地覆」施展出來，殘酷的爭

門必已被消弭，人世間一派和平景象，那豈非「天上人間」？因此就以此命名而已。

蕭吉默然不語，忽然向崑崙奴一擺手，沉聲道：「崑崙奴……你走吧，老夫也不再爲難於你！」

崑崙奴却緩緩不動，反而笑道：「好啊！你肯放我走，但阻撓了我如此之久，難道說走便走嗎？」

蕭吉一聽，心中不由一陣惱恨，暗道：這小子眞的不知進退！可知吾若非不欲先行損兵折將，全力合擊之下，拚着死傷，必把你斃於當場！但他的大計畢竟重於眼前的口詞之爭，無奈冷哼一聲道：「那你如何方肯罷休？知否吾有上方寶劍在手，可調動朝廷千軍萬馬？屆時就算你是大羅神仙，只怕也難逃厄運！」

崑崙奴渾然無懼，呵呵笑道：「我也不理你甚麼千軍萬馬，却只要你記住，當你爲當今朝廷效命之際，須先想想天下萬千黎民百姓目下的苦難！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蕭吉一陣怒火攻心，正欲發作，猛地憶起隋煬帝此際正在迷樓帳中快活銷魂，若調動兵馬，必然令他驚擾，他翻起臉來，却也十分可怕！於是無奈壓住怒火，也不置可否，沉聲道：「本座無暇與你逞口舌之爭，你走吧！」

崑崙奴呵呵一笑，又加了一句道：「而且也絕非我求你放我走，而是你求我！知道嗎？」他見蕭吉默然無語，這才大笑道：「天空海闊，任我往矣！你以爲那千軍萬馬，便可把我崑崙奴困得住嗎？」

崑崙奴話音未落，身形已如衝天之箭，凌空拔射，疾昇十丈；更奇妙的是，他的身形於虛空竟可再度拔射，又昇高十丈；這般身形連翻數次，竟已身處虛空五十丈之高了！然後雙臂一伸，向右面旋走，竟如神仙騰雲駕霧般飄走了。原來此時崑崙奴施展的，便是他據娘親燕紅玉所授的「提縱術」輕功身法，再以他於「天機谷」領悟的「天地陰陽、兩儀八卦」玄學根基中悟創的一套絕世輕功身法──天關地軸，「天關」可破，「地軸」可插，更何況是區區的平地脫身？

蕭吉雖然閱歷甚深，功力奇高，但目睹之下，也不由一陣驚愕，暗道：這小子好俊的輕功身法，簡直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空前絕後！但願這小子從此脫身於朝廷大事之外，不然朝廷將勢無寧日矣！轉念又更感驚駭：崑崙奴這小子不知有甚奇遇，竟有如斯神通！看來他與李淳風在富貴樓的議論，必定事涉當今的「天機奧秘」！而假如他兩人聯手，必驚天動地，只怕連吾亦難望其項背矣！蕭吉心念電轉，暗道：決計不能令李淳風與崑崙奴會聚，否則不但隋煬帝的江山不保，吾之榮華富貴亦必隨風逝去。

但如何令崑崙奴與李淳風反目成仇，不但不能會聚，而且自相殘殺呢？一時之間，蕭吉也想不出一個絕妙的主意。

蕭吉當晚自迷樓返回他的府上，苦苦思索，終於，他目中精光一閃，驀地浮出崑崙奴的面容！蕭吉暗道：崑崙奴這小子眉清而秀，起而不壓目，眉尾貼伏，且唇紅齒白、神清氣爽，乃大孝之人，爲其至親父母，可赴湯蹈火，甚至生命也可不顧！嘿嘿，其此優點却亦是其弱處也！他與李淳風的言談中，不是已洩露他的爹娘尚在人世麼？而且他既是李淳風的同宗，他的生父自然同屬李姓之人，這豈非恰好墮進吾奉旨滅絕「李姓隱患」的大計中麼？嘿嘿，只要吾攫住崑崙奴這小子的弱處，再狠狠的「加油添醋」，他與李淳風之間的「仇恨之火」，還怕不被吾煽起，熾烈的燃燒起來麼？蕭吉的神相玄學，絕不遜於當朝司天監李淳風，他欲窺探可供他利用的人性「弱點」自然不難，簡直有如手到擒來，易如探囊取物。

而且，蕭吉斷然的決定，由於「天機異兆」果然有應驗的跡象，事不宜遲，遲則生變，他的「保皇、保富貴地位、鏟除異己」的「一箭三雕」大計，亦非要加快實施不可了！

第二天一早，蕭吉便入宮謁見隋煬帝楊廣，隋煬帝近日心情一直惴惴不安，等待蕭吉盡快行動，替他剿滅威脅他江山帝運的奇兇夢兆。他聽說蕭吉求見，立刻便道：「快傳！朕於偏殿賜見！」偏殿是皇帝於宮中接見臣屬的地方，閑雜人等絕不準擅闖，因此是最能保密的皇宮禁地。楊廣絕不能讓他那可怕夢兆外洩，以免引起朝臣的不安動搖。

隋煬帝待蕭吉進殿，也不及待他參拜完畢，便急道：「蕭國師！朕派你速辦的事，有眉目了嗎？哼，怎的整整半月，尚不見你回報。」

蕭吉微微一笑，他此時已有「祭刀」的犧牲品了，只見他神秘的回道：「啟稟皇上，臣已查證清楚，這『李姓隱患』的其中一人矣！」

楊廣一聽，喜道：「此人是誰？你快奏朕知！」

蕭吉微笑道：「皇上之夢兆，不是樹上之果，滴水成洪，威脅皇上安危麼？由此可見，此人不但姓李，而且其人之名必帶『水』旁，當無異議！臣細加考證，朝中大臣，

唯大將軍李渾，恰乃是名帶『水』旁之人，但此人位高權重，臣不敢自作主張，請皇上裁決。」

隋煬帝楊廣一聽，想也不想，便立刻咬牙切齒的道：「哼！果然不錯，這李渾手握兵權，對朕之威脅甚大，朕即下旨，把李渾三族男丁，全部處死！」

蕭吉却微一搖頭道：「無緣無故處斬大將，恐朝臣不服，皇上三思。」

楊廣不耐煩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朕只要赦其女子不死，出面作證李渾父子謀反，朕便大可斬殺毋赦也！哼哼！」

蕭吉一聽，即微笑道：「如此甚妙！臣又偵知，李渾子李敏之妻宇文婉兒，乃朝中禁軍統領宇文化及之堂妹，且已懷了李家的骨肉，皇上赦免宇文婉兒不死，她爲了保住李家的血脈，必不惜出面作證，如此李渾父子，必無話可說矣！而且此舉又可給了宇文化及面子，令他對皇上感激，臣有宇文將軍鼎力相助，行事便容易多了！」

楊廣一聽，大喜道：「蕭國師果然神機妙算，不愧朕之護國國師！不必猶疑，便決依此策行事吧！」

蕭吉俯身一拜，道：「臣遵旨！」但却未有拜辭之意，微一頓，又道：「皇上，臣尚有小事啟奏。」楊廣心中一寬，他的心兒，又早飛到迷樓中的衆多美女身上去了，不耐煩的道：「朕已委你上方寶劍，任何事全權處理，尚有甚麼不能決斷？」

蕭吉却肅然的道：「皇上，因此事關乎朝廷的根基國運，事關重大，臣不敢妄下決斷，亦非臣一人之力可能顧及，因此不得不奏明皇上。」

楊廣奇道：「到底甚事，你不必吞吞吐吐，快如實奏上來。」

蕭吉道：「臣夜觀景象，但見『天機異兆』起自東方，臣料東面之地，必隱伏甚麼驚人天機奧秘，且東宮乃青龍之屬，東宮青龍直犯西宮白虎，對朝廷帝都極爲不利，不能掉以輕心，非查探清楚不可！」

楊廣一聽，果然不敢怠慢，立刻道：「如此，你便速去查探清楚吧！」

蕭吉微一搖頭，道：「皇上已委臣以重任，臣分身不暇，恰有一位適合人選，但臣不便開口，須皇上下旨方能調動此人也！」

楊廣急道：「此人是誰？」

蕭吉道：「此人便是當朝司天監李淳風，此人功力不下於臣，若得他出力，必能成事。」

楊廣一聽，先是喜道：「不錯，李淳風果然是一位合適人選！」他一頓，却立刻狐疑的道：「咦？這司天監李淳風不是姓李麼？且其『淳』字亦帶『水』旁，豈非與李渾同一類嗎？他既屬吾之隱患，怎可委此重任？他又怎會爲朕出力？」

蕭吉微笑道：「不然，李淳風固然有朝廷隱患之嫌，但亦是朝廷之司天監，派他查察東面天機異兆，正好考驗他對朝廷的忠心，況且此乃其職責，當此多事之秋，宜物盡其用也，務請皇上三思。」

楊廣微一思忖，亦點頭道：「不錯，李淳風此人處事兢兢業業，於司天監亦算稱職，他手無兵權，對朝廷威脅不大，倒可先考驗其忠，再作處措！依卿所奏，朕即下旨，着李淳風速赴東面考察便啦！」

當日午後，一道聖旨，便飛傳到司天監府，着司天監李淳風，速赴東行，考察「天機異兆」去了。

又過了半月，隋朝大將李渾及其子李敏，被其媳婦「李敏之妻」頂證「謀反」，全部男丁二十三人，被隋煬帝楊廣下旨斬殺。而告密的李渾媳婦宇文婉兒，被籍沒入宮，被隋煬帝楊廣「寵幸」了一番，過了一段時間，當楊廣證實宇文婉兒果然已懷了李家的血脈，便下旨把她用毒酒「賜」死，一屍兩命，慘絕人寰。

不過，此案却替隋煬帝楊廣留下了可怕的禍根，宇文婉兒是大將軍宇文化及的堂妹，少女時與宇文化及青梅竹馬，感情極好，只因兄妹關係，未能成恩愛夫妻，宇文婉兒被殺，一屍兩命，十分悲慘。宇文化及暗中悲憤，發誓必替宇文婉兒復仇，只是時機未至，暫時隱忍而矣。而蕭吉也決計意料不到，他欲以「人謀」去「逆反天機」，反而因此加速了「天機劇變」的演行。天機浩渺，鬼神莫測，當眞玄幻之極。

而身爲「崑崙之子」的崑崙奴，也決計意料不到，他根本無心理會朝廷大事，亦無意追求那甚麼榮華富貴；但他甫出道便碰上「天機血煞」之「饑民慘象」，他承自父母的「保國安民、俠之大者」血統，不由便被猛烈激發，發誓要追尋殘虐民衆的眞兇。因此一來，他便身不由己，捲入這一場慘酷的「天機屠龍」大勢中了。

* * *

就在司天監李淳風奉旨出發，赴東面查察「天機異兆」的同一時間，崑崙奴已身在距隋都大興城，即日後的長安城西面二百里的岐山上了。

崑崙奴從蕭后口中得知，隋朝開國皇帝楊堅之父楊忠的陵墓，位於原周國之地岐山；又得歷經三朝的叔祖李健傳授朝代更替史實，知楊忠原爲北周國的隋國公，護北周

得力，楊忠去世後，下葬岐山，他的陵墓，當日由當朝國師蕭吉的師傅堪點。楊忠之子楊堅，承襲其父楊忠隋國公之位。他的女兒亦嫁給北周宣帝宇文贇爲皇后，生子宇文衍。宣帝宇文贇去世，年僅八歲的宇文衍繼位，即北周最後一位皇帝靜帝，楊堅亦即靜帝宇文衍的外祖父，出任攝政丞相，總攬朝政。一年後，楊堅即簒奪其外孫宇文衍的帝位，國號因其襲父之位爲「隋國公」，因此定朝號爲「隋」，他便即隋朝的開國皇室隋文帝……後來朝廷內宮歷經殘酷鬥爭，楊堅的次子楊廣，得丞相楊素之助，謀奪王位成功，即位爲隋煬帝。

崑崙奴暗道：隋文帝楊堅雖然是簒北周而開國爲皇，但北周末期已腐敗不堪，楊堅取而代之，似屬順應天命，亦即順應天機大勢。且其開國爲皇以來，勵精圖治，百姓安居樂業，天下亦因此太平了一段時日。因此楊堅的運命，似有「眞命天子」之格，那其父楊忠的岐山陵墓，便大有來頭了，崑崙奴於「天機谷」中，雖已領悟「天機、地脈、人間」三大絕學，但尚缺實地閱歷，他既已發現此「地脈」之秘，豈會輕易放棄。

崑崙奴的輕功絕世，在他全力飛掠之下，二百里路，竟不消半日，便已抵達。他突見一座形似「三叉」的山峯，巍聳於前，心道此山其形分叉，想必便是「岐山」了。

崑崙奴毫不猶豫掠上山去。他屹立於岐山山巔，凝目遠眺，但見巍巍崑崙，自西面奔騰滾滾，洶湧而來，跌宕起伏，直抵岐山；南面渭水如帶，繞山迴環，山水相應，極有氣勢。

崑崙奴目睹之下，心中不由一動，他於「天機谷」中獲悉的「地脈」之秘，驀地浮上他的腦際：「崑崙，乃大地諸龍脈之太祖也，向大地伸延，潛結龍穴無數，宜仔細堪察，失之毫釐而謬之千里，小心，小心……」崑崙奴心中暗道：依此而判，岐山屬崑崙東延中幹無疑，必有眞龍結穴伏潛，且極其尊貴，難怪三千年前即「一會」之數，便成周朝文王一族發祥地矣，而「一會」有三千年，五百年一大劫，恰好乃「一會運六劫」之數。

崑崙奴於「天機谷」目睹的「天機國運圖」，第二幅「李子滿盤」，不由又驀地浮上崑崙奴的腦中，他眼神不由一亮，暗道：吾於此時此刻，立於周國發祥之地，至今恰好三千年一會之數，而一會有六大劫，五百年歷一大劫，周、商更替乃第一大劫，戰國之亂乃第二大劫，秦、漢之爭乃第三大劫，三國爭雄乃第四大劫，南北爭雄乃第四大劫。第五大劫至今已有五百年，那目下豈非恰逢「三元會運」中的第六大劫之期麼？

「果然如此，天下必行將大亂矣！」崑崙奴不由失口嚷了一聲，他心中十分驚駭，竟連勘察隋楊先祖地脈的此行目的也渾忘了。他於此「三元會運」推算，目睹今時今日朝廷的昏敗荒淫，天下黎民百姓如處水火，大小「惡鴉餓狼」張牙舞爪，擇人而噬，放眼天下，盡皆一片「鳥啄人腸、銜掛枯枝」的慘象，他身上的血脈不由一陣沸騰，暗道：這果然是「天下大亂」之象，「三元會運」的第六大劫只怕行將降臨，此情此景，此時此刻，吾又豈能置身度外呢？

崑崙奴心潮翻湧，幾乎不克自持，好一會，他猛舒口氣，才勉强壓抑住了。此行的目的，他也忽然記起來，暗道：「天下雖然行將大亂，但知己知彼，方能悟透天機，何不趁此時機，先行勘察隋楊氏的前祖地脈，以判斷其子孫運命，其所踞的國運走勢呢，只有洞悉透徹，吾才能置身其中，導引天機演行也。」

崑崙奴心念已決，便毫不猶豫，沿岐山四周游掠審察。不到一刻，他已掠遍岐山之巔，却毫無發現。崑崙奴暗道：蕭后此人，不似說謊之輩，而且她亦有求於我，斷不會胡說一通，隋楊氏的先祖陵墓所在，必位於岐山無疑，但爲甚遍尋山巔而不獲？而岐山地脈之貴，貴在山巔西迎崑崙中幹之地，難道替隋楊氏先祖堪點陵墓之人，竟連此關鍵要訣亦不懂嗎？若然如此，此人又於岐山何處堪點呢？

崑崙奴心念電轉，疾速掠下山巔，又於岐山山腰四周遊掠了一遍。突地他目中精光一閃，只見位於岐山山腰西面一座突出高台上面，露出一左一右的兩座墳墓，已十分殘破，連護墓的石塊也崩剝脫落了。但墓前石碑上的文字，依依稀稀可辨。崑崙奴用手掃去墓碑上的浮土，現出了一行古文字，十分深奥，不過崑崙奴早已於「天機谷」中悟懂，這等類似的古文字自然難不倒他，原來墓碑上書：周先祖古公亶父之墓。

崑崙奴目睹碑上古文，心中暗道：古公亶父便是周文王的祖父，此地脈之靈氣，終於蔭生了一代英主周武王，伐滅殘虐民衆的商紂，開創了周朝八百年的宏基偉業，此墓地力之宏大，當眞不可思議，但爲甚却位於山腰，而非地力最旺的山巔西迎崑崙中幹之地呢？

他轉到右面的陵墓，不由更感驚奇，但見此墓半新不舊，墓周的護石尚完好無缺，顯然築墓的年份不太長，不過是數十年時間。墓碑上却清楚的刻着：「北周隋國公楊

忠之墓」等九個大字。崑崙奴暗道：隋楊氏的先祖陵墓，果然隱於此地，難怪其子楊堅可得天下爲帝了。

但這一發現，却令崑崙奴更感驚疑，暗道：此地之脈氣地力，決計不及山巔，爲甚周朝却由此而蔭生八百年基業？而隋楊氏先祖楊忠，當年堪墓之人，必亦因旁有周朝先祖之陵，斷定此地乃蔭生帝皇的大龍脈，才堪點此墓，替隋楊氏先祖葬此地脈。如此一來，隋楊氏的祖宗地脈，當與周朝姬氏一脈不相伯仲，爲甚周朝姬氏國運長達八百年，而隋楊氏自楊堅稱帝起，迄今不過是三十五年，却已面臨覆滅之厄呢？這當眞令人迷惑難明。

崑崙奴心中十分迷惑，他凝目四望，但見此兩大墓地的正面迎向西崑崙來龍去脈，背後則是一座直插山巔的石壁，雖然亦有氣象，有前屏後障，但比之山嶺的磅礴氣勢，却決計不及，崑崙奴越發驚奇，苦苦思索。忽然，他的視線被墓後的石碑吸引住了。

但見石壁直拔而起，一直插抵山巔，石壁上面，長滿石苔，石苔的顏色，下面的深綠如墨，往上則逐漸淡色，到山壁的一半，石苔便變得一片青綠。

崑崙奴一見，晶亮的眼珠閃出一縷光華，突地身形一躍，施展他悟創的「天關地軸」絕世輕功，平地拔起，沿石壁冉冉昇上，一面仔細審辨石苔的顏色。果然越往上，石苔的顏色越淺淡，到山巔時，石苔便是一片鮮綠了。

崑崙奴心中忽然豁然而悟，暗道：這便足以解釋吾之迷惑了，想那石苔，年份越久，其顏色便越深，年份越近，其顏色便越淺，山壁一路不斷昇高，年增一寸，三千年便達三十丈了，當年據聞一代八卦大師姜子牙，替周朝姬氏先祖堪點龍脈，必定便是此古墓，而當年此處便是岐山之巔，地力之宏，別處無與倫比，因此才蔭生姬氏周武王，一舉平定天下，開創了周家八百年的宏偉基業也！

轉念又暗道：可惜！可惜！當日替隋楊氏先祖楊忠，堪此墓之人，誤以爲定點於周朝先祖古墓，便必穩佔龍脈，一如周朝國運，綿綿無盡。却萬萬估料不到，三千年前地力最旺之處，因山川形勢的轉變，已失去大半龍氣，岐山最旺盛的龍脈結穴之地，已漸移上山巔，因此而失之交臂，令隋楊氏的國運僅得短短數十年短促歲月矣，這豈非「地脈之道，差之毫釐，失諸千里」嗎？而因此亦可推斷，隋楊氏的國運，果然已面臨覆滅之期了。

崑崙奴終於疑惑盡消，他也無心再在岐山逗留，爲表示對周朝聖人先祖的敬意，他向「古公亶父」的陵墓深深拜了一揖，便一躍而起，掠下岐山去了。他對隋楊氏的先祖楊忠的陵墓，竟已不屑一顧了。

崑崙奴已細察隋楊氏的發祥地，心中的疑惑亦已盡消，確斷隋楊氏的國運已覆滅在即，因此已無意再去勘察隋文帝位於武功山的陵墓，他的心思已被另一種更强烈的意念籠罩住了。

他一路循原路向東掠行，對位於中途的武功山隋文帝陵墓冷眼不看，任其擦身而過。心中一面暗道：天機、地脈、人間三大道，均已顯現隋亡在即的朕兆，豈容再加惑疑？亦決計無法逆變了。既然「楊花敗李花開」的「天機異兆」，已應驗了一半，那一半的「李花開」，又將如何應示呢？他由此又驀地浮出於「天機谷」目睹的「天機國運圖」第二幅「李子滿盤廿一」，不由驚喜的歎道：「不錯！不錯！果然是『楊花』必敗，『李花』必開放了，這未來的保國安民眞命天子，亦必定是『李』姓之人，天下將屆改朝換代矣，但願歷代五百年一遭大劫後，人間不再出現『鳥啄人腸、銜掛枯枝』的慘象吧，但又怎能保證人世間必出如此一位保國安民的眞命天子呢？」

崑崙奴驚喜之餘，忽地心中一沉，未了的念頭，開始把他的心思籠罩了。

就在此時，崑崙奴但感左耳、右耳，齊齊一抖。他微一沉吟，心中不由一陣駭然，暗道：依「天機谷」的「人間道」絕學，左耳抖生父憂，右耳抖娘親愁，如今吾之左右耳齊抖，那爹爹和娘親豈非同遭「憂與愁」嗎？不得了！

崑崙奴心如針刺，他雖然出生奇特，但生性至孝，爲了爹娘，他可以獻付一切。此時他預感爹娘有不祥之兆，心中自然急如火焚，就連那什麼「保國安民」的大旨也記不得了。

他心中焦慮，急欲返回隋都西郊的李家村，探視父母的安危，他所練的「無爲內功心法」十分奇妙，可以「無爲、無藏」，但亦可以「大巧、有餘」，甚至「無堅不摧、無鋭不毀」，全在他的一念之間，他既感焦慮萬分，眞氣自然激發，騰地一下，他的「天關地軸」絕世輕功便提昇至極點，身化幻光電閃，猶如「破天關、插地軸」，直向西面射去。

二百里路，崑崙奴竟於一個時辰便已抛到身後，呼地掠進李家村，眨眼便在他的家門前出現了。立刻，他的心兒猛地一沉，因爲他的家門洞開，一聲長嘆從裏面傳了出來。

崑崙奴大駭，他呼地掠進屋

內，只見裏面空蕩蕩的，根本不見爹娘的踪影，只有他的叔祖李健，仰天望地的在長吁短嘆。「叔祖，爹爹和娘親他們如何了？」崑崙奴低嚷了一聲，他的聲音竟然隱隱的戰抖起來了。

他的叔祖李健猛地抬起頭來，竟然老淚縱橫，失聲地叫道：「天啊！爲甚如此折磨他夫婦二人？崙兒，爲甚你此時才回來？可知你的爹娘已遭人暗算了啊！」他情急之下，說得顛三倒四，含糊十分。

崑崙奴的心兒猛地一抖，他一步掠到李健身前，急道：「爹娘他們如何了？叔祖你快說清楚。」

李健長吁口氣，定了定神，才心有餘悸的道：「哎！太可怕了！你知道嗎，崙兒，就在你離家失踪的一個月後，亦即前天的傍晚，你爹娘正在武館中授徒教藝，忽地闖進四名高手，說奉朝廷令旨，緝捕李姓之人。你爹娘不服反抗，對手十分厲害，不到片刻，你娘親背後便挨了一掌，吐血倒地；你爹爹爲救你娘親，以身相護，背部亦挨了一掌，登時吐血負創，這四名高手，把你爹娘挾走，呼嘯而去，眨眼便無影無踪了，哎，也不知南生夫婦惹怒了朝廷什麼，竟遭此彌天大禍！」

崑崙奴一聽，知爹娘雖負傷受創，但尚在人間，心中這才略微一寬。他微一沉吟，便問李健道：「叔祖，爹娘出事之前，可有什麼可疑跡兆？」

李健初是搖頭道：「沒有啊！」但一頓又若有所思的道：「不過，在南生夫婦出事前三日，我正在山上採藥，忽然遇上一位老者，此人一身仙風道骨的模樣，自稱是你爹爹的同宗，向我打探你爹爹的下落，又問起崙兒你的來歷出處，我與此人素不相識，自然不肯透露，三言兩語便把他打發走了，不料三天後，你爹娘便出事了。」

崑崙奴心中一動，他目注李健一眼，忽然道：「叔祖，那老者是否五十上下年歲？」

李健點點頭道：「是啊！此人斷不會超過五十之年啊！」

崑崙奴目中精光一閃，又道：「他是否神色淡漠，一派神秘的模樣？」

李健又點點頭道：「的確如此，我當時就很討厭此人的深藏不露的神氣，因此決計不肯透露南生他的行踪。」李健一頓，忽然驚奇的反問道：「崙兒，你爲甚如此清楚？你難道亦遇上此人麼？不好了，此人必定與你爹娘的劫禍有莫大干連。」

崑崙奴默然不語，心中隱隱作痛，因爲他忽然憶起，他在都城富貴樓所遇的朝廷司天監李淳風，他既自稱是爹爹的同宗，又向他打探爹娘現今的下落，這李淳風又更似已窺悉「楊花開李花落」的「天機異兆」！同時又忽然在李家村附近出現，更向叔祖李健打探爹娘的行踪，莫非他已將此「天機異兆」向朝廷密報，奉旨緝捕天下李姓人麼？

崑崙奴心念電轉，對李淳風的懷疑越發强烈，他不由恨恨的道：「哼！此人嫌疑最大，想必已成朝廷鷹犬了！叔祖，你莫理會此事了，速離李家村，隱居避禍！」

話音未落，身形一晃，屋內已失了他的影踪。

（本篇完）

英雄無淚

湖海恩仇錄事/鐵馬·文
可飛·圖

心似皓月　忍辱負重

今日是八月十五日，俗習的中秋佳節，也是所謂團圓良辰，天公也能體貼人，金風送爽，無雨無霾，當讚一聲「好一個良辰美景佳節也」。秋夜如此之可愛，正該把酒邀月，賞菊吟詩，再不，友儕三五，縱談古今，這才對得起這個中秋佳節吧！

雖說「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在這兒，此地是衡山迴雁峯，純陽觀之內堂，亦是威震武林衡山派之主壇所在。第七代掌門天乙道長自卅三歲承繼掌門以來，憑其武功人品，無比之組織能力，將一個奄奄一息之衡山派，重整得聲勢日增。當天乙道長六十花甲的那一天，江湖道成名之門戶長老，具聲望之名宿，不約而同的上衡山祝壽的竟有三百多位。連少林、武當，峨嵋、崑崙，如此執掌武林盟壇的巨門大派，均派遣了門中長老主者，親自上山致賀觀禮，於此衡山派之可貴可見一斑，當然足證天乙道長這二十多年來的苦心孤詣以及成就驚人。

可是今日中秋佳節，純陽觀內堂却是一片愁雲慘霧，第六代衡山七秀，再傳弟子十三尊者，還有等而下的門人徒孫輩，個個是滿臉愁容，有幾個更臉帶淚痕的肅然侍立……再看清楚，衡山派的同道至交，甚至於江湖成名的門戶幫會，也來了不少名宿、子弟，他們來幹甚麼？衡山派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如此轟動江湖？

「但願從輕發落，否則，毀了一個人才事小，我怕後果難估……」

「這件事可眞怪，『七星迴渡』仲午昌乃是有名的智計過人，他那會上這個惡當？」

「所謂有心人算計無心人啊！唉！」

「江湖難走，陰謀重重……」

「行俠仗義，哼哼，也會鬧得引火自焚，眞所謂善門難開，好人難做啊……」

「不，依我看，仲七也是咎有自取，太自信，太任性……」

「哼！可能他是別有野心！」

「野心，甚麼野心？」野心這兩個字立即引起了另一股聲潮，圍繞住這野心兩個字大發議論。

「叮」一聲，悠長的清磬，「噹」又是一聲雲板響，整座純陽堂如此喧嘈，竟然立即鴉雀無聲。因爲大家知道，衡山派主者天乙道長即將出場主持這件江湖上難得一見的大

事——執仗家法。

執仗家法，怪不得今日中秋佳節會有如此不相襯之臉容表情。須知，武林道中，所謂刀頭上打滾的人們，難免有出手傷人之事，又何況習武之人。武林中又有幾多個能放棄門戶之見，在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的觀念影響下，江湖風波時有所聞，甚至你殺我，我逼你，鬧得不可開交。爲甚麼？爲了爭一口氣，誰都護短，誰也不肯自認自己差，正因如此，有武林門戶以來，相爭相殺之事層出不窮。而眞正的開法堂、執行家法卻百年來難得一見。而今日，衡山派卻要實施這一套，連這個將被家法處置之人的姓名也叫了出來，這就難怪如此轟動江湖了！

步履聲響，在場每個人不約而同的站起身來，祇見衡山派第七代主者，在同輩之二個師兄、一個師妹同行下穩步走出，背後有兩個精瘦，枯乾的矮小老人，有識之士已認出，正是第六代師祖，玉龍仙師之師弟，衡山派兩大長老，左筆、右史兩位耆宿，兩老已多年不出山，不出關，今日竟然破例出來，唉，可見得這個受處置的門徒，罪行之嚴重。

誰也看得出，天乙道長的臉色雖極端莊，但是雙目神光微黯，唉！掌門人即使功力、定力不凡，所謂事不關己，已不動心，事之繫心，心神就難寧啦。所以這張素來令人看來心服的臉容，今日，卻讓人有了一種淒然之感。

衡山派駛盡了數十年的順風，今日算是摔了個狠的，其中難免有人幸災樂禍：老天乙，想不到你也有今日。

「看你如何處法，哼哼，毀了這個『七星迴渡』仲午昌，十三尊者算是毀了一大半，影響所及，勢必會牽涉了衡山一門。」有人在暗中嘀咕着。

「敝門不幸，門下弟子竟爲宵小所愚，參與殺戮之事，而將大名樂家一門均毀，雖然，已有不少別門他派之耆宿來書，再三代劣徒求情，可惜，樂家後人中尚有未死之子在，哀詞切切……」天乙道長發言十分緩慢，但是聲音清晰，宛如面對面的交談似的，誰都可以感受到老道說話的語氣抖顫。

事實俱在，老道面對的是一場極高難度挑戰：情感、正義、武林、衡山……這件事在衡山派來說是破天荒第一遭，被處決的更是個本門中第一流人才。

仲午昌雖說不是自己的再傳弟子，但是，他的出身、來歷，他全知道。他的技藝爲人，他出師，游俠，也都歷歷在目，想不到，一個極有前程的後起之秀竟會自墮陷阱，如今變成了個待決之囚，他那能不震動？此人是門中之秀，自己已經奠定了衡山派的基礎，亟須要有人繼承光大，這多年來對仲午昌寄於厚望，想不到他卻犯了這樣嚴重的過失，實令自己失望……

當然，大可一意護短，護短也不是自己發明的，眞的來個不聞不問，強作調人，樂家後人又能如何！可是武林道義何在？自己之所以贏得武林同道之稱頌，就在於執仗的公正嚴明，所持者道德義理。，爲了門人，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不能，當然不能，唉，處決，他明知，無論何種判決，仲午昌勢必無法再闖蕩這個江湖的驚風駭浪……也等於說，仲午昌會因自己的口諭，而去斷送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能不激動嗎？

「我輩身在江湖！」天乙道長他定了定神，繼續強抑心情，說了下去，「這江湖大義，豈可有違……因此……」

「且慢！」外面傳來一聲極緊張愴然的話聲，聲隨人到，一個年約五十開外，身穿玄色長袍的老人已站立在天乙道長之前：「道兄請了！」

「原來是神鷹先生光臨！」

此言一出，一聲鬨然，即使是初出道的小伙子也該耳聞這位前輩之劭德義行，神鷹先生蒯人駿，非但武功高，更且一生仗義好客，更喜扶掖後進，目下隱居荊門山五惡嶺天雲山莊中，已有十年未履江湖，平常人想見此老一面甚難。由於此老心腸太好，在十二年前爲魔教中人幾乎毀了武功，殺盡全家，僥倖不死。在其衆多友好的再三勸慰後，才作隱居之舉。但是今日他竟然會親身趕來，爲甚麼？

「仲兄弟呢？」

「神鷹先生，你此來何意？」

「天乙道兄，我是來向你討個情！」

「啊！神鷹先生，你！」天乙道長這下子可呆了，他手忙脚亂地自己也已跪了下去，原來這位神鷹先生已拜伏在地。「請起，蒯道兄，請起……」

「人才難得，你，你可不能因逞一時之氣，而將仲兄弟毀了！」

「道義爲重，小弟怎敢有負武林之傳統。」

「法外施仁。」

「蒯先生，樂氏一門之帳，又該怎樣算？」右角落傳來了一聲極冷酷的女子聲，又見人影一條，一個身材苗條的少婦推着一輪小車，車上坐了個臉黃肌瘦奄奄一息的孩子：「各位英雄同道請看，這是樂家唯一的生還者，祇有十二歲，十二歲的孩子，身中五陰手，如果不

是仲大俠所賜，他那會受這樣慘無人道的打擊……還有，大名樂家，俠名滿天下，卻想不到今日會遭到魔頭滅門之禍。小元，你講講，你講一句，那怕是講一句，讓在場的前輩、尊者聽聽，誰是誰非，誰是罪魁禍首？」

「仲……午……昌……」孩子聲嘶力竭的吐出三個字，這三個字，字字帶著有千仇萬恨。可見這孩子對仲午昌之深惡痛絕。

「如果老夫之記憶不錯，妳是談家騏之女，也是金坪方家的大少奶……方大少奶，這其中可能有十分錯綜複雜之因，更可能有難明所以之處，仲午昌行俠仗義十多年，我相信在座受其惠者，當在不少……」

果然，有不少人起身坦承，內堂變成亂亂嚷嚷一片。突然一聲龍吟清越激響，將這一股亂哄哄叫聲一鎭，然後，又聽得一個極陰沉的語聲道：「此乃衡山開法堂，處置劣徒，請各位靜坐觀禮！」

「右長老。」

「蒯先生稍安毋躁！」

「我是懇請法外施仁！」

「衡山教中之事，豈能容你干涉！」一句話就此將蒯人駿窒住了！是呀，外人怎可干涉衡山門戶之事，而貽人越俎代庖之口實。

「我是請求。」

「不容所請！」場面就此僵持。

「帶仲午昌，」事到如今天乙道長也已明白必要立即發落不能再拖延了。很明顯，自己的門下的確做了件有違江湖道義的錯事，但是，他這十幾年來所做過的俠行義舉也不在少，所謂「桀犬吠堯」，人，又有那個是衆叛親離而落一個嚴惡所歸的，事情祇能儘可能從寬處辦，早早發落，了此一段公案爲要。所以，他祇能命將這個主犯帶上。

一聲的叫號：「帶仲午昌！」這四個字，越聽越感到有鬼氣，淒涼之感。在純陽內堂之中，人人都感到有一股無形的，陰森的壓力，這種壓力將他們壓得透不過氣來，人們自然而然的肅靜了，沉默了……然後是等待，等待這個令人們心中產生各種想法不同的人的出現。

有的同情，有的嗟嘆，有的憤懣，有的輕視，更有的是希望他受到了千災百難，然後挫骨揚灰。

有徐徐的步伐聲傳來，現在，內堂中更是肅穆、沉靜，每走一步，即使是來人有極上乘的功力，走路也不致於山响水激，可是每走一步，依然十分清晰的傳入衆人的耳中，人們的目光注視着一條陰暗的小備弄，一個身高七尺開外的小伙子出現了，是這樣的鎭靜，沉着，雖然面容萬分的黯然苦痛，但是他的雙眼極亮，嘴唇緊閉，無一人能知其心中在想甚麼，是感到悔恨？還是別有不忍，甚至於抗命？或者是掙扎……

此人就是仲午昌。

「仲午昌！」

「弟子在！」

「尚有何詞申訴？」

「弟子助人是實，因之而引致大名樂家被毀，也是事實，至於因此而令師門蒙羞，若因此爲江湖武林正義所不齒，弟子不敢認，也無法認。」

「孽障，大名樂家，傳名滿天下，魔教惡譽，雖童子皆耳熟能詳，衡山門中幾時有過這樣的叛犯師門戒律之徒，你非但大膽，簡直是欺師滅祖！」

「弟子不敢。」

「還說不敢。」

「弟子若眞的欺師滅祖，決不會親身犯險回來，也更不會坐視等師長開堂法辦！」

「依你之見，非得大鬧衡山迴雁峯，與本門打一個落花流水，才稱你之心意？」

「哎……」一聲蒼涼之長嘆後，仲午昌說道：「弟子不再分辯了，請師祖發落！」

「是你輕視了衡山派，是你不安於衡山派，派中的兵刃暗器都不在你的眼中了，更何況你做出了如此傷害江湖道義之惡行。仲午昌，交出衡山鐵雁牌，十二支地絕叉！」

衆人中差不多有一半人發出驚叫出聲，誰也明白，仲午昌之遊俠江湖，所憑仗的就是這鐵雁牌與地絕叉。兩物一收，就如大虫去爪，猛鷹折翼，試問，以後，仲午昌將如何存身於江湖之中。

總以爲仲午昌會有所爭辯，但是，這個樸實、敦厚的小伙子除了面部略帶苦痛之色外，他毫不拒絕將腰間一排三寸來高的皮帶，帶上有銀光閃閃的暗器，這正是江湖上強梁見而生畏的暗器地絕叉，嗆郎一聲輕响安放於地上。

* * *

衡山弟子，第二、三兩輩同門看到了仲午昌如此舉動，至少有一大半哭出聲來，誰不知道，這一來，仲午昌算是被衡山派判處死刑了，他們誰不知道仲午昌之個性爲人，誰不知道師門尊長爲江湖道義所迫壓，不得不作此重判，誰也都明白，此事之中難免有別情，可惜，事發倉卒，誰也沒法有足夠之證明以證實仲午昌之不幸，只能眼看這一個仁俠英風的小輩俊傑，被逼入了絕境之中。忝在同門，他們又有那一個不感到痛心，不感到難過？

「不……」十三尊者——現在只有十二個，仲午昌已待罪一邊，異

口同聲的求告：「弟子鐵子衣……」

十二尊者全拜伏在地！其中為同門稱之為智囊的時申錫已越眾而出道：「掌門、長老，伏念仲午昌自入衡山門中，多年來也曾屢建奇功，江湖上亦有所聞，再說，此次大名樂家一案，其中尚有不少疑點。」

「你們意欲何為？當着異門別派之前，仗眾要脅？抑或結勢相挾，你等越來越目無尊上了……」

「不，掌門、長老徒孫兒們焉敢如此大膽，事實俱在，仲師兄之心戀師門，所以不怕降罪施罰，也所以請息雷霆怒，唯求師尊不可將他逐出門牆！」

「弟子們深信仲午昌，決不甘心脫出師門……」

「方大少奶，妳意下如何？」天乙道長何嘗不知，仲午昌如果甘心背叛師門，誠如其言，也不會自投純陽觀，挺身受制。何況，仲午昌的確是個可造之才，如此毀了，也未免太可惜。不過，坐實其罪的是與大名樂家有着極大關鍵的後人，自己大動干戈，當眾示罰，如果稍有偏差，那麼，非但有違初意，並且，數十年辛苦積來的聲譽，也被破壞得乾乾淨淨，為此，他不得不請求這位方大少奶有所表示。

「前輩乃是當今之泰山北斗，聲名孚孚，小女子是久聞大名，大名樂家滿門十八條性命，是死在魔教人手中，本來，我們是不該，也不可向這位仲大俠討帳，誠如前輩所言，仲大俠乃為宵小所愚而已……看來，樂家是該死，仲大俠是該受同情……」說話雖是平靜冷淡，可是，誰也聽得出，這弦外之音，是如此狠厲，將個仲午昌釘了個死實！

「掌門、長老，弟子不敢欺瞞尊長，大名樂家之人命，弟子甘願負責……」

「為甚麼？」十二尊者異口同聲，誠惶誠恐的，詢問仲午昌。

「各位同門，我又何必多言其他，唉！到今日，我算是看清了些眞相……」

「仲七賢侄，你不會與魔教中人交往……」蒯人駿急得語聲也打戰，「老夫如果不是你，早已為魔教四大天將所毀了，全仗你的現身，全仗你的地絕叉、鐵雁牌，將四大天將毀了。各位，仲午昌與魔教中人有着不可化解的仇怨，試問他那會與魔教中人同流合污……」

「蒯前輩，仲午昌即使不肖，也不願承受他人之垂憐而求苟延殘喘！」

「不，是我求你之垂憐啊！」

「請尊長示罰。」

「逐出門牆十五年，如有善功箕行，或者能得苦主願情，允你再列門牆，否則，十五年後，再來衡山……去吧！」天乙道長在形勢所逼之下，他只能硬下了心腸，判予重罰，十五年啊，唉！誰也該明白，仲午昌在這十五年內如何抵受這武林之惡風險浪？

「十五年內，不准你動用衡山武功，十五年中，我衡山中人，均不得徇私呵護，如有發覺，與同犯並罪！」

在人聲喧嘩中，大部份人覺得天乙道長的處罰太嚴了，有些人甚罵了出聲……

「還不如毀了他的好。」

「對，死了的還好！」

「十五年，哼，我看連五年也難過啊！」

「死還便宜，否則，我眞怕不出三天，仲午昌就得死活皆難！」

「誰不知玉面羅剎的心腸是出了名的陰毒。」

一聲龍吟，左筆右史兩位衡山耆宿又出了聲：「敝派已秉門規判決了劣徒，以後仲午昌再不是衡山派弟子，十五年中，敝派視之為外人，其他事，請恕敝派不能越權過問了！請！」

好個左筆右史，一聲請，就此將這許多的武林人士，乾擱在堂上，他的說話已十分明白，仲午昌之事，從今以後，在衡山派再無甚麼糾葛。

仲午昌沉實地向衡山所供歷代祖師幾位叩了九個响頭，然後，他是謝拒了友好之慰問，有幾個想代其籌設避禍之道，他沉着地說道：「孽由己作，該由己消。」言下之意，他不想別人來趟自己的混水。然後，飄然下山，連自己至好同門也無法揣摩出其去向。

＊　＊　＊

八月十八，離仲午昌被逐出師門之第三天，榮陵大豪易宜仁家中，有着極大的盛會，宴請的是武林有名大俠，八手神槍談家騏之女，玉面羅剎談菁芸，還有她的丈夫，金坪方家的方玉艮，方氏夫婦此次為了大名樂家之事，已鐵了心要代姨丈樂青田全家報這血海深仇，但是，她十分明白，仲午昌頗具俠名，此次之誤，不論大小門戶都會有專人投書，希望天乙道長能法外施仁，不可毀了仲午昌。如果不是自己早有預謀，以江湖道義脅逼，仲午昌眞可能被來個禁閉山門，面壁思過而了事。現在仲午昌已被逐出師門，好！就得有個通盤籌算，用仲午昌來剋制魔教中人，然後，以遂其另外一個大陰謀。

玉面羅剎談菁芸另有陰謀，當然，沒陰謀她會如此出力？常言道得好：「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各位看官，這就是江湖，這就是所謂武林道義，這也就是這批白道自命

英俠的眞面目，他們只不過借題目，裝出激昂慷慨，義薄雲天，究其實仍是欺世盜名而已！

「……各位，仲午昌這一來，就會令魔教中人對其大生好感，如果我們能夠將仲午昌扣住，在我們別有用心安排之下，哼哼，這些魔教中人勢必一個人又一個人前來自投羅網，到那時我們可以以逸待勞！」

「玉娘子，我怕仲午昌的同門！」

「他們誰也不敢有違師門之命。」

「可以糾合同道，何況，還有不少人同情仲午昌，譬如神鷹蒯人駿……」

「我自有辦法阻止蒯人駿，還有其他與仲午昌有交往之江湖人物，只求使你們信我，事成之後，哈哈，我相信在座各位，誰也能富可敵國。」

富可敵國四個字，令那些江湖大豪大為高興，一個個興高采烈，個個鬨然叫好。

此地是間陰森、破敗的土屋，天上還有月亮，越形照得此地蒼涼可憐。土屋內沒有一件好東西，也可以說沒有一件東西不是破的、爛的。

可是這裡却有一個年方十八九歲的少女，生得如此之清麗絕俗，尤其是一頭長髮，襯托她那白色衣裙，偶而清風徐來，飄飄然的形態若仙若鬼，一對星星一樣的俏眼睛。嘿！她在流淚，唉，莫非神仙也有愁，鬼也有怨？

「七哥，為什麼你不能跟我爹去？」

「我已說過，我與妳道不同不相為謀……再說……」

「你不想我們趟入混水中，是不是？七哥，這缸水本來不混，是我們將它攪混了的啊！」

「你們誰也沒有這個能耐來攪混我的水，也就是說，如果我不想混的話，哼哼！我總算看清了，這就該多謝你們啊！如果不是你們助我，我又怎會看清了這些俠名滿天下的長輩的眞面目？哈……」一陣笑，這笑聲夾雜着是蒼涼？落寞？還是自暴自棄？

「七哥，難道你如此聰慧、有為的人，就這樣的算了，你就甘心情願為那些惡鬼折磨麼？」

「崔小姐，這就是我再三要求妳別在中間打岔之緣故，妳以為我聰慧，其實妳比我更聰慧，妳以為我有用，不，妳錯了，我一無用處，我只會害人，現在，哈哈，總算好了，我讓師門逐出，又回復我的本來面目，一個無家可歸的可憐蟲，活該讓人折磨、作弄，然後無聲無息而死，死在溝中或者陋巷中，全不壞，這才是我的歸宿。」

「不，七哥。」姑娘幾乎哭出聲來了，她不是一個木然懵懂的女孩子，她乃是個天賦過人，更且處事饒有心計的人，但是，在這個看來樸實，敦厚的小伙子面前，她竟然會變得手足無措，現在，她直覺的感到了仲午昌是讓自己坑了的，往事一幕幕浮現……

自己的父親為了追踪五毒天王之落腳點，來到了大名府，並且風聞大名樂家暗中派人與五毒天王聯絡，這就引起父親的深思，為什麼江湖有名的仁義樂家，會與這個江湖人士聞名喪膽的毒魔頭來往？

自己父親是人中英傑，謀事籌計，舉世無雙，這才有假扮賣藝的事發生，自己的容貌果然引起了宵小的垂涎，不想却招來了個打抱不平的傻小子，她一想起當時的情景，她的臉就紅了。

「朋友，全是江湖一脈，何必逼人如斯？」

「小子，你也不睜開你的狗眼，在大名府你想管閒事，告訴你，除了仁義樂家，可就沒有人敢挑我的不是，再說，我只不過看見這個妞兒有些勁，哈哈，她又不是尊駕的什麼人，請便吧，別來瞎打擾！」

「朋友，我請你睜開你的狗眼，在大名府，我老人家想管的閒事連仁義樂家也不敢管，再說，我是看這一對父女挺彆扭。所以，你請便，別在這兒等挨打。」

但是，這個傻小子可眞有些意思，說話可眞陰得可以，這那會不招惹這位少爺的火氣，打了起來。可好，這個大少爺可讓傻小子給摔了個七顛八倒，臨走還中了他的衡山破穴手。

可是，傻小子對自己的父親可眞誠懇，父親也眞狠，結結實實的罵了他一頓，總以為他會討厭啦，誰知他非但毫無半分厭色，臨行之時，他還諄諄叮囑，要父親趕快還鄉，別讓自己拋頭露面。

天下那有這麼好的人？眞誠而又樸實的好人，自己感動得哭了，就算老父也有些眼濕。最後，父親還是斥責了一聲：「衡山派有什麼積德，收得一個這樣好的徒弟。」聽得出，老父在呷衡山派的醋啦！

果然不出父女倆所料，自己的美貌五毒天王曲東素有所耳聞，不出所料被看中。意料之外是大名樂家出帖來請，樂青田親口要父親出賣閨女，出價相當高，還說明拿了錢，立即離開大名府。父親詢問女兒以後，這位仁義大俠却變了面色，厲聲說明，那怕是有人糟蹋死自己，這些錢作賣命錢，也不算少。

我們剛想發作，傻小子又出現

了。

「仁義樂家偌大的聲望，想不到還幹這種代人穿針引綫的事。」

「小少爺，你快走，好漢不敵人多。」父親怕他惹禍，叫他趕快脫離是非圈。

傻小子可不肯：「我可明白了，樂大俠，你還圖什麼？爲什麼會幹這種事？」

「小子，你好大的膽。」

「老三，代我將這個小子毀了，記住，不留活口！」

仁義樂家的底算是洩了，說什麼仁義，道什麼英雄，原來這背後臭不可言也！殺人又滅口，這就說明了他們所幹過的醜事，全讓這個手法給掩蓋住了。既能做一件壞事，誰又能保證他們不作第二件、第三件？

仲午昌出了手，雖說功力並非舉世無雙，但在小輩中他實在是個佼佼者，並且看得出，他是拚全力在維護我們父女，更希望我們父女能逃出生天。

當時樂家的人全部出動，連五毒天王也露了面，父親認出了五毒天王，樂家與毒魔頭來往的事實已無法掩藏啦，於是雙方大打出手。仲午昌這才算發覺，他讓我們父女賣了，不，作弄了，當時他還不知道我父親追踪五毒天王的意圖，但他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令自己十分感動，自己也就毫無保留地與他併肩出手，傻小子向自己笑，這個笑容依稀就在眼前那樣，令自己一想到就感到心甜。

仁義樂家不僅被毀了，傻小子還親耳聽到了五毒天王的招供，證實了樂青田的陰謀，他們有一個極大極陰險的狠毒計劃，這計劃將令天下武林引起一場大屠殺！傻小子明白了仁義樂家的陰謀，却料不到，自己會陷入了今日的困境，而我們父女，却無意中做了陷傻小子於絕境的主兇，想到此姑娘的淚又流了下來。

* * *

「你恨死我們啦！」

「沒有，我不會恨你們父女，我不是早就說過，全仗你們才令我看清了所謂道義的眞面目。」

「你爲什麼不爭不辯？七哥，你師父，不，這個掌門的長老，我看他簡直是糊塗得可憐，該揭穿這個陰謀。」

「崔小姐，這樣會有用麼？唉，現在我感受到一個人一旦成功了，眼光也就淺視了，不，該說這成功是堵無形的高牆，將個人圍了個密不透風，他背了個成功的包袱在擔心、在掙扎，心中所顧的只是：「別毀了成功，別毀了已得的成功。」

然後，他只能以耳代目，以鼻代目，更進一步，他也只能讓些虛假的形象封住、堵住。我相信我是無法可以揭穿，也不必揭穿這些。事實上在衡山，有幾個會相信你們父女所毀的不是甚麼仁義樂家，而是江湖之巨孽、惡寇！」

「對，說得可算是血淚交迸！」進來了一個年約五十左右的中年人，打扮得像個鄉愚，可是，誰又會認得出來，這乃是當今第一名手的無形天魔崔母求？

「爹！」

「倩兒，來吧！先將這隻鷄去炮製炮製，來，我與他喝一杯。」

少女十分聽話，抓了這隻大母鷄出去了，只剩下了崔母求和仲午昌兩人，崔母求取出了個大口葫蘆，還有一大包油紙包的鹵味，懷中又掏出了些杯筷之物，他斟了兩杯酒道：「來，小七子，先來一杯，定一定神。」

「崔前輩，你又何必守住我？」

「爲了你好啊！」

「不，你是在害我。」

「放屁，我害你，我憑什麼來害你？你又有什麼值得我來害你？小子，你得放明白些，這三天內，你也該看清了你的處境。」

「奇怪，我的處境又與你何干？」

「啊！」崔母求突然似被人兜心打了一拳：「你說什麼，你的處境於我何干？嗨，好，領教了，想不到所謂名門正派的大人物，却個個也是他娘的忘恩負義之輩。」

「就該各走各路。」

「不，爹，這是他故意的在說氣話，他是想逼我們走，然後，他自己去投入陷阱。」是倩兒急促的語聲：「七哥，爲什麼？爲什麼？你如此的傻，你以爲，他們會好好的放過你？難道你還沒有看清了他們所有陰謀？」

「難道，你我就該共同陷在這個毒阱之中麼？」

說了半天，崔氏父女突然看清了仲午昌的眞面目，他是比任何人更清楚自己之處境，正因爲這樣，他認爲自己沒理由拖累他人，又何況，他早已說過，孽由己作，該由己消。還有，更令其苦痛而油然生消沉之感的是，樂青田之所作所爲，才令其心神俱震。

背了仁義之名，却幹着又狠又毒的勾當。

武林正義人士目之爲邪魔外道的，却反而是替天行道，撲殺眞惡的正人。

自己自命爲俠義中人，手下也不知毀了多少所謂邪魔外道的人，焉知自己無意中，殺的是眞正的菩薩，維護的却是虛僞的小人。

老實說，當其發現了樂家的所爲，他一直在這個懸疑中打轉，一

直轉到今天，依然轉不出來，依然理不出個頭緒來，他消沉、他苦悶，甚至於他自暴自棄，他更希望一死了事。

那裏想到他的個性，他的爲人，他的正直，眞誠的行動，令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看上了眼。又何況崔母求是個不世之奇才，可惜他人手單薄，從天乙道長的成名中，突然，他發現了自己的缺點，就是無組織之才，他想重振魔教，可惜來來去去只有父女兩人，試問，又怎能成得了大氣候？爲了這個原因，湊巧天乙道長逐出仲午昌，正好將仲午昌收歸手下，以後再一步一步的建立一個核心的小圈子，因此，老魔是不肯放手，也可算是纏住了他了，想不到，仲午昌是說了狠絕話。

「我與你們始終是道不同，不相爲謀的啊！你是魔教，而我是……」

「你是名門正派！」

「至少，目下是有如此的分別！」

「你仍承認是衡山子弟！」

「我又怎能否認！」

「你已被逐！」

「十五年後，我依然是……」

「十五年。小子，依我看，如果沒有我們，你可是十五個時辰也捱不過！」

「何不就此離開我十五個時辰。」

「小子。」一聲怒叱中，就見一條灰影飄動，仲午昌面前立即有一股極强極勁的大力，壓得他的呼吸困難。但是，橫側裡又有一股極柔和的勁力透入重圍，一阻一擋，其中又聽得倩兒的驚叫及哀怨聲：「爹，你這是幹甚麼。求你放過他！」

「孩子，妳讓開，別在中間打岔！」

「你預備如何處置他？」

「要他自食其果。」

「你說甚麼？你想折磨他，你想難爲他，你想……」

「毀了他！」是崔母求的怒吼聲。

「多謝成全！」仲午昌沉着，鎭靜的回答。誰一聽就明白仲午昌眞的是已處於消極之邊緣，也可以說，他根本不想再活下去了。

早已說過，崔母求乃是個不世之奇才，那怕稍有些風吹草動，他可是聞聲知味，聽者知意，仲午昌的「多謝成全」四字才出，他已立即住招收式。臉色鐵青的對仲午昌道：「是你不識抬擧，是你爲這死道學所困，總以爲你是個蕭灑倜儻的人物，想不到依然打不破這個樊籠，我又何必來成全你，譬如你與我沒有來往，未相見，就祇能讓你自食其果，如此而已，走！」一聲喝走，崔母求已扣住了女兒倩兒之手，人影一晃，穿出破屋走了，可是，遠遠却傳來倩兒的悽厲叫聲：「七哥，快走！」

仲午昌祇是怔怔的出神，他何嘗不是一個玲瓏剔透的聰明人物，他更明白「快走」這兩個字的涵意，倩兒分明已發覺了自己存身之所已有敵人踪跡存在，他明白自己已是江湖中人的捕殺對象，又何況玉面羅刹談菁芸對自己是絕不會放手的，因爲他們還有極大的陰謀在計劃着，因此倩兒叫自己快走，仲午昌突然臉上浮上了一層苦笑，心中轉念道：「我，又能走得了多遠！」

「老大，看來，這一對魔頭父女是走遠了。」

「不錯，不會回頭了，先把他帶了走，免得他落在那些宵小之輩之手！」

聲音才歇，仲午昌面前多了一個身穿五色彩衣的矮子，如果不是此君的五官實在不敢恭維之外，說實在，倒也面目可親，又何況他又嘻開一張口，臉上充滿了笑意：「仲午昌，你不認識我吧。」

「你是笑面矮刹儲艮！」

「不壞，一見面就能叫出我的名字，嘻嘻……不賴。」

「你是魔教中雲字門中的護法。」

「對，有眼光。」

「你意欲何爲？」

「甚麼，你怕我會送了你的命？」

「送我命？求之不得，我怕的是此外你另有企圖，如此而已。」

「哈哈，好，眞有些意思，不過，現在，可不是你我掂一掂斤兩的時候，還有……」

「我們也沒有太多的時間，老四，快走吔！」

「好！」那個錦衣矮子，聲隨人到，一手扣住了仲午昌的「寸關尺脈」，唉，仲午昌的基本功夫不弱，即使現在他所仗以成名的鐵雁牌，地絕叉雖已盡失，但衡山基本功，十七式玉靈純陽式依然有不可輕侮之實力，如果不是被逐出師門，又不准仗衡山武功傷敵之故，錦衣矮子勢必遭仲午昌的反擊迴震之力，鬧一個手忙脚亂。

現在，即使仲午昌未施過這外鑠之力，矮子的一式已爲其「卸」字訣即脫了眞力：「我可不想隨你們走。」這是仲午昌的語聲。

不料，後面陰惻惻的傳來一聲冷而且厲的語聲道：「很好，不如跟我走！」

仲午昌面前突然的多了一個臉容黑瘦形似竹竿的白衣女子，她的臉色是又白又灰，兩條又黑又濃的板刷眉，却配了對又死又黃的倒掛

眼，鼻子不壞，口也算得櫻桃小嘴，但是，配在一起，却有着說不出的彆扭，突然，仲午昌一見了此女之臉容，一聲驚叫「尼山三煞，我與妳們又有甚麼過節？」

「你與我們是一無過節，但是，你與方家有解不開的仇結啊！」

「如此說來，妳是爲他人作嫁衣裳的了！」

「那也由得你自說自話了！」

「尼山三煞，你是老大，呵呵，還是臭老三？」錦衣矮子開了口，語聲顯得有些輕視之意。可是那個白衣女子是理也不理，身形漸進，祇是向仲午昌逼過來，仲午昌是身子一偏，看得出他即使是武器盡失，但是依然不甘束手待縛，仲午昌是完了，自己的玉靈純陽式，必須有鐵雁牌，才能發揮其潛在之眞力奇招，地絕叉可合其表現出非凡之神威，現在，兩種衡山的殺手武器已被剝奪，那麼，純陽功用來出手變招，等如人體缺了四肢，試問又怎能有所發揮，又怎能對付江湖道上的殘惡殺手？

那個尼山三煞中的白衣女子也眞陰得可以，毫不理會矮子的說話，祇是全力對付仲午昌。祇見她手關節格格一響，五指箕張，向仲午昌迎面抓到。仲午昌一個七星式，右手彈指，分彈七式，向白衣女子的左臂之「臂臑」、「手五里」、「肘髎」、「曲池」等穴點去。

唉，如果有鐵雁牌在手，兵器在，別說連點四穴，那怕一揮之威，白衣女子即使狂妄，也不敢强掙强格，勢必回招反格。可惜，現在你是用手，就算你眞力不弱，人家的護身之炁也不輸虧，你是不能以力攻迫，人家却可左手一收，右手關節又一陣的響聲中，奪門直入，堪堪封住了仲午昌胸前重穴。

尚幸那個矮子也發了狠，跟踪而上，這就可看出，各人有各人之專長。矮子是化掌法，指法稱雄，與白衣女子各專一功，這就得憑眞功夫來判輸贏了，他的一招出手，雖說是抓向白衣女子之肩頭，可是，已深得武道中「團魏救趙」之要點，白衣女子出手之快，矮子跟踪而上更不慢，白衣女子如果一定要「得勢不饒人」，那麼，對不住，矮子的出手勢必會毀了女子的肩頭。任何一個江湖有識之士，絕不肯做此傻事。矮子耳聞一聲尖銳的厲叫，兩眼前又是白影晃動，自己的手一抓空，一條人影一閃，已不見了女子影踪，不過當頭依稀有一股極陰、極尖、極狠、極厲的勁力蓋來，矮子到底不是江湖無名之輩，他祇是哈哈一笑，莫名其妙的一個前仆，臥身在地。而另一面，祇見那個白衣女子，不知甚麼時候，雙手各多了一柄藍光閃閃的武器，其疾無比，向下刺劃。

矮子現在是以背向天，白衣女子發現此人伏仆臥地，她在一聲刺耳的怪笑聲中，兩點藍星其疾無比的向矮子頭脚打到。

橫側裡却傳來一聲怒叱聲道：「好陰毒的雙星環！」聲到人到，一面形如盾牌的黑影護住矮子背部。錚錚連聲中，矮子突然一個大翻身，右手一揚，由黑衣內抖出一串微有爆音的五色火串，白衣女子猝不及防，面對這兩個突其如來的變故，有些手忙脚亂，火串與自己的雙星環在其面前晃動，一聲長嘯中突見一張大網將這女子一晃罩住，接着一股勁力傳來，她已滴溜溜的爲人帶出這破屋。

矮子已起身，前來解困的人也已現身，乃是個身材雄偉，身披金甲的白髮老人，左手一張黑盾，右手執一柄金戈，剛才，如不是他及時趕來用盾一擋，矮子猝不及防已被這女子之雙星環暗器所傷了。現在，他非但解救了同伴矮子之危，而且讓矮子在下風之際，反打一串神火鈴，雖然不能成功，總算扯個直。不料兩人才一現身，四週突然傳來一陣極嘈雜的鬼啾啾聲：「雙判官，雙判官，今日來無處走，閻王現，判官面，閻王不見，判官當衰……」

四週是一片似歌非歌的嘈叫聲，突然，蓬蓬勃勃的升起一股又一股的彩烟……

＊　＊　＊

「七聖迷魂散」是仲午昌的驚叫。他想奪路而去，可憐，饒他發覺得快，依然難以脫出這個重團。本來他可以憑仗鐵雁牌殺出重團，而今，他面前又多了一個白衣女子，不過此人不是初見的那個，分明也是尼山三煞中的同伴，她並不出手，祇是像與他開玩笑的那樣，左擋右攔，迫得仲午昌無法脫出這個已被七聖迷魂散包圍之地。

遠遠傳來幾聲洪厲的叫聲，仲午昌依稀看見了笑臉矮刹儲艮與他的同伴，莫名其妙的飛向半空，即時勁風一掠，好好的兩個人不見了，也不知是爲三煞的同黨所擒，抑或另有別情，他猜不透，自己忽地一陣頭暈，他慘然一聲苦笑，神思一迷糊，再也抵不住而仆倒地，他昏迷過去了。

當仲午昌醒來時，發覺自己手足被扣，並且分明已扣上了無法脫身的重物，木狗。也就是說，仲午昌根本沒有脫身的機會。

看看四周，自己身在一個山洞中，四周陰濕之氣襲人，而山壁間隱隱有水沁出，使得這周圍濕漉漉，離自己十來步遠的壁間有一支人臂粗的火炬，火不太旺，不知用

甚麼油燃點，烟極多，引得這火光不亮，更且多上三分陰森鬼氣。在這個火炬之下，赫然有一個白衣女子，雙手被釘在山壁間，雙足也套上了木狗，在閃爍的炬光晃動下，仲午昌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這不是尼山三煞中的一煞，她那會與自己一般地被困在此？而且，看來受着比自己更慘的酷刑。

「妳是老大，還是老麼？」

「我是老三。」

「奇怪，你那會與我一樣？」

「我與你一樣？你也四肢被廢了？」

仲午昌聞言，不禁一怔，微微一運氣，發覺四肢無恙，心中突的起了一個疑問，奇怪，這到底爲了甚麼？還有，自己到底爲何人所擒，擒住了自己爲的是甚麼？當然，自己奔走江湖十幾年，有不少朋友，更有不少寃家，到現在爲止，自己算是眞正糊塗了，朋友是否實得稱之爲朋友？寃家是否眞的稱得上寃家？這因爲以前憑一般的認識來分辨善惡，最近却讓樂青田所作所爲弄寒了心，也令自己對眞正的善惡分野起了疑心。照理說，這兒的主人既然扣住了三煞中的一煞，應該不是敵，即是友可是爲甚麼也將自己扣住？扣住又不用重手，這就有些難以明白了。

「我問你，你爲甚麼不答我？」那個尼山三煞中之麼煞焦躁地問着。

「我好像並未被廢。」

「甚麼好像不好像，仲午昌，告訴你，此地的主人就是多年未出山的巨惡山君，你可曾聽見過他的名字？」

「『巨惡山君』？又是個甚麼樣的東西。」

「哼哼哼！」一陣極陰，極狠的笑聲傳進這個洞中，由於壁有迴聲，可能這山洞別有傳聲之道，這笑聲竟然會連綿不絕，幾聲哼哼，越到後來更爲洪烈的傳入仲午昌之耳膜！

「連巨惡山君也不知道，哼哼，你也配在江湖逞好漢？」語聲中，有一陣軋軋聲響，一股陽光透入，光影中有些塵影飛揚。一個瘦弱的人影拖了一個半死不活的人走了進來。仲午昌定一定眼神看清了來的是一個一身黑衣的女子，這女子年才三十不到，除了眉眼帶煞之外可算是個美女，手中所抓住的正是那個尼山三煞的同伴，看來已是奄奄一息。那女子來到了右邊洞壁，她身手了的，手一抄，嗆郎聲中一條鐵鍊已在其手中，她只是上下卡卡兩响已將這個垂死的一煞雙手鎖住，又移來一副木狗扣住了雙脚，然後對仲午昌說道：「明日再來問你……」

這六個字，使仲午昌感到發自心底的噁心和難受，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爲了甚麼會如此的聽不慣這樣的說話。

「連巨惡山君也不知，哼哼……」遠處又傳來石門移動聲，山洞中却哄哄發發的迴音，好像在向他示威，在壓迫着這三個囚徒之心……

「大姊，二姊呢？」

「死了。」

「怎麼死的？」

「吃了！」

「啊！甚麼？吃了？」

「唉！不想我尼山三煞，竟然會落得個屍骨獸吻。」

「給野獸吃了，二姊讓野獸吃了！」

有飲泣聲，仲午昌無論如何也想不透巨惡山君是爲甚麼？在武林中所謂邪魔外道，各式各樣的奇行怪癖，全有人做，全有人嘗試，至於伺養野獸，更是不在話下，不過用人餵獸，而且用武林中知名人士餵獸，這可是第一次聽到，爲甚麼？人對付人竟然有這樣殘酷的手法？

自己怎會來了此地？難道七聖迷魂散是巨惡山君之毒藥？據自己所知，七魂散是苗疆金牛峒主的秘方，巨惡山君難道是苗人？不錯，苗人性蠻，且善於弄蛇養獸，驅虎役豹，唉，想不到自己竟然會陷入了野人手中，哈哈，說不定自己也是獸口中的肉，也好，仲午昌想不到，臨死還得讓人作飼料……雖然人生到頭難免一死，不過，竟要死得如此離奇古怪，「哈哈」，仲午昌突然的又笑了出聲，並且更脫口而叫出了一句：「想不到我的死，也會與衆不同！」

石門一開，又有人來，有人提來了食盒，尼山雙煞現在這二個人是氣極而不吃，抑或是別有感慨而不吃，沒人知，至少這兩個女人是沒有動過食盒。

至於仲午昌別有打算，反正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不吃白不吃，譬如將自己餵野獸，難道野獸會客氣了？所以他是不理三七廿一，來多少，吃多少，何況，這食盒的東西，非但不如囚糧那麼難食，可能他餓久了，覺得這東西還挺對胃口，吃了個空空如也。

運一會兒功，不壞，功力依然一運就到，可是突然想到了，自己根本沒兵刄暗器，即使功力不弱，無輔佐甚麼兵器，暗器，自己僅僅是個江湖上第四五流的人物，有了兵刄，可稱是第二流，有暗器之助，不敢妄自菲薄，第一流之頂尖不敢說，第一流之中流，大可說得過去。

可惜，自己只不過是隻去了爪

牙的大虫而已——他糊裡糊塗的想了很久，如果不是石門移動之聲傳過來，他還在沉思，現在，他又再見了那個黑衣女子，首先她解下了尼山雙煞，然後就來對付仲午昌了，總以爲自己功力不弱，誰又想得到這女子用她的那對帶煞的雙眼，注視了一下就急急地爲他開脫木狗，一股鑽心蝕骨的苦楚，已令其難以忍受，待到這陣苦痛稍緩之際，自己已被此女扣住了頸後「天柱穴」，除乖乖聽其命令之外，根本無半點爭扎餘地，而手銬是如何被解開了，也不得而知。

尚算不幸中之大幸，仲午昌自知身上尚未帶傷，而眼前尼山雙煞，分明是受傷不輕，據自己所知，老三四肢被廢，而另一個分明是血傷未癒，至於還有一個已做了獸物口中之食，而現在仲午昌又有了一個念頭升起，可能自己也會與三煞步上同一命運……

眼前一亮，自己一個人算是又走在青天白日之下了，仲午昌抬頭望了望天，很好的太陽，再看一看清自己還在一條明溝中，原來這山洞在地底下……

不久來到了極大的廣場上，身後門响，這才看清這扇門是掩住這山洞通道之用，這個廣場是四面圍牆，前面有一排房屋，一座大廳，廳階下有一張大交椅，椅上披上一張極珍貴的獸皮，而椅前鋪了一張原隻的虎皮，椅上無人。

仲午昌還未看清四週，突然他發現尼山雙煞渾身抖戰，分明她們怕極了這個所在，仲午昌不禁代這兩個江湖有名兇徒感到羞慚，人誰無死，何必如此示弱。其他三面圍牆門大開，仲午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見每一道門都有着人物走出來，在前面的個個垂頭喪氣，抖戰緊張，從他們的體態看來，每個人都有着不凡之武功，並且每個人也有着他們的身份，地位。可惜每個人却顯出他們的可卑可憐……

戛然一聲鼓聲停止，一陣風吹來，仲午昌精神一振，只見大廳上走出了一對紅衣俊童，每個俊童手中執着長柄之香盞，一股香味，由盞中傳來，半空中又傳來了一聲斷金的呼喝：「山——君——駕到——」而四周立即轟的一聲叫：「迎接山君……」

仲午昌打足精神要看看清楚，所謂山君究竟是否身如巨靈，形如天神，抑或是三頭六臂，面目猙獰的修羅惡煞？或者……

嗨嗨，出乎意料之外，只見在俊童秀女之後緩步走出一個年才卅七、八，面容瘦削已雙眼無神的道姑。而所有人一見此人，立即就地跪倒，口中齊呼：「迎接山君！」但只有一個人沒跪，這人就是仲午昌，由於他的不跪，形成了他的突出，錚錚幾聲急風，日光中，幾股細如牛毛的光影已向仲午昌環身打到。

一聲陰惻惻的喝叫：「住手！」就看見有兩個俊童，兩個秀女宛如驚電飛虹般地在仲午昌面前一掠而過，而在一連串金屬相擊聲中人已退出行列中，分明，打出來的暗器已被四人接下了。

仲午昌目前是充滿了自暴自棄的心理，老實說，一個頗具江湖俠名的少輩英傑，而今落得個如此田地，這心情也就難免落寞凄凉。「生不如死。」這四個字一直在他的心中迴蕩，而今越爲朗然，所以他只是苦笑了笑，冷然的注視着這裡的變化……

「裘大魁、祖金煌，你兩個尚有何話可講……」是那個中年道姑的說話，東角、北角，各有一條人影被擲出，嗆郎聲响，分明這兩個人也難討得了好，難道是橫行冀北的人魔裘大魁？如果是他，那麼祖金煌必定是七省惡星，殺人嗜血的野狠神了！奇怪，他倆都是江湖上有名惡宿兇煞，而今竟被這個看來瘦瘦的，眼無神的道姑所困，難道，她才是巨惡山君？一個道姑有如此之氣派？如此之排場？哼哼，倒是不可不看清楚明白，即使死了，哈哈，總算沒有落得個孤陋寡聞！

裘、祖二人在述說，而且有所爭辯，可惜離得遠，兩人可能說話有所顧忌甚麼的，仲午昌聽了個語焉不詳，反正事不關己，只能靜觀其變，也就不必多耗心力，不料，突聞得道姑陰惻惻的笑聲道：「身爲武林人物，濫殺不會武功之人已經可恥，還童稚不留，眞是混帳，又聽說，殺的全是頗具清名之文士全家。好！有本領，就與瘋象先鬥……」

語氣才畢，突然地陷一穴，裘大魁大叫一聲：「容我一言」之時，地底傳來一聲象叫，立刻蹄聲奔騰，叫聲恐怖，仲午昌突感鐵鍊一緊，人已爲一股大力牽走，只見不少人圍在一個地穴口，向下觀看這人象之戰。

「巨惡山君，這未免太殘忍，太無人道！」仲午昌祇看得一眼，心中勃然大怒。

原來，這個裘大魁一入象穴，雖然武功已被廢七八，到底是個久走江湖之輩的巨擘，即使步入危境，誰也不甘心就此而死。

奔、閃、躲、藏、唉！人與瘋狂的龐然大物相鬥，又且限定在一個固定之地盤之內，試問如何能抵擋？大象瘋狂奔騰，長鼻四下捲打，裘大魁已狠狽萬分，可是他還在哀叫，哀叫饒其別慘死於巨獸蹄下，或者鼻子間！

仲午昌看了惻然心傷，所以他不加考慮地說出了這幾句話，不想話才出口，四面八方傳來了勁風異嘯，壓力之強大大出乎仲午昌意料之外。如果此時有鐵雁牌出手，或者憑一招「靈幻舒卷」一式衝出重圍。現在他祇能冷然一笑地束手就縛。

頸、胸上肩、臂、連腿彎，脚踝全不落空，分明有不少人出了手，各式各樣怪勁異力向其體內滲進，仲午昌現在算是成了衆人鬥力試勁之肉靶子。仲午昌冷汗如豆的滲出，但他却半聲也不哼，冷冷地環視着這些對付自己的江湖朋友。

一聲極慘厲的象嘯中衆人眼前一花，象穴中擲出一條血影，叭的一聲，一堆血肉模糊的肉體擲在仲午昌等人之前，仲午昌看得幾乎嘔了起來。唉，雖是江湖巨寇，這種死法，實在太慘，簡直慘不忍睹！

裘大魁分明已難逃厄運，爲象之鼻絞壓偏，然後擲出象穴。

「你叫甚麼名字？」道姑開口了！

「仲午昌！」

「好漢子，將他押上來。」

＊　＊　＊

一聲又一聲的呼叫中，仲午昌已到了道姑的座椅前。

「你可知道怎樣才會不受委屈？」

「我也不見得受到了優待。」

「放肆！」

「事實如此，怎可說放肆。」

「在我的面前誰叫你如此說話。」

「在你面前爲甚麼不可以說該說之話。」

「大膽狂徒，難道你不怕慘死。」

「唉！」仲午昌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我眞代你可憐，別想阻止我說話，我是大膽甚至於發狂，試問我既不怕死，對死還揀甚麼慘或樂。」

「審查吏何在！」又是道姑的怒嘯聲！

「在！」一個年才二十七八歲的綠衣女子站在道姑之前，神態十分恭謹。

「將此人之一生一一報上。」

「此人稱爲七星迴渡，乃衡山七秀翁秀蘊之門徒，精鐵雁牌，暗器善打地絕叉，誅殺江南八怪，凉山一煞，還有不少小善小行，救過神鷹先生，並以助神鷹殺四天將最著。可是最近爲魔教所誘，竟然出手助崔母求毀了大名仁義樂家，而被師門逐出。

「八手神槍之女玉面羅刹談菁芸爲代姨丈報滅門血仇，邀請江湖朋友務求除去此人爲快。祖師路過時巧遇他被玉面羅刹所邀之尼山三煞困打，因而帶至此地。功過分記並作審核考覆，仲午昌不失爲一性情中人，無必死之罪，而今大言不慚，冒犯師主，請師主示下。」

將仲午昌的來歷查得十不離七八，不容易。

「而今他如虎去爪牙，鷹失健羽。」

「正是。」

「還敢如此狂妄，豈非找死？仲午昌你……」

「怎樣？」

「爲何不開口。」

「我怕開口引你不快，唉！再說我突然有所憧悟，飼養野獸惡物久而潛移其氣質，尊駕不知不覺與牠們有相似之處，我又何必再多言其他，其實也眞有些言語難相通啊！」

「你罵我是禽獸，畜牲？」

「平心靜氣，詳加參詳，就可明白同類相殘，豈能容忍你等這種絕滅人性之手段？」

「小畜生，」道姑眞的發怒了，突然外面傳來一聲炮響，道姑臉色突的一沉：「不准離開，今日即使有客來訪，我也得辦完此事。」

客人被引進大廳，爲首一人乃年約六十開外，精神旺盛之老人，後面跟着七八個武林健者。當他們一報上名，即令全場個個心中忐忑不安，爲甚麼？原來爲首一人正是威震武林十年的八手神槍談家騏，後面是鬼見愁玄瑛師太、滅魔觀主金面純陽徐慕岩道長。憑這三個江湖前輩，已可鎭服當場，何況還有隱居太行山達二十年的巨靈雙秀，邱東正、邱秉持，還有三人，乃是榮陵大豪易宜仁，玉面羅刹談菁芸與其丈夫方玉艮。

偌大的陣勢突然來到此地，爲的是甚麼？這不得不令道姑有所猜忌了。

「巨惡山君早歸道山，不想道因師太不墮家風，可喜可佩。」

「談老爺子，此次蒞臨敝莊不知有何貴幹？」

「向你要一個人，然後送一份價値巨萬的寶藏與你。」

「要那個人？」

「就是此君。」

「仲午昌，哈！我明白了，仲午昌與令親大名樂家一事有關！」

「還有其他之干涉！」

「想殺他……」

「哈哈，老夫怎會殺他，還得請他與我等合作。仲七兄弟，來來來，別以爲小女逼你，她實在別有打算，記得天乙道長會說過，如有奇行異跡，好，我們祇求你能與我等攜手合作。」

「我也叫你一聲談老爺子，請

問，我這個待罪逆徒又有甚麼事可與你合作的呢？」

「引老魔來。」

「老魔？誰？」

「崔母求。」

「引他來作甚？」

「哼！這是三枚『戳魂針』，老魔功力之詭異，老夫也自承甘拜下風，唯有這『戳魂針』可以破其功門罩穴，我們全明白，你與老魔別有淵源，也祇有你能近其身而不爲其發覺，祇要你一得手老魔即使魔功通天，至少在七日之內，功力大打折扣……」

「你是要我暗算他人，唉！試問對付所謂魔教中人，用上這一手，羞不羞？」

「成大事豈能顧小節，仲七兄弟，我這是爲你好。」

「那麼，至於價值巨萬寶藏又如何？」

「誰不知老魔有三大寶庫，第一，是武林珍本寶庫；第二，是武林兵刃寶庫；第三，是財富寶庫。扣住老魔，哈哈……非但可有敵國之富，更可成爲武林第一大豪了……」

「我怕到時候武林中勢必會引起了難以解脫的血光刀兵之劫，哈哈！別說我根本不想爲人走狗，而且仲午昌一生最卑視的就是滿口仁義道德，但滿腹蛇蝎的兇徒狂人。」

「你可知你目前是我砧上肉？」一聲陰狠的女子聲，仲午昌已爲人扣住了「神封」、「步廊」、「幽門」三個要穴。仲午昌不打算避，當看清是玉面羅刹時，他更爲坦然：「你大可試試！」

「好利口的賤徒！」手一按動，一吞一吐，仲午昌胸前如被巨鎚一擊，氣血翻湧中，又被一股爍勁一吐，人直彈了出，如果不是後面有人抵住仲午昌，勢必摔了一個狠的。人即使不倒，但談菁芸這一出手十分陰狠，仲午昌已被其戳魂手法所陰損，胸前的經脈也被談菁芸之手法所錯，就算不斷不亂，可也得慢慢地讓其血液之流迴而慢慢錯亂。現在一股疼、痛、癢，五味俱全的感覺直刺仲午昌之心田。仲午昌是個倔强而又倨傲的漢子，他不甘示弱，那怕痛得他咬牙切齒，冷汗直淌，他依然不肯哼一聲半句……

「仲午昌，你可別敬酒不吃吃罰酒。」是談家騏的柔聲勸告：「事實俱在，你在我們手中，也祇有好好的與我們攜手合作才行，這非但是識時務的俊傑，更且會有你的好處。」

「我本不願說，但是是你們迫我說，你以爲可以瞞過天下人的耳目，你以爲我是眞個貪生怕死之徒，你們錯了。

「說實在的我算是怕了那些大俠的『仁義』嘴臉了，樂青田憑仗自己所謂的「仁義」，誘使他的好朋友陷入其陰謀計劃中，然後利用五毒天王的玄陰七絕毒物來殺害這些江湖朋友，逼秘笈，攘財富，然後嫁禍於人。自己再以仁義自居，順利地掌握武林門戶之實權。而後再利用那些無知之徒的激昂之情爲他找五毒天王算帳，送他們入死亡陷阱。不料。爲我所發覺及揭穿，可惜，我錯了，時機未到我就倉促出手，變成了死無對證，我背上了黑鍋，被逐師門，我祇好甘心去死……至於你們的計劃也不過是樂青田的繼續而已，哈哈……現在我更清晰的看到了你們的眞面目了，你們比魔道中人更陰狠，更可怕……」

「如此說來，你是不肯答應我的提議囉。」

「我受傷如斯，但我不甘屈服，我希望你們死了這條心。」

「不，我們即使對老魔有必勝之信心，我依然希望有你從中穿針引綫。」

「爲甚麼？」是徐慕岩的詢問。

「我是不想我們與老魔來一個玉石俱焚的！」

「如此，談老兄，你又有甚麼好的打算？」

「帶他走，慢慢的勸他。」

「倒不如慢慢的折磨我低頭。」

「算你聰明，好，走。」

「且慢！」是巨惡山君道因師太的語聲：「憑甚麼帶他走？」

「呃，道因師太，我已說明你也算我們的道中人。」

「誰又答應過你！」

「哈哈，看來你想自得其利。」

「大可如此啊！不過談家琪，你該明白巨惡山莊所最歡迎的就是你這種人頭畜鳴之輩，想不到江湖上自命不凡，以俠義道自命的八手神槍，竟然是個如此昧良無恥之輩，至於玄瑛、徐慕岩、連邱氏兄弟在內全是陰狠可怕，見利忘義的傖夫走狗而已。」

「道因師太，看來你以爲關了門做皇帝，沒人敢奈何你了。」

「就算我關門打賊，又待如何？」

「哈哈——你以爲巨惡山莊還是你主持？你以爲老夫是一無所備？自陷險地？周天瑛、曾天秀、林天璜、吳天瑾何在？

「在……」這談家琪叫一個名字，在人羣中就有一個應聲，此時四週突的陰風突起，一陣陣虎嘯獅吼傳來，軋軋響聲中有人道：「道因，你可明白，你莊中已有人服我命令，而今連萬獸獄也開啓了，老夫看你如何收拾這殘局？」

「你們不可如此毀了巨惡山莊的，這萬獸獄一開，勢必造成極大的危害，至少，這裡的人，難有噍類……談老賊，你好……」

獸吼聲本來是越來越厲，奇怪的是忽地隱隱地傳來了幾聲吆喝聲，而軋軋聲漸漸靜止。

看來萬獸獄門已自動停止開啟，四週復轉平靜。

道因師太一聲長嘯，身形一動，好個師太，看來冰冷，雙目無神，可是一出手，身法之快，出招之疾，簡直令人驚駭莫名。

首先，一個白衣女子和一個黑衣女子由人羣中竄出。

分明，她是在先清理了門戶中人，然後再作抗外之打算。

「萍兒，快挾仲午昌走！」而談家琪已抖開七截勾連槍，會同邱氏兄弟之兩柄銀戟，玄瑛師太與徐慕岩之雙劍，會成一個小五行陣圖，由方玉良、易宜仁夾輔殺上。

有不少爲巨惡山莊拘來之江湖人物一見如此情景，由於武功半失，誰也不敢捲入這個血風腥雨之漩渦中，紛紛覓地退避。

兩個莊中好手在道因師太之率領下，名奮全力堵截談家琪等人。

可是，談家琪之武當勾連槍招式繁複，妙用無窮，就是其帶來的幫手，那一個不是大有名望之武林殺手。

而且在這個所謂羣毆混戰之際，邱氏雙戟簡直是似殺神天降，兩股銀虹起處慘聲立傳。

那幾個巨惡山莊中的子弟，不是倒斃就是仆倒在血泊中呻吟，就算道因前來阻截，其實她又怎能阻得住這七個武林高手？

玉面羅刹談菁芸是一心找仲午昌，而仲午昌却爲山莊中人托住了他身軀，正在東躲西閃。

談菁芸生性陰狠，當人羣豕突狼奔之際，她那會容得這些半死傷者的阻攔，幾個轉折出手毀敵。

太陰爪又陰又狠又疾，只幾招，血光此起彼現，慘叫連連中，爲其殺開一條血路，看看已逼近這個扶托仲午昌之人。

她是左手一抖，右手一指，向那個女子當頭抓到。

仲午昌現在血氣稍緩和，更不忿談菁芸之濫殺無辜，看出這一爪之陰狠殘忍，他强運一口氣，一個大翻身，將這一招三擊，全部由自己來承受，眼前又見一條白影，其疾似箭射到，倏聞得一聲慘哼，「咯咯」兩聲，談菁芸面似死灰般的幾乎立脚不住，她兩隻手掌軟軟的垂了下來，分明已被人對症下藥的折斷了腕骨，再看清來人正是倩兒！

崔倩兒可是得理不饒人，出手又快又疾，一招成功，第二招已將個談菁芸天柱穴扣住。

那邊又傳來了一聲厲吼，他父親正在施展天魔功中大混沌神招，將談家琪所佈之五行陣扣了個狠的。

「談老賊，你以爲打得好算盤，可惜老天爺偏不如你所願，你看如何？想取我魔官秘庫，哈哈……即使你的花言巧語可以令他們糊塗一時，但是，你能騙到他們至死嗎……玄瑛！你的師妹碧琳呢？徐慕岩！你的師侄蔣無畏呢？老賊說他們已死在魔教中人之手，不是！他們尚活在老賊莊後水牢之中，你們快些去，或許，還能見他們一面……」

玄瑛師太、徐慕岩首先脫出戰圈：「好，我等現去查看，稍有不符，老魔頭，你該知後果如何！」

「你們不可輕信人言，不可輕信人言……」是談家琪的厲聲嘶叫，可是，兩條人影已越牆而去。

「巨惡山君，不必再與老賊一般見識，倩兒，將他的寶貝女兒交還給他，請他們立即離開此地，別累巨惡山莊變得更爲血腥可怖。」

崔倩兒應了一聲，可是她依然恨這少婦出手之陰狠殘忍，所以一吐勁，還是叫她得受七日苦，一股陰魔炁令談菁芸慘叫連連的摔在談老賊之面前。

「你們走吧！」

「爲甚麼放他走？」

「你有甚麼本領留住他？」

「這！」道因師太可噎住了……

月夜，一個少年在前走，後面跟了個少女在柔聲勸慰道：「爲甚麼不跟我們走！七哥。」

「不爲甚麼。」

「你難道不怕這江湖險惡，你難道要將身試險，你爲甚麼這樣傻，我們魔教到底有甚麼不好，你說，你說……」

沒有回答，此時少女無法看到仲午昌在流淚，他心中有話：「魔教其實很好，只是我一直以爲魔教很壞，壞極，事實證明，爲禍江湖不是魔教，而是江湖的所謂名門正派，他們自命俠義輩，干盡傷天害理之事，却將這種罪過嫁禍於魔教，我爲甚麼不跟你們走，因爲我自慚形穢，我實在不配與你們在一起，如此而已。」

「回來……七哥……」

「由得我去吧，讓我去死……去……受罪……」

是的，仲午昌現在是衡山派被逐出門墻的弟子，他甘心情願，他毫無畏懼地面對這江湖惡浪駭濤，身受這十五年的煎熬……爲甚麼？

爲了要以一己之身將魔教之惡名澄清，也要向正派的人士大喝一聲：「你們錯了！」

（完）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奪劍奇兵



倒轉招式剋強敵　擒拿手法非等閒

上文提要：百合院的大胖子王寬大戰「白鬼」崔不四時，地下魔宮的老供奉「悲天老人」悄悄掩至，容婆子迎戰，不是用「雙飛星月掌」，而改使她在八歲那年一個狗肉和尚傳她的羅漢掌，但仍不敵他的「悲天憫人蝕骨功」，正當容婆子左脅中掌形勢岌岌可危之際，卜雙單從天而降，悲天老人給卜雙單一輪數說之際，赫然來了宋業邦與司徒英武……

司徒英武沒有搶先拔劍。

他要用掌法對抗這老人的掌法！

以掌對掌！

悲天老人出手了，他大喝一聲道：「受死吧！」

「地底火燄掌」是歹毒無比的掌力，祇要中掌，決難活過三天！

司徒英武深知厲害，在未明對方路數之下，他沒有逞強硬接這一掌，祇是身形閃動，展開游鬥。

「小子，你躲不了的！」悲天老人獰笑着，掌勢也隨之急變。

一對赤紅的巨掌，如影隨形地緊緊追纏着司徒英武。

宋業邦瞪着卜雙單，冷笑道：「老怪物，怎麼變作啞巴了？」

卜雙單也冷笑着：「急甚麼，在十招八式之內，這小子一定撐得住。」

宋業邦這才莞爾一笑。

悲天老人卻在場中狂吼道：「祇怕未必！」

卜雙單也狂吼一聲：「少廢話，快動手吧，你有甚麼絕招，快快使出來，小心不要在陰溝裏翻船，敗在這小子手下！」

悲天老人「哼」一聲，不再理會卜雙單，集中精神對付司徒英武！

＊　＊　＊

卜雙單卻沒有看司徒英武怎樣對付卜悲天老人，祇是看着宋業邦的臉。

宋業邦怒道：「老瘋子，我的臉有甚麼好看？」

卜雙單道：「當然完全沒有半點看頭，但總比看這一場打鬥好一些！」

宋業邦道：「你不是要臨陣指點司徒英武嗎？」

卜雙單道：「指點是要指點的，但不必一定要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分辨一下，也是同樣清楚不過的。」

宋業邦道：「你又不是盲俠之流，怎麼卻用上耳朵了？」

卜雙單道：「用耳朵去聽，往往比起用眼睛去看，還更眞切一些，須知道世間上有不少物事，都是欺騙每個人的眼睛的！」

「說的似是而非，不倫不類！」

「你錯了，這番論調，乃是似非而是，亦倫亦類！」卜雙單翻了翻白眼，一派悠然自得之狀。

宋業邦一氣之下，索性不理睬他，身形一展，有如一頭怪鳥掠出百合院。

庭院中，悲天老人已開始佔了上風。

他的一雙手掌，越來越是一片火紅，司徒英武雖然身手敏捷，但久戰之下，漸覺吃力。

卜雙單仍然背對着他，但卻突然輕輕說道：「這是不是泰山派的史宗元掌法！」

司徒英武雖在激戰之中，但一聽之下，仍然不禁爲一陣錯愕。

他此刻所用的掌法，乃是十六歲那年，途經泰山，巧遇泰山派一代宗師史宗元所傳授。

史宗元在武林中，名氣並不如何響亮，但若以掌法而論，此君絕對是一代名師。

宋業邦也曾對史宗元的掌法大表讚揚，但他卻不曉得，司徒英武曾練過史宗元的掌法！

司徒英武不敢隱瞞，據實回答：「不錯，晚輩此刻使用的，正是這套掌法！」

史宗元乾咳一聲，悠然接口道：「這套掌法，雖則平平無奇，若要憑此掌法擊敗老雜種，那是絕不可能之事……」

忽見容婆子靠近過來，叫道：「如此說來，他非要轉換另一種武功不可了？」

卜雙單瞪了她一眼：「妳怎麼做了一間青樓的鴇母？」

容婆子道：「弟子知道這是他媽的十分不對……」

卜雙單道：「當然不對！反正都已做了他媽的鴇母，要嘛就不幹，要幹就幹得有聲有色！」

容婆子不禁大爲錯愕道：「怎……怎樣才算是幹得有聲……有色？」

卜雙單冷笑道：「天下妓院，既有大小之分，更有高下之別，妳這間百合院，說大不大，說高也不算高，既沒有才女名妓押陣，也沒有天香國色絕代佳人，祇有一般普通貨色，如此窩囊的妓院，妳卻做其鴇母，豈非大大有損爲師的顏面嗎？」

容婆子聞言，不禁大喜。

她大爲喜悅的，倒不是卜雙單並不反對她做鴇母，至於能否成爲一個「有聲有色」的第一流鴇母，她更是全然沒有放在心上。

最令她感到喜悅的，是卜雙單第一次向她以「爲師」自稱。

這無異是公開承認了他倆之間的師徒關係！

這是容婆子感到極其高興的事情。

原來當年卜雙單雖然經常傳授武功給容百合，但自始至於，一直沒有正式承認她是自己的弟子。

「徒兒拜見師父！」容婆子見機不可失，立刻叩拜！

卜雙單「呸」一聲：「妳身受重傷，是死是活尚難逆料，暫且不要如此風騷！」

容婆子忙道：「師父教訓得是，徒兒謹遵師訓便是……」

卜雙單道：「妳也收了一個徒兒，而且斤兩十足，擅使一雙板斧，是也不是？」

容婆子道：「未經師父准許，徒兒不敢擅自收徒！」

「唔！很迂腐的婆娘，但卻是錯有錯着！」

「此話怎講？」

「這胖子雖然很努力，作戰時更是拚勁十足，但若論資質，平庸之極，並非可造之材，要是花時間在此人身上，無異是大大的浪費，除非……」

「除非怎樣？」

「把他脫胎換骨！」

「脫胎換骨？」

「不錯，祇有這樣，他才可以判若兩人！」

「但要怎樣才能脫胎換骨？」

「這個暫時不能說。」

「爲甚麼？」

「因爲爲師若再不指點指點司徒英武，祇怕不出十招，他就會中掌身亡！」

「喔！師父說的甚是……」

卜雙單把容婆子推開一旁，順手點了她身上七八處穴道。

「要治妳的傷，先得封閉若干穴道，以免毒氣攻心……」

「多謝師父相救！」

卜雙單道：「不必多謝，祇要不在背後咒罵爲師，已是上上大吉，阿彌陀佛！」

＊　＊　＊

庭院中，悲天老人掌影如山，已把司徒英武困入死地！

卜雙單雖然一直背對着司徒英武，但他仍然聽得十分清楚。

戰況一如卜雙單所料。

要是繼續這樣打下去，司徒英武是非敗不可的。

但在這危急關頭，卜雙單卻朗聲說道：「雖則史宗元掌法平平無奇，但其中所暗藏的五行殺着，極可能是這老雜種掌法的尅星！」

容婆子雖然身負重傷，而且有七八處穴道被師父所封閉，但仍念念不忘場中這一場激戰，聞言忍不住又插口道：「師父不是說過，若靠這套史宗元掌法，必然敵不過老雜種嗎？」

「哼！妳祇是個不倫不類不三不四不高不低的鴇母，對於武學之道，懂得甚麼！」

「師父說的甚是，請師父多加訓誨！」

「史宗元掌法內裏的巧妙，祇怕連那姓史的混蛋，也不清楚！」

「師父比他更清楚嗎？」

「當然，祇要把這套掌法的招式，由四十九招倒轉來施展，一直倒轉又倒轉地使用，祇怕老雜種再也佔不到半點便宜，但問題卻在於這小子是否對史宗元掌法練得滾瓜爛熟，而且在倒轉招式方面，是否可以及時靈活地施展出來……」

不等卜雙單說完這一番話，司

徒英武的掌法早已突變！

因爲形勢危急，已不容他再稍作遲疑！

招式一變，果然大有「倒行逆施」之妙！

卜雙單莞爾一笑，仍然背對着司徒英武，但却對容婆子笑道：「孺子可教也！」

悲天老人是武學上的大行家，對於這一戰，他本是抱着必勝必殺的信心的。

可是，司徒英武潛質之佳，掌法之精妙，却遠遠在他意料之外。

雖然，到最後，悲天老人仍然佔取了上風，但却已比預計中相差甚遠。

悲天老人未能速戰速決，反而給司徒英武把史宗元掌法「倒行逆施」，反逼得手忙脚亂！

這是悲天老人萬萬意料不到的變化！

庭院中形勢一變，宋業邦不禁暗暗佩服！

＊　＊　＊

宋業邦不是早已遠颺而去嗎？

當然不！

他祇是佯裝離去，甫離開百合院二十餘丈，旋即折回，匿藏在暗角中窺看。

司徒英武是他帶到這裡來的。

如今，司徒英武在百合院中乍遇強敵，他又豈可眞的意氣用事，置之不理？

但無論怎樣，他還是不能佩服卜雙單。

悲天老人雖然久歷江湖大仗大陣，臨陣搏鬥經驗異常豐富，但司徒英武突然把「平平無奇」的史宗元掌法倒轉施展，效果却是大大出乎意料之外的！

除了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倒轉來施展的史宗元掌法，也確有其獨到妙絕之處！

而且，這一路「倒轉掌法」，竟然恰好是「地底火燄掌」的尅星！

這一來，不但躲在暗角裡的宋業邦大爲佩服，就連悲天老人，也不禁對卜雙單這個老怪物另眼相看！

此際，在百合院中，悲天老人似乎反而是陷於劣勢！

「黑白鬼神」祇剩一人，而且更在不知何時，悄悄逃掉！

地下魔宮黨羽，莫非就祇賸下悲天老人在孤軍作戰嗎？

不！

絕不如此！

今天，百合院的確是危機四伏，其形勢之險惡，絕非一般人所能想像！

＊　＊　＊

百合院的前方庭院，固然是殺氣嚴霜，但在後院一角，情況也絕不平靜。

由於前院那邊鴇母容婆子大展身手，把所有人都吸引過去，後院這邊，顯得異常冷清清，祇賸下一個老得連牙齒也沒賸下幾顆的老太婆在燒飯。

這老太婆叫六老媽子。

六老媽子行動遲緩，說話也含糊不清，但做起事來，倒也層次分明。

就在容婆子與悲天老人動手之際，後院這邊，忽然悄悄地出現了一羣行動詭秘的黑衣人。

一望而知，這些黑衣人都是來意不善的。

爲首一人，碧目黃臉，顎下一撮短鬚參差不齊，臉上神情猥瑣而陰險。

他身邊一個黑衣人對他說：「總隊長，老供奉在前院大動干戈，咱們從後院殺入，他老人家會不會不高興？」

總隊長冷冷一笑：「咱們是聽命於老供奉？還是聽命於老員外？」

那黑衣人眼色一變，連忙陪笑不迭：「總隊長息怒，咱們自然是聽命於老員外！」

總隊長道：「這就是了，既然老員外命令咱們在這裏殺入百合院，自然有他老人家的高見，你這份擔憂豈非杞人憂天嗎？」

黑衣人忙道：「總隊長說得是，屬下明白了！」

這十幾個黑衣人進入後院，行動頗爲快捷。

正當總隊長要衝入百合院內廳之際，忽然有一人乾咳着說道：「回來！統統都回來！」

總隊長回頭，祇見一個年紀老邁的老太婆，正揮舞着一把鋤頭，口齒不清地叫道：「憑你們的技倆，是闖不進去的！」

總隊長哈哈一笑：「妳是誰？」

老太婆道：「老身是這妓院的名妓！」

總隊長和一羣黑衣人無不捧腹大笑。

老太婆臉色一沉：「有甚麼好笑？難道你們竟然不相信嗎？」

總隊長強忍笑意，走前兩步說道：「不，我相信妳是名妓，但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是五十年前？還是六十年前？」

雖然總隊長强忍着笑，但其餘黑衣人却笑得更厲害。

祇有一個黑衣人例外。

這黑衣人的臉色很蒼白。

他看來並不强壯，但一雙眼睛却令人有着神秘莫測的感覺。

總隊長並不喜歡這人。

但他是「老員外」派來的。

「老員外」派來的人，就算是個酒囊飯袋，總隊長也不敢把他怎樣。

但不敢把他怎樣，並不至於看得起他。

這個臉色蒼白的東西，在總隊長眼中，雖然並不是甚麼眼中釘，但却也和一件廢物不相上下。

這「廢物」叫慕容鶴，其人武功如何，總隊長也懶得理會。

總隊長祇是把他當作廢物。

不折不扣的廢物！

＊　＊　＊

慕容鶴沒有笑。

他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其實這也是另一種表情。

總隊長看不起他，他是知道的。

但他也同樣看不起這總隊長。

總隊長視他如同廢物，但他却認爲這總隊長，根本連廢物也不如。

「老員外」是地下魔宮兩大宮主之一。

「老員外」瞧得起的人，總隊長居然把他視爲酒囊飯袋，顯見這總隊長目光如豆！

此刻，總隊長也瞧不起眼前這一名老太婆。

老太婆自稱是「名妓」。

總隊長不但不相信，而且嘲笑她！

慕容鶴也在暗自嘲笑。

但他嘲笑的人，並不是那個年逾古稀的老太婆，而是總隊長寇廣生！

＊　＊　＊

慕容鶴，來自姑蘇。

但此人與姑蘇慕容世家毫無淵源。

因爲他根本不姓慕容。

但他本來姓甚麼，就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是「老員外」收養他的。

但「老員外」既沒有把他當作義子，也沒有收他爲徒，祇是把他當作一隻狗般看待。

有一天，「老員外」把一本姓名册拋給他：「你已十二歲，也該有個名字，你自己挑選吧！」

第二天，這個狗一般的少年就告訴「老員外」：「就叫慕容鶴吧！」

「老員外」既不贊同，也不反對，只是冷冷一笑便離去。

就是這樣，這少年就有了他自己的名字——慕容鶴！

所以，他和姑蘇慕容世家，是完全扯不上半點關係的。

正因爲這樣，總隊長一直都瞧不起這人。

直至「老員外」把慕容鶴帶到隊中，總隊長對這臉色蒼白的東西，還是半點也看不上眼。

但最眞確的理由，是總隊長一直都以爲：「老員外」既不喜歡慕容鶴，也看不起慕容鶴。

慕容鶴只是一個連狗也比不上的東西。

可是，總隊長是不是眞的看對了？

＊　＊　＊

總隊長瞧不起慕容鶴，但慕容鶴更瞧不起這位總隊長。

這位總隊長，是地下魔宮黑蝎隊的總隊長。

地下魔宮有十九隊殺手隊伍。

黑蝎隊是其中之一。

有人說，這十九隊殺手隊，實力相差甚遠。

黑蝎隊的總隊長很相信這種看法。

因爲他認爲，黑蝎隊是十九隊殺手隊中最强的，因爲他是黑蝎隊的總隊長。

但這位總隊長究竟有多少斤兩？

也許，他自己也完全不曉得。

＊　＊　＊

那個口齒不清的老太婆，就是百合院裡的六老媽子。

她自稱「名妓」，總隊長當然是不會相信的。

黑蝎隊中，沒有人相信！

唯一例外的，是慕容鶴。

雖然他一言不發，但却心中有數。

他不但相信這老太婆是名妓，而且還很有名氣，只是總隊長不曉得而已。

因爲這老太婆，就是名滿天下，威震五湖四海的「殺人名妓」阮置芳！

阮置芳是天下十大殺手之一！

而且，在阮置芳成名之前，總隊長恐怕還沒有出世！

他當然不會知道，有「殺人名妓」阮置芳這麼一號人物！

但慕容鶴早已知道。

那是「老員外」告訴他的。

可是，總隊長不曉得。

黑蝎隊的所有殺手，都全然不曉得！

這是黑蝎隊最可怕的悲劇！

＊　＊　＊

六老媽子就是阮置芳！

她是「殺人名妓」！

早在五十年前，她殺人的手法就已極度震撼江湖。

但誰也想不到，在這百合院中，竟然會隱藏着這等前輩高手！

百合院鴇母容婆子的身手，固然已令人大感驚訝，但若跟這位「殺人名妓」相比，那可相差得太遠了。

然而，總隊長毫不知情，還在訕笑她！

於是，他得到一個慘烈的教訓。

阮置芳一出手，就把他的一顆腦袋，硬生生地扯脫下來。

誰也沒看清楚，這個連牙齒也

沒賸下幾枚的老太婆是怎樣出手的。

但事實的情況是：這老太婆只是一晃身，一動手，就已閃電般把總隊長的腦袋，硬生生地扯脫下來！

血洒滿地。

總隊長臉上的表情，彷彿仍然在訕笑着這個老太婆。

可是……

他已身首異處。

而且，最可怕的，令他身首異處的，並不是一把鋒利的刀，或者是任何武器，而只是一個年逾古稀老婦的手。

阮置芳向衆人環視一眼，又乾咳着，緩緩地說道：「我是名妓，以前是名妓，此刻也是名妓，你們……相信嗎……咳……」

黑蝎隊中每個人的臉都彷彿已變成了紫醬色。

沒有人相信這是事實。

但這絕對是事實。

血淋淋的事實。

這老婦——好恐怖！

＊　＊　＊

總隊長身首異處後，還有誰敢再小覷這老太婆？

但黑蝎隊的殺手，也不能就此退縮。

地下魔宮門規苛嚴，要是給定下貪生怕死之罪，那可生不如死。

衆殺手面面相覷之餘，很快就有了決定。

這決定就是聯手圍攻。

以衆欺寡，原就是黑蝎隊殺手之所長。

唯獨慕容鶴置身事外，袖手旁觀。

但他也沒有離去。

他只是冷冷的瞧着。

＊　＊　＊

六老媽子就是阮置芳！

昔年名噪江南的「殺人名妓」。

名妓已老，絕世芳容已不復再。

但她殺人的手段仍在。

也許比五六十年前更狠！更可怕。

也更難以抗拒。

黑蝎隊殺手雖然聯手圍攻，甚至有人使用上歹毒的暗器，以爲可以暗箭傷人。

豈料，所有暗器，都沾不着她一片衣角。

施放暗器者大爲驚訝，但這份驚訝並沒有持續得太久。

那是因爲阮置芳很快就已把他置於死地。

「殺人名妓」之所以大大有名，並不因爲貌美如花，而是殺人又快又狠。

五六十年前如是。

五六十年後也是一樣，甚至是更快更狠。

只是一眨眼間工夫，所有黑蝎隊的殺手都已硬挺挺的躺臥在地上。

無一倖免！

這才是眞正的殺人手段。

慕容鶴全神貫注地瞧着。

到最後，他輕輕鼓掌，爲黑蝎隊全師覆滅而鼓掌。

至於他自己，他從來沒有把自己當作是黑蝎隊中人。

他混入黑蝎隊，也許只是「老員外」一時間「興之所至」的決定。

他看着阮置芳。

阮置芳也瞇着眼睛，一直目注着這唯一賸下來的黑衣人。

「你和他們不同！」阮置芳忽然笑了，笑得神秘，笑得怪異。

誰也不敢再小覷她。

自一開始，慕容鶴就沒有小覷這老太婆。

此刻當然更不會。

但最奇怪的，是阮置芳也不敢小覷這唯一賸下來的黑衣人。

「你們爲甚麼到這裡來？」阮置芳問。

「這是『老員外』的命令，」慕容鶴緩緩地說道：「沒有人能抗拒他的命令！」

「甚麼老員外？」

「他是地下魔宮兩大宮主之一。」

「甚麼地下魔宮？」

「妳若眞的是『名妓』，應該會很清楚！」

「名妓？你相信老身眞的是名妓？」

「『殺人名妓』阮老前輩的名號，『老員外』早已對我說過，而且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嘿嘿！好一個『老員外』，他仍然在地底裡和那個妖女在一起？」

「前輩說的『妖女』，是否五六十年前曾經和妳大有過節的另一位『名妓』？」

「嘿嘿！你懂的事情果然不少，可惜今天落在老身手裏……」

「前輩已殺了不少人！」

「多殺一個，絕不算多。」

「但『老員外』却曾對我說過！妳是絕對不敢向我施毒手的。」

慕容鶴臉上的表情，看來胸有成竹。

他是對自己有信心？還是對「老員外」有信心？

但無論怎樣，他的話都足以令阮置芳失笑。

「你一定是個蠢材中的蠢材，我是『殺人名妓』，又有甚麼人是老身不敢殺的？」

她說話的時候，語氣平和。

她似乎沒有任何殺意。

但她是「殺人名妓」，而且就在

頃刻之前，一出手便把黑蝎隊所有的人殺掉。

她絕對是個可怕的殺手。

雖然，她已是個老婦。

雖然，此刻她看來一點也不兇厲。

只是，目下她似乎並不急於殺慕容鶴。

慕容鶴並不太年輕，樣貌也並不討好。

縱使阮置芳再年輕五六十歲，正值少女芳華年歲，也不會對這樣的一個男人有興趣。

但很奇怪，她居然沒有出手殺他。

她不但沒有出手，心中也沒有殺掉這人的意念。

那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感覺。

怎會這樣的？

老太婆不知道。

慕容鶴也不知道。

雖然，慕容鶴知道，眼前這個老太婆，是一個非常可怖的女魔星，但他居然絕不害怕。

並不是口裏不害怕，而是心中也沒有半點恐懼之意。

爲甚麼？

慕容鶴也不知道。

他忽然把一塊手帕遞給阮置芳。

一塊淡黃、殘舊，上面似乎繡着一大堆小字的手帕。

這是「老員外」交給慕容鶴的。

「老員外」對他說：「你若見到『殺人名妓』阮置芳就把這東西交給她好了。」

這是甚麼手帕？它有甚麼樣的來歷？

無論怎樣看來，這手帕都不像是武器。

可是，當阮置芳看見這手帕的時候，臉上的表情却像是背上中了一刀。

「這……這東西……你……你是從那裏得來的？」

「是『老員外』！」

「他在甚麼地方？我要見他。」

「他不在這裏。」

「不在這裏……又會在哪裏？」阮置芳很焦急地問。

「地下魔宮！」

「好！你帶我去找他！」

「不！我不會帶妳去！」

「放屁！可惡！老身的命令，豈容你反抗！」

「要是我堅決不帶妳去找『老員外』，那又怎樣？」

「我會……我會……」

「殺了我嗎？」

「不！不殺！不殺！絕對不能殺……」

「爲甚麼？我又不是妳的親人，妳爲甚麼要對我手下留情？」

「你……你到底是誰？」阮置芳顫聲叫了起來，「你怎會有這手帕？」

「我已說過，這是『老員外』給我的，這勞什子東西根本不屬於我……」

「不！『老員外』這樣做……一定大有深意……快告訴我，你是誰？」

「慕容鶴！」

「你來自姑蘇慕容世家？」

「不，我跟姑蘇慕容，全然扯不上半點關係，而且，這姓名也祇不過是……」

「是你自己想出來的？是不是這樣？」阮置芳咬牙切齒地問。

雖然，她已沒賸下多少顆牙齒！

＊　＊　＊

在江湖上毫不起眼的百合院，今午發生了一連串不可思議的怪事！

地下魔宮揮軍，分別從前後兩地攻入百合院，到底所爲何事？

這是令人難以想像的！

後院那邊，更冒出了一個早已在江湖上銷聲匿跡多年的「殺人名妓」阮置芳！

阮置芳固然是令人驚訝的角色，慕容鶴和她之間的淵源，更是令人大出意表。

阮置芳突然出手！

她出手對付慕容鶴！

她施展的是大小擒拿手！

大擒拿手三十六路，小擒拿手一百零八路！

她一併使了出來！

大擒拿手中，混以小擒拿手！

一招暴長，一式暴短！

忽長忽短，忽短忽長！

長中有短，短中忽長！

長短大小擒拿手混合使出，所產生的威力，實在是匪夷所思！

慕容鶴在地下魔宮中，絕非庸手，祇是黑蝎隊中人不明底蘊而已。

以他的身手而論，恐怕比起老供奉悲天老人，也是不遑多讓。

尤其是他的輕功！

更尤其是他的「無定迷踪步法」！

可是，在「殺人名妓」阮置芳的大小擒拿手之下，他一開始就落了下風！

不到三十招，他已失手被擒！

＊　＊　＊

慕容鶴雖姓「慕容」，但他根本不姓「慕容」！

他是誰？

他原本是甚麼人？

他的父母是甚麼人？

他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但就在這一天，他遇上了「殺人名妓」阮置芳！

（未完・十）

新派江湖查案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雪海血河

上文提要： 高迎龍從史四娘口中証實梅三月及南宮鴻均與盜墓者有交易，而諸葛嚴又救出了被暗中追殺的霍黑塔，他和盤托出被僱殺害傅雪生一家的事，從而分析梅三月是被南宮鴻派往杜家偷取烏金，並授意栽贓宋堡主的主兇，是故杜英陵一案幕後也可能是南宮鴻。為取得眞憑實據，羣豪利用南宮家大辦喜事之日混入……



假廚子勇入虎穴　眞新娘怒弒家翁

高迎龍五人聽至此，都幾乎驚呼出口，因為關外武林姓傅的並沒多少個，該不是傅雪生之女兒吧？

姓林的瘦漢訝然道：「關外姓傅的武林人士，好像不曾聽見，到底是那一家的？你知小弟因舍弟是少林俗家弟子，對武林之人及事，都有點認識，怎地不曾聽見？」

姓萬的道：「聽說她爹是著名之鑄劍師，家逢巨變時，她正好來南宮家找南宮三公子，因此逃過大難。」

聽了此言，高迎龍三人心頭立即狂跳起來，南宮鴻之三媳，一定是傅雪生之女兒無疑，心中都有股說不出之興奮。

一直以來，他們都懷疑，而且從霍白塔口中亦知道南宮鴻他兩兄弟去行凶殺死傅雪生一家，他會讓兒子娶仇人之女兒？

假如南宮鴻對此另有陰謀或安排，則他要殺死「黑白海冬青」霍氏昆仲，便絕不奇怪了，萬一霍氏兄弟將秘密洩露出去，豈不是全功盡廢？然則，到傅家地窖殺死梅三月，奪走「烏金」的，又是不是南宮鴻幹的？

若三媳不知一家被殺之內情，時至今日，她不可能不將家裡地窖的機關及情況告知南宮家，南宮鴻又怎會拖延了這許久才將「烏金」拿到手？

一連串之疑問泛上心間，三人都理不出頭緒來，恨不得找傅小姐問個明白，可惜如今他們不但找不到傅小姐，亦聽不到那兩位繼續談論南宮家的事，因為他倆已換了話題，大談生意經。

三人匆匆吃飽之後，便返回客棧。三人都到周九命房內商議，討論案情不會有結果，只望諸葛嚴他們早點來滎陽會合。

高迎龍忽道：「其實咱們最重要的是如何混進南宮家，這才是破案關鍵，也許傅小姐知道實情之後，整個形勢會有所改變亦未定。」

朱柏問道：「高少俠之意思是：傅小姐不會嫁給南宮鴻的小兒子南宮澤？」

「小弟也不管她肯不肯嫁給南宮澤，我只希望她在知道娘家被毀是南宮鴻之所為，她能改變主意，將南宮家的秘密及傅家之死因，杜家被殺之原委，和盤托出，如此咱們方可師出有名。」

周九命搖搖頭道：「混進南宮家，難如上青天，何況由誰混進去？」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高迎龍道：「晚輩願意冒這個險。」

周九命豎起拇指道：「志氣誠可佳，但不能魯莽，賠上一條命，更化不來。」

朱柏也道：「高少俠既要混入南宮家，也得等神捕他們來了之後才去，若有馬如風能作內應，那就更有把握了。」高迎龍點頭稱善，三人便期盼着諸葛嚴等人能早日到滎陽。

第三天城門關閉前，諸葛嚴等人方陸陸續續混進滎陽，滎陽只有大小三家客棧，高迎龍三人住在興隆客棧，生意不是很好，尚有好幾間房未賃出去，於是朱柏將諸葛嚴等人迎進興隆客棧。

羣豪到了之後，店小二一陣忙碌，因恐別人生疑，羣豪假裝不認識，是故吃飯的吃飯，洗澡的洗澡，直至二更之後，客棧關門，店家都休息了之後，羣豪方齊集在諸葛嚴房內。

高迎龍急不及待地問：「馬如風前輩那方是否有消息？」

諸葛嚴含笑道：「你們來了兩天，一定有不少好消息，可否請你先說？」於是高迎龍三人輪流將在飯館內聽到的消息，仔細說了一遍。

周九命道：「小高認為必須混進南宮家，方能拿到証據，及查個水落石出，但這個深入虎穴之計劃太過冒險，是以咱們須等你們來後，仔細研究之後才能決定！」

華靜已叫了起來：「不可，這太冒險了！你忘記他殺人是以蛇形劍作兇器，說明他跟你師門有仇，你這不是自投羅網？」

高迎龍道：「正為這原因，我更加要去！須知家師花了多少年之心血工夫，還查不到原因，有此良機，我更不能放棄！」

「不行，若你一定要去，必須讓小妹陪你……」

「輕聲一點，提防隔牆有耳！」諸葛嚴沉聲道：「小高說得有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說得很慢，說至此，忽然站了起來，在房內踱着方步，顯然正在考慮一個關鍵的問題。

華靜不由急了起來：「甚麼，連神捕也贊成他的傻辦法？」

諸葛嚴含笑反問：「依你看，聰明之辦法，該如何做？請妳仔細跟咱們說說。」

華靜急得淚花亂轉，道：「神捕，晚輩說不出好辦法來，但他這樣做肯定送死！你說，南宮鴻會認不出他了？有甚麼風吹草動，會不拿他祭旗麼？」

諸葛嚴還是那副令人高深莫測之神情。「不要急，咱們慢慢研究，最後讓他自己決定。」

周九命道：「男人性命的價值，跟女人不一樣，很多男人認為他應該為自己之理想奮鬥，那怕犧牲了寶貴的性命。很多女人却認為一生平安最重要，家庭溫暖最重要，那怕男人庸碌一生也無妨，當然到她老了的時候，才會嘮叨她的男人無用，但到那時候，已經太遲了。」

朱柏打圓場道：「咱們走後，馬如風是否有再來找你們？洛陽有無發生大事？」

宋繼祖直至此時才開腔：「你們走後的第二天晚上，馬如風又來了，他証實了一件事，那座小樓下面的確有地道通到外面，倚紅院表面是鴇母馬珮玉的，實際上是南宮家的產業，但外人都不知道。」

高迎龍問道：「他去勘察過？否則如何知道？」

「是的，他已經查過，並要求見南宮鴻，但房內那個男人不答應，只隔窗跟他談了一陣，這次他却發現他的聲音，的確跟南宮鴻極是相似，只是少了一份『蒼老』！」

諸葛嚴道：「是故他連夜來通知咱們，要咱們先到滎陽，若有確實消息，則派人到洛陽與他聯繫。」

宋繼祖道：「看來咱們是該將南宮鴻小兒子娶媳婦的事告訴他！」

高迎龍則問：「馬前輩估計南宮鴻去了何處？為何突然暗中溜掉？」

「他曾與咱們討論過此問題，但沒有結論。原因很簡單，因為咱們對他之一切了解太少了！」諸葛嚴道：「他會聽到甚麼風聲，而突然趕回家？」

高迎龍道：「昨夜在下已仔細想過了，若是回家，他大可以名正言順地帶着保鏢回來，除非他認為保鏢不能信任！」

「若保鏢有人有問題：他大可以下令其他人對有問題的保鏢動手！是故諸葛某認為他必是去見一位神秘的人物，此事極是秘密，絕對不能洩露出去，是以方會孤身上路！」

羣豪都在琢磨着一個問題，那是位甚麼人？房內一片沉寂。半晌，諸葛嚴忽然提出一個問題：「南宮鴻為何會跟傅家結秦晉之好？霍白塔為人雖不堪，但他却是位重諾守信的男子漢，他說僱主是南宮鴻，那就決計不會是別人！是以這段婚姻，隱藏了一樁秘密！還有一點，傅小姐為何不回娘家？」

周九命道：「也許她至今尚不知道家裡出了事。」

朱柏道：「不一定是如此，說不定南宮鴻巧言穩住她，不過這對他們而言似乎不是最重要的，目前關鍵是如何混進南宮家！」

誰都知道，但大家亦都知道此舉太過危險，是以都不敢輕易發言，房內又一片沉寂。

過了良久，華雄方道：「若沒有人在內接應，即使咱們挖一條地

道進去，也沒法站住脚，除非南宮家娶媳婦，需要一些下人幫忙方有機會混進去。」

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諸葛嚴一拍大腿，道：「不錯，就這樣，明天起開始留意南宮家要不要招請下人。」

高迎龍道：「肯定要！先打聽一下，那家飯館的廚師手藝最好，我去做他徒弟，屆時南宮家要大擺讌席，必定要請些臨時的廚師幫忙，在下便可以光明正大隨他進入南宮家！南宮鴻好名，也必會乘此機會大宴武林，諸位便可當賀客進去，屆時再相機行事。」

這果是個好辦法，於是諸葛嚴便分派了工作，首先令朱柏和鐵世雄去洛陽跟馬如風聯絡，其他人則爲高迎龍找尋「師父」。

高迎龍笑道：「不必勞師動衆，就由在下跟趙引文兩人解決此問題！」羣豪都沒有異議，當下各自回房休息。

次日，朱柏和鐵世雄起程去洛陽，高迎龍等人則出外打聽滎陽最好之廚師是誰，原來正是前兩晚他與周九命、朱柏光顧過的「香八里飯店」的大廚楊鈞。

高迎龍讓其他人回去，他帶着趙引文到「香八里」去吃午飯。特意叫了幾道難做的小菜，試過之後，趙引文道：「這廝手藝眞的不賴，想不到這種小地方，還有這種大師傅！這個師值得拜。」

高迎龍道：「午市過後，咱們再去找他。」

未時之後，食客已走光，高迎龍會了賬，問掌櫃道：「掌櫃的，你們這裡的廚師是誰？菜做得眞好，小可想拜識一下！」說着塞了一塊碎銀給他。

那掌櫃見他衣着華麗，出手大方，只道是遠方來的富家子弟，便引他進廚房，道：「老楊，這位公子賞識你的手藝，想認識你一下！」一個四十七八的胖漢，正在解圍裙，聞言抬頭望了他倆一眼。

高迎龍連忙迎上去，低聲道：「你便是楊師傅，果然好手藝，佩服佩服，在下想……」

他話還未說畢，楊鈞已不耐煩地道：「佩服有個屁用！走開走開，俺還有要事待辦！」言畢大步流星走了。掌櫃向高迎龍苦笑一下，表示愛莫能助，高迎龍立即跟着他下樓。

只見他直奔進一家賭坊，高迎龍向趙引文招招手，兩人也跟着進去，却見楊鈞擠到一張桌前，把身上的錢全掏出來，還未下注，莊家又道：「且慢，老楊，你已欠咱們五十兩銀子，今日有錢得先還！」

楊鈞道：「你看，俺這裡只有一兩銀子，那裡夠還？好歹讓俺翻翻本，贏了便還錢。」

莊家喝道：「想得眞美！你一天拖一天，至今已逾半個月，若把利息算進去，你一年也清還不了！」言畢叫人把楊鈞的錢搶走，楊鈞死死地抓住，一個勁哀求給他一個翻本的機會，那名打手便在他身上亂打起來。

高迎龍見時機成熟，便挺身喝道：「大家來尋樂子，打人算是甚麼玩意兒？趙福，拿五十兩銀子來，借給楊師傅翻本！」

趙引文掏出幾錠銀子來，一放在桌上，莊家便連忙收下了。「老楊，算你走運。」

楊鈞回首道：「俺贏了便立即還給你！」

高迎龍笑笑，「不急，在下等你翻本！」

不料他運氣實在太差，一連兩把都輸了，轉眼那一兩銀子的賭本已經不見了。楊鈞垂頭喪氣，神情十分尷尬。

高迎龍問道：「趙福，咱們還有多少閑錢在手上？」

趙引文道：「大概只有六七十兩的模樣。」

「再借十兩給楊師傅。」

楊鈞大喜所望，不斷向高迎龍行禮，拿了錢又回到賭桌去了，他一狠心，一注下了三兩，這次贏了，却又後悔下得太少，他搓搓雙手。「天靈靈、地靈靈，保佑我老楊再贏他幾把！」他把六兩銀子押出去，可是拋出來的骰子居然是么二三。

剩下來的七兩銀子，他咬咬牙全部推出去，抓起骰子吹了一口氣，往碗裡拋下，一陣叮叮脆響過後，給他拋出兩個二一個五，那是五點，十拿九穩了！

可是莊家表情一點都不變，抓起骰子，隨意拋下，便是個四五六！楊鈞十兩銀子又泡湯了，他狠下心來，道：「公子爺，對不起……不過如果你肯再借十兩銀子讓我翻本，贏了之後，俺雙倍還給你！」

趙引文反問：「萬一你手氣不好，又把這十兩輸光呢？咱們的銀子又不是在路旁檢來的。」

楊鈞登時啞然，高迎龍道：「楊師傅可否借一步說話？」他不管對方之反應，將他拉到門口，然後再道：「咱們是江南來的，很欣賞楊師傅之烹調手藝，想跟你學師，一南一北，敎曉了咱們，也不怕會搶去你的地位，學費非常優厚，每人每月三十兩銀子，剛才那六十兩銀子，便算咱們兩人第一個月之學費如何？」

這個條件實在太優厚了，楊鈞一副心癢難搔之模樣，雙掌不斷地搓動着。「不過，這門手藝十分高

深，一個月可學不到甚麼東西。」

「咱們沒有太多閑情，就以三個月爲限如何？十天之後，咱們便到『香八里』去找您，你別想逃跑，否則少爺可饒不了您！」高迎龍見旁邊有塊石頭，倏運一拳擊下，但聞「蓬」地一聲，石頭已裂開，成爲三塊。「十天之後，咱們便再付你十兩銀子，讓你安心。」

楊鈞急道：「但如今俺，身無半文……」

趙引文拋了一吊錢給他，道：「記住，此事只有咱們三個人知道，不可傳出去，弱了我家少爺之名聲。」

楊鈞見他倆要走，忙問：「兩位如何稱呼？」

「俺叫趙福，我家少爺叫趙三……就叫趙三吧！」

高迎龍道：「還有一事必須說清楚，這三個月裡無論你在飯館內，還是到會到府，咱們都得跟着，否則學費原數退回！你可答應？」楊鈞豈有不答應之理？

高迎龍和趙引文故意去城內各處逛了一下，然後方返回客棧，將情況告知羣豪，衆人聽後大喜，尤其華靜更是放下心頭大石。

羣豪不敢到處亂跑，以免引起南宮家之注意，是以天天窩在客棧內練武，研究武學難題，閑話江湖，討論案情，倒也不寂寞。

至第七天，朱柏和鐵世雄才回來，羣豪立即問東問西，宋繼祖忙道：「先讓他們喝口茶。」

朱柏喝了一杯茶方道：「咱們在洛陽東京客棧等了幾天，馬前輩方匆匆來找咱們，說剛接到南宮鴻之命令，五個保鏢返回南宮家，另外五位保鏢則奉命漏夜北上，明早過黃河，至於過了河去何處則不知道！」

周九命喝了一口酒問道：「馬如風是去何處的？」

「他是要過黃河的……」

「既然他奉命過河，爲何會不知道目的地？」

「他眞的不知道，估計南宮鴻待他們過了河之後，方會再下命令！」朱柏道：「他交代了幾句，便匆匆離開了，咱們不敢躭誤，待城門一開，便馬不離鞍趕來了！」

諸葛嚴道：「馬老有話交代嗎？」

「他希望咱們在他未回到南宮家前，不可輕舉妄動，以免打草驚蛇。而他返回南宮家之後，必會想辦法來找咱們！」

＊　＊　＊

十天之後，高迎龍和趙引文各自換了一套粗布衣褲，到「香八里飯館」找楊鈞，楊鈞果然依約收他倆爲徒，並介紹其他廚子與他們認識。

大概楊鈞收了錢，是以不用他倆洗碗洗菜，先敎他倆切菜，以及調味。

爲恐露出馬脚，他倆晚上留在飯館內過夜。三日之後，高迎龍方偷偷返回興隆客棧，將情況告知羣豪。

＊　＊　＊

風平浪靜地幹了半個月，高迎龍和趙引文跟店內夥記都混熟了，看來無人懷疑他倆之身份。閑時，楊鈞爲了討好徒弟，不時將烹調竅門傳授，每次趙引文都有打賞，他想他家也是開飯館的，練好本領，花這點小錢實在太化算了。

馬如風也在此刻跑到興隆客棧，劈頭便道：「正月初八，南宮鴻小兒子成親，要大宴武林羣英，帖子早已發出去了。據說嘉賓包括各大門派掌門，好像要顯示一下實力，老夫怕他另有陰謀，意欲將武林精英一網打盡！」

周九命道：「若是如此，他便太蠢了，武林人仕豈會心服？而他家豢養的死士，又是否能夠控制武林？」

「這個老夫尚未摸清楚！」

諸葛嚴道：「咱們先研究一下，南宮鴻要你們過河，到底目的何在？」

馬如風道：「咱們五個人過了河，便又接到通知，要咱們去焦作與南宮鴻會合……」

宋繼祖急不及待地道：「他去焦作何事？」

「詳請不知，但却有三個人跟着他，那三人都戴着面具，却不給咱們介紹，但老夫却發覺那三人武功非常之高深，也在這次老夫方發現南宮鴻之功力亦深不可測！」馬如風道：「看來他野心眞的不小！」

諸葛嚴再問：「馬大俠猜不出他們之身份？」

馬如風搖搖頭。「看來他們之武功路數不一樣，身材亦有差距，應不是親兄弟或師兄弟！」

周九命還將高迎龍學烹調，準備混進南宮家之情況告訴他。馬如風大喜，立即要了紙筆，將南宮家之地形標誌出來，更標出其住宿之位置，「請神捕通知小高，假如他成功混進南宮家，便設法去找老夫！」

＊　＊　＊

日子一天天過去，滎陽城出現的武林人物越來越多，多至客房全部住滿。而很多人已陸續住進南宮家。尤其到了初四之後，幾乎所有在武林中有頭面的人物，已全部住進南宮家。

也直至今日，南宮家副總管周全方親自到「香八里飯館」找掌櫃要人。他拋下三十兩銀子，道：「我家老爺要聘請你家大廚楊師傅到舍

下做菜。」

掌櫃不敢惹他，連忙請楊鈞出來。楊鈞問道：「要俺去做幾天？」

「五至七天，我家老爺不會虧待你，你有意見麼？」

「沒有意見，不過若要僱俺，便得讓我帶兩個徒弟上陣，三個人你只須付一人之酬勞！因爲咱們師徒合作慣了！」

周全回首問掌櫃。「可是如此？」掌櫃怕事，只一味點頭，只盼他早點離開。周全又道：「如今立即去，工作期間不得回家！」

楊鈞道：「俺也得回家拿衣服及盥洗用具。」

「哈哈，南宮家缺什麼東西？走！」

當下三人便跟着周全出城，直向南宮莊院奔去。高迎龍之計劃終於成功了一半，心頭又是興奮又是緊張，第二步的工作，其實更艱巨更危險！

一進入南宮莊院，便感受到其宏偉，單是入門那座廣場已夠瞧的了。此時廣場內，三五成羣的武林人物，正在交談敍舊。

周全不帶他們三人去大廳，而是先將他們交給一位叫葉村的中年漢，然後走過道到中院去。「葉某是專管廚房的人和事者，若有什麼要求，或發現什麼異常，須先稟告葉某！」

廚房自成一院，一看那陣勢，連楊鈞也張大了嘴巴，只見出出入入的人，竟然有四五十個之多。此時衆人都在忙碌着，洗碗洗菜，切菜燒火，忙得不亦樂乎！

葉村先帶他們三人到居所，居所在院子後面，一排廂房，推開一扇門，裡面有四張床。「因爲這幾天人多，委屈三位一下，最裡面那一張床是李師傅的，他是南宮家之名廚，最好不要動他，其他三張床讓你們住吧！沒有問題，便返回廚房工作。」

四人重新回到小院，葉村把李師傅叫來，想不到那廝十分年輕，還不到三十歲。「這幾天吃的菜譜，全由小李負責，有事他會直接指導你們！」葉村言畢便走了。

李師傅不苟言笑，道：「你們先把手洗乾淨！」三人洗手時，他站在後面監督。最後分配楊鈞掌鍋，趙引文切菜，高迎龍則洗菜。

高迎龍一顆心早已飛到老遠，爲恐露出馬脚，他跟其他人一樣，對枯燥的工作做得十分起勁。也幸虧他先在「香八里飯館」幹了半個多月，無人發現他是個西貝貨。

南宮家大手筆，做了賓客的菜之後，又得燒家內丫頭、家丁與奴僕的菜，而且十分豐富。不過，李師傅却休息了，把這項工作交給楊鈞。

楊鈞想不到來此只能當年輕人的幫手，覺得窩囊，是故全力以赴。他之手藝兒，獲得南宮家下人們一致讚賞。李師傅對他之態度亦有所改變。

晚上，四人躺在床上閑聊，大都是楊鈞與李夏交流經驗，兩人越談越投契，幾乎有相見恨晚之感。却把高迎龍急死了，看看已二更，便道：「師傅，夜深了，明天一早就要工作，早點休息吧！」

李夏這才吹熄油燈，過了半晌，便響起鼻鼾聲，高迎龍這才慢慢披衣下床。

大概賓客太多，又多是粗豪之武林人士，是以夜雖已深，但仍不時傳來一陣陣爽朗之笑聲。

高迎龍來此之前，已將馬如風給他之地形圖熟記於胸，是故略一辨別方向，便向內走去。不料走出月洞門，便遇到一隊巡邏之家將，他忙匿在花樹後面。

那些家將態度倒是十分認眞，幸好天上無星月，高迎龍方躲過他們之搜索，也幸好馬如風之住所就在附近，他很快便來到他居所房外，輕輕叩了一下門板。

馬如風早已等着他了，連忙開門迎他進內。「老夫早料到你今夜便會忍不住了！」

「前輩可曾查到什麼？」

馬如風輕輕一嘆。「南宮家門禁森嚴，不容易調查，而老夫跟他時間太淺，他對老夫尚有戒心，是故許多秘密都不可能知道！」

「那你不是白白替他幹了幾個月？晚輩混進來也算是白搭了？」

「年輕人要沉得住氣，說不定柳暗花明又一村！你先回去吧，日後有事，還是由老夫找你比較方便！」馬如風道：「老夫到你院子裡，便扮貓叫，你便出房！」

* * *

初五上午，遠道而來的峨嵋派掌門青燈師太及青城派鐵冠道長率徒到達，引起一片之擾攘。羣豪都想不到，這兩大門派會來道賀，由此可見南宮鴻在武林中之地位。

初五下午，崆峒派和崑崙派代表亦到了。晚上丐幫幫主「棒神」鞠鷹也到了。南宮鴻滿面春風，親自接待。

更令人羨慕及興奮的是初六那天，又來了幾批令人矚目的大人物：少林寺了俗大師、武當派掌門青松子、泰山派掌門師弟南翔、「神筆大俠」歐陽飛虹、「鏡心琴膽」史解愁夫婦，甚至連三十六水寨總瓢把子帥立基也帶了好幾個寨主來了。

南宮鴻更是興奮得坐立不安。「諸位掌門、大俠大駕光臨，眞是蓬華生輝，幸何之有！是次犬子大喜，居然勞動這麼多大人物趕

至，南宮家上下眞是感激不盡呀！哈哈……」他實在有點得意忘形，接着他把三位兒子喚出來，「快向掌門們及諸位大俠行禮！」

他大子南宮望身材與乃父相似，頗有父風，二子南宮熙、三子南宮澤則生得玉樹臨風，風度翩翩，赢得了許多賓客之好感。

座中只有少林之了俗大師及青松子不苟言笑，這天下午，諸葛嚴和周九命也來做賀客了。然後宋繼祖等人在入黑前抵達南宮莊院，正好趕得及吃晚飯。

最焦急的莫過於高迎龍了，他屈辱到南宮家當下人，却毫無收穫，實在窩囊，他以最大之耐力抑制住自己之心情，只恨不得快點天黑。今晚，無論如何，他一定要混進內院去，即使賠上一條命，亦要揭發眞相。

天已黑了，廚師終於可以休息了，只留下幾個打雜的下人，高迎龍到居所，却不見李夏，趙引文道：「咦，他去那裡？」

楊鈞道：「剛才葉村找他去談話了。」

高迎龍忽然覺得事情有變，隱隱覺得葉村找李夏去，必有事發生，莫非自己露出馬脚？他忙向趙引文打了個眼色，自己則取了乾淨的衣褲，先去洗澡，待他洗畢回來，李夏也回來了，連澡也不洗，便躺在床上，趙引文向他聳聳肩，表示他不知內情。

高迎龍換了衣服，道：「俺到院子裡散散步！」他倏地將油燈吹熄。

就在這時，外面傳來一聲貓叫聲，高迎龍開門出去，只見馬如風在花樹後向自己招手，便跑了過去。馬如風向他打了個手勢，轉身出去，高迎龍緊隨其後。

兩人到了中院一座假山後，馬如風低聲跟他交談：「趁今夜他們不會太早收席，咱們去內堂搜索一下！」

高迎龍問道：「前輩這兩天可有什麼收穫？」

「只探過路，未有實質收穫。走，小心別露出馬脚！」馬如風言畢向內射去，高迎龍緊緊跟着他，一路上避過巡邏隊及哨崗，終於來到內院。

一入內院，氣氛立即緊張起來，兩人小心翼翼，一個匿在花樹後，一個匿在假山後，暗中觀察了好一陣，發現內室大門外站着一位家將，另外斜對面假山頂上，亦坐着一個漢子。若想進內，必須先幹掉此兩人。馬如風向高迎龍打了個手勢，兩人各自選擇對象，幾乎在同時間向目標射過去！

高迎龍就近撲向假山頂的那位漢子，他竄出來後，先撲向假山下，右掌在假山上一按，身子筆直升高，越出假山頂，右臂一勾，已緊緊地箍住那漢子之脖子。

由於他用力甚猛，只一下，便聽到「咯」地一聲響，那廝脖子已斷，登時氣絕。他把那廝拉了下去，再將其屍體塞進假山洞裡。

與此同時，馬如風也解決了大門外那位漢子。兩人立即閃進內廳。大概明天便是吉日，南宮家人還在準備，尚未上床。馬如風不愧「鐵腿神龍」之盛譽，動作敏捷如猿猴，由柱子爬上承塵，高迎龍依樣畫葫蘆，亦爬上承塵。

兩人提着氣，彎着腰，在承塵上小心翼翼地前進着，忽然下面傳來一下脚步聲，兩人立刻停住。只聽那人道：「二夫人，老爺有令，請那些畫匠們立即進入地窖，今天客人多，也許有人要來參觀拜訪，萬一讓人發現不得了！」

高迎龍認得那是副總管周全的聲音，他一顆心立即狂跳起來，只聞裡面有個婦人的聲音道：「知道了，這就叫他們下去！」

「老爺還吩咐，東西收拾乾淨一點，不可露出破綻！」周全言畢便又出去了。

馬如風動作如猴，輕靈之至，在承塵上行動有如平地，高迎龍亦步亦趨。忽見馬如風停了下來，悄悄掀開一角承塵，向下偸窺，高迎龍湊頭過去，只見一座小廳的地板打開，幾位仙風道骨，上了年紀的男人，由洞口鑽了下去。

洞口站着一位中年婦女，風韻猶存，待那些人全下了地窖，便將入口封好，然後打開廳門，令丫頭將桌上的東西收拾出去。婦人也隨之出去，順手將門關上。

高迎龍湊首過去，低聲問道：「前輩，咱們下去看看如何？」

馬如風打了個手勢，表示稍安勿躁，他又在前頭領路。南宮鴻萬萬沒有想到，當日建此承塵是爲了裝飾及作萬年之計，而弄得十分牢固，且因屋大地大，樓頂建得很高，形成承塵之空間亦有四尺高，而且所有承塵連成一片。好處雖然很多，但一旦敵人上了承塵，便如入無人之境，却是不能挽救的缺點。

當下馬如風「爬」行了一陣，又停了下來，將耳貼在承塵上，凝神靜聽，果聞下面有兩個女人的聲音：「大姐，一切已辦妥！」

一個聲音較爲蒼老的婦人道：「二妹，這幾天大姊老是心驚肉跳，我怕會有大事發生！不知你有否這個感覺？」

剛才那位中年婦人嘆息道：「怎會沒有？但老爺一定要冒這個險，你我兩人又勸不了，還有甚麼辦法？只好默默向觀音大士禱

告！」

老的亦嘆息道：「他到今日，還有甚麼東西沒有？還有甚麼東西得不到，聲名、地位、金錢、女人、武功，要甚麼有甚麼，生活於此，跟皇帝有甚麼不同？還要那個武林盟主作甚！都快五十歲的人了！」

「男人的事，咱們女人眞的難以理解！」

老的忽又道：「傅家那位小妮子可得看緊，愚姐老有一個感覺：她是個禍胎！」

「她一個小女子，能有多大本領可弄翻咱們南宮世家？」

那老的忽然壓低聲音道：「我聽望兒說，她娘家死絕，是老爺僱人幹的，此事她不知猶自可，一旦知道，哼，可不是鬧着玩的！」

二妹道：「只怕她敢反對，她一條小命便活不了！」稍頓又問：「老爺爲何要僱人殺她娘家的人？」

「聽說她爹十分精明，讓他看出咱家的秘密！起先是向咱家買了幾幅畫，後來有人也拿着同樣的畫，要跟他交換『烏金』，是故讓他發現馬脚！你知老爺之爲人，豈會放過他？」

「烏金是甚麼寶貝？」

「聽說以它鑄成寶劍，無堅不摧！」大姐道：「他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不說不就沒事了麼？大不了花掉了買畫的銀子罷了！」

二姐問道：「既然如此，老爺爲何會讓澤兒娶他女兒爲妻？」

「這一來是澤兒一見到她便神魂顚倒，也是緣份！以前有多少女人喜歡他，他都不將之看在眼內，誰知傅飛燕送信來後，兩人便一見鍾情；二來老爺玉成此事，對此可表明自己是淸白的，一舉兩得！再說萬一出問題，正如二姐所說，送掉她的小命，還不簡單！」

二姐又問：「傅雪生這麼放心，讓他女兒獨個兒出來闖蕩江湖？飛燕得知娘家噩耗，爲何不回家，這可是件値得思疑的事，萬望此刻不能出差錯！」

「她是傅雪生跟一個奴婢的私生女，自小便送她去學藝，她對傅家一向都無甚好感……哎，不說了，這兩天累壞了，早點歇息吧！」

此兩人是南宮鴻之元配及如夫人，一席話解開馬如風及高迎龍不少疑問。高迎龍忖道：「早知如此，早該想辦法混進來了，多走了多少寃枉路！」

馬如風又停了下來，掀開一塊承塵，探頭下望，小飯廳深鎖着，他輕輕躍了下去，在柱子上摸索着開啓地窖入口機關，地板無聲地打開！下面隱隱約約有微光透出，高迎龍亦忙躍下。

兩人一前一後，沿着石級走下去，地窖沒有杜家之大，但通風甚好，甬道上只點着兩根火把，其他地方全以夜明珠照明。

甬道有石門，其中一扇是打開着的，裡面有人聲，馬如風探頭望了一下，回頭向高迎龍打了個手勢，裡面有三個人。

當下兩人同時向內撲進去，裡面三個老頭正在高談闊論，待他倆臨身才發現不妙，經已來不及，高迎龍及馬如風各自封了兩人之暈穴，另一老頭嚇得身子亂抖，高迎龍柔聲道：「老丈不必害怕，咱們只問你幾句話，你只要照實答覆，咱們絕對不會爲難你！」

老頭一味點頭，馬如風首先問道：「你們以前是替杜英陵繪畫的？」老頭又點點頭，馬如風再問：「一共幾個人？」老頭豎起手指，表示有七個人。

高迎龍立即將門關上，道：「如今你可以放心回答問題了！你們是被南宮鴻抓來的？」

老頭道：「咱們是被幾個蒙面人擄來的，後來才知道此處是南宮家，主人叫甚麼名，老朽還不知道！」

「你們在此是仿繪古畫？」

老頭點點頭。「老朽做這一行已有二十多年了，唉，爲杜英陵賣了二十多年命，他答應今年底便放咱們回家，且每人可得二十萬兩銀子，可是如今看來只能老死此地了！」

馬如風問道：「杜英陵是靠你們七個人賺大錢的？是誰殺死他一家的？爲何要殺死他們？」

「老朽除了繪畫之外，其他事甚麼也不知道！」

馬如風沉着臉道：「你不老實！」

「老朽眞的不知道，他們也都不知道，其實咱們一共有十個人，其中三個因不願意替新主人賣命，被殺死了，老朽苟且偸生，便是希望有一天能出去，跟我那未見過面的兒子團聚一下，那怕是一天！」

高迎龍問道：「老丈貴庚？」

「老夫五十六歲了！」

兩人均吃了一驚，因爲看樣子他像個七十歲的老人！他嘆了一口氣：「生活在這種環境中，人還能不老？老夫是三十歲被杜英陵用重金禮聘的，其實是半哄半迫……不說往事了，你們是甚麼人？」

馬如風道：「老夫只能告訴你：咱們對諸位沒有惡意，咱們是來對付南宮主人的。說不定一兩天之後，你們可能獲救出生天！但請問諸位有甚麼證據，證明杜家是南宮家殺的？」

「殺人的臉上都蒙着黑布，而且都用一柄奇怪的劍，那劍的形

狀，跟蛇一樣！」

高迎龍心頭狂跳，急問：「那些劍藏在何處，你可知道？」

「一共十六柄，都放在地窖裡，老夫帶你們去取。」

馬如風道：「不必，這已足夠了！萬一有人問你，你千萬別說見過咱們！」

「敝友是否已死了？」

「不，他們只是睡着了，兩個時辰之後，便會醒了！」馬如風一招手，便帶着高迎龍返回地面了！

小飯廳情況如舊，兩人已返上承塵，高迎龍道：「今夜收穫甚大，只可惜找不到傅飛燕，若知道她住在何處，再探明一些情況，此案便能水落石出！」

忽然下面傳來一陣聲音，忽聽有人道：「南宮兄，新娘子在何處，咱們可否先睹爲快？」

南宮澤道：「明天才是大喜日子，最近幾天，她不住在寒舍，恐怕盧兄只能等到明天了！」馬如風和高迎龍一聽，便乘機溜了。

大概南宮鴻全力防備那些武林高手，對下人之監守便比平日鬆懈多了。高迎龍低聲對馬如風道：「請前輩設法跟諸葛神捕聯絡，並將情況告知他！」他匆匆返回住處推開臥室房門進去。

忽聽楊鈞問道：「閣下去了何處？怎地如今才回來？」

他語氣跟平日大不相同，嚇了高迎龍一跳，一時之間，無詞以對，結結巴巴地道：「我肚子不舒服，去茅厠……」

「胡說，咱們找遍茅厠也找不到你！」

高迎龍抬起着頭，問道：「趙福呢！」

「他睡着了，你最好打開天窗說亮話！」這次開腔的竟是李夏！

此時，高迎龍心神已定，反問：「兩位懷疑在下甚麼？」

「懷疑你欲對南宮家不利，你到底目的何在？眞實身份是甚麼？事關重大，請你老實，否則休怪咱們無情！」楊鈞已封住房門。

高迎龍反問：「原來兩位早已認識，在下倒被瞞過！我亦想知道兩位來此之目的！」

「咱們一個是賣身爲奴，一個是被强迫來此賣藝，有何目的？」楊鈞道：「時間有限，你再不說，可不客氣了！」

李夏道：「你何必擔心？老實說出來，也許咱們是同路人也未定！」

高迎龍心頭一動，忖道：「他說得有理，反正今夜惡戰是難免的了，萬一取勝，根本就不必擔心；萬一輸給他們，說不說亦已無所謂！」當下道：「在下是來查杜英陵一家之死因的！」

「此案與你有甚麼關係？」李夏問道：「你是杜家之親戚？」

「因爲杜家大小全死在蛇形劍下，而此劍是在下之師門獨門兵刃，我懷疑這是南宮鴻僱人去殺的！」

「你有證據？」

「沒有，但傅雪生一家是死在他僱來之殺手劍下，是故在下懷疑，杜家案亦是南宮家幹的，因爲他們合作經營假古書畫！在下已坦誠相告，希望兩位亦能說出實話！」

楊鈞道：「原來你是『小龍門』的弟子高迎龍。」

高迎龍心頭一跳，脫口道：「不錯，你如何知得這般詳細？」

「楊某是大內密探，李夏也是，咱們也是來調查此兩家之凶殺案。」

這次高迎龍幾乎懷疑自己聽錯了：「眞的？朝廷也懷疑是南宮家幹的？」

「朝廷如何懷疑閣下勿亂猜，也不必多問，知得越多，對你越不利。」楊鈞道：「我倆之身份，你絕對不能洩露。」

「此點在下大可做到，不過在下仍想請問：兩位是否已掌握到証據？可否將情況及偵查結果告之在下？以免在下到處亂闖，打草驚蛇。」

李夏道：「咱們掌握不到什麼命案証據，朝廷最感興趣也不是此點，故此無法提供線索。」

高迎龍訝然道：「朝廷對什麼有興趣？」

「怕他實力坐大，危害社稷。」

「是故你們也要搜集他們不法之証據，以便將他打下十八層地獄？」

「不錯，如今已掌握了証據，因此你不要到處亂跑，打亂咱們之計劃。」

高迎龍急問：「請問兩位掌握到什麼証據？」

「此時還不能告訴你，明天你便知道，如今請你老老實實地窩在房內，以免節外生枝。」楊鈞道：「適才周全來檢查人數，咱們已替你遮瞞，他相不相信咱們不知道，你會否露出馬脚，咱們也不知道，總之你不能再離開此房，否則救不了你。」

李夏也道：「萬一你露出馬脚，人家要對付你，你也不能出賣咱們，更別指望咱們會救你。」

高迎龍索性脫了鞋子躺在床上，又問：「楊師傅，這次在下眞的看走了眼。」

「若非某另有任務，會輕易相信你倆？會一直爲你倆掩飾？人家會看不出破綻？若非掌櫃已知內情，他會一切由某作主？若非另有

目的，你想想看，滎陽這種小地方，會有這麼好手藝的廚師？他早就被鄭州、洛陽的大飯館請走了，須知老夫跟御廚學了一年手藝。」

高迎龍嘆息道：「如今我才知道，自己畢竟太年輕了，很多事都不懂，在老謀深算者眼中，我只是一個小孩子，佩服佩服。」

李夏道：「咱們交談到此爲止，睡覺吧，還有，貴友只是被封住了睡穴，沒有性命危險。」

高迎龍躺在床上，却了無睡意，他一顆心似十五隻吊桶，七上八落，一時喜一時憂。喜的是多了幾分把握，憂的是恐此兩人是在騙自己。還有一點，他與馬如風殺死那兩個守衞在內堂的大漢，若南宮鴻發現事情有變化，會否作出應變，而使明日情況更加複雜和難以解決？

他最擔心的是南宮鴻狠下心來，殺了那幾個畫匠和搬走蛇形劍，將其殺死杜英陵一家之証據全部銷毀，到時功虧一簣。

時光一點一滴流逝，也不知道過了多久，院子裡突然响起一陣脚步聲，接着又是拍門聲及開門聲，高迎龍一顆心又懸了起來，連忙伸手去解趙引文之睡穴，同時另一手掩住他的嘴，低聲道：「不要作聲，李夏及楊鈞是同路人，有話稍後再說。」

俄頃，有人來拍門，李夏用含糊的語氣問誰，外面有人道：「家裡發生了命案，快開門！」

李夏打了個呵欠，把房門打開。一盞風燈移了進來，照一照房裡的人，高迎龍等人都裝作剛醒來，不願意地道：「什麼事？如今是什麼時候？」

葉村問李夏道：「有什麼異動麼？」

「沒有，一切正常。」

葉村背着高迎龍向李夏打了個手勢，李夏搖搖頭，葉村便道：「早點睡吧，打擾了。」言畢揮手招人出去。

趙引文穴道剛解開不久，不悅地道：「弄什麼玄虛？睡得好好的。」

李夏道：「再睡，你不睡也不要影响別人。」

由於天已快亮，衆人都不睡了，只默默運功調息。不久，葉村又依例來搖鈴，衆人立即披衣下床，準備做早飯。

高迎龍暗暗留意李夏和楊鈞，看得出他倆表面上不動聲色，但其實內心亦頗緊張，他亦納悶起來。

早飯做好，下人們把麵條、糕點和包子扛出來，葉村又來找李夏了，兩人走到一角暗暗交談了一會兒，葉村面露喜色出去了。高迎龍則恨不得溜出去，跟愛人及諸葛嚴等人在一起。

吉時是在正午時分，是以早飯過後，又開始準備午宴，今日在南宮家吃飯的人，少說也有七八百賀客，加上府上奴僕，將近一千人，這頓飯可不好料理。因此，這天上午忙個不得了，幸虧高迎龍只領洗菜，若像趙引文那樣切菜者，相信十隻手指已全被切了下來。

葉村到處走動監督，就連周全亦不時來巡視，高迎龍找不到機會溜出去。忽見一位來取茶水的奴婢高聲道：「好啦好啦，都到廣場去了，快把瓜子、花生、糖果端出來。」下人們連忙準備起來，丫頭們一個個進來，又一個個出去了，一切有條不紊，急而不亂，看得出他們平日訓練有素。

只見葉村走到月洞門口指揮丫頭，而李夏忽然走近楊鈞，塞了一包東西給他，然後又匆匆走回爐灶前面。他動作雖快又俐落，却瞞不過高迎龍一對利眼，他看在眼裡，不由忖道：「他倆在弄什麼玄虛？」

冷菜又一道道做好，切好上碟，擺放了滿滿幾桌，日頭也漸漸移向中天，高迎龍急得一顆心幾乎自口腔跳了出去。

葉村又走回來了，一味催快。也不知過了多久，隱約有吹打的禮樂聲傳了過來，接着便是震耳之鞭炮聲，有人叫道：「新娘子來了！」

葉村道：「不准放慢手脚，大爺去看看便回來。」他前脚走，高迎龍後脚跟着走了。他走得急，回房換下了廚師的行裝，又由過道繞過廣場。

只見廣場裡密密麻麻地放着數十張桌子，大廳內只有十桌，除了南宮家至親，有幸上廳觀禮吃飯的，在武林中之地位必然十分高尚。高迎龍放眼望過去，除了諸葛嚴之外，其他朋友，全部只能坐在廣場內，他站在右首，周九命他們則佔了靠右的一張桌子。

高迎龍正想走過去，不料門口有人呼道：「花轎到！」大廳內吹打聲驟响起，許多賓客都不由自主地長身掂脚瞻望。

與此同時，南宮家父子由媒婆領隊，向大門口走去，高迎龍恐暴露身份，又見附近桌子尚有空位，便知機地坐了下去。

俄頃，鞭炮聲再度响起，新郎滿面春風手執紅綢帶，拉着新娘子進大門。新娘子之蓋頭巾把她的頭蓋得實實的，看不到花容月貌，但她高佻健美之身材，寬厚的禮服也遮掩不了，是故賀客都認爲新娘子必是位美人兒。

大廳內之禮樂聲震天價响，恭賀之聲不絕於耳，南宮鴻笑容可掬，紛紛向四周抱拳答謝。老實說，人生至此境界，夫復何求？

一行人上了大廳，下人們連忙擺上香案，堂倌喝道：「新人先拜天地，祈求百年好合。」

高迎龍心裡忖道：「不知當傅飛燕知道父母是死在家翁手中，會有何感想？」

心念未了，突見新娘一個風車大轉身，自懷內掏出一把匕首來，向身後的南宮鴻胸膛戳去。

這一記實在出乎賓主之意料，連南宮鴻亦來不及閃避，急切之間，一掌印去，但聞兩道悶哼同時响起，匕首留在南宮鴻胸膛上，而傅飛燕身子却如斷線風箏般倒飛，但見一條黃影暴起，凌空接下傅飛燕，定睛一看，却是少林寺之了俗大師。

直至此刻，廣場內方爆出一陣震耳之驚呼聲，緊接着所有賀客，不約而同長身而起，如疑在夢中，誰都猜不出這是什麼原因。

南宮鴻鐵青着臉，先封住胸膛上之穴道，然後拔出匕首來，他首先瞪了三公子一眼。「澤兒，你幹的好事。」

南宮澤手足冰冷，至此方神魂附體，大聲叫道：「這……這是怎麼一回事？飛燕，妳……妳爲何……」

了俗大師抱着傅飛燕坐下，一掌抵在她後背上，運功替她療傷，低聲道：「燕兒，不要說話。」

南宮鴻臉色一變，道：「原來你們是早已串通好了，大師，請您將她交給南宮某。」

了俗閉目運功，不吭一聲，南宮鴻勃然變色，武當青松子忙道：「南宮施主請息怒，大師師徒情深，他正爲愛徒療傷，如何能答覆您？相信稍後，大師必會給你一個滿意之答覆。」

羣豪這才知道，原來傅飛燕是了俗大師之弟子，高迎龍乘亂，向周九命及華靜等人之處走去。華靜一見到他，便緊緊地握住他的手，高迎龍低聲道：「局勢突變，隨時會爆發混戰，諸位務必先有個準備。」

華靜道：「龍哥，小妹早已把你之兵器帶來了。」

高迎龍掂脚回顧，見馬如風已站在廳前石階上，一副防止羣豪湧上大廳之模樣。此時，賀客們緩緩向大廳處移動。

總管董善堂高聲道：「諸位都是南宮家之貴賓、好友，請留在原地，宴會立即開始。」

忽聞一個陰惻惻的聲音問道：「婚不成婚，這算是什麼宴會？」

董善堂不由語塞，又聞有人笑道：「看今日之盛會，十年難得一見，不管婚禮是否能夠舉行，武林宴會可不能取消，咱們肚子早已餓了。」

董善堂乘機道：「上酒菜！」

上酒菜時，李夏和楊鈞也上陣，葉村喝道：「你倆出來作甚？快回去！」

楊鈞突然一拳擊在他小腹上，葉村登時像一條煮熟的小蝦般，瑟縮地倒在地上，兩人仍捧着菜走出去。

此刻，大廳上氣氛更加劍拔弩張，南宮鴻怒喝一聲：「了俗，你是少林之掌門，今日竟敢當着天下高手之面，包庇凶手，你不怕少林寺數百年英名，敗於你手中？請你放明白一點，此處是南宮家，不是少林寺。」

「阿彌陀佛！」了俗放下徒弟，長身而起，不慌不忙地道：「趁着天下高手在此，今日彼此便把話說清楚吧！」

南宮鴻臉色微微一變，沉聲道：「師徒倆串通一起，還有說得清楚的話麼？」

「施主殺了他全家，她只想殺你一人報仇，難道不合理？」

了俗大師此言一出，羣豪全皆愕然。只聽南宮鴻大笑：「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誰看見南宮某去她家殺人？她家若是南宮某殺的，某還讓兒子娶她，這豈非養虎爲患？南宮鴻是這等蠢人麼？」

「正所謂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了俗，你含血噴人，除非你能拿出証據。」

不少同情南宮鴻的朋友，亦紛紛的指責了俗包庇徒弟，「大和尚，你不能冤枉好人！最重要的是拿出証據。」

「不錯，若拿不出證據，便要交出傅飛燕。」

了俗雙掌虛按，止住廣場之喧嘩，然後道：「南宮施主，你敢發誓沒有僱人殺傅家？」

南宮鴻勝券在握，冷哼一聲：「南宮說不會僱人殺人，便沒有這回事，爲何要發誓？難道某發誓，你便會相信我？」

了俗回首道：「寧塵，你來說！」他背後一直坐着一位粗壯的和尚，垂首而坐，默默無話，此時聞乃師呼喚才長身道：「貧僧俗家姓名爲霍白塔，關外海冬青之老二……相信在座有許多人都知道貧僧以前是位殺手，去年貧僧與家兄受僱於南宮鴻，到傳家殺人。咱們先以特製之蠟燭迷倒傳施主一家大小，然後以蛇形劍逐一將之殺死……」

他說至此，廣場上已傳來一片交頭接耳之聲，高迎龍則忖道：「難怪他那天一早便不見他了，原來他到少林寺剃度，做了了俗之關門弟子！」

（未完・八）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　飛・圖

寒夜屠龍

上文提要： 來如風在七王府假意與忽必日、忽必月兩兄弟商量，要救回三王子忽必亮須以錢如土作交換，忽必日答允，來如風才救出了錢老。忽必日又要來如風擒拿毒女魔，來如風索價十萬兩銀子，忽必日先交五萬兩。來如風背着錢老爺子，暗中將五萬兩銀票塞在錢老身上，並暗中告訴他江中有人救他，說後便拋錢老入江，自己則跪在岸上哭嚎，好似錢老已死去……



質人換信送頭捕　捉被反人抓事管

忽必亮的翻臉不認人，而且一口咬定來如風與那些坑他的人是一夥，當然也是有他的道理，但那種道理也是來如風的失誤。

江湖上任何一種失誤，都會遭致殺身之禍，而來如風就差一點完蛋。

來如風就想，如果他在七王府被抓，那才叫陰溝裡翻船，栽在一個臭小子手中。

來如風却也想不到忽必亮這小子不亞於他兩個哥哥，這兄弟三人如果一條心，那不只是石頭變成金，只怕石頭會變成金剛鑽。

＊　＊　＊

現在，好戲就要登場了，因為有人在遠處吼叫：「在那兒，快追上去。」

「是他，媽巴子，他過不了河啦！」

當先撲近河邊的是方管事，隨之便是四名武士。

來如風只一瞧，便知道這四人的身份比之黑衣黃褲的韃子衛士又高一階，只那手握彎刀腰上紮的黑帶便知道了。

來如風曾住過七王府，這些人中自然也知道來如風在江湖上的名號，老王在時還拿他當上賓看待，他們心中不自在，可也不敢多口。

此刻，方管事與四名武士扇形般的朝着來如風圍上來了，那方管事冷冷的指着汾水，道：「來如風，你跳呀，跳水可以逃呀……你……哈……逃不了啦！」

來如風道：「逃？我為什麼要逃？」

方管事道：「你以為逃出王府，你就安全了？」

來如風雙手一攤，道：「我很安全呀！」

方管事道：「來如風，老子不同你閒扯淡，你說，你是乖乖的跟爺們回去王府？還是要動手過幾招吃了苦頭以後你才走？」

來如風道：「你以為呢？」

方管事道：「老子以為你應放光棍一些，免得見血掉肉多可憐。」

來如風道：「你錯了，江湖中哥們都難忘江湖中人的一股子霸氣，若想不掉肉淌血，何不在家抱孩子。」

方管事冷笑的對兩邊四個武士道：「聽聽，他膽敢在咱們爺們面前講霸氣。」

有個武士正是李大猛，他虛空掄刀吼叱道：「方管事，少同他囉嗦，殺！」

方管事尚未開口，來如風已急忙搖手道：「喂！喂！先別談殺呀，千萬使不得。」

方管事怒道：「你怕了嗎？」

「我當然怕呀！」

方管事仰天大笑，道：「來如風，你也會怕呀，媽巴子的，你跪地求饒也不行，你挨刀吧！」

來如風忙搖手，道：「管事的，你把我的意思弄差了，差了十萬八千里了呀！」

「怎麼說？」

來如風兩手拍腰際，道：「管事的，是這個樣子的，這些天我忙東忙西的也花了不少銀子，如今腰包所剩無幾，你知道的，有錢是大爺，無錢是龜孫子，又說，有錢人怕鬼，鬼怕窮人嘛，你……管事的，今次追來，你同你的四位同仁可帶足了銀子？」

方管事一聽火來了，他戟指來如風大罵：「個王八蛋，口氣怎麼同那小子一個樣子。」

他說的當然是來如風的小堂弟來如聲了。

那李大猛一聲吼，道：「大鳥一個你要不要？」

方管事怒道：「媽巴子的，你們是窮人投胎，棺材裏也伸手呀，媽的！」

來如風道：「各位，如果各位沒帶錢，而且是足夠的錢，我勸你們還是走回頭路，別等到挨了刀子才叫苦，需知一旦動了手，後悔可就來不及了。」

方管事吼叱：「後悔的是你來如風！」

方管事把手一揮，吼道：「殺！」

他這麼一聲吼，四個武士早就難以忍耐的帶刀撲向來如風殺來。

來如風並未跳河，他只是一聲冷笑，就在四把彎刀自四個方位劈到的一刹那，就聽他長嘯一聲，厲叫道：「他們交給你們了。」

只這一聲吼叫，來如風拔身而起四丈高下，半空中他扭腰斜掠，單臂猛的一勾甩身，人已掛在樹枝上，晃了三下便穩穩的坐在樹枝上。

來如風才剛坐定，嘿，從荒林中殺出幾個年輕人來了，方管事只一看便知道又上當了。

方管事第一個看到的不是別人，寃家對頭來如聲來了。

來如聲還哈哈笑道：「喂，大管事，多日不見，你好嗎，想你呀！」

方管事大罵：「想你媽的銀子才是眞的。」

來如聲大叫道：「方管事，你說話不保留呀，怎麼可以挑明了說，操！」

方管事已無暇再多說了，因為，除了來如聲之外，另外還有四個也是使鐵棒子的，那正是別小堪、伍不銀、風流丹、齊向前。

除了他們五個人之外，花牡丹與張千二人雙雙站在一堆石頭上，二人似乎在等着看熱鬧了。

那來如風坐在樹枝上往下看，他笑容滿面，就好像有一堆銀子等着他去拾去檢似的，愉快呀！

現在，打鬥場面由逆勢轉向，也可以說成了一對一的場面，來如聲就站在方管事對方冷冷笑。

李大猛前面站的是別小堪……這二人照面不打話，只是相互直瞪眼，錯步側身移動得慢，光景只一出手便立見勝負。

再看另一邊，伍不銀迎的是個光頭大漢，那人忽前忽後的發出虎吼聲，就好像猛虎下山來，他右手刀左手五指箕張，這種人最凶殘，出手絕不留情手軟，這種人必是嗜殺的人，只不過今天不一樣，伍不銀一副大牌樣，一時間這光頭只是進一步再退一步。

另外兩對也差不多，都已拉開了架勢準備幹了。

就在這時候，便聽樹枝上坐的來如風道：「等一下，等一下再拚命。」

方管事退後一大步，他目光仍盯緊了來如聲，却對上面的來如風叱道：「等什麼？」

來如風道：「我有個小小的意見，你聽聽可行不可行。」

對於這樣的形勢逆轉，方管事早就吃驚了，如果對方要求罷手，他必立刻拔身而去。

方管事道：「你說。」

來如風道：「我提議大家別殺了，行不行？」

方管事怒道：「你會跟我回去王府投案？」

來如風道：「娘的皮，做你的黃粱白日夢呀，你是豬還是瞎子，事到如今形勢已定，你看不出這種對殺的結果呀，狗東西，我在指你一條生路，上天也有好生之德，怎麼的？你以為你是老鳥老蛋呀，操！」

方管事回罵道：「狗東西，你還提的什麼議？」

來如風道：「好殺不如惡言，惡言不如和談，方管事，我提議和談呀！」

方管事道：「如何和談？」

他已忘了拚命追來為的是什麼了，更忘了來時的那股子意氣風發樣子，只一聽和談，便以為生機又現了。

來如風端坐樹上道：「我的意思最實際，也最合理不過了，你一聽就會同意的。」

「說！」

來如風道：「七王府中囚了四個大老鼠，是不是？」

方管事道：「那是王爺在汾河岸邊緝捕的要犯。」

來如風道：「我的意思是拿你們五個人換回他們四個人。」

方管事大怒，叱道：「休想！」

來如風道：「怎麼的？要等比劃過以後，吃了苦頭才會點頭答應呀！」

方管事怒道：「媽的，全是你這王八蛋幕後操縱，你還騙了王爺五萬兩銀子，還說爲王爺緝捕他們幾個呀，哎呀呀，王爺上大當了吔！」

來如風也沉聲道：「你嗥個鳥呀，你們把錢老弄得幾乎殘廢，出些銀子爲錢老養傷，這有什麼不對的？」

方管事氣得直咬牙，道：「媽的，世上怎麼出了你們這些惡棍呀！」

來如風道：「韃子也不是好東西！」

李大猛大吼一聲：「殺！」

另外三人也動了手，這時候還等着受人羞辱呀。

這些韃子們平日眼高過頂，豈能在此聽人駡，於是也不管方管事的交代，立刻殺上來了。

「打呀！」

這是別小堪的回應，他只叫「打」，那當然是有原因的，因爲這幾個人不能死，死了人是無法把被囚的人換回來的。

這原是來的時候大伙一致取得的共識。

雙方只一交上手，眞快，就聽幾聲敲打梆子聲音傳來，却也傳來幾聲咒駡：「媽的！」

「哎唷！」這是方管事的叫，他的頭上又起了包，被來如聲打得他翹脚後仰又打橫，不知東南西北方向了。

再看另外四對，還眞的差不多，四個武士全都抱頭直揉搓，未見血，但頭上都已生了個大肉包。

不殺了，不打了，這種仗再打．下去就更不好看了。

花牡丹一邊撫掌笑，道：「來叔呀，擎天一棒眞管用，他們用的就是那一招。」

來如風「吧啦」一聲落下地，他呵呵笑着一把揪住方管事，道：「痛嗎？」

方管事道：「你很想知道？」

「不錯，痛不痛？」

方管事道：「你挨一棒就知道了。」

來如風道：「老子沒你那麼賤，娘的，我早就告訴你了，你他娘的偏是不信邪，找苦吃不是。」

方管事道：「算老子走背時運，來如風，只不過我可不敢保証能叫你如願的。」

來如風忙搖手，道：「等一等。」

方管事道：「等什麼？」

來如風道：「你說的只是在未開打之前的條件，如今這條件就得改一改了。」

「改？」

「是呀，也許這就是早晚時候不同吧？」

「怎麼說？」

來如風哈哈一笑，道：「沒動手之前，誰也沒把握會打贏對方，是生是死，傢伙是不長眼睛的，所以我說，如果動手，那得賭些彩頭。」

方管事道：「你又打銀子的主意了。」

來如風道：「原本我還以爲吃了虧，拿你們五人換四人，但你們想動粗，怪不了我的心中愛銀子，沒得多說的，你們每人身價，白銀一千兩，不多吧？」

方管事道：「也罷，爺們認栽，我這就回七王府去，放了你的人，再送來白銀五千兩。」

他同四個韃子武士丟眼色，這就回頭欲離開了。

來如風沉聲道：「你別走了。」

方管事一楞，道：「我不回去事情怎麼辦得成？」

來如風道：「那是我的事。」他頭一甩，吼道：「先給他們上綁！」

張千與花牡丹二人奔過來了，嚄，這二人的手中拿了幾根粗蔴繩，光景只一瞧便知道早有預謀了。

* * *

方管事也不例外，被張千來個五花大綁，還被張千踢了幾腿，駡道：「操你娘的，你也有今天呀！」

方管事痛得大駡：「不仁道，虐待戰俘呀！」

四大武士不多言，悶聲被風流丹幾人捆起來。

來如風道：「快，把他們吊在樹上去，每人離地五尺高，他們的兩腿垂下來，等着狠吻吧！」

李大猛怪吼道：「媽的，拿咱們餵狼呀！」

來如風上前去，給他兩巴掌，他叱道：「此刻還由得你咋唬呀，爺們不養惡犬咬人，爺們可以把野狼引來，娘的，那比狗還凶殘。」

花牡丹笑笑道：「對，也叫他們嚐嚐被咬的滋味。」

眞快，方管事五人分別被拖入荒林中，一個個的懸掛在樹上了。

方管事再是叫，來如風幾人也不理會他們了。

* * *

土坡另一邊，荒林子裡聚了一堆人，所謂一堆，也只不過六七個人圍着一個人而已。

這幾個人在計劃着一件大事情，是的，正是來如風他們幾個人。

這幾個人中最急的莫過於「鬧江鼠」張千了。

張千蹲在來如風正前方，唉聲

嘆氣的道：「來大俠，你的這個計劃很好呀，你怎麼說行不通了？」

來如風道：「張兄，我可以坦白的告訴你，我是從另一面研究才下了這個令人喪氣的決定。」

他拍拍張千的肩頭，又道：「七王府的那幾個王子，一個比一個奸，一個比一個陰，便是我也差一點上了那個鼈娃兒忽必亮的大當，操他娘的！」

一邊的花牡丹急問：「怎麼回事呀，來叔！」

來如風道：「忽必亮由我扛他進了佛堂見他娘，那場面原本是他們應該抱頭痛哭的，可是反而是忽必亮拆穿我的一切計劃，他硬說我與你們是一夥的，兄弟三人齊動手，我還不想死在他們的狠穴裡，衝出來便叫陣，按計劃把他們的人引來汾河灣，娘的，原以爲他們三兄弟至少可以來一個，嗨，一個人也沒來。」

來如聲忿然的道：「人家太行五位英雄爲錢老兩脅插刀，身陷虎穴在受罪，如果不救出他們，咱們也別混了。」

花牡丹道：「來叔，殺進去，咱們硬搶。」

來如風一瞪眼，道：「有勇無謀吃敗仗，有勇有謀才會贏，我在七王府走一趟，七王府暗中有埋伏。」

別小堪道：「咱們怕他個鳥。」

風流丹道：「是呀，怕他什麼？」

來如風道：「爲了救出四個人，咱們再死更多的人，這帳划不來，再說，他們四人已成重傷，雙腿被狗咬得骨頭也看到了，需要背才可以逃出來，我問你們，誰有那麼大的本事，一邊背一個人，一邊還得對付上百的人？」

他這麼一提，大伙全楞了，是呀，誰有這麼大的本事？七王府中衛士兩百多，另有功夫高的幾十個，如果當初不是去了老爺嶺，來如聲與錢如土幾人休想動七王府中半兩銀子。

聽了來如風的話，「鬧江鼠」張千一聲厲叱，吼道：「我哥兒們，等着我，我……小弟來也，咱們死在一起吧！」

他叫着拔身便往汾河那面奔過去。

「鬧江鼠」張千以爲沒得救了，他與申屠仁、丁大海、毛勇、石虎二十年的好兄弟了，此刻怎麼也按捺不住的要去七王府拚命了。

「咻」聲起處，張千幾乎撞上一個人，那人疾出手，一把扣牢張千的右肩。

張千一看，不由厲叫：「來大俠，你放了我，我張千是個什麼東西呀，但這個義字却未忘，就叫我死在我那四位老哥的前面，我死而無怨呀！」

來如風叱道：「這世上誰該死？張兄，咱們在江湖上出刀，那是被環境逼的呀！」

張千道：「所以我不怨你們呀，叫我去！」

來如風道：「想死也不是那麼簡單，有我來如風在，我會出主意的，你張兄放心，救出他們四人，那是早晚的事情。」

張千漸漸的平息了那股子衝動，他不再走了。

* * *

爲了穩住七王府中三個陰狠的王爺，來如風對來如聲道：「去，送個信，告訴七王府中三個狗操的，十天半月之內，咱們去七王府救人，他們如果對咱們被抓的四人不利，咱們每天送一顆韃子人頭，殺得他們韃子別想再出門，看一看是他狠還是咱們厲害。」

來如聲道：「小事一件，我這就走。」

花牡丹立刻走上去，道：「我陪阿聲哥一起走。」

來如風道：「七王府用不到妳也去，那地方不適合談戀愛。」

這一句話，惹得大伙全笑了。

* * *

來如聲就快走進太原府城了，城外的小酒館門口，忽的有個人迎着他來了。

來如聲初時不在意，但當他仔細一瞧，嚄，還眞的嚇了他一跳，跟着便是一瞪眼。

「你……」但他立刻又笑了，道：「是大人呀，捕頭大人別來無恙。」

來人不是別人，正是太原府衙門的捕頭石老川，也是江湖人稱「開碑聖手」的石大捕頭。

這石老川乃是漢人，在這太原府幹得十分窩囊，因爲七王府的人踩在他的頭上，幾曾把他放在眼裡。

石老川雙目一瞪，他把頭一甩，道：「跟我來！」

來如聲一瞧左右，還眞的有人在注意他，原因是石老川乃「名人」，太原府的人都認識他。

來如聲點點頭，他不開口只動腿，跟着石老川又走回頭路。

二人走了半里遠，石老川才轉身來戟指來如聲的鼻尖，叱道：「太不給我面子了。」

來如聲一笑，搓着雙手半彎腰，道：「大人，你這是沒頭沒腦的一句話，令我這草民丈二金剛摸不到頭來呀！」

石老川道：「用我多作解釋嗎？娘的，你們幾個一身的怪異功夫，我領教過了，只不過我並未眞心的要對付你們幾個呀，怎麼的，

非要在我這二畝地面上鬧個黃河水不清呀！」

來如聲道：「這話怎麼說？」

石老川道：「你裝糊塗不是。」

「在下眞的不知呀！」

石老川道：「小子啊，你們又在暗中惡鬥七王府了，是不是？」

來如聲立刻心中有了決定。

他的決定便是設個方法利用這位老捕頭。

來如聲「呵呵」一聲笑，道：「捕頭大人，七王府中事，你又知道了？」

石老川道：「何止是知道，七王府分派人馬準備拿你們，又怕人力不足，準備通知知府大人，命守備率人出馬，合力逮你們了。」

他一頓，又道：「聽說曾是七王爺座上客的傢伙又出面了，而且與你們是一伙的，七王府才有報向知府念頭，喂！」

他想了一下，又道：「你知道那傢伙叫什麼？」

「誰？」來如聲假裝不知道。

石老川道：「小子，我此刻不拿你當人犯，我把你當咱們同族的人對待，你說，那個曾是七老王爺座上客的人，他是誰？」

來如聲哈哈笑道：「啊，你問的是他呀！」

「他是誰？」

「他呀，他叫來如風。」

「來如風，你們一伙的？」

來如聲道：「這話是你說的。」

石老川道：「他在那兒？」

來如聲道：「我也不知道，只不過我知道他是個怪俠，來無影去無踪，夜睡三個地方是常事，想見他那得先約定，他的毛病可大了。」

「什麼毛病？」

來如聲道：「他能餓三天不吃飯，一天也可以吃五頓，冬天愛打光脊梁，拿冰涼的雪花洗雪澡，哎嗨，夏日炎炎他還冬眠吶，你說他奇怪不奇怪。」

石老川巴掌已揚未打下，他沉聲道：「好小子，你敢在老夫面前耍嘴皮，盡是一派胡言。」

來如聲一笑，道：「哎呀，捕頭大人，既然你把我當成同是漢族一脈流，可見你沒忘祖。」

石老川道：「畜牲才是忘了祖宗的傢伙！」

他帶着幾分忿怒的又道：「娘的，我石老川爲韃子們辦事也有二十多年了，娘的老皮，我是越幹越寒心，越幹越火大。」

來如風道：「好歹你也是個官呀！」

「官？娘的，見韃子們的那種氣焰，再看咱們漢家人的窩囊，難過呀！」

來如聲一見這光景，他心中愉快了。

來如聲指着遠處柳樹林，道：「走，捕頭大人，咱們去無人地方聊一聊。」

石老川不開口，挺起胸膛大步走。

來如聲緊跟後，一步一趨的未開口。

二人來到樹林下，來如聲便對石老川道：「有件事情我正是前來太原辦的，聽了捕頭大人之言，覺得你大人仍是漢家人的英雄漢，所以才來對你言。」

石老川道：「請說。」口氣中帶個請字，這是拿來如聲當成自己人了。

來如聲道：「實話對捕頭大人言，咱們最近同七王府幹上了，七王府中囚了太行五鼠中四鼠，你不知道吧？」

石老川一聽，沉聲道：「太行五鼠我知道，當年他們幹買賣不漂亮，我也曾追捕過他們，這十來年他們的作風改了，堪稱得俠盜二字，我才對他們睜眼閉眼。」

來如聲道：「所以他兄弟五人才與那位錢老爺子一鼻孔出氣了。」

他左右看看沒有人，才又道：「七王府雖然抓走四鼠，但咱們也捉了七王府四個黑衣武士與那個可惡的方管事，兩相比較，咱們還多拿他們一個人。」

石老川驚道：「難怪剛才七王府來報案。」

來如聲道：「這件事我以爲由捕頭大人來出面，七王府如果放了四鼠，咱們立刻把七王府的交在捕頭大人手上，也叫捕頭大人立大功，如何？」

石老川一聽，他只稍稍琢磨，便笑笑道：「這話是眞的？你沒瞎說？」

來如聲道：「絕對眞實。」

石老川道：「好，你在此地等着我，我這就去一趟七王府。」

來如聲道：「我等你的好消息。」

於是，這二人立刻分手了。

石老川走得眞輕快，半跑半跳的好像他年輕二十年似的，還哼起山西梆子腔來了。

來如聲見石老川走遠，他才不會乾等在樹林下。

來如聲這是「防人之心不可無」，石老川打不過來如聲，也許是應付他也說不定。

於是，來如聲找地方藏起來了。

* * *

「開碑聖手」石老川離開了來如聲之後，他就沒有回去太原府衙門，匆匆的趕到北大街的七王府。

七王府中人是認得石老川的，有個家將迎上來：「石捕頭，你要見誰？」

「王爺。」

「王爺在佛堂侍候老王妃，你不方便去見王爺。」這位家將不賣帳，口氣相當冷淡。

石老川當然明白，只不過他早已習慣韃子們的這種臉色，只是淡然一笑道：「這可是有關方管事與四武士的大事，你說不方便，我也只好退回去了。」

他轉身欲走，那位家將立刻伸手一拉，道：「何不早說，快跟我來。」

石老川道：「你不是說王爺在忙嗎？」

那家將不開口，只是冷冷的笑了笑。

石老川來過七王府，見這家將帶他往後大院，他還不知道爲什麼不去佛堂了。

* * *

人還未到後大院，便聽到淒厲的吼罵聲傳來，聽得人毛骨悚然。

那家將這才對石老川道：「石捕頭，實在對你言，一大早被囚的幾個死囚就開始在囚房中高聲罵，他們一心想死，可是，王爺並不打算叫他們馬上死，這光景他們四個罵開了，可也惹火了王爺，如今由二王爺與小王爺二人在修理他們四個傢伙了。」

石老川一聽之下，心中有一股說不出的痛苦滋味，因爲他明白，那挨修理的四個人正是「太行四鼠」呀。

石老川急匆匆的跟着那家將來到後院右面一排小房外，附近還傳來惡犬聲，附近也有鞭打聲，帶起的是淒厲的罵聲不絕。

石老川仔細聽，心中更驚，於是，他站在房門外了。

石老川明知這是王府私設刑室，他却無法干涉，韃子們沒找他的痲煩已叫他心存感激了。

那家將已衝着屋內道：「二王爺，小王爺，府衙的石捕頭來了。」

立刻，兩個手持皮鞭的漢子走出來，敢情正是忽必月與忽必亮兄弟二人。

忽必亮一見這石老川，他對石捕頭沒好感：「你到我們王府做什麼？」

石老川忙上前打個千，道：「稟二位王爺，府衙接到王府報案，我是盡心盡力的獨自先出外查訪。」

忽必亮道：「查到什麼了？」

石老川道：「有，查到了。」

忽必月道：「快說。」

石老川道：「我在汾河附近遇上了那個小子姓來的了。」

「你抓住他了？」忽必亮急問。

石老川道：「當時只我一人，想抓住他談何容易呀！」

忽必亮道：「所以你找到王府來了？」

石老川道：「二位王爺，我石老川心中明白，似王府中高手如雲，尚且鬥不過那些無賴，我石老川只一個人呀，但我自有我的想法。」

「你的什麼想法？」

石老川道：「我已穩住那小子在汾河的樹林中，聽那小子說，他們活捉了方管事與四位王府武士，王府中如果想要他們五人活，那就快把王府抓回來的四人放了，否則，他們每天宰一個，且看那一方吃虧。」

忽必亮大怒，他鞭指石老川叱道：「你他媽的是來爲他們傳信的吧？吃曹營的飯替劉備辦事呀！」

石老川忙搖手道：「我石老川挨過那小子的棒子，恨死他們還來不及吶，我會爲他們傳信？」

忽必月道：「你什麼目的？」

石老川道：「請王府派人馬去捉那小子呀！」

忽必亮道：「捉拿犯人原是你的職責，想咱王府放人，他們休想，石捕頭，莫忘了這一回我們可是報了案，如果限期破不了案，你就別幹了。」

石老川道：「那就請王爺們把案子移往府衙，如何？」

「如何移？」

「把這裡被囚的四人移去府衙。」

忽必亮冷冷道：「可以，但王府丟的金磚銀子，由你負責討回來。」

石老川一聽，可也火了，道：「這是什麼話，咱們爲朝廷辦事，盡忠而已，人犯……」

「叭！」

忽必亮出鞭便打，打在石老川的身上，他叱道：「你是找打來的。」

石老川雙目也赤了，他重重的道：「小王爺，咱是來辦事的，才不是什麼犯人，你打我……」

忽必亮叱道：「辦案就去把人犯抓回來，你到此地來哆嗦什麼？」

石老川道：「也只是商謀先把王府被人捉去的管事與四武士換回來呀！」

忽必月道：「別換了，咱們是不會放人的。」

石老川道：「可是王府有人在賊子們手上呀！」

忽必月道：「他們自求多福吧，管不了啦！」

石老川這才明白，七王府的作風是凶狠的，殘忍的，誰敢得罪他們誰倒楣。

石老川無精打彩的退出了七王府，他更是無精打彩的往城外走，一路上他想得可眞多，也想得不自在，王八好當氣難受，他這是太原府的大捕頭，照樣去王府挨皮鞭。

只不過忽必亮的這一鞭也叫石老川寒了心，石老川的心中有了反叛之意了。

* * *

「開碑聖手」石老川自太原城又來到了河岸邊，他心中忿怒，不但未把事辦成……也就是說，王府的王子不但不謝他，不但不以囚的人交換，更打算把來如聲幾人一網打盡。

石老川心中就明白，如今被囚的四個人算倒楣，因爲眞正弄走王府中銀子的人不是他們四人，而王爺們一心想拿的人也不是他們，但却是他們四人霉運當頭。

石老川總算想通了一件事，他爲太行五鼠抱屈。

現在，石老川到了河岸邊，但他什麼也沒看見，他便走入樹林中叫起來。

他叫着盡在林子裡面喊着，但再是怎麼的喊叫，也不見來如聲的影子，不由得罵開懷了：「操他娘的，這小子難道也在戲弄我呀，如果老子把囚的四人帶來，豈不是上了這小子的大當。」

石老川忿怒的走出柳樹林，他正要往回頭走去，猛古丁自左右兩個方向冒出八個黑衣大漢來，石老川只一瞧便知道是王府的武士們，他可也火大了。

「幹什麼？」石老川忍無可忍了。

有個黑衣粗胖的大漢嘿嘿笑，反問：「人呢？」

「什麼人？」

「少來，難道你這堂堂太原捕頭，還與匪徒們勾搭不成？」

石老川道：「本大人還正想向你們要人呐！」

「你說什麼？」

「人原本在的，只是你們太過份了，你們一哄而來，什麼人也被你們嚇跑了。」

另一黑衣武士道：「他媽的，眞是滑溜，兔崽子，也算他走運。」

石老川咬牙道：「你們都走運，娘的，只有我石老川倒楣！」

他大搖大擺的往太原城中走了，八名黑衣武士便也拖刀帶喪氣的往北城那面繞回去了。

石老川未發現有人跟踪他，原來這些黑衣武士們並非向南門追來，他們自北城繞道城外大片高粱地過來的。

唔，秋高粱一人高，多年未見的豐收年啊！

* * *

「彭！」

「哎唷！」

有一塊石頭正打中石老川的背上，顯然是由後面向他擲來石頭，石老川痛得一聲叫，回身來他四下看。

但他似乎突然想通了，在這太原城，何人敢對他擲石頭，不是那小子還會是誰？

不少人見石捕頭挨石頭也吃驚，急忙往兩邊閃不迭，光景是先撇清自己未出手的樣子。

於是，石老川發現有個頭戴大盤帽的傢伙正瀟洒的往遠處那條上土坡的小道走去。

石老川一瞧那走的架式，立刻便甩開大步追上去了。

他這麼一追，前面的人走得快，前面那人似是長了後眼似的，只要石老川放快步，他就也會快步。

二人走了五七里，忽的前面之人停下來了，嚄，來如聲正忿怒的等他上前來。

石老川也看清是來如聲了，他邊走邊吼道：「娘的，你小子耍我呀！」

來如聲道：「大捕頭，不是我要你，是你玩我！」

「我怎麼玩你？」

「你來，爲什麼又帶來八個王府黑衣武士暗中來呀，娘的皮，我只一露面就慘了。」

他用雙手做個手勢，又道：「我不想一對八，甚至加上你而一對九，操，我敢大搖大擺走出來呀！」

石老川道：「至少，不是我引他們來的，我也不知道王府暗中派來高手呀！」

來如聲道：「眞不是你同他們商定的要玩我？」

石老川道：「可要我起誓？」

來如聲道：「唉，我信得過你，至少你還是漢人嘛！」

他走近一步聲音放低，又道：「大捕頭呀，你聽過『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這句話嗎？」

石老川一瞪眼，道：「什麼意思？」

來如聲道：「我爲石捕頭叫屈，想想看，如今南邊有兩處起義軍，憑你石捕頭的本事，去至南邊求發展，加入抗元大纛，爲大漢做出應有的供獻，說不定名垂青史，比之在此侍候韃子，你想想，我以爲多寃呀。」

石老川道：「好小子，你是在策動我造反了？」

來如聲道：「也指你一條明路。」

石老川道：「就不怕我拿你治罪？」

來如聲道：「你不是三槍打不

透的石頭蛋，我看得很清楚。」

石老川一瞪眼，道：「別再說了，他們七王府不交換，並說你們捉去七王府的人，要剮要剁要刮要砍，就聽憑你們處置。」

來如聲一怔，道：「奶奶的，四換五他們也不幹呀！」

「不幹，所以我也無奈何。」

石老川說完便回頭走，滿臉泛憂愁。

來如聲幾乎是僵在那兒不動了。

* * *

來如聲走不出三里半，大路上迎面來了幾十個叫花子，爲首的一人他還是剛在洪洞認識不久的高長老。

那高長老也是滿面風霜，也可以說是灰頭土臉，便那一撮鬍子上也落了一層黃土。

高長老一見是來如風的小堂弟來如聲，嚄，高興得哈哈大笑起來了。

來如聲也忘了剛才的不愉快，他吃吃笑迎上去了，笑道：「嘿，你們沒有去南邊呀！」

高長老道：「你先別問那麼多，你那位堂兄呢？他去了那裡？」

來如聲一笑，道：「我堂兄呀，是不是貴幫主在找他了？哈……」

高長老叱道：「小鬼靈精，咱們回來辦正事，你却放閒屁不是？」

來如聲道：「高長老呀，你們這麼多的人，目標太大了，很容易被人發現的。」

「有什麼不對勁？」

「不對勁可大了，咱們正在同太原七王府鬥法呀！」

高長老一笑，道：「你們贏定了。」

來如聲道：「你怎麼知道？」

高長老道：「想也知道，七老王在世的時候尚鬥不過來如風，如今他幾個兒子呀，不夠來如風瞧的。」

哈哈一笑，來如聲道：「那麼，我問你，高長老，你們席幫主來了沒有？」

「來了，分批在最後一批吧！」

來如聲笑笑，道：「好消息，我堂兄樂了！」

高長老叱道：「你小子沒正經，快帶我去找來如風，南邊出了事了。」

來如聲一聽南方義軍出了事，玩笑話收起來，手一伸，道：「高爺，你隨我來。」

高長老對身後的大羣花子們道：「到太原，咱們在老地方等消息，回頭幫主會分派事情的，別走亂了。」

花子幫的人看是烏合之衆，實乃有組織的，而且組織也嚴密，層層節制，上下一心，絕不輸軍隊規矩。

* * *

來如聲與高長老走得快，繞過了土坡便看到了汾河灣，忙忽這麼大半天，此刻已是夕陽西下了。

夕陽這兒未落山，東邊冒出半塊月亮來，瞧一瞧就叫人感到奇怪，爲什麼今年八月的月亮特別亮，因爲半個月亮照下來，三里遠也可以瞧見人在走動。

來如聲帶着高長老二人往汾河灣的老林中走進去，沒多久便聽得附近吃吃笑起來。

只笑聲傳出來，高長老已笑道：「金龜女婿呀，娘的，你還不出來迎接老頭呀！」

高長老口稱金龜女婿，那是因爲來如風與花子幫幫主席美姬有戀情，這二人打得火樣熱，已經是公開的大秘密，花子幫的人全知道。

「哈……」來如風自黑暗處閃出來了，他就站在兩棵樹中間叉着腰，如果他再蹦蹦跳，那就像隻大猴子了。

高長老走上去，他拍拍來如風的肩頭，道：「運氣，這麼快把你找到了。」

來如風道：「找我？幹什麼？」

高長老道：「弄些吃喝，咱們慢慢的說。」

來如聲正要往林中走，斜刺裡花牡丹用力拉住他，笑道：「你可回來了，害我爲你擔心事……」

高長老一瞧，吃吃笑道：「娘的，河南來家村的人都愛風流呀，這小子剛出道就泡上個標緻的小妞呀！」

來如聲只傻笑，花牡丹開口了。

「喲，那裡來個糟老頭，說話沒小沒大的。」

她把「沒大沒小」說成「沒小沒大」，倒也引得高長老哈哈的笑了。

花牡丹接道：「我同阿聲哥一起長大的，可不是他泡上的，這一回原諒你，下一回撕你嘴，拔你的鬍子。」

高長老這是頭一回見到花牡丹，因爲來如聲幾人前往洪洞的時候，花牡丹未去，花牡丹同錢如土在一起。

來如風開口了，他對花牡丹道：「牡丹，不可對高長老無禮。」

花牡丹還眞聽來如風的話，她低聲一笑，瞟了高長老一眼，道：「是，以後不敢了。」

說完立刻與來如聲二人閃入林中去了。

來如風高聲問：「阿聲！」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 八邪早在一年前就七人投在總督府當兵，大熱天七人伴着寶物上道，「死要錢」嬌嬌則配合他們在軍士喝的井水中下了半斤砒霜，毒死了七八十人，只有酒肉和尚、「絕一鏢」劉言等四人沒中毒。此時七惡諸人也趕來了，爲了他們的共同利益，七惡八邪聯手，姓關的軍官與柳掌門只好棄寶而走，小五子與小彩還用山籐絆得姓關的跌下山崖，奪得寶後……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五彩傳奇



竹籃打水一場空　箱箱裝載皆不同

羅老大明白這一點，他當然不答應。

文公度想了一下，强作笑的道：「羅老大，雙方將來就是兒女親家了，你看這兩個娃兒長得多可愛，你難道不看在他們的薄面，順我文公度這一回？」

羅老大看看小彩，小彩甩辮子在對他笑。

又看看小五子，這小子長得像個小牡牛般壯。

羅老大拍拍小彩的頭，笑道：「小彩，將來你嫁給小五子當老婆，你高不高興？」

小彩道：「什麼老婆？」

羅老大道：「就是嫁給小五子爲妻，你們以後便永遠生活在一起了，你高興嗎？」

小彩笑拉住小五子的手，道：「我當你妻子，一定很好玩，是嗎？」

小五子點點頭，道：「我想是吧！」

立刻，就聽到一片哈哈狂笑聲，震得四山迴鳴不已。

小五子看到各人在笑，便也笑道：「叔叔阿姨們這麼高興，比得了寶物還高興，我們也高興，嘻……」

羅老大一拍胸脯，得意的笑道：「文兄，就看在你我下一代的面子。」

他摸摸小彩的頭，又拍拍小五子的肩，接道：「就看在兩小的面子，我答應你把這批寶物分成十五份。」

眞奇怪，他此言一出，七惡之中竟然無人反對。

文公度也感到奇怪，要不然，就是羅老大在其餘六人的心目中眞的是老大身份。

「死要錢」嬌嬌業已把傷處包紮好，她聞得羅老大的話立刻笑道：「羅老大，我突然發覺你好可愛！」

「冷面小刀」成器卻在鼻孔中冷哼一聲不開口。

姓成的見不得有人被嬌嬌看中。

羅老大道：「嬌嬌，我一點也不可愛，因爲我絕不會在你身上浪費半文銀子。」

嬌嬌咯咯笑道：「你雖然如此說，但我知道你絕非魯男子，羅老大，你甚至比一般男人還厲害，白大姐，你說對不對？」

白爾艷怔了一下，立刻明白嬌嬌的意思，便淡淡的道：「你怎麼知道！」

白爾艷反將一軍，嬌嬌不爲意的道：「經歷得多了，什麼樣的男人我看不出來？」

「八隻手」錢一串道：「辦正經事吧，別盡閒扯淡了！」

羅老大與文公度互望一眼，誰也未開口。

這兩個人都是心機沉深的人，除了心狠手辣，陰險奸詐，更是怪點子最多。

兩輛篷車上裝的是財寶，西京所管轄的西南七省，每五年一次往京中押送民間搜刮來的財寶，那不是個小數目，這些財寶就在七惡八邪的面前，但卻沒有人爭先恐後的衝上篷車奪。

七惡沒有人登上車，八邪更沒有人上。

這時候錢一串這麼一叫嚷，羅老大便也點點頭，道：「文兄，你有何意見！」

文公度笑道：「羅兄已經答應按人頭分寶，文某已心滿意足了，我還有什麼意見？」

羅老大道：「這麼說來，文兄沒意見了？」

文公度道：「且由羅兄作主了，我們都沒有意見！」

他回頭對成器等點頭，道：「你們不會有意見吧？」

石老三大聲道：「誰再有意見就是王八蛋！」

他的老婆任人壓，而且石大娘已死在大散關，他還在這兒大聲嚷，倒叫羅老大與白爾艷心中好笑！

小五子不認得石老三，如果他知道石老三就是石大娘的男人，他一定會嚇一跳。

羅老大伸手掀開車篷帘，裏面堆放五口大箱子，便不由得「咦」了一聲。

文公度一邊看得清，立刻問道：「可有什麼不對勁？」

羅老大道：「沒什麼，文兄不過去看看另一輛大車上放了幾口箱子？」

文公度點點頭，正要往第二輛車上走，突聞得小五子一聲叫，道：「這些箱子……」

羅老大眼明手快，一把揪住小五子，他揪住的右手中指暗中疾點，小五子話到口邊又嚥回去。

小五子的穴道被點，他乾瞪眼。

羅老大叱道：「大人在辦正經事，你小孩子插的什麼嘴？快到一邊同小彩去玩！」

羅老大像是打了小五子一掌。但這一掌卻在暗中解開小五子的穴道。

小五子心中吃一驚，果然不再多言，但他還是直不楞的看車上的箱子。

是的，這些箱子就是那天夜裏他潛入總督府暗中偷看的，小五子以爲這是他的功勞，高興之餘難免衝動的想說出來！

羅老大就是怕他說出來，才點了他的穴道。

小五子也立刻明白，自已不能在這時候多嘴，他已漸漸明白，要想當一個惡人，那比當個好人還要難。

江湖上怎樣才分辨出好人？那是因爲有了惡人才知道誰才是好人。

天底下誰都以爲自已是好人，又有誰會承認自已是惡漢？

所以惡人有時候還得裝扮成大善人，而且還得裝扮得十分像。

羅老大就常常扮好人，這時候他又露出關懷備至的模樣，對小五子道：「你同小彩到茅屋子裏去。」

小五子道：「去茅屋幹什麼？」

羅老大道：「看有什麼好吃的，你們先吃些，記住，水不能喝！」

小五子拉小彩的小手，笑道：「走，我們去屋裏玩！」

兩個小的利時便進了茅屋裏，卻傳來二人的嘻笑聲。

就在這時候，羅老大與文公度二人併肩走到第二輛篷車前。

文公度伸手掀開車帘看，笑道：「很平均，這兒也是五口鑲銅條的大箱子。」

羅老大心中訥悶，記得小五子那夜爬進總督府去，他祇發現了五口這種大箱子，怎麼會又多出五口來？

羅老大心中想：這件事如果不是意外的好，便是意外的壞！

所謂意外的好，便是財寶又多了，否則，這些箱子裏面必有問題。

羅老大想及此，便問文公度道：「文兄，你們潛伏在總督府近兩年，應該知道這些箱子裏裝的是什麼吧？」

一聲苦笑，文公度道：「王八蛋才知道這箱子裏裝的是什麼寶物，說一句嚇你一跳的話，便是關把總也不知道，除了一個人！」

羅老大道：「誰？」

文公度道：「總督大人。」

羅老大道：「這是怎麼說？」

文公度道：「財寶放在密室，守密室的人都是總督大人的親信，不是他的小舅子，就是他的表侄子，尤其他的密室，是在地下，想接近都不容易，何況我們這些二等兵。」

羅老大道：「這麼說來，你們不知道了？」

文公度道：「我爲什麼要騙你！」

羅老大嘿嘿笑道：「難怪你不急於打開箱子，原來你怕這箱子裏有機關呀！」

文公度奸笑道：「彼此！彼此！」

羅老大道：「我們各推一人，

先搬下一箱來看，如何？」

文公度點頭，道：「這樣最是公平不過。」

羅老大回頭高聲道：「錢一串，你過來。」

「八隻手」錢一串立刻走近羅老大，道：「老大，你是要我來打開箱子了？」

羅老大使個眼色，點點頭道：「不錯。」

這「不錯」二字也是雙關語，因爲錢一串也知道箱子裏面有機關。機關設在箱子裏，當然是殺人用的。

錢一串既然知道，他便會有所防備。

文公度也回頭道：「你們誰願意同錢一串合力開箱子？」

「病羅漢」齊飛搖晃身子走上前，道：「我來！」

錢一串伸手一讓，道：「齊兄，請！」

齊飛也不客氣，伸手拉緊箱把子，便把一口箱子拉到車邊來。

錢一串忙過去握住另一邊的把子。

二人便把一口箱子拖下地。

齊飛見箱子上了一支大銅鎖，雙手一扭，「克察」一聲，便將銅鎖扭斷。

齊飛伸手去掀箱子，他還哈哈笑道：「離開，小心濺你們一身血！」

錢一串早已全身戒備，他雖然也伸手合力去打開箱子，但他已準備使展「八手遮天」抗拒箱中暗器。

「嘩！」箱子打開了。

「嗡……」

好大的長毛黑蜂，就像一朵黑雲般從箱子裏面擠飛出來，那種氣勢眞嚇人，一出來就是好幾百隻！

「毒蜂！」

齊飛最近了，雖然雙掌齊拍，還是被刺了一下，立刻大叫往山坡奔去。

錢一串雙掌如一片掌影，他一連拍死十幾隻攻上來的毒蜂，人也發足往外狂奔。

這羣毒蜂來得太突然，七惡八邪誰也不敢留，轉眼之間便跑出三里外。

羅老大站在遠處的山坡上看，文公度也在附近喊，二人走到一起。

羅老大罵道：「他奶奶的，帶些毒蜂在箱子裏，這要是被刺上一下，可有罪受的！」

文公度道：「難道我們上當了？」

羅老大道：「言之過早，得等到十口箱子全看過，方才知道是否上當。」

「病羅漢」齊飛已在高聲叫：「嬌嬌，嬌嬌呀，你快來呀，我的臉……哎喲！」

附近草叢裏傳出嬌嬌的聲音，道：「毒蜂還有沒有？」

齊飛道：「都飛走了。」

嬌嬌走近齊飛，笑道：「痛的滋味如何？」

齊飛道：「你很想知道？」

嬌嬌道：「你快告訴我。」

齊飛道：「快，先拿解毒藥來，等我臉不痛了，我一定會告訴你。」

嬌嬌取出個小瓶子，她倒出一些藥粉塗在齊飛的胖臉上，笑道：「這是老禿子的靈藥，一抹就好！」

齊飛果然喘了一口大氣。

嬌嬌道：「說吧，痛的滋味如何？」

齊飛道：「我也說不上來，你如果眞想知道，就去篷車邊讓毒蜂刺一下就知道了。」

嬌嬌叱道：「去你的，老娘沒那麼驢！」

附近，七惡八邪都過來了。

「大頭鬼」包藍冷冷道：「要對付這些毒蜂，我有辦法。」

羅老大道：「七里蕩的養蜂人家最多，你快說有什麼好辦法，能驅散那羣毒蜂？」

包藍道：「用火燒呀！」

文公度道：「對，用火燒！」

羅老大指遠處山邊的三間大茅屋，道：「走，去茅屋裏，小五子與小彩二人還在裏面呢！」

七惡八邪繞道山路到了茅屋附近，忽聞得裏面有哭聲，那是小彩發出來的。

更聞到小五子的尖吼聲，他好像在同誰拚命！

羅老大第一個衝到茅屋後面，他立刻就看到小五子正在前面門口尖聲叫，兩手各持一支火把在飛舞個不停，就好像在火舞一般：「燒死你們……」

文公度也跟來了，他那麼心焦的撲到一個大鍋灶後面，那兒，便見小彩跌坐在地上痛苦的哀號。

「毒蜂！」

小彩滿面淚水的撲向文公度。

羅老大已看到十幾隻毒蜂要往茅屋裏面飛，但卻又被小五子用火阻擋於門外面。

「萬人迷」白爾艷也衝進來了，她見小五子用火阻住毒蜂，便立刻從灶下面抽出幾隻正燃燒的木柴，發一聲喊便迎向前門。

原來鍋灶裏正有燃燒的木柴，那是嬌嬌準備燒一大鍋茶水用的。

嬌嬌隨之也到了茅屋裏，忙不迭的問小彩：「我的小乖乖，你傷在那兒？」

小彩的鼻子上被刺了一下，下巴上也被刺了一下，如今她幾乎變了樣的哭。

嬌嬌仔細看，立刻把毒刺挾出來，又把老禿子的靈藥替小彩仔細敷上去。

那靈藥頓然使小彩全身輕鬆，她立刻不哭了。

便在這時候，羅老大與白爾艷已把十幾隻毒蜂燒死在地上。

而地上已死了幾十隻，都是小五子燒死的。

突然小五子一聲尖叫：「痛死我也！」

白爾艷聞得小五子的叫，立刻拉小五子道：「你也被毒蜂刺了？」

小五子橫着左手背，道：「我的手臂上好痛！」

白爾艷這才發覺小五子的手臂業已腫脹起來。

原來小五子爲了抵擋這些毒蜂衝進茅屋來，他拚命的用火抵擋，自己雖然被刺，卻因爲一心要保護小彩，便也不覺得疼痛。

此刻一旦歇下來，精神一鬆，立刻覺出疼痛難當。

嬌嬌已笑走過來，道：「我親愛的未來女婿，你今天的表現可圈可點，硬是要得，英雄救美，不過如此，喲，我這兒有靈藥，敷上去便沒有事了。」

白爾艷忙接過手，匆匆的替小五子敷上去。

便在這時候，七惡八邪的人全來到茅屋內。

羅老大道：「每人取兩支火把燃上，就不怕那些毒蜂了，我們走！」

羅老大手持火把當先往篷車走去。

文公度便緊緊的跟上去。

白爾艷問小五子道：「你們是怎麼被毒蜂刺的？」

小五子道：「小彩出去看你們，是她被刺的，才又奔回來，我在找好吃的，發現屋角一堆地瓜，正在往鍋底烤幾個來吃的，一見她被毒蜂刺，我祇好取出火柴去燒了。」

嬌嬌見二人已沒事，便笑道：「你二人就在這兒烤地瓜吃，千萬別再走出去！」

白爾艷與嬌嬌，這兩個女人併肩走出茅屋外。

兩個女的腿一樣的細，兩個女人的模樣一般的俏。

這兩個女人的心可是蛇蠍一般的毒，不知道的人還以爲茅屋裏走出兩個美人來。

看吧，兩個人扭呀扭的扭腰擺臀走出來，體態輕盈似天仙，二人的笑聲，嗯，就好像剛剛飛出谷的黃鶯般好聽，把幾個走在她二人前面的大漢們笑回了頭。

她二人爲什麼發笑？天知道！

女人如果不是媚男人，她們很少會那樣的笑。

有時候女人也會用哭來勾引男人，但那畢竟太少了，而且會哭的女人多是弱不禁風的。

眼前的兩個女人自然不會是那種弱不禁風的女人，因爲她們都是道上的母老虎。

母老虎是會吃人的，她二人就是吃得男人死脫的女人。

白爾艷與嬌嬌大搖大擺的越過恭候在兩邊的十幾個男人，這中間包括「冷面小刀」成器在內。

「笑面虎」勞一匡還吹了個俏皮的口哨，卻被成器叱道：「你吹他娘的什麼口哨！」

兩個女人含笑，兩個屁股擺又搖，祇是二人手上也各拿兩支火把，可就有些不倫不類了。

七惡八邪又圍到了篷車邊上來。

羅老大道：「再拉出一口箱子來。」

錢一串與齊飛立刻伸手在車後面拖，很快的又把一口箱子拖下地。

文公度道：「齊飛，你用力搖一搖，箱子裏到底是什麼？」

齊飛道：「不能搖，萬一裏面有火藥！」

羅老大道：「就算是火藥，如果不用火去點，一樣不會炸死人的。」

錢一串道：「對，羅老大的話有道理。」

文公度道：「那就掀開來吧，大家多加小心，如果不是毒蜂，千萬別把火把往箱子裏面燒。」

「八隻手」錢一串與「病羅漢」齊飛二人併肩，斜上身往外頃，小心翼翼的打開鎖，更小心的去掀箱子。

那箱才掀起一條縫，便聞得裏面「嗡嗡」響。

錢一串道：「又是毒蜂！」

齊飛猛力掀開蓋，手中的火把便往箱子裏面捅。

不錯，箱子裏面是有不少毒蜂。

但箱子裏面也裝的有火藥。

火藥發出「絲絲」響，錢一串大叫：「火藥！」

「轟！」

三丈方圓內立刻便閃出一個大火球，那火球直往空中衝上去，齊飛也被炸得上了天，等他落下地，業已面目全非的躺在地上直「哎喲」。

能哀哀的叫出聲，他還死不了。

錢一串從地上爬起來，臉色泛青的道：「厲害！」

羅退在五丈外的羅老大重重的道：「能設計出這種絕子絕孫毒計的人，堪與我等並駕齊驅了。」

文公度道：「你說的對，我們

絕子絕孫，是因爲我們本來就想絕子絕孫，這個人你說他也會絕子絕孫？」

羅老大道：「你想想，他故意把第一隻箱子裏放毒蜂，等我們拿火把燒第二口箱子毒蜂，他娘的，箱子裏放滿了火藥，雖然沒有炸死人，可把人燒得不輕。」

文公度道：「這要是幾個人圍着搶，誰也逃不脫被火燒成醜八怪。」

羅老大道：「而且這被燒的人再也不敢先出手了。」

文公度道：「爲什麼？」

羅老大道：「官家一定會捉拿臉皮被燒的人，還會錯得了嗎？」

文公度哈哈笑道：「高見！高見！」

羅老大道：「設計的人才高明！」

齊飛又在大叫：「嬌嬌，嬌嬌拿藥來呀！」

嬌嬌笑嘻嘻的道：「老齊，我這些藥得之不易，我是完全看在你爲我們大家出力的份上，才免費爲你敷藥，你若好了以後，想起嬌嬌對你的好處，分得的財寶可要給我一些呀！」

齊飛沉聲道：「且等齊大爺完蛋了，無憂島上的存貨全歸你！」

嬌嬌道：「七年八年你死不了，二三十年有得活，我等不了那麼久！」

她邊說，還是用一瓶藥水替齊飛敷上去！

齊飛的鬍子不見了，大臉龐有一半被火燒得紅嘟嘟的像個猴屁股。

羅老大又道：「再拖出一個來！」

錢一串走近篷車邊，文公度已對「閻王舅」李黑子：「老李，輪到你去了！」

李黑子擧火把，他與錢一串合力拉下第三隻箱子。

羅老大道：「這一回咱們等毒蜂出來了再用火燒。」

錢一串斜肩匐地，慢慢的去掀開那箱蓋。

李黑子站在他身邊，笑道：「不就是幾隻毒蜂，看你小子嚇的，你他媽快鑽入地下了。」

「咚！」箱蓋掀開來了。

「叱叱叱……」無數暗器從箱子裏往外飛射出來。

「閻王舅」首當其衝，肩頭背上中了七八支半寸長的子午釘，痛得他在地上直打滾。

一陣暗器過後，錢一串才爬起身來，笑道：「個閻王舅，你怎麼不說自己是土行孫？你才是在往地下鑽呢，哈！」

「嬌嬌，嬌嬌呀，救命呀！」

嬌嬌從遠處走過來，她看了李黑子傷處，道：「老李，你若非皮粗肉厚像條牛，祇怕你早已完蛋了。」

李黑子道：「這是子午釘，子不過午，若沒藥治，一樣沒命！」

嬌嬌拔出七八支子午釘，忙把解毒的藥替李黑子擦上，她拍拍自己的袋子，笑道：「老禿子的藥眞管用，不論你是火傷燙傷，跌打損傷，刀傷中毒，五癆七傷，一次見效，而且活命，唔……」

老禿子正是當年北京城一夜之間突然失踪的同仁堂名大夫，如今被八邪囚在無憂島上的邪人洞中。

羅老大對文公度道：「我心中眞難過。」

文公度道：「你會難過？」

羅老大道：「我怎麼不難過，眼看你們傷了兩個，這才開了三口箱子，如果再開下去，眞擔心……」

文公度當然知道羅老大在貓哭耗子假慈悲。

如果羅老大眞的爲八邪而傷心，打死他也不相信。

文公度道：「這也沒什麼，鳥總是因食而亡，人豈能不爲財而死？」

羅老大道：「這是文兄看得開，換了我便不是這樣！」

文公度道：「換了羅兄便怎樣？」

羅老大道：「人命關天，救人第一呀！」

文公度道：「等到寶物出現，他們什麼傷痛也沒有了，你放心，我們繼續幹！」

羅老大道：「我方還是錢一串。」

文公度道：「我方派出石老三！」

羅老大一聽文公度派出石老三，立刻想起大散關。

大散關他們燒了石大娘的酒館，又殺了石大娘，如果今天叫石老三也吃吃苦頭，那該是多麼令人愉快的事。

重重的點點頭，羅老大道：「石老三那是自家人，由他出來也好。」

這處，石老三大搖大擺的走過來，他嘿嘿笑道：「不就是些大箱子嗎，文老大，我看就不用開了，我們的人站得遠遠的，大夥用石頭砸，很快的便知道那口箱子裏面有寶物了。」

羅老大沉聲道：「眞是餿主意，箱子裏的東西價值連城，如果砸壞了，算誰的？」

文公度道：「當然砸不得！」

羅老大遂又高聲道：「文公度，我有個主意，你可要聽嗎？」

文公度道：「羅兄請講！」

羅老大搔着鬍子道：「一共是

十隻箱子，我們且再看一個，如果裏面還是暗器毒蜂，不如把餘下的六口箱子分成兩份，你三口，我們三口，各自搬回去，如何？」

文公度一怔，道：「如果有一方的箱子沒有財寶，怎麼辦？」

羅老大笑道：「這就是賭，賭我們雙方的運氣！」

文公度道：「羅老大，你心中一定有了定奪，哈，你在玩陰了。」

羅老大道：「我玩的什麼陰？」

其實羅老大還眞的在玩陰的，因爲那夜小五子曾進入存放寶物的秘室中，小五子曾說過，藏寶的箱子似乎小了一點點。

一點點就足夠了，羅老大祇要稍加辨認就會知道。

文公度又怎會知道？

文公度當然不知道寶物存放在那個箱子裏。

甚至八邪之中任何一個人都不知道。

雖然文公度七人會投效於總督府，但他們幾個再是求表現，也沒有機會去接近秘室財寶。

他們能被選爲護送寶物，那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了。

總督府內的寶庫，若非是總督的親信，誰敢接近？

此刻，羅老大提出分箱子，表面上看來，好像七惡八邪之間何妨來一次豪賭，實際上，這正是羅老大的陰狠之處，羅老大就是這種人。

文公度明知是羅老大在耍陰謀，而且他還肯定羅老大不懷好心，但他卻看不出羅老大心中藏的是什麼陰謀。

文公度甚至也猜不出羅老大在玩什麼花樣。

文公度遲疑一陣子，哈哈笑道：「羅兄，文某說一句你一定不愛聽的話，由於你羅兄平日的作風，令我實在不敢恭維，這場豪賭我作不了主。」

羅老大道：「由誰能作得了主？」

文公度道：「文某作不了主，誰也就不會出面作主，羅兄，我是穩坐釣魚台，你休想撼得動我的心志。」

羅老大的心中在罵，他罵文公度老祖先。

文公度卻又接道：「羅兄，你就算心裏在罵我，我也一樣的不接受你的豪賭！」

羅老大已經在心中罵了。

但羅老大的臉上卻堆滿了笑。

羅老大側面笑問錢一串，道：「看來祇有一個箱子一個箱子的掀開看，錢一串，辛苦你了。」

錢一串笑道：「老大，這項差事我錢一串十分樂意的去幹，你知道吧，當我掀開一箱子寶物，那種燦爛耀目的光焰一但迸射出萬道華光，那種味道是如何的賞心悅目，我最愛看第一眼。」

羅老大笑道：「卻也最危險。」

錢一串笑道：「八隻手的稱號不是白混來的。」

羅老大忽又低聲道：「老錢，你眞的知道我爲何會派你去掀箱子？」

錢一串笑道：「我怎麼會不知道，老大，祇因爲我比你們每個人多了幾隻手。」

羅老大笑道：「更重要的是比八邪的人也多了六隻手，是吧，哈……」

附近，文公度沒聽淸二人的話，他沉聲道：「羅老大，快再派人開箱了。」

羅老大道：「錢一串早就等在這兒了。」

文公度道：「好，這次我們派出勞一匡。」

「笑面虎」勞一匡吃吃笑走出來，道：「我來，勞大爺就不相信，開個箱子這麼難！」

開箱子本來不難，難的就是怕裏面的暗器。

那時候還沒人發明出爆炸裝置，否則七惡八邪便眞的拿這些箱子沒辦法。

錢一串與勞一匡二人併肩走向篷車邊。

兩人對望了一眼，便聽得錢一串笑道：「勞一匡，你以爲應該拿那一個？這車上祇有兩口了！」

勞一匡沉聲道：「當然順序來，是福不是禍，是禍我們盡力躲。」

錢一串道：「應該是禍躲不過！」

勞一匡嘿嘿笑着道：「對於我們這些勾魂厲鬼也怕我們三分的人物，什麼禍能禍了我們的命？」

錢一串遂也笑點點頭，道：「我同意你的說法，哈哈！」

二人伸臂攀上車，匆匆的便又取出一個大箱子。

錢一串道：「我來扭開鎖，由你掀箱蓋！」

勞一匡道：「我來扭斷鎖，你來掀蓋子。」

錢一串道：「好，你怎麼說就怎麼辦。」

勞一匡伸出右掌，抓住大銅鎖用力扭，「克察」一聲，鎖頭斷裂，他拋去斷鎖指着大木箱，道：「掀吧，錢一串！」

錢一串搓搓雙手，又在嘴巴上哈氣，剛要彎腰去掀蓋子，遠處忽聞小五子高聲道：「不能掀呀，錢大叔！」

衆人望過去，祇見小五子與小彩併肩跑過來。

白爾艷迎上去，叱道：「大人在辦正事，你跑來幹什麼？快回去！」

小五子指地上的箱子，道：「那個箱子裏有暗器，開不得的。」

「忽嚕」一聲響，空中人影閃掠，文公度已揪住小五子，他桀桀怪笑道：「小子，你怎麼會知道那箱子裏面有暗器？」

小五子被文公度揪得雙腳離地不能使出半點力氣，祇能兩條腿懸空亂踢。

文公度就像抓小雞般，右手還在抖動。

抖動得小五子一仰一合的不自在。

小五子尖聲道：「快放下我呀！」

羅老大已走過來，道：「你放下小孩子，由我來問他！」

文公度心中明白又是羅老大在弄詭，他也祇得放下小五子。

羅老大一把揪住小五子的頭髮，厲吼一聲如打雷，道：「說，你是怎麼知道這箱子裏有暗器？」

小五子心中在納悶，這箱子裏有什麼，那天夜裏不就告訴你了？你怎麼裝糊塗，還揪住我的頭髮。

他的一雙眼睛眨了眨，便也在羅老大的一雙發怒的大眼珠子裏看見了自己。

自己被羅老大揪緊了頭髮，痛苦的縮脖子。

從羅老大的臉上，小五子立刻明白，自己絕對不能實話實說，說實話必挨嘴巴，因爲羅老大的一隻手已揚在半空中，等着往他的臉上打了。

小五子吃吃的道：「我……我是猜的！」

文公度一邊在冷笑。

羅老大也覺得小五子的回答不夠「妙」！

羅老大一聲叱，道：「你怎麼會猜這箱子裏是暗器？爲什麼不猜是寶物？」

小五子在羅老大的「一語提醒」之下，便又道：「如果是寶物，剛才那裏會有毒蜂？還聽到轟的一聲響，這箱子裏一定也是的。」

白爾艷笑走過來，道：「孩子的話有道理，原來他果然是猜的。」

文公度心中不滿意，但他又不能對小五子再逼問。

羅老大甩開小五子，叱道：「我警告你，小五子，別人眼裏童言無忌，羅大叔可是最忌諱，你少開口。」

小五子道：「對不起，我惹羅大叔生氣了，可是，可是我倒想出怎麼開這些箱子的方法了。」

聞得小五子有開箱子的方法，八邪大喜過望。

文公度笑道：「快說來聽聽。」

不料羅老大又叱道：「小孩子你懂什麼，退一邊去！」

文公度已拉住小五子，笑哈哈的好像個慈愛的老爺爺，他本來就是「笑裏藏奸」，小五子還以爲他和藹可親。

小五子楞然的望向羅老大，他不知如何是好。

文公度當然看得出來，便笑道：「小五子，你有什麼主意就快說呀！」

小五子大膽道：「祇要把所有的箱子上大鎖扭開，再用一根繩子拴在把手上拉，裏面有暗器也不怕了！」

小五子此言一出，七惡八邪除了羅老大，均皆拍手哈哈大笑起來。

有人高聲道：「如此簡單的方法，我們就想不出來，眞是一羣大混蛋。」

羅老大早就想到如何開箱了，但他卻故意的把衆人導入歧途。

小五子掀開他心中的陰謀，果然氣得羅老大臉色鐵青，便牙齒也在挫。

原來羅老大的意思，是在開箱的進行中，把八邪都傷在當場，然後覷勢待機，一舉搏殺文公度八人，不但取得寶物，連小彩也擄回惡人洞。

這是他心裏的話，他當然不會說出來。

錢一串也祇能明白一半，所以錢一串掀箱子的時候，總是匐下身子慢慢的開。

此刻，文公度立刻叫成器奔進茅屋裏面，找來一根繩子，那繩子足有七八丈長，箱子裏便是什麼厲害暗器，在這麼長的距離下也全無用了。

很快的，衆人閃躲在大石後面，文公度這次親自動手拉繩子。

「彭」的一聲，箱蓋掀開來，祇見「嗤嗤嗤」連聲尖嘯，無數暗器自箱中往四面八方勁射，光景宛似過年放的火花筒子，好不驚心動魄。

這光景令「笑面虎」勞一匡嚇一跳，剛才他要錢一串去掀箱子，他頂多退在一丈地，如果這麼多的暗器一陣亂射，他實在很難躲得過。

羅老大也有這種想法，沒有傷到勞一匡，他心中就有窩囊感。

惡毒的看了小五子一眼，羅老大眞想跑過去狠狠的給他兩巴掌。

小彩拍手笑道：「這箱子眞好玩。」

嬌嬌拉小彩，道：「不好玩，都是些要命的東西。」

小彩道：「要命？要命的東西還去搶？」

嬌嬌道：「這些箱子雖要命，

可是有一隻箱子裏面裝的東西會保命，誰要擁有那箱寶物，說不定十八輩子都不用愁，拉出來的屎也會帶金銀味。」

又是一個箱子被拉開了，竟然還是無數暗器彈射出來，氣得羅老大與文公度跳起腳來罵。

於是，錢一串指着這輛大車，對羅老大道：「五隻箱子裏，什麼也沒有。」

羅老大道：「那便開始拖出另一車上的箱子吧。」

文公度心中急燥的道：「羅兄，我似乎覺得有點不大對勁！」

羅老大道：「怎麼說？」

文公度道：「你看我們會不會上當？」

羅老大道：「上當？上什麼當？」

文公度道：「上什麼當我倒是說不上來，祇是覺得不大對勁。」

羅老大嘿嘿笑道：「我們從日正當中折騰到日偏西，你怎麼這時候才覺到不大對勁？文兄，你的反應好像是個大驢蛋。」

文公度楞然的冷笑道：「我若是個大驢蛋，羅老大，你就是掛在驢蛋上的驢鳥！」

二人正在互相嘲罵，忽然間，錢一串與勞一匡二人大叫一聲：「用火燒！」

祇見剛剛掀開的箱蓋內，又是一窩成千上萬毒蜂擠飛出來。

這些毒蜂好像彎在木箱中不耐煩，一旦衝出來，便找活人刺。

錢一串與勞一匡二人雖距離木箱八丈遠，但毒蜂的速度也不慢，嗡嗡之聲已到了二人的頭上了。

羅老大一聲吼：「用火燒！」

錢一串接過兩支火把來，他舞了個密不透風。

文公度見毒蜂成羣結隊的飛過來，立刻大叫道：「火力集中，大家快圍成圓圈，就不怕牠們了。」

文公度的反應確實高人一等，七惡八邪十五人，立刻各擧火把圍成個大圓圈，更把小五子與小彩二人圍在圓圈內，不少毒蜂已被燒得往地上掉下來。

小彩笑道：「大人玩火，眞好看。」

小五子道：「你說的好輕鬆，難道你忘了毒蜂刺的滋味了。」

小彩道：「刺一下好痛！」

小五子道：「所以大人們要用火燒死這些毒蜂。」

這時候，天空毒蜂上千，不斷落下來。

地上火光連成圈，誰也不敢稍有大意。

幾乎又僵持了頓飯工夫，才見羣蜂漸漸飛去。

羅老大喘了一口氣，道：「快了，快了，用不了多久，寶物就會出現了。」

文公度道：「我還是有些預感。」

羅老大道：「你有什麼預感？」

文公度道：「算了，還是別往大夥頭上潑冷水！」

錢一串與勞一匡二人又拖下一隻大木箱。

錢一串在遠遠的地方大聲道：「閃開，我要掀開箱子蓋了！」

勞一匡也閃到錢一串身邊來，兩人齊手拉繩子。

「咚」的一聲，箱蓋拉開了。

又是一羣毒蜂飛出來，不過比上一回要少多了。

錢一串與勞一匡舞火把，退到大夥這邊來，就在一陣舞動火把抵擋中，毒蜂便又飛入深山中了。

錢一串與勞一匡二人走近木箱看，不由大聲吼叫，道：「羅老大，快來看！」

羅老大與文公度飛撲到木箱前面看，二人不由同聲咒罵，道：「王八蛋，可惡！」

原來毒蜂下面盡是火引子，如果有火點燃，便立刻轟然一團大火，因爲木箱底下隔層中放着不下二十斤火藥。

文公度皺着眉尖看車上的三隻箱子，他對羅老大道：「還有三隻箱子，祇怕也不是好對付的。」

羅老大笑笑，道：「預見寶物就要出現了。」

錢一串與勞一匡二人立刻又拖出一隻箱子來。

這一回由勞一匡拴好繩子，另一端拖到八丈遠。

錢一串道：「你們大夥小心了，箱子裏不定是些什麼毒東西。」

「咚」的一聲響，箱蓋拉開來，便又見無數暗器往外勁射，就好像炸開的一顆地雷，連木箱子也在地上彈跳不已，直到那些暗器射完才靜止。

文公度已忍耐不住的大叫，道：「怕是上當了。」

羅老大安慰的笑道：「別急，祇有兩口箱子了，其中之一必然裝滿了財寶，哈哈！」

「嘿嘿嘿……」文公度在冷笑。

冷笑包含無奈，也表示心中的悲忿。

勞一匡已經在遠處叫道：「大夥看清楚了，我可要拉繩子了。」

「咚」的一聲響，立刻又見無數子午釘打出來。

錢一串道：「早知道是那一口箱子，我們也不必費什麼力氣了，這一回由我來！」

文公度在冷笑。

自從第七隻箱子之後，他一直就在冷笑。

勞一匡已笑道：「這隻箱子裏

八成是寶，錢一串，我二人合力掀開來，要知道，已有幾年沒有看到耀眼閃閃的寶物了。」

錢一串指大木箱，道：「說的也是，自從冒出個『刀公子』，害得我等窩在老鼠洞中不敢冒個頭，好不容易等到今天，眼看就是滿載而歸了，你當然該看看這箱中耀眼生輝的寶貝。」

勞一匡笑得臉朝天的道：「別說了，我二人快動手吧！」

這是最後一箱了。

羅老大瞪一雙奸詐的虎目不開口。

白爾艷的雙手冒冷汗，她已半天未開口了。

七惡之中的「大頭鬼」包藍，雙目如電的瞪着瞧，他心中也在咚咚跳。

「瘋狗仔」陶民的舌尖伸出嘴巴外，舌尖圈起來舐那厚厚的嘴唇，他不再發瘋了，他清醒得很。

「夜貓子」丁大川的一雙惺忪睡目也比平日睜大一倍，丁大川祇有在夜裏有精神，但此時他更有精神。

「屠夫」金太保的雙手筋絡在跳，他的十指也在一緊一鬆的等着要搶奪什麼，他每一次在掠奪財物的時候，總是這種模樣，就好像一頭狂獅——一頭接近獵物的狂獅。

另一面的八邪之中，幾乎與七惡的表現相同。

「冷面小刀」成器，「鬼見愁」石老三併肩站立，兩個人連出大氣也沒有，光景就怕把箱中的寶物嚇跑了。

「閻王舅」李黑的嘴上也不痛了。

其實他還是有些痛，祇不過這一刻他忘了痛，但他齜牙咧嘴那副表情，就知道他背上的毒釘雖解，傷口還在痛得令他難以忍受。

「死要錢」嬌嬌俏目不眨，俏嘴哈氣，她幾乎在哆嗦了。

「病羅漢」齊飛已半邊臉變成了黑紅色，但仍然要擠到前面來，手中的火把也舉上了天，就好像是「高燈照亮看得遠」一般，一雙眼睛瞪得圓。

「黃雀」巴結就不一樣了。

他好整以暇的站在最後面。

他一向就是這樣，因爲他是「黃雀」。

當別人搶得頭破血流的時候，他就會不費氣力的去拿過來，這也是他的作風。

雖然這一次他不能等撿便宜，但如果開了箱子是寶貝，當然少不了他一份，他爲何要窮緊張！

「黃雀」巴結不緊張，但勞一匡與錢一串可緊張！

他二人又在八丈長的繩子這一端，用力的拉開箱蓋來，但聞「咯」的一聲響，箱子裏什麼反應也沒有。

於是，一陣歡聲雷動。

錢一串大叫道：「就是這隻箱子，大家來看寶物呀！」

「唔呼！」

「哇呀！」

「快！」

各人發出不同的歡呼聲。

便聞得「噗噗嚕嚕」一陣衣袂飄蕩聲，宛似天空中出現一羣掠食的禿鷹般，紛紛落在那隻大箱四週來。

於是，驚訝喝罵之聲亂成了一片。

「他媽的，折騰這麼久，卻上了當！」

「這算他娘的什麼嘛，箱子裏面……」

「幾塊鐵還是生銹的。」

文公度半晌不開口，他幾乎變成啞巴。

羅老大咬牙道：「是誰如此陰謀我們？」

錢一串伸手抓起一塊銹鐵，剛要往外甩出去，忽然間，他「咦」了一聲。

祇見箱子裏面有一封信函。

錢一串取出來拿在手上看，文公度一把搶過來，他順手拆開看，一邊唸道：「函告八邪文公度等：你們的計謀果然高明，卻也逃不過老夫的慧眼，本想早將你們一網打盡，又無萬全之策，故而設下此計，想爾等個個貪婪無厭，見寶心喜，必然爭先恐後各取一箱掀開來，也必然叫你們死得淒慘。

如果有人能看此信，這個人一定是文公度，那麼，文公度，當你看完這封信之後，你也快死了，因爲這信內附有致人於死的劇毒。

你想奪寶物？那批財寶怕已快馬到了潼關了，哈！

下款：八府總捕歐陽龍。」

文公度立刻拋下信紙，厲聲道：「嬌嬌，嬌嬌，快拿解藥來，我中毒了！」

嬌嬌笑道：「別怕，別怕，老禿子的解藥，可解天下百毒，你死不了。」

立刻，一把丹丸吞下肚，又用藥粉塗在手掌上，文公度這才鬆了一口氣。

羅老大突然一把抓過小五子，他又狠狠的兩巴掌，沉聲吼道：「小渾蛋，你爲什麼不看看清楚！」

小五子被他打得七葷八素。

反正不是自己的孩子，打得當然重！

白爾艷叫道：「這關小五子什麼事？」

羅老大道：「那天夜裏他看過……」

羅老大發覺說溜了嘴，便嘿嘿

的又道：「反正事情已經到了這步田地，我問你這小東西，剛才你爲什麼不加以說明白，車上沒有放那箱寶物！」

小五子這才聽明白。

他心中眞個在叫冤，更在泣血，跟這些人學本事，還得挨揍。

他不落淚，卻大聲道：「我本來是要說的，可是羅大叔，你用手捂住我嘴巴，還叫我不許多開口，我又怎麼敢開口？」

白爾艷撫摸小五子挨打的地方，憐憫的道：「你們看，小五子這兩巴掌挨得有多冤，唔，好孩子。」

女人總是女人。

某些地方，女人還是會流露出她的愛心來。

白爾艷便是這樣。

羅老大突然厲聲道：「我決不甘心！」

文公度也吼道：「王八蛋才肯上這種當！」

羅老大道：「歐陽龍什麼東西，他竟敢如此擺弄我們！」

文公度道：「歐陽龍原以爲祇有八邪出手，他忘了還有七惡的人。」

羅老大嘿嘿笑道：「如果我們連夜追，文兄，你以爲我們會在什麼地方追上他們？」

文公度道：「你想他們會走潼關？」

羅老大道：「那一定也是個騙局。」

文公度道：「不走潼關他們走那裏？」

羅老大道：「條條大路通北京，我怎麼會知道寶物是由那條路運向北京城！」

文公度道：「如此說來，花費兩年竟是一場空歡喜！」

便在七惡八邪正在無計可施的時候，忽見一匹快馬疾馳而來。

那匹馬奔馳得幾乎像是騰雲駕霧般的，轉眼之間已可看見馬上的漢子。

那漢子一襲長衫，頭上挽着青巾，口中厲吼：「哈！哈！」

羅老大與文公度二人一齊站在路中央，羅老大不等怒馬奔至，便已雙手分開，大聲吼道：「幹什麼的！」

怒馬衝近二人面前一丈地，騎馬的攏住韁繩，但見怒馬前踢上揚，卻沒有把騎馬的漢子掀下地。

那漢子是從一側躍下來的。

羅老大正要發笑，那漢子已伸手拉下頭上青巾，哈，原來是個大光頭！

文公度楞了一下，兩旁的人也吃一驚。

羅老大卻吃吃笑起來。

祇見那光頭走近羅老大也哈哈笑！

羅老大道：「大智，你怎麼追來了？」

來人正是老君廟的大智和尚。

文公度驚訝道：「從西京來的？」

大智看了文公度一眼，笑道：「你不認識我，我卻知道你，八邪的老大，文公度。」

文公度雙目如炬的沉聲道：「你是那個廟裏的和尚？」

羅老大已重重的道：「大智，你快馬追來，不會是趕來分一杯羹吧？」

大智和尚道：「我才沒有分一杯羹的念頭，老大，貧僧改裝追來，怕的是你在失望之餘找我的麻煩。」

羅老大嘿嘿笑道：「不錯，我是有這個念頭，因爲情報是你送來的。」

大智笑道：「所以貧僧便立刻騎老大贈的快馬追趕過來了。」

羅老大淡淡的道：「你的追來是對的，大智，你一定又得到什麼消息了！」

一邊的錢一串等人都聽得有些不耐煩。

白爾艷尖聲道：「有什麼消息就快點說吧，你們磨菇什麼？」

羅老大猛古丁瞪了白爾艷一眼。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 勞克送艾慈去成親路上，碰巧遇到王家父女三人被囚於車上，小子奮不顧身救下王家三人，殺了崔成虎，重傷崔偉虎等五人。小子結婚後第三天，王氏姐妹誤會艾慈的話，以爲他另有家室，勞克便叫艾慈帶兩姐妹回「夫家」，王氏姐妹才弄明白小子收養了百多個孤兒，二人不怪反支持他，使小子放下心頭包袱，並送上五萬兩銀票給孤兒院……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士・文　可飛・圖

小子統吃



離經叛道狗夫妻　賠了銀子復受創

那女人道：「玩樂時要盡情玩樂，你自己不懂享受，偏愛管閒事。」

艾慈一聲苦笑，道：「原來二位登高山上雲端爲的是製造享受，好！二位請上車，繼續你們未完成的享受，在下上馬就走，不再打擾二位了。」

艾慈正要回頭走，突聞「呼」地一聲響，腦後生風。

姓勾的出了刀才道：「留下小命來。」

艾慈說要走，其實他還眞不想走，因爲他已猜到面前二人，必然是與熊天剛常在一起的勾通是一夥的。

他得弄明白了才走。

刀聲陡起，艾慈一聲冷笑，撤地一溜斜翻，打著車輪竄出五丈遠，他站起身來連忙搖著雙手：「慢慢慢！二位賢伉儷，千萬先息雷霆之怒，容在下稍說兩句，如何？」

女的手上尖刀指著艾慈道：「有話快說，有屁你就快些放。」

艾慈道：「唉！我這個人一生就愛管閒事，就拿賢伉儷來說吧，你們呼天搶地正在搞男女關係，我卻青紅皂白不分的插上一腿，打斷二位的好興致，更惹上一身倒楣味，二位，見人如此搞是會倒楣的，我回去還得先吃一碗豬腳麵線哪！」

他一頓，又道：「這次我從老遠來，正要趕往石板坡勾家送信去，眞是的，我這是多管閒事嘛！」

姓勾的望了老婆一眼，頓了頓手中的大砍刀，道：「你找勾家幹什麼？」

艾慈神秘地道：「大事呀，天大的事情呀。」

姓勾的一楞，急問：「快說，發生什麼事情了？」

艾慈的雙眉一皺，道：「難道二位……」

「老子就是石板坡的勾老大，大爺的名字叫勾鴻。」

艾慈的雙手猛一拍，不由大樂道：「這可眞是巧極了，也免得我長途跋涉，翻山越嶺，受那風霜雨淋之苦，還有……」

他走前兩步，又道：「二位準備去那兒？」

勾鴻道：「寶山城。」

艾慈道：「爲熊當家的奔喪戴孝？」

勾鴻怒罵道：「王八蛋，你咒熊天剛早死啊！」

艾慈哭笑不得，道：「看你二位還不知道，姓熊的何用在下咒，他早死了快一個月了吧！」

勾鴻大驚，一頓手中大砍刀，道：「好小子，是那個狗操的殺人

的？」

艾慈當然不會說是他自己。

他退了一步防著姓勾的那把大砍刀突然殺。

搖搖手，艾慈道：「我只知道他死了，還有……」

勾鴻憤怒地道：「小子你快一五一十的說清楚，不然老子劈了你！」

艾慈道：「慢慢慢，我先問二位，這一向可是在什麼地方得意呀？」

勾鴻老婆道：「小子你問這幹什麼？我們人在江南遊，這與熊當家的死根本扯不上關係。」

於是，艾慈笑了。

他發自內心的笑了起來。

笑聲突然而止，艾慈先是順順氣，遂又道：「這麼說，二位是出遠門求發展了，那也是難怪。」

他慢慢的走上一步，又道：「遇上二位，在下少走一趟冤枉路，這天大的消息，就賣給二位吧！」

「賣？」

勾鴻雙手握著刀，道：「你要老子出銀子買你的消息？」

艾慈道：「是呀！難道這件與二位有切身關係的消息，二位不想知道？」

「呼！」勾鴻一刀劈了過來，口中厲吼道：「你小子敢動勾大爺的銀子的念頭，看我能饒得了你！」

他一刀九式，一口氣劈上去，但卻刀刀落空。

艾慈邊躲邊叫道：「勾老大，你怎麼不爲我這跑腿的想一想，我既未在你石板坡勾家吃糧當差，又不與你勾家沾親帶故，我吃撐了沒事幹，偏就冒著風吹雨淋的大老遠往你勾家莊上跑，合著我有神經病？還是身上多了一根愛管閒事的筋？」

勾鴻老婆大聲道：「這小子說的蠻有理。」

艾慈立刻道：「還是妳勾大娘明事理，通人情，叫我好生的佩服！」

勾大娘一哆嗦，心裡還眞舒服。

艾慈一看便知道，當即打鐵趁熱的又道：「二位如果聽到我這項消息，小子拍胸擔保，必定令二位慾念全消，吼聲震天，說不定你勾老大連上衣也來不及穿，上車打馬就往回趕。」

勾鴻大叫：「你快快說呀！小子。」

艾慈伸手要，道：「銀子拿出來。」

勾大娘回身車上，一邊道：「小兄弟，你等著，我車上拿給你。」

一旁的勾老大卻又罵不絕口。

勾老大只管罵，但艾慈卻以「罵不回口，打不還手」的作風相待，因爲他只要銀子就好。

艾慈望著勾大娘的背影，他把勾鴻的罵聲當歌聽——都來迷法雪拉西，管他罵什麼來的！

勾大娘擺動水桶腰，從車上跳了下來，她手上還眞抓了一大把的銀子，約莫著也有三四十兩重。

她來到艾慈面前晃一晃，道：「省著點花用，足夠你小子一個月也用不完，拿去吧！」

艾慈「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他笑嘻嘻地道：「我美麗的勾大娘，妳怎麼把小子看成桿上兄弟了，怎麼的，妳在打發窮叫花子呀，妳收回手吧，我親愛的勾大娘。」

勾鴻牙一咬，道：「老子先卸下你一條腿，怕你不乖乖的說出來。」

艾慈冷然道：「成！只要你能砍斷我一條腿，我一定會一五一十的告訴你與你們有切身關係的事情，這萬一你老小子馬失前蹄……」

勾鴻不等艾慈話說完，掄動大砍刀就砍，眨眼之間十七刀，刀刀都能砍斷一棵樹。

那縱橫的刀刃，相互交織著發出窒人的呼嘯，著實能嚇人一大跳。

艾慈立刻有此感覺。

適時的，艾慈閃掠著連翻空心觔斗在刀刃邊緣上，就在一掄空翻中，他的利刀拔在手中了。

勾大娘一看哈哈笑，道：「有意思，這小子好像花果山上下來的孫猴子，盡在那兒翻觔斗。」

就好像一團滾動的圓球，看起來軟叭叭的朝著艾慈接近中，雙方距離一丈遠，突然間，就好像磁鐵一般，全身猛向艾慈撞過去。

一身長笑，艾慈拔身而起，半空中他又使出那招對付平鄉尉遲明的那一招來——「蒼龍弄雲」。

艾慈翻落實地，鮮血便也像泉一般的洒出來，勾大娘的身子像陀螺，帶著血雨旋出五丈遠，正好被勾鴻一把摟住了。

勾鴻把老婆摟在懷，望著她的右肩頭上在冒血，立刻表現出肝腸寸斷的樣子，恨不得那一刀刺在自己的肩頭上，他哭了起來了。

「老娘死不了，快把藥拿來。」

勾鴻擦著淚，道：「妳說的是眞的？」

勾大娘大聲吼：「快去取藥呀！」

勾鴻極爲小心的先放下老婆，一下衝到他的「行宮」式大車裡，找來了一大包刀傷藥，又找了一塊布巾，三把兩把替他老婆包紮好。

艾慈一邊看，不停的微笑著，他發覺老天爺眞是巧安排，正應了

那幾句俏皮話：「龍配龍，鳳配鳳，魚嫁魚，蝦嫁蝦，烏龜配王八。」

艾慈發覺勾大娘那身豬肚皮肉，也只有勾鴻那身黑溜溜而又粗壯的大個子，才會奏出愉快的樂章。

傷得不輕，至少勾大娘一時間動不了刀子了，因為那條白布巾勾著她的粗脖子。

那勾鴻好像是托起一團棉花似的，他把老婆抱上車，一面還安慰有加地道：「小親親，妳在車上暫歇著，看你家丈夫去收拾那小雜種，咱們石板坡勾家吃過誰的虧！」

他倒提著大砍刀，緩步走向滿面笑容的艾慈。

艾慈又搖手道：「不可一世的勾大當家呀，經此小小接觸之後，難道你大當家的還未改變心意？硬要在刀口上見眞章呀，何必呢？」

勾鴻心中火大了。

他怒容滿面地道：「老子所改變的心意，就是趁熱挖出你小子的心肝，你的豆腐腦子也是下酒的好材料，正可給我老婆補身子。」

艾慈笑笑道：「聽起來好像你們常吃人的心肝、腦呀！」

勾鴻怒聲道：「怎麼的，不可以？你小子馬上就知道了。」

他眞夠快，大砍刀狂風暴雨般的劈過來，端的威力十足，不可忽視。

暴退五丈遠，艾慈又急急地道：「勾當家的，你眞的要我小命呀，難道你不想那天大的消息了。」

勾鴻大罵道：「什麼消息也抵不過你小子傷我的老婆事情大，老子先砍斷你一條腿，替我老婆出口氣。」

利刀平空一掄，艾慈甚為瀟洒地道：「勾鴻，這世上任何事情，全都有一定的演變過程，然後產生一定的代價，你如果想在你老婆的面前露臉稱英雄，就得付出等量的代價，你今以大英雄姿態又銀子至上的唯我獨尊中，那也好，就讓我們一起來共享這血腥的肉搏吧！」

他的話聲猶在，人已一飛衝天，吐氣又開聲，龍吟虎嘯般連著就是四個空心觔斗，利刀在割裂著空氣，刀刃在空氣中閃耀，猛然到了勾鴻的頭頂上。

勾鴻雙手握刀，哇哇大叫，合力聚成一片刀幕，把個頭頂方圓五尺內，佈成一道嚴密的刃網，就在艾慈那流光十八道、快不可言喻在頭頂上方碎裂出火花的時候，兩人早已各分東西的相隔五丈遠。

勾鴻不等艾慈再次撲擊，猛然一抖大砍刀，破口大罵道：「老子宰了你這狗操的！」

只見他雙足盤動如輪，兩大步便到了艾慈面前。

人到刀到，艾慈卻冷笑，利刀橫切，大砍刀正在他的刀背上。

勾鴻在刀影中，左手猛推刀把直搗艾慈小腹，艾慈又是一聲冷笑，利刀以沾字訣斜撥，突然一個大旋身，轉到敵人的右側，利刀便在此刻一抽又送，便也刺得勾鴻一聲大叫。

那一刀刺在勾鴻的右胯上，差半寸沒有刺入肚皮上。

但即使這樣，勾鴻也有點吃不消，他這才知道，被人殺一刀的滋味並不好受，那會有殺人自在呀！

他的褲管沾滿了血，肚皮上也濺了赤紅一大片。

勾鴻火大了。

他齜牙咧嘴舉刀仍要拚命，卻不料他老婆還眞心痛，飛身橫過來攔住他再拚命，勾大娘厲聲道：「不用再拚了，你想當英雄，我還不想當寡婦呢！」

忍著自己的肩痛，勾大娘忙著把刀傷藥敷在勾鴻那森森白骨外露的胯骨上，急急的包紮起來，兩個人磨磨蹭蹭的到了車前面。

「咻！」

艾慈收回了利刀，也跟著走過來。

勾鴻怒問道：「你要幹什麼？」

「談生意呀！」

「滾！老子沒興趣。」

「沉住氣呀，勾老大，別氣崩了傷口，那會要命的！」

艾慈邊說邊低頭在想什麼，想著想著他猛一瞪眼，又道：「未開打以前我說過，只談一樁交易，怪只怪二位動刀子，逼使這件極為單純的交易，遂蒙上一片複雜的陰影，平添了許多不該有的顏色，光景已是沒完沒了的局面了。」

勾大娘一瞪眼，道：「什麼一片複雜陰影，合著你殺了人，臨了還要訛詐不成？」

「哇呀！休說得那麼難聽，二位不要忘了，一開始我只看中二位的銀子，二位卻來個南轅北轍，硬是想要小子的命，如今局面已澄清，總不能叫我白折騰！」

一聲夜梟般大笑，勾鴻怒聲道：「光景你小子想在活老虎身上剝皮了，你他奶奶的又是那號人物，說來勾大爺聽聽。」

艾慈連聲道歉道：「對不住！對不住！你看看，我只是打你銀子主意，眼看就要拍肩搭背論交情了，竟還忘了報出賤名來，眞是對不住。」

勾鴻破口大罵：「滾你媽的，誰同你論交情，小小年紀，油腔滑調，狗掀門簾子，全仗一張狗嘴。」

艾慈道：「也罷，我這就告訴

你，黑桃愛司就是小子的名號，百家姓上可是難以找得到的。」

勾鴻望望他老婆，忽然笑了起來，道：「眞他娘的好名號，原來是洋麻將上的老大，老婆子，這次下江南，就曾遇上有人在賭坊玩這種賭，奶奶的，這小子自稱是愛司，他想統吃呀！」

勾鴻老婆冷冷笑道：「這小子想統吃，我們吃什麼？」

勾鴻伸手又去抓大刀，卻被他老婆一把抓住，道：「小不忍則亂大謀，等這事一了，咱們趕去寶山城，找到熊當家的，合力把這小子做了，不必急在一時。」

她回頭來問艾慈：「黑桃愛司，你閒話少說，有屁快快放。」

雙手拍了拍又搓著，艾慈露出一副不好意思表情來，道：「二位不該弄刀槍的，如今你們殺我不成，我又不追殺二位，就是等著看二位的意思，至於我個人的意思，那很簡單，二位花銀子買自己的命，因為二位能活著，是我沒殺人，我說這話，二位懂吧！」

勾大娘道：「你想要多少銀子？」

艾慈道：「以二位在道上的地位與石板坡那面的房地產，還有四處的分號買賣，再有就是你兄弟在外的劫掠，加上……還有訛詐……」

勾鴻大吼道：「少放你娘的狗臭屁，你到底要說什麼話！」

艾慈笑笑道：「好，乾脆，我最喜歡乾脆的人，那就先論二人的身價，再來談我要賣的情報。」

勾鴻怒道：「快說！」

他受了傷，痛得全身不自在，艾慈這是在整人。

一聲苦笑，艾慈道：「年頭不對了，玩命賺銀子，還要被人罵得狗血淋頭，娘的，這一行我越幹越厭煩，一點也不假，幹一行怨一行，行行不是人幹的，還是回家吧！」

勾大娘也不耐煩地道：「你到底要怎樣？」

艾慈伸出個指頭，道：「每人這個數，二位千萬別殺價，我的是不二價。」

勾大娘道：「一百兩？」

「一萬兩！」

艾慈的利刀又揚在手中。

勾鴻破口罵：「黑桃愛司，你這王八蛋，你以為一萬兩銀子是石頭，隨地可撿啊？」

艾慈冷冷地道：「兩個加起來一共兩萬兩，願不願意，但憑你一句話。」

勾大娘氣得直哆嗦，她雖然比一般女人要大方，但叫她拿出兩萬兩銀子白送人，她倒是好心痛。

她厲叫道：「黑桃愛司，你就殺了我們吧！」

艾慈仰天一聲長嘯，他的眼睛瞪大了。

就在這時，「咻！」一聲響，可不得了。

艾慈的利刀自勾大娘的頭上半寸地切過，嚇得勾大娘頭一縮，利刀已指在勾鴻的右眼皮上，幾乎已點中眼珠子，那森森的刀芒在閃耀，那麼巧妙而又有分寸的停滯在那兒不動了。

艾慈冷冷地道：「我叫黑桃愛司，是嗎？什麼叫黑心？殘忍者如黑心，黑心也就因為殘忍才能通吃，小爺今日殺了你二人，把你二人的屍體拋入山澗裡，這輛豪華騾車全是我的了，當然，車上的東西，包括你們劫掠來的金銀珠寶，全都是我的了，奶奶的！我又何必在此與你們多費唇舌？」

勾大娘二人當然明白這道理。

他們是幹什麼吃的！

勾大娘道：「就算送你兩萬兩銀子，也要到石板坡家中取給你，誰會帶那麼多的銀子遊江南？」

艾慈道：「我美麗的勾大娘，妳別逗人了，你們夫婦的時間就是銀子，你們會遊山玩水？江湖上誰人不知石板坡勾家與寶山熊家一鼻孔出氣，你們兩家吃天啃地，強奪劫掠的作風，就如同一窩吃肉不吐骨頭的野狼，如果我黑桃愛司猜得不錯，二位這次親自駕車遠征，必然又撈足了油水，弄了不少昧心錢，滿載而歸了。」

勾鴻大怒，道：「大爺憑本事弄銀子，而你是什麼東西，卻在此地享現成，你說老子們昧良心，你比我們又强在那裡，你小子連昧心錢也搶，操你娘，你還算是道上的人？」

艾慈一聲笑，道：「哈哈！聽口氣我好像猜對了，你若再不拿出來，小心我要加一倍吶！」

他的利刀刀光還在閃，閃得勾鴻的眼皮無法動。

勾大娘淒厲大吼，道：「黑桃愛司，你好黑的心啊，算你小子狠，快把刀收起來，老娘這就拿給你。」

輕輕點頭，艾慈暴退一大步，便見勾大娘在車上摸出一個小木匣子，背著艾慈的目光，打開了匣子，很快的自裡面抽出銀票。

勾大娘先把木匣子藏好，這才十分痛心地道：「黑桃愛司，你拿去買孝衣和壽材，準備辦你的後事吧！」

她一抖手，兩張銀票擲了過來。

艾慈抓過銀票看了看，又用指頭彈了彈。

勾大娘大罵，道：「滾！滾你娘遠遠的，我不要再看到你這王八

蛋。」

小心的把銀票疊在懷裡，艾慈一笑道：「賢伉儷的兩條命算是又活了，我在此先為二位的重生致最真誠的賀意，但願二位從此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勾大娘氣得翻白眼。

艾慈卻又笑笑道：「二位賢伉儷，可願知道令弟勾通的消息？」

勾鴻道：「我二弟活跳跳的，用不到你來說。」

勾大娘道：「小子，你省省勁吧，二弟在我們出門時，他與熊大當家在一起，用得到你來通風報信？」

艾慈苦笑道：「千不該萬不該，你們的好兄弟不該同那姓熊的攪和在一起，二位還不知道吧，天大的事情你們不想知道？」

勾鴻的身子一挺，道：「我兄弟怎麼了？」

勾大娘也聽出味道不大對，急問道：「你小子快說，我兄弟他怎麼了？」

艾慈道：「從我嘴裡說出的話，都是如假包換，不折不扣的實話。」

勾鴻不耐地道：「那就快說！」

艾慈呵呵一聲笑，他又伸出手來了。

他笑嘻嘻地道：「二位，我是遠道而來賣情報的，銀子才能辦事呀！」

勾大娘氣唬唬地道：「又要銀子？」

「勾大娘，妳多體諒！」

勾鴻吼道：「滾！老子不買你的情報。」

他轉頭又對老婆道：「套車，咱們去寶山城，只要見到熊天剛，一切自會明白。」

艾慈道：「我不妨告訴二位，姓熊的早已在閻王殿那兒受酷刑了，二位要去寶山城，也只能為熊天剛那老小子叩個告別頭罷了。」

勾氏夫婦大吃一驚，道：「你小子胡說八道，熊天剛一方霸主，武功蓋世，放眼當今，數不出幾個人可以與之一爭短長，你小子在說瞎話。」

艾慈的臉皮緊緊的繃著，且又無可奈何地道：「乾脆我再說得明白些，熊天剛如今已不在這花花世界，便連他的寶貝兒子，也早已先他而走了。」

勾鴻大吼道：「是那個王八蛋下的毒手？」

艾慈一咧嘴，道：「這我就不太清楚了。」

他此刻當然不能說，他還在打對方銀子的主意。

他頓了一下，淡淡地道：「別管那姓熊的熊事了，以我看二位應該關心勾老二的消息才對。」

勾鴻道：「好，你說我家老二怎麼了？」

艾慈伸出右手道：「銀子拿來。」

勾大娘狠聲道：「你他娘的認銀不認人，你幾輩子沒有見過銀子呀！」

艾慈笑道：「看妳說得多新鮮，這年頭誰不愛銀子，妳聽過人們常說的，一文錢逼死英雄漢，親兄弟也要明算帳，還有父子分家產，衙門口衝南開，有理沒理拿錢來，有錢能使鬼推磨，皇帝老兒金殿坐，天天等著財神來，年頭不對了，有錢的人才是人上人呀，我親愛的勾大娘。」

勾鴻怒道：「放你的二十四個拐彎屁。」

勾大娘已不耐地道：「你是愛錢著了迷，要多少？」

艾慈伸出一個巴掌，道：「五千兩不多吧！」

勾鴻氣得抓刀要拚命，他剛動，胯骨上的傷痛得他「哎呀」叫了一聲，只好又放下了大砍刀。

勾大娘回過身去，她又抓過那個小木匣，翻呀翻的又翻出一張五千兩的銀票，道：「黑桃愛司，你要是訛了我們，就算你躲到天邊，我們也要把你抓來剝皮抽筋。」

她手一抖，銀票早被艾慈接在手中。

艾慈笑嘻嘻的看著銀票，說道：「真難得，妳勾大娘還認得字，妳還認得這是五千兩，妳沒有拿張五萬兩的送給我，呵呵……」

勾大娘叱道：「老娘別的字不知道，銀票上的字誰也騙不了我，哼！」

艾慈把銀票揣入懷裡，他半句話也不多說，便把兩匹拉車的健騾套在車轅上……

「黑桃愛司，你這是幹什麼？難道老娘花五千兩銀子請你套大車呀！」

艾慈攏住轡繩道：「二位別在這高山之上雲雨做愛了，快點趕回石板坡，你們莊上的人都在盼你二位回去主持大典呢！」

勾鴻怒道：「什麼大典？」

艾慈道：「人死了當然是下葬大典呀！」

勾鴻夫婦大驚，勾大娘厲聲道：「黑桃愛司，你說什麼？」

艾慈道：「你家老二不該同姓熊的在一起，他也陪著姓熊的完蛋了。」

勾鴻罵道：「好小子，你在咒我兄弟啊！」

艾慈冷冷地道：「我黑桃愛司就是有一個好處，從來不騙人的，二位快快回去就知道。」

勾大娘急問道：「是那個殺千刀下的毒手？」

艾慈搖頭道：「我好像不知道。」

勾大娘叱道：「這是什麼話？」

艾慈道：「我如果說個不敢確定的人，良心不安，所以我說不知道。」

人是他幹掉的，他不承認是為了銀子，他當然不能胡亂說個人的名字。

勾大娘急忙回身抽出一張銀票，她抖著手揚一揚，道：「黑桃愛司，你只要說出是誰下的毒手，這張萬兩銀票就是你的了。」

艾慈望著萬兩銀票流口水，眼巴巴的不敢伸手拿，他怎好說人是他殺的？

輕輕搖搖頭，艾慈道：「做生意總得顧到商業道德，我不能為了一萬兩銀子隨便編個名字。」

他頓了一下，又道：「二位，趕快回石板坡吧，寶山城就不要再去了，二位回到家，寶山城的事情便也知道了。」

艾慈狀甚愉快，他口中哼著梆子調，唱詞沒唱出來，調門卻是那段「陰司裡有個五閻王」。

他彈身落在馬背上，「得得」一聲，下山崗去了。

他的身後也傳來車輪聲，他心裡明白，勾鴻夫婦早已慾念全消，代之而起的是怒火中燒，趕著回石板坡了。

＊　＊　＊

就這麼一躭擱，日頭已偏西了。

馬背上，艾慈摸出幾個點心來，他吃著。

吃著吃著笑了起來，一路直奔赤陽城。

二更天，他才趕到太子河的三道灣。

柳林裡下得馬，逕望向木板一端的小船上，長河悠悠，水清如鏡，明月映得河水點點銀星閃又閃，真好看。

艾慈雙手扶在馬背上，他在想，今夜的小船上怎麼會這麼靜，難道大叔不在？那麼也還有小三啊？

「小三子！」

艾慈輕聲地叫。

他還伸頭四下看，就是附近的蘆葦叢也沒有動靜。

隨手拾起一塊小石頭，抖手擲向小船的草棚上，發出「彭！」一聲響。

真奇怪，船上仍沒聲音。

艾慈臉皮一緊，朝著原路馳去，聽起來似乎已遠去了，夜間的聲音特別響，三里外也聽得到。

於是，小船上有了聲音，四條身法矯健的身影，一殺間全躍上岸。

其中一人叫道：「可惜！真是可惜呀！」

另一個也道：「他奶奶的，真是個鬼靈精，難怪飛龍堡一而再的吃虧上當。」

四個人往赤陽城北走，然而，四個人再也想不到他們後面跟了一個人。

這個人當然是艾慈。

艾慈拍馬疾馳，好像已走遠，然而他去而復返，回來可並未再騎馬。

他掩到柳樹後，發現四個人剛離開小船，這時候他發覺情形不對了，勞大叔與小三子一定遭了不幸，否則他們怎麼不見了。

艾慈緊盯著四個人，四個人直奔飛龍堡。

就在飛龍堡附近，他沒有追過去，他確定對方是何人之後，便找了一棵大樹，愁容滿面的坐了下來。

他要仔細的考慮，他的腦海中盡是大叔與小三的影子在浮動著，而使得他難以安靜下來。

這時月華如水，一片通明，河面秋風，吹得林葉沙沙亂響。

艾慈突然長身而起，雙手在身上擦去汗水，悄悄的摸向飛龍堡。

就在他攀上堡牆垛子的時候，發覺堡內戒備森嚴，就是堡牆上也有巡邏堡丁，甚至連堡內也有人提燈拿刀戒備著。

（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康少峯率領羣豪衝破重重險阻，面對幽冥教楊威及其屬下，康少峯與衆豪誓要取楊威之命及摧毀魔教，只因楊威老奸巨猾，暗設計謀挾持神州一奇呂松林之女呂盈盈，將其吊在高空來威脅康少峯等人，正在此危急之際，來了「血女」師徒二人，令楊威立處在不利之中……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谷

技深若海胡攪局　跋扈囂張五毒叟

康少峯手起琴落，劈！將毒蠍掃落在地。

蠍子乃血肉之軀，怎會發出聲響？小峯心中犯疑，俯身再看，這才看清原來是隻鐵做的假蠍子。

鐵蠍子怎會在此出現？小峯心念電轉，馬上聯想到銀圖秘籙上去了，忙伸手拾起，道：「師娘，武林中誰的信物是一隻鐵蠍子？寶圖定是被留鐵蠍子之人盜走。」

鬼谷谷主端詳一下，道：「沒聽說有人將蠍子當作信物來用。」

康少峯不死心，拉開嗓門對各派高手道：「諸位前輩，可知江湖上有人以一隻鐵蠍子危害武林的事？」

羣豪面面相覷，無人答話。

只有九州羅漢一人滿面驚慌，慌慌張張的嚷嚷道：「你說甚麼？鐵蠍子？是何模樣？怎麼來的！快拿來給老衲看看。」

這語氣，這神色，彷彿遇上了厲鬼惡煞，諸俠也跟着他心驚膽顫不已。

另外還有一個人比九州羅漢還要惶恐三分，是隱身樓內的幽冥教主楊威。

小峯見九州羅漢如此，心知事態嚴重，留下玉笛金童一人照顧左慧姑，與鬼谷主雙雙越溝而返。

將鐵蠍子交給九州羅漢，康少峯道：「老禪師認識嗎？」

九州羅漢看得很仔細，臉色亦隨之越來越凝重，雙手有些微微發抖，好像大禍即將臨頭似的。

老和尚年高德劭，為當今武林之世一位碩果僅存的前輩耆宿，見聞廣博，無人能望其項背，果然一眼就認出了這隻鐵蠍子的來歷。

「阿彌陀佛！」九州羅漢喧了一聲佛號，自語道：「是他，沒有錯，這眞是天下武林的大不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江湖上從此又將多事矣！」

諸俠聽得一呆，齊聲追問：「是誰？」

「五毒叟莫倫！」

康少峯一臉茫然道：「五毒叟莫倫？恕晚輩孤陋寡聞，從未聽說江湖上有這麼一個字號。」

「不但小施主沒有聽說過，就是你師父外公輩乃至在場之人，也可能一無所知。」

「聽老禪師的口氣，五毒叟莫倫無疑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理應惡名滿天下，無人不知，諸位前輩怎會不識此魔，難道老魔從未公然露面？」

九州羅漢頷首道：「也可以這樣說，論功力，講修為，莫倫與血女不相上下，約在伯仲之間，但心性卻截然不同，血女喜歡橫衝直撞，明目張膽的幹，五毒叟卻偏愛暗中行事，不喜張揚，事實上三十

年前莫倫所殺的人，絕不比血女少。」

「既然殺人無數，怎會默默無聞？」

「道理很簡單，因為凡是和他相遇的人，沒有一個能夠逃得活命，是以，此魔雖然背着一身血債，却沒人知曉武林中有這麼一個窮兇極惡的殺星！」

康少峯仍疑團未解，道：「前輩說他殺人一向不留活口，那老禪師又怎會得知內情？」

「問得好，問得好！」九州羅漢望了智通掌門一眼道：「武林同道都知老衲的掌門師兄，也就是智道師侄的師父，在參予圍攻血女之戰的歸途，突然暴卒，當時江湖上曾流言四起，衆說紛紜，本寺却一直緘默不語，實則就是死在五毒叟莫倫之手，先師兄負創極重，返寺告訴貧僧此事後便圓寂歸天。」

這是一段武林秘辛，也是一樁血淋淋的傷心往事，老和尚早已淚眼模糊，羣豪却茅塞頓開，想起許多昔日的江湖懸案，無頭野屍，想來必係五毒叟莫倫所為。

康少峯道：「莫倫為何要殺害令師兄？」

九州羅漢長歎道：「為了追查銀圖秘籙的下落。」

「哦！」

諸俠一齊驚「哦」出聲。

康少峯道：「五毒叟莫倫築巢何處？」

「此事多少年來一直是一個解不開的謎，先師兄圓寂後，老衲曾苦苦追尋十餘年，始終找不到他的巢穴，此魔不僅行事詭秘怪異，行踪同樣飄忽不定，是一個幽靈似的神秘人物。」

小峯雙眉緊鎖，心事重重道：「依前輩高見，莫倫突然現身幽冥教，究竟目的何在？」

九州羅漢不疾不徐道：「這就不得而知了，主要的目的當然還是為了銀圖秘籙，此外也許另有所圖。」

「有關鐵蠍子的事老禪師還沒有說呢。」

「啊，對了，當年莫倫殺人之後，必會在死者的身上留一件信物，或者乾脆當作兇器用，就是這種鐵蠍子。」

與師五虎嶺，問罪幽冥教，本來是抱定必勝之心，而且也的確有此實力，詎料，半路上殺出一個血女來，使羣豪憑添幾許後顧之憂，現在銀圖又得而復失，暗中又有一個更兇殘毒辣的魔頭虎視眈眈，實令諸俠憂急如焚，不知該如何面對這個可怕的變局才好。

康少峯道：「五毒叟莫倫是個怎麼樣的人物，老禪師可曾見過？」

九州羅漢道：「為了此魔，老衲苦尋十幾年，怎奈魔踪杳杳，未曾得見，不過，先師兄臨終前曾說……」

下文未出，通！九州羅漢仰面栽倒下去。

事出突然，羣豪大吃一驚，大家有目共睹，清清楚楚的看到，老和尚的咽喉上插着一支鐵蠍子，血如泉湧，已氣絕身亡。

可憐這位名滿天下的少林高僧，血仇未報，竟已含恨而終，而諸俠居然無人知曉鐵蠍子來自何處！五毒叟莫倫人在何方？

廣場四週，只有死人，沒見過活人。

莫非上了天？

或者入了地？

正當議論紛紛，驚魂未定，忽有一個飄飄忽忽，似遠又近，似近又遠的聲音說道：「哼！老禿驢知道的倒不少，是非只為多開口，就認命吧。我老人家現身江湖以來，今天破例留下你們這幾個活口，如在一月之內不能把另外那十六張銀圖交出來，九州羅漢就是爾等的好榜樣！」

大夥兒的警覺性不低，那聲音一開口，便循聲搜視，極目四顧，可惜但見月沉星疏，祇聞風吹草動，目力所及之處空無一人。

從此人的話氣上推斷，毫無疑問是五毒叟莫倫。

而且，已間接承認八張銀圖秘籙落在他的手中。

然而，莫倫到底是怎樣的人物？除寶圖之外是否另有目的？這兩個結還是解不開。

「喂！出來，別藏頭露尾！」

「是英雄的就站到明處來！」

「好漢做事好漢當！」

「明人不做暗事！」

你一言，我一語，甚至連粗話都罵出口，莫倫仍杳如黃鶴，彷若石沉大海。

康少峯這時說道：「五毒叟莫倫在武學上的造詣一定高不可測，他要是不肯現身，咱們追也無益，甚至會橫生枝節，給幽冥教的人一個喘息的機會。為今之計，血女也好，五毒叟也罷，姑且放下別管，先把智通大師和左姑娘救醒，幫助受傷的同道儘速恢復功力，及時殺掉楊威，消滅魔教要緊，不知各位前輩以為可使得？」

事情一波三折，意外接二連三，大家早已沒了主意，只有聽命的份兒，各自分頭行事。

約莫過了半炷香的工夫，武當一塵道長、黑虎莊主趙峯的功力已完全恢復。

左慧姑在母親的悉心照顧下亦已甦醒，正自運氣行功。

唯獨智通掌門與鬼見愁傅宏仍

在昏迷中。

所幸，經小峯與龍雲助了一掌眞力後，也很快復甦。

令人鼓舞的是，跟隨慧姑母女入谷的少林弟子，已陸續到達，約有四五十人之多。

小峯目注高樓，依然沉寂如死，眸光忽又落在九州羅漢的遺體上，喃喃自語道：「老禪師，請安息吧，我康少峯但有一口氣在，就不容那個老毒物逍遙法外！」

自語畢，留下十名少林和尚守護行功中的智通、左慧姑，以及監視鬼見愁傅宏，率餘衆來至大樓門前。

夜，靜極了，樓上更靜，樓中人好像已進入夢鄉。

越是這樣，神秘、恐怖的氣氛越濃，羣豪的心情也越凝重，生怕血女、五毒叟莫倫又來攪局，功虧一簣。

起先，大家餘悸猶存，不敢放手去幹，後來見樓上久無動靜，膽氣立壯，全力施爲，連續不斷的撞擊了十幾二十次，樓門在一聲轟然巨響聲中被震得四分五裂。

大門一破，樓內一片漆黑，怔立半晌，這才發現裡面空無一人。

鬼谷谷主甚感詫異，道：「奇怪，羣魔莫非已逃之夭夭？」

神州一奇呂松林道：「恐怕未必，姓楊的不會輕易服輸，八成另有陰謀。」

康少峯道：「呂前輩之言甚是，據盜出寶圖玉符之人親口告訴在下，此樓乃是魔教的中樞要地，楊威不可能輕易撤走。」

黑虎莊主鐵掌趙峯聽出話中有話，來不及出言追問，武當一塵掌門搶先說道：「恕貧道不揣冒昧，敢問那位神秘人物究係何人？是否可靠？」

這事一直如梗在喉，諸俠早就想問，聞言正中下懷，齊將目光的焦點落在康少峯一人身上。

小峯却守口如瓶，歉然道：「對不起，事關重大，尚非揭曉之時，怕的是萬一走漏風聲，定會掀起軒然大波，甚至前功盡棄！」

聽他說得如此嚴重，沒人敢再追問下去，點燃幾支火把，小心翼翼地進入樓內。

一樓寂靜如死，闃無一人！

二樓三樓也一樣寂靜如死，闃無一人！

偌大的一座大樓，全部是空的。

這時候，羣豪又返回樓下大廳內，一個個愁眉不展，怎麼也猜不透幽冥教主楊威究竟在搞甚麼鬼？

病叟龍雲道：「以眼前的情形來看，楊威可能是怕咱們與血女師徒聯手對付他，故而溜之大吉。」

康少峯不同意，語氣十分堅定：「他不會溜，在下深信那一干魔頭仍在樓內。」

話至此處，少林智通掌門已無大礙，由兩名門下高僧攙扶着，與左慧姑同時來到樓內會合。

鬼見愁傅宏則是被五花大綁押來的。

左慧姑瞟了小峯一眼，來至母親身旁，話未出口，智通掌門搶先對鬼谷谷主道：「谷主的靈丹眞乃絕世妙品，貧僧能死裡逃生，全是女施主所賜，大恩大德不敢言謝，但願有機會能爲谷主效犬馬之勞。」

鬼谷谷主見愛女大傷已癒，功力已復，甚感欣慰。聞言淡淡一笑道：「掌門人快別這樣說，些微小事，何足掛齒，倒是令師叔飛來橫禍，被莫倫所害，實乃武林的一大損失，尚盼節哀順變才好。」

一提及九州羅漢，大家皆悲不自勝，康少峯道：「人死不能復生，應化悲憤爲力量，待將魔教徹底摧毀後，再集中全力找五毒叟莫倫討還這筆血債！」

一扭頭，又轉對少林掌門智通道：「前輩你怎樣來到這裡的？可知樓內情形？」

智通掌門未語先歎息一聲，道：「說起來實感汗顏，貧僧足一落地，便中了毒閻王傅平他們的埋伏，交手不及三回合，還沒有弄清楚情況，就作了階下囚，隨即被人點了穴道，根本不知如何來到此處，亦不知樓內情形，直至被拋下之前的一刹那，穴道才被解開，恢復知覺，以前的事完全一片空白。」

康少峯大失所望，只好將希望寄託在鬼見愁傅宏身上，道：「傅老三，你的性命捏在本掌門的手掌心裡，最好別跟自己過不去，我問你，你們究竟在搞甚麼鬼？人到那裡去了？趕快老老實實的說出來，如有半句謊言，別怪小俠我以最殘酷的手段對付你。」

玉笛金童很有默契，亮出一把匕首，上前抵住傅宏的咽喉。

鬼見愁好硬的骨頭，昂首望着天花板，一言不發。

玉笛金童偏不信邪，在傅宏的脖子上戳了一個洞，冒出一股鮮血來，厲色喝問道：「你說不說？不說就要你的命！」

「哼，三爺不小心失手被擒，早將生死置之度外，殺剮請便，何必大呼小叫！」

「媽的，你想得倒美，不說實話想死也死不了。」

「三爺無話可說！」

「小爺爺偏不信邪，不信你不是人生父母養的血肉之軀。」

小刀插入洞中，胡攪了幾下，剜出了幾塊肉，噴出來一股血，可

就是不肯招供，不久便昏了過去。

玉笛金童弄巧反拙，康少峯沉吟一下，道：「這裡一定有名堂，魔徒衆多，不可能一下子便奔走一空，咱們仔細搜一搜，說不定會另有發現。」

羣豪立即散開，先在樓下展開地毯式的搜尋。

病叟龍雲負責左前方牆角一帶，乍然驚呼一聲：「這是甚麼？」

康少峯神色一緊，去勢如風，見龍雲手指着地上的一張紙片，忙伸手拾起。

病叟看了一眼，喜極而呼道：「是機關秘圖！」

這可是天大地大的喜事，諸俠蜂擁而來，圍在小峯四週。

十幾道眸光，一齊緊盯在康少峯手中的紙片上，一眨不眨。

只見，那張紙片上畫着一個彎彎曲，橫七豎八的圖形，圖上線條縱橫交錯，脈絡分明，一時間也看不出個所以然來。

康少峯乃冰雪聰明之人，略一尋思，已窺透其中奧秘，道：「嗯，這確是一幅機關秘圖，一幅地下地道的形勢圖，可惜只繪了一半。」

神州一奇呂松林疑雲滿臉道：「楊賊最工心計，會不會是他故佈疑陣？」

康少峯道：「不會的，這是暗中助我們的那位神秘人物的筆跡，晚輩認得出。」

「那爲何不繪完？」

「可能是時間倉促所致。」

玉笛金童年紀小，個子也矮，看不到紙片正面，却見反面另有八個字：「此乃險地，速退三丈！」

眼見心驚，立即大呼出口。

康少峯紙片一翻，意識到立身之處必有機關，立道：「諸位快……」

「退」字尚未出口，突聞「軋」的一聲，身後落下一道鐵柵來。

另兩面是堅硬如鐵的石壁，還困在三角地帶，插翅難飛。

鬼谷谷主道：「咱們可能又中了楊賊的毒計了。」

病叟龍雲的話更明白：「是啊，這紙片恰巧留在這裡，不能不令人犯疑。」

小峯望着粗逾兒臂的鐵柵，道：「這張機關草圖確係家師叔所留，大概繪到一半時，楊威突然出現，不得已只好疾書八字示警，丟棄於地，偏偏咱們只顧談論機關，未及早發現背面的字，以致一錯再錯，被姓楊的困在這裡。」

忽見鬼見愁傅宏已醒，嗚！殘琴一掄，風聲如濤，羣豪連一個念頭還沒有轉過來，鬼見愁傅宏的腦袋已經開花，向閻王爺報到去了。

黑虎莊主鐵掌趙峯愕然道：「小英雄這又何必，留一個活口可能還有用處。」

康少峯將聲音壓到最低，神秘兮兮地道：「老莊主有所不知，咱們身陷絕地，吉少兇多，唯一的指望就是家師叔能在暗中助一臂力，若留傅宏命在，定會洩漏天機，憑楊賊的聰明，可從『家師叔』三字，以及破紙片上的字跡研判出係何人所爲，果不幸而言中，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高見！高見！」

諸俠讚譽有加，衷心折服。

此刻，耳畔突如其來的傳來一陣粗獷而又陰森森的笑聲。

笑聲嗡嗡，飄忽不定，似遠突近，似近又遠，分不清來自何方。

小峯傾聽片刻，皺眉道：「是那個惡棍的笑聲，在石壁內。」

大家細加分辨，四壁嗡嗡迴鳴，笑聲確係來自壁內。

呂松林道：「看來此樓四壁都是雙層的，魔教之人全部躲藏在內。」

話剛落地，柵外不遠的石壁上已有了動靜，一塊門形巨石自動退回石壁內，露出一個圓形洞門來。

「哼，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大概是看上了這兒的好風水。」

話落人現，石門內當先走出來的是幽冥教主楊威。

接着，吸血鬼王、攝魂判官、毒閻王傅平，相繼步出。

迄未見玉面郎君楊明的踪影。

二鬼與傅平，個個怒目而視，一臉煞氣，羣俠還是看不出誰是那暗通消息的人。

毒閻王傅平一瞥倒地身亡的三弟傅宏，眸中兇芒暴現，滿臉殺機。

楊威臉帶冷笑，神采飛揚，刀片似的目光從大家臉上一一掃過，最後罩定康少峯道：「兒子，本教主雖無生你之心，却有骨肉之實，想不到你非但未曾克盡孝道，還處處跟老夫作對，今天就認命吧，足下鐵牢就是各位的葬身之地！」

康少峯勃然大怒道：「放屁，誰是你的兒子，我……」

一語未畢，楊威暴喝道：「樑上何人？」

哈哈大笑聲中，樑上輕飄飄的落下一人道：「抱歉，擾了你們父子的談興，兩位要殺要罵，請自便，不必管老夫。」

來人何時棲身樑上？羣豪一無所知，彼此相顧愕然，臉有驚容。

只見來人低矮削瘦，白髮如霜，臉上蒙着一條黑巾，不知貌相如何，露在外面的一雙眼睛，一隻已瞎，另一隻精光湛湛，充滿了兇悍暴戾之氣。

幽冥秀士一眼就認出獨眼人的

身份，臉色驟變，强作鎮靜的回應道：「啊，是莫兄，幸會！幸會！」

獨眼蒙面人報以一聲冷哼，道：「楊老弟，十年不見難得你還記得莫某！」

楊威臉一沉，道：「好說，你我交情非淺，別說是一塊遮羞布，就算骨化飛灰，本教主還是認得出！」

朝鐵牢內瞄了一眼，又道：「閣下夜入幽冥教，有何貴幹？」

蒙面人獨眼一翻，道：「來找你算一算當年的那筆陳年老帳！」

話完一挺身，向前邁了三步，準備出手。

楊威不甘示弱，也疾進五尺，道：「好極了，本教主等的就是這一天，正想找你追討十年前的血債！」

* * *

樓內，劍拔弩張，戰雲密佈。

樓外，血女師徒又姗姗而來。

康少峯聽楊威稱獨眼蒙面人爲莫兄，心想：「此人想必就是殺害九州羅漢，偷走銀圖秘籙的五毒叟莫倫無疑。」

心忖間，獨眼蒙面人陰惻惻的嘿嘿冷笑道：「這樣最好，老弟你站穩啦！」

此人來者不善，好烈的性子，雙掌齊揚，虎撲而上。

楊威一點也不敢大意，施出十成十的功力，全力迎戰。

高手過招，快如閃電，傅平與二鬼來不及出手助陣，雙方已硬拚十回合，退回原處。

獨眼蒙面人神態自若，笑聲不斷，顯得甚是跋扈囂張。

幽冥秀士的臉色却有些鐵青，眉尖緊鎖，似是吃了暗虧，道：「赫，多年不見，你莫倫的功力又有精進，本教主今天倒要好好領教領教！」

五毒叟莫倫一拂及胸銀鬚，道：「好啊，單打？還是羣鬥？」

「不論單打羣鬥，你都休想活着離開五虎嶺。」

「楊威，別把自己估得太高了，就憑你那點道行，在我五毒叟眼中看來，不過是莊稼把式，十年前的毀目之仇，如今要你付出十倍的代價！」

「老匹夫好大的口氣，本教主的幾位心腹跟你無怨無仇，就因爲識破你的眞面目，便下手殺害，這筆帳非算不可。」

「歡迎之至，你們四個一塊上吧，免得我老人家再多費手脚。」

幽冥教主楊威給二鬼、傅平使了一個眼色道：「這可是尊駕自己說的，楊某恭敬不如從命，莫兄小心了！」

立與傅平、二鬼運足功力，從三面包夾過去。

五毒叟莫倫以一對四，依舊不慌不忙，彷彿是個旁觀者，局外人。

康少峯的心情却十分沉重，一個幽冥教主楊威已感窮於應付，血仇未報，反而身繫囹圄。五毒叟莫倫更棘手，偷盜銀圖在前，殘殺九州羅漢在後，又口出狂言，命小峯在三日之內交出另外十六張寶圖，可謂仇高恨深，勢不兩立，偏偏莫倫技深若海，猶在楊威之上，怎能不爲之心慌意亂，憂急如焚？

楊威等四人步履緩慢，舉步沉穩有力，二鬼的白骨劍，傅平的軟鞭緊握手中，正自捕捉最有利的出手時機。

五毒叟莫倫忽從袖內抖出一條五寸多長，彩色斑爛的毒蛇來，毒信吞吐，鳴聲刺耳，全身散發出一股難聞的腥臭之氣。

幽冥秀士錯愕一下，道：「老毒物，你要用毒？」

莫倫笑呵呵地道：「我老人家最拿手的就是用毒，聽說楊教主對毒道也頗有心得，用毒來控制手下的蝦兵蟹將。莫某動手有一個規矩，對付像你這種絕毒無情的梟雄絕不留情，這叫做以毒攻毒。」

康少峯聞言心有所感，暗想：「以毒攻毒？好啊，最好是同歸於盡，這樣就天下太平了。」

既而一想，又在心中自語道：「不行！其他的人都可以死，姓楊的不能死，我曾在娘的面前發下重誓，要手刃此獠，誰要是殺了他，我就找誰拚命！」

心語至此，雙方話不投機，眼看一場空前未有的惡戰即將爆發。

適在此時，血轎又去而復返，停在大廳內，四婢分侍左右，許心影則立在轎前。

血女目光如電，橫掃全場而過，當她發現五毒叟莫倫也在場時，不知爲何，全身一陣顫抖，像是遇見了故人，又像是碰到仇人。

許心影看在眼中，大感詫異，道：「師父，妳老人家怎麼啦？是不是認識這個老頭？」

血女的臉色不好看，聲音更冷：「爲師的不認識他，咱們走！」

伸手一招，四婢各就各位，血女正要拉下轎簾離開，楊威心生一計，朗聲道：「女英雄既然來了，又何必急着走，莫非本教主有何簡慢之處？」

血女冷哼一聲，道：「哼，普天之下還沒人敢慢待我老婆子。」

「那就留下來看看熱鬧吧？」

「休在老身面前耍玩槍，留下來也不會幫你。」

「疑心生暗鬼，請勿多心！」

「對你楊威，不得不處處提防。」

五毒叟莫倫本是背對着血女，

這時突然轉過身來。

三目相接，二人的表情很複雜，似喜？似怒？似恨？似怨？甚至兼而有之。

良久後，五毒叟莫倫方始開口說道：「哦，原來是妳，師妹！」

血女鐵青着臉，冷若冰霜般說道：「不錯，是我，師兄！」

短短數語，彷若平地一聲雷，將在場之人全部震呆了。大家做夢也想不到，血女與五毒叟莫倫這兩個天字第一號的大魔頭，原來是系出同源的師兄妹關係，而且，彼此似乎並不和諧，使事情更加錯綜複雜，憑添不少無法預測的變數。

諸俠愁眉深鎖，憂心不已。

楊威也不輕鬆，幾乎三面受敵，眼珠子滴溜溜的一轉，給二鬼、傅平使了一個眼色。

五毒叟莫倫望着血女的斷腿，道：「師妹大難不死，愚兄理當恭喜。」

血女冷冰冰的吐出來兩個字：「不必！」

「師妹此來幽冥教，所爲何事？」

「小妹正想請教。」

「年紀一大把了，還是這麼刁蠻，反倒問起愚兄來了。」

「是爲了銀圖秘籙，對不對？」

「不愧咱們曾同門一場，師妹對老夫的心事瞭如指掌。」

「已是七老八十之人，還想不開，放不下？」

「莫某如得不到銀圖秘籙，至死不甘！」

「師父他老人家是怎麼死的，師兄應該不會忘記吧？」

「事隔四五十年，師妹還提它作甚。」

血女杏眼圓睜道：「你可以不記得，我却一輩子也忘不了！」

五毒叟莫倫故意哈哈一笑，藉以掩飾心中的不安，轉答爲問道：「師妹還沒有回答愚兄的問題呢。」

「咱們心照不宣。」

「也是爲了銀圖？」

「哼！」

「愚兄另外還有一事待理。」

「甚麼事？」

「找楊威討一筆舊帳。」

莫倫身形半轉，瞧了楊威一眼，對左慧姑道：「還有十六張銀圖在甚麼人手裡？」

左慧姑不答反問道：「聽你的口氣，閣下就是偷盜鐵箱之人？」

「我老人家無意否認。」

「不否認就該物歸原主。」

「哈哈，女娃兒好刁的一張嘴，竟敢顚倒黑白，反客爲主，原主正是莫爺爺，快說另外十六張寶圖落在何人之手？」

左慧姑的答覆淸脆有力：「不知道！」

五毒叟莫倫聞言大怒，本要發作，但因血女、楊威虎視在旁，未採取行動。

康少峯注意已久，莫倫並未隨身攜帶鐵箱，心想：「這個老毒物也不知把鐵箱藏到那裡去了？寶圖的主人難道眞的是他？」

這時才發現，許心影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直在注視着自己，充滿了關懷與焦急，忙回報一個感激的苦笑。

心上人被囚鐵牢，許心影宛若熱鍋上的螞蟻，但因師父、師伯在旁，未敢挺身馳援。

鬼谷谷主審度一下敵我大勢，細聲道：「小峯，楊賊、血女與五毒叟三方面僵持對峙，各懷鬼胎，也各有顧忌，正是咱們脫險的天賜良機。」

尚未說出脫險之計，忽見五毒叟莫倫殺氣騰騰的走向血女師徒。

血女怒視着他手中毒蛇，一面運功戒備，一面沉聲叱道：「站住，師兄如敢再進一步，休怪小妹放肆無禮！」

命四婢分站兩側，愛徒心影立在門口，她自己也移至血轎門口，擺出一副如臨大敵的迎戰架勢。

血女聲冷氣壯，不惜一戰，羣豪滿臉駭異，五毒叟也爲之一楞，止步道：「咱們多年不見，師妹的火爆脾氣還是沒有改，這可是妳對待師兄之道？」

「你要我怎樣對待你？」

「武林中人一向長幼有序，尊卑有別。」

「你應該再加一句：武林中人最重師道一倫！」

「這個……」

「別這個那個的，咱們之間恩情早斷，剩下的只有仇和恨，尊稱你一聲『師兄』，已忍讓不少，如再得寸進尺，我血女屠鳳可也不是好欺好惹的！」

莫倫單眉一挑道：「這麼說來，咱們之間是無法善了啦？」

血女屠鳳咬着銀牙道：「你知道就好，反正你我遲早免不了會有一場血戰！」

五毒叟莫倫獨眼一翻，話未出口，突覺情況有異，楊威、傅平與二鬼猝然施襲，從三面攻上來。

「來得好，先解決掉公的，再來解決母的！」

吼聲中，將毒蛇往懷中一塞，雙掌齊出，連攻五招，快如電光石火。

莫倫好深的功力，五掌連成一氣，彷若天崩地塌，樓內狂風大作，鐵柵被震得搖搖擺擺，諸俠立足不穩，有人撞上了牆。

此乃以進爲退之計，楊威等四人雖是出自預謀，虛晃一招，掉頭

就走，還是被掌風掃中，攝魂判官一步走慢，悶哼聲中，倒在圓形洞門口。

不過，楊威、傅平、吸血鬼王出手在先，動作又快，已消失在洞門口。

五毒叟一瞥倒地的攝魂判官，正要上前結果他的性命，被裡面的人搶先一步拖進去。

莫倫氣得哇哇大叫，激起了衝天怒氣，直着嗓門吼叫道：「楊威，別說是鑽進狗洞，就算飛上天去，莫爺爺也要揪出來碎屍萬段！」

拔腿就往洞門衝。

晚了，莫倫未至，石門已閉，楊威逃之夭夭，五毒叟只有徒呼荷荷的份兒。

諸俠原以為必有一場別開生面的血戰，沒料到楊威會溜，益使天下英雄認定此魔詭計多端，進退有據，的確是個難纏的狠角色。

血女屠鳳亦頗覺意外，為錯過了一場精彩好戲惋惜。

五毒叟莫倫更狠狠地道：「這個老滑頭眞不是東西，我老人家今天要是殺不了你豈不是白跑一趟五虎嶺！」

猛提一口眞氣，雙掌變成紫黑色，照準石門一下子連劈十幾掌。

莫倫的掌力强勁剛猛，足可開碑裂石，石壁之上登時響起一串轟然巨響之聲。

然而，但見石粉紛紛四散，石門却始終紋風未動。

五毒叟火冒三丈，獨眼赤紅如火，掌出如梭，又連攻十七八掌。

可是，石門又厚又牢，好像上了門，下了卯，生了根，任憑莫倫如何撞擊，始終一動不動。

反而把自己累得雙臂發麻，氣喘如牛。

沒震開石門，却將大廳內原有的桌、椅、傢俱震得東倒西歪，四分五裂，宛若經過一次暴風雨的洗劫。

可就是沒把鐵柵震倒，牢內羣豪平白遭受一番驚濤駭浪般的洗禮，還是無法脫身而出。

血女屠鳳默察已久，對許心影道：「這個老毒物的功力已至爐火純青，造極登峯之境，放眼當今武林之世，恐已無人能敵。」

許心影愁容滿面道：「那師伯若是一意孤行，豈不要天下大亂？」

血女雙目轉動，若有所思，未再接言。

五毒叟莫倫跺一跺脚，自言自語道：「哼，莫爺就不信你楊威有通天遁地之能，放一把火燒掉賊窩，看你出來不出來？」

主意打定，轉身就走，打算到外面去找柴火。

當他經過柵牢時，康少峯忽然大聲說道：「且慢！」

莫倫停下來打量一下康少峯，陰笑道：「娃兒叫誰且慢？」

「叫你！」

「娃兒何人？」

「康少峯，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

「噢，一個乳臭未乾的雛兒居然當上掌門人，龍虎門的人大概是死光了吧？」

康少峯臉一沉，道：「請說話放尊重點，注意你的口德。」

「哼！」莫倫依舊神態倨傲，出言不遜：「臭小子，你找莫爺爺何事？」

「想請教，鐵蠍子是否閣下的信物？」

「不錯！」

「九州羅漢老禪師與你何怨何仇，為何下手殺害？」

「那個老禿驢的話太多，是他自己找死，你待怎地？」

「本掌門要殺你，為老禪師報仇。」

「娃兒口氣不小，當心惹禍上身！」

「本掌門今天也許辦不到，但還有明天。」

「明天？哼哼，你已經沒有明天，這個牢籠就是娃兒的墳墓。」

一扭頭，大搖大擺的向血女走去。

血女的警覺性很高，睹狀暗運功力，嚴陣以待。

許心影跟四婢更小心，只要莫倫有不友善的舉措，便會先發制人。

五毒叟行至距血轎五尺許處便停下來，道：「師妹這樣殺氣騰騰的不知是何居心？」

血女屠鳳冷言冷語道：「少裝蒜，你心裡有數！」

「怕愚兄出手殺人？」

「起碼有備無患。」

「鳳妹未免小題大作，別把為兄的當作豺狼虎豹。」

「對你莫倫必須處處提防，事事小心。」

「言重了，就算我老人家有什麼打算，也不會在別人的地盤上動手，山不轉路轉，咱們還會再見，何必一定要在此時湊熱鬧。」

「這倒是句人話，山不轉路轉，來日方長，你我互相殘殺，得利的是幽冥教、龍虎門的那羣混蛋！」

「師妹能這樣想，那是最好不過，告辭！」

當眞出門而去，沒入夜色蒼茫中。

許心影道：「師父，師伯功力深厚，身手敏捷，可能不在你老人家之下。」

血女屠鳳一臉肅穆道：「就事論事，這個老魔頭的武功已入化境，高不可測，尤其是輕功一道，無人能及。」

「妳老人家和師伯以及師祖的事，過去雖也偶而提及，却從來沒有一次說清楚，師父可否將此事的原委始末說出來聽聽？」

「唉！」血女先長嘆一聲，道：「此事說來話長，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明白，別急，也許將來有機會可以全部分曉，不過，為師的倒寧願妳永遠不知道這些恩恩怨怨，免得禍延子孫後代。」

血女不肯道出師兄妹間的結仇經過，許心影也不敢再問，換了一個話題，道：「師伯眞的已經走了？」

「恐怕未必。」

「那他跑到那裡去了？」

「五虎嶺這麼大，隨處可以棲身。」

「他說要放火燒樓，大概是去搬柴火吧？」

「只不過隨便說說而已，他不會幹這種費時費力的麻煩事。」

「會不會跟咱們動手相搏？」

血女慢條斯理地道：「這很難說，莫倫生性古怪，多疑善變，令人難以捉摸。不過，今天不動手，日後還是會有一場惡鬥，彼此之間的仇仇恨恨，唯有用鮮血才能洗清。為師的他日若是不幸死在此魔之手，妳不必為我報仇，報也報不了，徒然多賠一條命。只要能把武林各派，尤其是龍虎門的人趕盡殺絕，為師的就死而無憾了。」

許心影聽得一呆，凝視着康少峯，愁雲滿面道：「師父……」

血女屠鳳根本不給愛徒說話的機會，截口道：「心兒，別為他求情，說也是白說，這是師父的命令，也是師父的心願，絕無更改的可能。」

許心影聽在耳中，痛在心中，珠淚滾滾而下，却不敢再出言分辯。

羣豪的心情更沉重，幽冥教主楊威、血女屠鳳、五毒叟莫倫，這三個天字第一號的魔頭，都想置天下英雄於死地，偏偏大家又身陷牢籠，連奮力一搏的機會都沒有。

出乎血女的意料之外，五毒叟莫倫去而復返，不知從那裡弄來一桶松油，往大廳中央一放，一掌就劈碎兩扇屏風。

此人掌力如刀，行動快速，飛快的疾走一圈，便將所有的門窗桌椅劈碎砸爛，堆積在樑柱下面。

廳內共有八根三圍粗細的大木柱，五毒叟將碎門碎桌堆了三四尺高，上面還澆了一層松油。

尤其是圓形石門附近，桌椅門窗堆得最高，松油也澆得最多。

諸事完畢，五毒叟莫倫在一陣哈哈大笑聲中打燃手中火種。

許心影花容大變道：「師伯，你老人家要放火？」

莫倫洋洋得意道：「妳說對啦，要不要過來幫忙點火？」

「好啊，師伯請自便，讓心影來燒。」

「哼，臭丫頭片子，跟妳師父一樣刁，少來這一套！」

五毒叟親自動手，眨眼工夫便點燃了三堆，冒出了三個血紅的火柱。

許心影嚇得面無人色，紅影一閃而出。

「回來！」是血女屠鳳的聲音。

「師父，我……」

「讓他們葬身火窟省事。」

「可是，他……」

「誰叫他是龍虎門的掌門人，已經上了黑名單，非死不可！」

就這麼三言兩語的工夫，五毒叟莫倫已繞場一週，將九堆碎木全部點燃，偌大的一座大廳，立告陷入火海之中。

烈火熊熊中，五毒叟莫倫發出一長串刺耳狂笑。

笑聲漸去漸遠，終至完全消失不聞。

五毒叟莫倫走了。

血女師徒也隨後離去。

只剩下被囚的諸俠！

廳內門窗傢俱，都是上好的松柏製成，再經松油一澆，火勢蔓延極快，一霎時八根圓柱便被引燃，火龍游柱而上，橫樑亦告波及，火苗很快便衝上二樓。

偏巧又刮來一陣强風，在風力的推波助瀾下，三層大樓沒多久已全被大火所困，眼看就要倒塌下來。

左慧姑緊張兮兮地道：「峯弟，你一向反應最快，點子最多，快想想辦法，我們總不能就這樣眼睜睜的被燒死呀！」

鬼谷谷主不等少峯開口，便搶先說道：「快取出那張秘圖來看一看，可有開啓柵牢的法子？」

康少峯搖搖頭，道：「沒有，徒兒早已看過，這是一張地道秘圖，與柵牢無關。」

一眼瞧見早先交給左慧姑保管，背在她身後，師父死神左玄留下來的那把斷劍，喜極而呼道：「有辦法了！」

這話彷若大旱逢甘霖，羣豪精神一振，同聲問道：「有什麼辦法？」

康少峯拔下慧姑身後斷劍，道：「此乃先師遺物，削鐵如泥，只要削斷幾根鐵柵，便可脫身。」

玉笛金童道：「那就快點動手吧，再晚了咱們不被烤焦也會烤成人肉乾。」

（未完・卅三）

上文提要：君不邪和李凱等四兄弟分道而行事，君不邪到了太湖邊尋着司馬太白，欣喜地拿出李凱幾經辛苦才盜得的玉獅子，但經過司馬太白一驗，才知是贋品，君不邪發誓定要找回眞寶。山海幫的李大山等四人販運藥材途中遇黑店，毒死了李大山的三個同伴，幸得李凱三兄弟將下毒之人殺死……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義海搏命

小燕報訊閻王灘　不邪傳柬白虎堂

李大山轉身要走，君不邪一把攔住他！

「李兄，熱炒不用了，快去爲我們多包些吃的回來，兄弟們馬上走！」

李大山道：「爲甚麼如此急？」

君不邪道：「殺了人！」

君不邪又道：「我殺的是白虎堂此地分堂主的兒子程……程他娘的……」

李大山道：「程萬里，嘿……那是浦口的小霸王，那小子最囂張，專門喜歡大姑娘，只要被他看上了，立刻上前去搭腔，如果人家不願意，他伸手就是兩巴掌，人家要是對他講道理，這人就看不到明天的大太陽！」

屠仁咬牙道：「殺得好！」

君不邪道：「爲了不要山海幫惹上麻煩，咱得連夜換地方！」

李凱對李大山道：「快去多弄吃的喝的，咱們也不去向白老爺子辭行了！」

李大山點着頭，匆匆的走了！

這裡，君不邪坐上桌來悶頭吃又喝，對面的李凱還等着君不邪對他歌頌一番吶！

李凱見君不邪猛着吃，他當然不先問。

牛大剛却問，道：「阿邪！」

君不邪眼皮也不抬，只是「嗯」了一聲！

牛大剛笑笑，道：「阿邪，你可是見到那位司馬老前輩了？」

君不邪又是「嗯」一聲，立刻猛喝一口酒！

牛大剛道：「阿邪，你是怎麼了？」

君不邪放下酒杯是重重的擱在桌子上，他重重的道：「我怎麼了？」

牛大剛道：「你倒是說話呀，你把哥子們瞥死了！」

李凱道：「阿邪，是不是那位司馬前輩拿回玉獅子就不認人了，他對你不客氣？」

君不邪道：「司馬前輩把玉獅子拋入湖中了！」

李凱三人吃一驚，也瞪了一眼。

「爲甚麼？」

君不邪無精打采的道：「那是個假的！」

他此言一出，嘍，李凱三人好似坐上彈簧椅一般，立刻彈跳而起。

那李凱帶着幾分不相信的道：「眞的？」

君不邪道：「不是蒸(眞)的，是煮的！」

李凱怔怔的道：「他娘的，肚臍眼放屁，不可能的事情呀！」

君不邪道：「怎麼不可能！」

他再猛灌一口酒，道：「司馬

老前輩剛接到手，他那份興奮之情，溢於言表，當然我更高興，不料老前輩燃上火種一照之下，大失所望！」

「怎麼說？」

李凱已急得直跳脚！

君不邪道：「眞的玉獅子，雙目是寶石，平時不注意，以爲與玉獅子身子一般無奇處，一旦有强光照射，玉獅子的雙目就會發出萬道霞光，那才是眞的玉獅子！」

李凱無奈的道：「他娘的，我怎會知道這些緣故呀，我把玉獅子弄到手，前後有兩次，每次我用布包得可嚴密，怎麼不照照日光呀！」

牛大剛道：「偷兒怕光呀！」

李凱叱道：「胡扯八道！」

就在這時候，李大山奔進來了，只見他提了兩大包，另外還裝了一袋二十斤的二鍋頭！

「兄弟們，灶上的東西我全搬來了！」

君不邪拍拍李大山的肩，點點頭道：「好兄弟，咱們自知罪過，可也無可奈何，山海幫也正派，咱們不能拖他們下水，那會便宜白虎堂！」

李大山重重點點頭！

君不邪又道：「替咱們向白老爺子面前問個安，他日如果咱們還活着，必有回報！」

李大山道：「好兄弟，別說回報二字，若非阿凱三位，只怕我也早死了！」

君不邪也吃一驚，他還不知道李大山自合肥販藥材，中途山上被坑的事。

牛大剛道：「兄弟，別提那回事了，咱們這就要走了，你……」

君不邪道：「大山兄，弄條小船送我們過江去，咱們江那邊藏了兩隻小舟！」

李大山道：「方便，你們跟我走！」

山海幫江邊有小船，李大山帶着君不邪四人，摸着黑天往江邊走！

君不邪四人剛到小船上，遠處岸上，燈球火把照亮了半邊，五十多個白虎分堂的人全出動了！

李大山與另一大漢哈哈笑，急忙把小船搖向江對岸！

那君不邪對李大山道：「你們山海幫常受白虎堂的閒氣，對不對？」

李大山道：「也是咱們老爺子厚道，得過且過，不與他們計較！」

君不邪道：「厚道也有個限度，過份的忍讓，會被惡人看扁。」

一邊的屠仁道：「我就不一樣，娘的，不吃饅頭也要掙(蒸)口氣，青石板上摔烏龜，硬碰硬，誰怕誰！」

李大山聽得熱血沸騰，却也只能嘆氣。

於是，小船到了江岸邊，那李凱左右看一遍，道：「再往下游半里遠！」

果然，小船在一片岸邊的蘆葦叢中找到了兩條小舟！

李大山把四人送上小舟，他這才對君不邪道：「君老弟，我心中有話要明說！」

君不邪道：「李兄請說。」

李大山道：「四位兄弟，你們不知道吧，咱們山海幫一大半人都拖家帶眷。」

他看看李凱，又道：「在李寡婦賭坊的時候，你也看到我小兒子了！」

李凱點點頭。

李大山又道：「白虎堂的人馬多，他們把外地的調來大批，雙方搏殺，他們不在乎，可我們就有許多顧忌，也因此，白老爺子才會一而再的忍讓他們！」

君不邪一聽之下，重重點頭，道：「也眞的難爲貴幫的白老爺子了！」

雙方揮揮手，李大山便與那漢子把小船駛往浦口了！

* * *

江風徐徐，夜來江上十分寂靜，君不邪與牛大剛共一條小舟，另一條小舟由李凱與屠仁搖櫓，小舟不行在大江中，沿着岸邊行。

兩條小舟直搖到五更天，方才來到閻王灘河口處，這時候，鐵打的漢子也累了。

兩條小舟搖入那煙雨茫茫的霧氳中的時候，君不邪才大大舒了一口氣，道：「拴好小舟，大伙幪頭睡大覺，先把精神養足，好辦事！」

屠仁道：「阿邪，你心中可有甚麼籌劃，那就先說出來大伙琢磨一下！」

李凱雙手握拳，道：「王偉山那個老狐狸，他竟然弄了個仿冒品，他娘的，我不甘心！」

牛大剛道：「不甘心又怎樣，你敢再去？」

李凱道：「大牛，你是不是門縫看人，把人看扁了，娘的皮，別說是虎丘山莊，便是皇帝老子的金鑾殿，如果我高興，說不定我會在他那龍椅上睡一覺。」

牛大剛道：「哇操，你他娘的『娃兒小鳥，越撩撥越硬』不是，那就去呀，攔你是王八蛋！」

君不邪道：「這件事多半仍得依靠阿凱，只不過不是現在！」

他頓了一下，又道：「你們怎知道，當司馬老前輩發現手上的玉獅子是個假的時候，他的臉色也灰

了，好像是三魂出了竅，七魄也跑了，看得我盡失顏色！」

李凱三人不愉快。

不愉快就會忿怒，那屠仁的拳頭砸在手心上，道：「眞可惡！」

李凱忽又道：「這件事如是被那介老頭夫妻二人知道，乖乖，不知他二老又如何的搥胸頓足了。」

君不邪道：「介子仁二老嗎？他們竟然跟踪我去了太湖岸，他們的行踪，我竟然未察覺，只不過當他二人聽司馬前輩說是假的玉獅子以後，雙雙好像掩面大哭的又逃走了，令人實在不解！」

李凱道：「奇怪了，玉獅子本身到底帶着甚麼樣的恩怨怪事，便是江上飛鷹那樣的高手，也如此驚嚇得一躲就是幾十年。」

牛大剛道：「偷兒，這光景，大概要看你的了！」

君不邪道：「也得好生設計，咱們不能再失手，因爲咱們再也輸不起了。」

話雖如此，然而哥兒四個想了兩天半，仍然想不出個十全十美的良謀。

夕陽從重霧中穿進來，光芒無聲似有聲，聲音就如同在人們心胸中來回的穿刺着，人們再也看不到任何的愉快笑容掛在臉上。

重霧更重，江風似停，忽的有聲音好似從雲端中穿射而來，聲音也似附在光芒中隨之而到君不邪的耳朵裡！

「聽！」

君不邪的內功還是高很多，他當先聽到了那尖而有力的聲音。

牛大剛挺直身子，道：「阿邪，沒有聲音呀，你難道中了邪？」

另一小舟上的李凱與屠仁，二人掀去蓋在頭上的毯子，李凱急問：「甚麼事？」

君不邪道：「有人在呼叫，好像是叫我！」

於是屠仁也豎起耳朵來，他還左右轉頭聽！

終於，李凱點頭道：「有，是有人在呼叫。」

君不邪道：「而且還是個女子聲音。」

他一驚又道：「阿燕？」

楞然的，君不邪道：「只有阿燕知道咱們在此地，不是她會是誰？」

李凱屬猴的，頭腦最機伶。

「阿燕必有要事找來！」

屠仁也聽淸楚了，他急忙道：「必是出事了。」

君不邪已站起身來，道：「你們在此等我，我划小舟出去瞧瞧。」

牛大剛道：「我划舟吧阿邪。」

君不邪搖頭道：「如今是白天，我不想被人發覺這閻王灘內藏有人。」

於是，牛大剛擠到李凱與屠仁的小舟上面，君不邪已划着小舟走了。

漸漸的，君不邪聽得更加淸楚，那正是張小燕的聲音在呼叫。

張小燕果然又找來了。

君不邪高聲應道：「阿燕……」

立刻，遠處蘆葦岸上傳來尖吭叫喊。

「阿邪兒，我在這兒。」

君不邪急忙把小舟搖出那大片蘆葦叢中，抬頭望過去，果然遠處矮樹林邊站着阿燕！

岸邊的張小燕已在招手呼叫了。

君不邪把小舟抵上岸，張小燕一躍上了小舟，立刻投入君不邪的懷中。

張小燕落淚了。

淚水令君不邪以爲她是喜極而泣，立刻伸手托起張小燕下巴，笑道：「你來了，我們又見面了，看你高興的，還哭呀！」

「哇！」

張小燕反而哭得有聲了。

一怔之間，君不邪道：「別哭呀，妳可以同我們在這兒住幾日。」

他頓了一下，又道：「大前天吧，你們班子拉到浦口擺場子，我看你踩繩功夫，眞妙絕，哈！」

張小燕伸手抹去淚水，道：「你……是你……」

君不邪道：「我怎麼？」

張小燕道：「是你殺了白虎堂浦口分堂堂主的兒子程萬里，還有四個他們的打手？」

君不邪道：「我怎麼能讓那些狗雜碎們追打老班主你的老爹？」

張小燕嘆口氣，道：「完了！」

君不邪道：「怎麼說完了？」

張小燕道：「你殺了程定遠的兒子，他找不到兇手，却聯絡虎丘山莊幾個殺手，找上我們，不但打傷我三個師兄，也把我爹帶走，他們……」

君不邪雙目一厲，道：「他們要怎樣？」

張小燕道：「他們要是抓不到兇手，十天之後就要拿我爹開刀。」

君不邪大怒，道：「王八蛋，他們也是頭頂天，操他娘，他們一樣睡地上，要狠的呀！」

張小燕又道：「我們也擺不成場子了，二十七口人的日子過得本來就辛酸，以後怕要餓肚子了。」

君不邪摸出兩張銀票塞在張小燕袋子裡，淡淡的道：「兩千兩銀子妳拿着，回去同大伙說，什麼地方也別去，就在班裡練功夫。」

他頓了一下，又道：「你別擔心這些銀子，這些銀子也是黑心人弄的黑心錢，咱們不用白不用。」

張小燕道：「我爹被他們抓去兩天了。」

君不邪冷笑道：「阿燕，妳回去，他們如果敢把老班主怎麼樣，看我不把他們殺個鷄犬不留。」

張小燕道：「阿邪，我要我爹，我也要你平安，我……」

君不邪道：「回去吧，別爲我操心了，我立刻同我的幾個好兄弟去商量，先把老班主救出來。」

張小燕猛可裏抱住君不邪，幾乎把小舟弄翻身，她用力的吻着君不邪。

君不邪回吻，君不邪反臂抱得緊，兩個人幾乎變成一個人似的。

什麼叫「如膠似漆」？

他二人此刻就是這個樣，把個能親的地方親了個夠。

半晌，君不邪冷靜下來了。

他悄悄的在阿燕耳畔道：「阿燕，夠了，我很滿意了，妳我必須各自辦事了。」

張小燕仍然有些依依不捨的狠狠握了一下君不邪的手，她才拔身而起，飛躍回岸上。

君不邪匆匆的撥轉小舟，他不願再看着張小燕的離去，那是傷情的。

＊　＊　＊

張小燕走了，走得十分傷感，她一邊走着，一邊還回頭看那一大片蘆葦在波動。

她知道這是君不邪在蕩小舟惹出來的。

她也一邊走一邊抹眼淚，江湖兒女本多情，而張小燕也傷感。

此刻，她不但傷感，也憂心，只因爲她爹被白虎堂的人抓去浦口了。

＊　＊　＊

帶着幾分沉悶與忿怒，君不邪把小舟蕩進了閻王灘裡兩里縱深處，那棵長在水泥中的老樹下，牛天剛已張聲叫道：「噫，阿燕姑娘怎麼不來？」

屠仁道：「阿燕不是來了，怎又走了？」

只有李凱不問，因爲他心中以爲，必然出事了。

君不邪抓起酒袋喝了幾口酒，他重重的道：「你們在此別出去，我去辦件事情。」

李凱道：「阿邪，可以問你嗎？」

君不邪道：「問什麼？」

李凱道：「你要去辦什麼事？」

君不邪道：「我可以不回答嗎？」

他此言一出，李凱三人怔住了。

牛天剛道：「阿邪，你這就不夠意思了，咱們四個雖不是同胞兄弟，那是眞的，可是咱們的心早已溶在一起，咱們的血也分不出誰是誰的了，咱們的交情，早已超過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境界，你還有什麼不可以叫咱們知道的？是不是你以爲咱們三個飯桶呀，哇操，便是再笨蛋，肚子裡可也塞滿了個義字，你……」

牛天剛快落淚了。

君不邪上前拍拍牛天剛，道：「好兄弟！」

「哇！」牛天剛眞的哭了。

屠仁的臉色泛青，他在咬嘴唇。

李凱道：「你不說也行，以後別把咱們當兄弟。」

君不邪道：「禍是我惹的，我……」

他再把程萬里那回事說出來。

「我想我該去浦口，找上白虎分堂要人，他們放人罷了，否則我出刀。」

他見李凱三人直瞪眼，又道：「我想，我應該可以去把這件事擺平。」

李凱忽的大怒，叱道：「眞是狗屁！」

君不邪楞了一下。

李凱又道：「你是常山趙子龍，準備去浦口也殺個七進七出呀，操！」

君不邪道：「我不能叫他們殺了張小燕她爹！」

李凱道：「張小燕她爹當然不能死，但你也別單人前去拚命，需知好漢架不住人多，能狠難抵衆犬，這件事說什麼也要大伙出動。」

君不邪道：「我的好兄弟們，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事去辦，更重要的事還不只一件。」

他臉色凝重的又道：「在山哥的死，菜園張的寃，還有玉獅子的事件，都需要咱們合力去辦吶！」

屠仁忽然道：「你完蛋了，咱們還辦不辦？」

他這話令君不邪也是全身一震，是的，如果他先躺下，什麼也別做了，便是報仇之事也很難達成。

君不邪忽的跌坐在小舟上。

李凱淡淡的道：「我倒是有個好主意。」

君不邪精神一振，道：「快說！」

「柳條溝！」

「怎麼又是柳條溝？」

李凱道：「咱們來一個飛刀傳柬方式約他們。」

需知飛刀傳柬依照江湖規矩來說，本質上就充滿了敵意與血腥。

更重要的是接到這飛刀傳柬的一方，就必須做出回應與表態，那是必然的。

李凱又道：「這件事就由我去辦，你們三人前往柳條溝佈置，是凶宅中，還是附近林子裡，就由阿邪來決定了。」

牛天剛已撫掌笑了。

他笑着抹去腮幫上的淚水，道：「太好了，偷兒的這個主意我贊成。」

屠仁道：「就這麼辦，阿邪，你也別想一個人前往，咱們立刻出這個閻王灘。」

屠仁是個急性子，立刻去解繩子。

小舟拴在樹根上，樹根露在水面上，江水汩汩而來，帶起一股子陰沉沉的意味，那是個與沼澤一樣的荒蕪景象。

君不邪的心中好一陣激動，他無法勸阻李凱三人，內心中自是不安。

只不過他也以為李凱的主意不錯，因為對方既是虎丘山莊白虎堂的人馬，至少在動刀之時不會手軟。

於是兩條小舟由閻王灘盪出一片蘆葦叢。

兩條小舟出了閻王灘，從上游七里處盪過大江，李凱指着一片高低不平的江岸，道：「把小舟藏在那地方，要知道，那地方距離柳條溝最近。」

屠仁道：「近就方便，快靠過去。」

君不邪也以為那地方不錯。

可他的心中也就發了急，本來要把全副精神放在那個玉獅子身上的，偏就出了這事。

君不邪並不是後悔，他不能看着阿燕大妹子的老爹被那麼多人追打。

他走到李凱面前，道：「阿凱，你打算如何以飛刀下戰書？」

李凱一笑，道：「阿邪，這是小事一樁，你安心啦！」

君不邪道：「我有個條件，你必須答應。」

李凱道：「說，什麼條件，你說說，我聽聽。」

君不邪道：「這件事是我們捅出的漏子，就由咱們去補救，絕不能拖上山海幫。」

李凱道：「當然不能拖累山海幫，他們的日子過得比咱們好不了多少，也窩囊……」

牛天剛道：「他們那種日子，叫我就受不了。」

李凱一笑道：「你們放心吧，我阿凱辦事不亂來，我他娘的『光屁股坐板櫈』有板有眼。」

他把手擺了一下，又道：「我這就去浦口了，兄弟們，再見了！」

李凱笑得眞好看，牛天剛道：「偷兒還笑吶，娘的，就好像是去辦喜事一樣，你們看他的樣子，『三月裡撥扇子』他是滿面春風嘛！」

君不邪與屠仁、李凱三人又匆匆的奔向柳條溝去了，那兒，于大戶的宅子還在。

于大戶原來為了山坡的風水佳，反遭白虎堂的瓢把子王偉山看中。

姓王的不計一切手段要得到這柳條溝寶地，很明顯，于大戶一家死得眞寃枉。

常在山成了代罪羔羊，那眞凶呢？

君不邪不需要什麼証據，那是官家辦案的手段，事情明顯，就應該下手討回公道。

君不邪就以為，只有刀才是公道的依據，是正義的標誌，也是人性的本質，江湖上只有殺！

人生打拚，不就是另一種殺的表現嗎？只不過那是不見血腥的殺。

但往往沒有血腥的搏鬥，比之有血腥的更殘酷，更叫人無奈。

面對着柳條溝于家大戶的那片大宅院，君不邪就在輕聲的嘆息。

＊　＊　＊

李凱匆匆的趕到浦口，江邊上他放眼四下觀看，附近傳來叮叮噹噹聲，有人在擊鉢。

他轉到那條大街頭，果然發現有人家在辦喪事。

李凱經過那地方，發覺又是和尚又是尼姑的一共十幾個在唸經。

大門口擺了五口大棺材，為首的棺材是老紅柏製的，那樣的木頭埋地下，五百年也不會爛。

李凱走過去，忽然低頭又走出來，只因為他發覺裡面全是白虎堂的人。

那個哭得雙目紅腫的白虎堂浦口分堂堂主，「快刀」程定遠就跌坐在一邊，有兩個漢子在侍候着。

李凱心中想笑，只因為白虎堂坑人不計其數，想不到他們也會有傷心時。

其實，是人都會傷心，喜怒哀樂誰能免？

＊　＊　＊

李凱剛走到街邊上，突然手臂被人抓牢，他轉頭看去，嗨，是李大山呀。

李凱一笑，道：「李大山，是你！」

李大山指着街對面，低聲道：「你好大的膽子，你怎麼走到他們分堂堂口來了，要是有人認得你，你跑都跑不成了。」

李凱道：「程定遠我認識。」

李大山拖了李凱到街頭，道：「兄弟，你又來浦口，你想幹什麼？」

李凱道：「我問你，你知不知

道張家班的張班主，他被白虎堂的殺手抓來了？」

李大山一驚，道：「天爺，原來你是來救人的呀！」

李凱心中有打算，如果自己能把張班主救出來，也叫阿邪高興。

那李大山道：「兄弟，張班主是被姓程的綁來了。」

「綁在那裡？」

「在他們分堂後院裡，吊在一棵大樹上。」

李凱大怒，道：「眞可惡！」

李大山道：「我們大家都已習慣了，白虎分堂的後院中，常常吊人，也常常打人，打個吊的人哀號，附近的人誰敢吭一聲，那是不要命了。」

李凱咬牙切齒地罵大街：「操他娘的，什麼樣的狗東西，坐地為王當強梁呀，操他祖宗十八代，今天老子給他改改行。」

他越罵聲音越大，聽得李大山也吃一驚。

「兄弟呀，別罵了，我請你棧房喝酒去。」

李凱忽的一瞪眼，道：「我問你，上一回你去販藥材，死了三個兄弟，至今怎麼樣了？」

李大山道：「江湖上似這種事情太多了，有時候，有些事情必須動刀槍，但有的也只能求個和平共存，大家是『瞎子吃湯丸——心裡有數』就算了。」

李凱道：「你們山海幫的人眞老實。」

李大山心中難過，什麼叫老實，如果老實，不如回家抱孩子去。

他明白，這是李凱自家人・口上留了餘地，認眞的說，那不叫老實，叫窩囊！

李凱對李大山道：「李兄，我要向你借樣東西。」

「什麼東西？」

「紅筆一枝，白紙一張。」

「幹什麼？」

笑笑，李凱道：「我本來打算救張班主的，可是張班主救了又無法背他出來。」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們已有計較，李兄快去找來紙筆一用。」

李大山一笑，道：「原來兄弟還會寫字，我李大山就不會寫字，哈！」

他笑得很乾，但李凱却跟着苦笑。

「我識的也不多，勉強夠用吧！」

這二人一齊往棧房走去，那是山海幫在浦口的一個小小分棧。

「邦邦邦」不停的擊鉢聲，四個尼姑在唸經。

別看是白虎堂的人多厲害，辦起喪事也認眞，那程定遠有決定，和尚白天唸金剛經，尼姑夜裡唸大乘經，這還有個說詞，男屬陽，女是陰，和尚是男就是剛，女子尼姑當然是夜間唸經了。

三更天了吧，四個尼姑排排坐在祭桌前，許多人都躺下了，只有幾個漢子在陪着。

就在這時候，突然傳來「咚」的一聲響。

「什麼聲音？」

有個漢子急忙奔到白幔後，他看了半天，忽然一聲大叫，道：「不好了，賊子出現了。」

這人叫着奔出來，他的呼叫也驚動了十幾個漢子圍上他：「在那兒？」

「賊子在那兒？」

大伙四下查看着，猛然一個半百怒漢提刀奔來了。

這人正是程定遠。

姓程的咬牙切齒吼道：「快找！」

那漢子指着幔帳後，道：「程爺，大少爺的棺材上方有東西。」

程定遠撥起幔帳衝進去，他看得一瞪眼。

只見正中間兒子程萬里的棺蓋上插了一把尖刀，刀下方扎着一張紅字白紙條。

程定遠拔起尖刀取白紙，只見紙上寫着簡單幾個字：「王八蛋，少欺老實人，柳條溝比高低。」

程定遠全身一緊，他的心中明白，上一回未去柳條溝，因此自己還活在這世上，如今……

他一見棺材一咬牙，忍不住的道：「備船，送我過江去對岸！」

對岸乃是南京，虎丘山莊就在南京附近。

程定遠這是去總堂求救兵了。

程定遠心中明白，他不是那個君不邪的對手，上一回由二當家率人前往柳條溝于大戶的宅子，却幾乎全軍覆沒，只有二當家還是被綁在樹上三天之後才放回。

程定遠就自以為自己幸運，如果他也跟去，那一回他就不一定有命在。

程定遠過江前往白虎總堂，那正自治療眼傷的「天南瘋虎」王偉山，一聽是君不邪下的戰書，恨得他咬牙切齒，大罵不休。

二當家「魔刀」石升也吃過君不邪幾人的苦頭，正在合計着如何把君不邪四個一舉圍殺。

白虎堂也正是為了這件事，以致尚未再派人前去燒了柳條溝于大戶的房子。

如今程定遠的兒子被殺，王偉山再也無法忍耐了。

他在盛怒之下，派二當家石升與大護法耿豹，二人率領新近成立的白虎堂十大殺手羣出動。

程定遠也立刻趕回浦口，挑出十名分堂功夫高的加以配合出擊，務必將君不邪四個人的頭切割裝袋送回虎丘山莊。

從白虎堂派出的這批人，立刻隨着程定遠的船過江回到浦口。

那二次前往柳條溝的石升，這一回帶着的是白虎堂殺手羣，再有程定遠十一人配合，他的心中升起了貪功的念頭，他決心殺人燒屍。

他相信這一次的武力，足以殺了君不邪四個人，且等得手，便拋屍在于大戶的宅子裡，一把火燒掉。

當然，君不邪四人的人頭是不能燒的，那要帶回去由瓢把子過目。

「魔刀」石升已是惡向膽邊生了。

* * *

寒風悽悽，掩不住程定遠的失子之痛，他站在寶貝兒子程萬里棺材前面，沉沉的道：「萬里兒，看老爹去爲你報仇了。」

只這麼一句話，程定遠已對剛插上一炷香的「魔刀」石升，道：「二當家，咱們走！」

那石升看看衆人，點點頭道：「我們邊走邊定計劃，務必一擧殲滅這四個潑皮。」

一直不開口的大護法耿豹，忽的咒罵起來。

「他奶奶的，什麼樣的潑皮，我堂兄耿彪的仇，老子尚未找他們算帳，他們却更見跋扈了！」

原來這耿豹與耿彪還是堂兄弟。

耿彪就是那天一早追查君不邪幾人，被君不邪自小桃紅家追出去，他挨了屠仁的刀。

「魔刀」石升道：「自從出現這幾個潑皮之後，白虎堂損兵折將，先是大護法向南死在姓君小子手上，再是三位殺手，還有大管事耿彪與二十多名兄弟！」

他越說越激動，却不把自己被吊在樹上的事說出來。

石升乃白虎堂二當家，這種丟人之事，他當然不會說出口，他更不能把他說出玉獅子的事說出來。

他不能叫自己弟兄們把他看扁了。

* * *

柳條溝放眼看過去，仍是那麼死氣沉沉的光景，也不知那位堪輿師萬大元是否與于大戶家有仇，故意把這個不怎麼樣的地方說成了寶地，害得「天南瘋虎」王偉山一心要奪取于大戶的柳條溝基業。

天色有些灰濛濛的好像有薄霧在飄動，那種令人感到窒息的意味，令人們覺得需要做幾下深深的呼吸。

于大戶的大宅子中，三個大院中已長了野草半尺高，更有野鳥不歸林，把于家大宅子當成家了。

「魔刀」石升看看這座大宅子，他冷冷的對耿豹與程定遠二人道：「這四個潑皮怎麼也不會正大光明的同咱們幹，八成躲在某一處，打算對咱們抽冷子。」

程定遠立刻對他的兄弟們吩咐：「小心四週，人員不能分散。」

那耿豹也對十名殺手道：「準備隨時出刀！」

就在這時候，空中傳來連聲哈哈笑。

笑聲從幾個方向發出來，在這柳條溝中交互激盪迴旋，且久久不散。

「魔刀」石升厲罵：「王八蛋們，快出來！」

程定遠也吼罵：「要救回姓張的班主，那就走出來，程大爺今天親來赴會，休再裝那縮頭烏龜。」

他們這裡在于大戶的大門外場中罵得凶，不料兩邊又是一陣哈哈狂笑。

只是狂笑，不見人影，每個人抬頭看，那種忿怒的眼神分別往兩邊山林中注視着。

「魔刀」石升左右看一遍，他對程定遠與耿豹二人道：「看到了沒有？」

耿豹道：「天色灰暗看不清楚！」

石升道：「你們想一想，他們一共四個人，如今四個人分散在兩邊，也許只是一人一個地方躲着，咱們來的人本來就比他們五倍還多！」

他再一次的看向兩邊山林。

兩邊山林中仍然傳來狂笑聲。

「魔刀」石升頓了一下手上的怪刀，咬牙道：「我們把力量分成三股，咱們來了二十三名，都是咱們白虎堂武功不錯的弟兄，咱們混合編組，程堂主率八名兄弟往左面撲進林中抓他們，耿護法率六名兄弟奔殺右邊，我親帶六名兄弟居中支援，那一邊吃緊，我立刻趕往。」

程定遠想了一下，道：「二當家，有個意見，你聽一聽怎樣？」

石升道：「請說！」

程定遠道：「我以爲咱們力量別分散，先一擧衝上左邊山林中，看一個砍一個，見兩個砍一雙，然後再回撲右邊山林，這柳條溝不是什麼深崖峻山，再是躲也逃不過咱們人多。」

石升在思忖，那耿豹道：「程堂主的意見也不錯！」

石升猛的一咬牙，道：「好，就這麼辦，我發一聲喊，大家立刻往左面的山林中衝殺。」

衆人一聽，齊點頭，拔刀擱在肩頭上，這當然是準備往左面山坡上衝去了。

果然，石升擧刀往左邊山林指去，厲聲狂吼如虎，道：「兄弟們，殺呀！」

「殺！」

大伙附和着石升的喊叫，立刻往左面山坡林中殺進去了，看上去宛似羣狼爭食，好不嚇人。

二十三個怒漢奔入林中，他們不但往四下裡找敵人，便是樹上也不放過。

石升就知道君不邪四人曾住在樹上。

只不過這些人奔波在林中找了許久，仍然不見君不邪四人的影子。

忽聽對面山坡林中，又傳來哈哈洪笑聲，而且還隱約聽到笑罵聲傳過來。

這面，石升大怒，立刻指着對面山林，吼道：「兄弟們，衝過對面去，今天不把他們宰了，誓不回南京。」

他這是另一種鼓勁士氣的方法，也是霸氣。

「殺呀！」

二十三個怒漢，立刻間又往右面山林中奔殺過去。

兩邊山坡半里遠，斜坡上的林木甚密，每個人只奔跑也夠折騰人的了。

這些怒漢被折騰得個個開口咒罵君不邪四個潑皮眞不是好東西。

原是飛刀傳柬約來搏鬥的，如今竟然玩起捉迷藏起來了，眞的是豈有此理！

石升一批人在右面山坡林中左衝右突的找了快半個時辰，個個累得滿頭是汗，本打算吃東西的，此刻也全都忍不住的口乾舌燥起來。

就在這時候，忽又聽一聲大叫。

「他娘的，難道白虎堂那批龜孫王八蛋們，怕了咱們幾個上不得枱面的爺們呀！」

「是呀，飛刀傳柬也不來，笑死人了。」

只這麼兩句話，忽見黑暗中出現四條人影。

人影在于大戶的大門外土場子一邊冒出來。

爲什麼是冒出來，而不是走出來？

實在，那是因爲斜月東照，人影兒模糊，看上去有些虛無縹渺。

如果仔細看，四條人影的身法實在快，他們只眨眼工夫，便大刺刺的站在場中央了。

於是，右面小坡上，石升厲叫道：「快，四個潑皮就在大門外面。」

程定遠急了，厲叫着：「兄弟們，圍上去殺呀，再也別叫他們逃了！」

逃？一動也不動的四個人，像木樁似的站着，他們怎麼會逃？

於是，石升率着殺手們當先衝到了土場上。

君不邪一見是石升，心中原本要把玉獅子是假的事質問石升，但他又把到嘴邊的話打住。

君不邪心中思忖，何不將計就計，也好叫王偉山以爲以後不會再有人偷盜他的玉獅子了。

如果此刻挑明，王偉山必又加倍小心了。

「哈……姓石的，上一回放了你，你他娘的又去向什麼人借膽子，前來送死！」

石升大怒，道：「放屁，上一回石大爺一時不察，着了你們的道，那種機會以後不會再有了！」

程定遠戟指君不邪罵道：「王八蛋，你爲什麼操刀殺了我兒子？說！」

君不邪道：「有什麼好說的？難道你不見飛刀傳柬上寫的嗎？」

耿豹吼道：「他娘的老皮，你們之中是那一個殺了我堂兄弟耿彪的？說！」

牛天剛道：「哪個王八蛋叫耿彪？不認識。」

耿豹大怒，道：「娘的，那天早上他帶了兩名兄弟去抓你們……」

屠仁淡淡的道：「老子殺的！」

耿豹吼罵：「今夜你給我死吧！兒！」

屠仁道：「生死不是由你決定，生死全憑各人造化。」

石升道：「姓君的，你們爲什麼在此故弄玄虛，不敢立刻正面迎戰，既是膽小，又下的什麼戰書？」

「哦呸！」

君不邪沉聲道：「膽小的是你姓石的，你明知咱們四個人，你却準備二十幾個前來，那個膽小，何用明說？」

他頓了一下，又道：「不錯，咱們下了戰書，也講了地點在此地，你們只需在此等候，何用猴急的往兩邊山林中去追殺？這証明你們不敢一對一的決一死戰，只想倚多爲勝罷了！」

忽聽程定遠叱道：「放屁，一對一誰怕誰，老子今天是來爲兒子報仇的呀，王八蛋狗東西！」

君不邪一聽大怒，叱道：「你兒子是人，那走江湖過日子的張班主就不是人？你們把人家抓去你們浦口分堂，吊在後院樹上打，你們白虎堂眞混蛋！」

他咬牙切齒的又道：「今夜不論是生是死，總得殺出個結果來，你們如果贏了，張班主跟着倒大楣，娘的，如果你們敗了，再不放人家張班主，娘的，有你們白虎堂受的了。」

「魔刀」石升聽得再也忍不住了，他當先揮刀撲上君不邪，道：「殺！」

程定遠本來要爲兒子報仇的，此刻他也不管了，什麼一對一，二人合殺一人吧！

程定遠側面支應，他揮刀狂殺中，那耿豹已往屠仁衝過去。

耿豹殺法是狂野的，只不過屠仁也不是省油燈，兩個人立刻狠幹起來。

忽聽拚鬥中的石升厲叫道：「快活刀，你快指揮總堂殺手羣，圍殺另外兩個人，浦口分舵的兄弟四週團團圍緊，哪個想逃，狠殺！」

石升下了命令，白虎堂的殺手十人，立刻把牛天剛與李凱二人圍住了。

實際上，他二人的壓力最大不過了。

十名白虎總堂殺手，均是白虎堂精英，有個漢子叫「快活刀」的，出刀就幾乎砍中李凱的大腿，這人的功夫在李凱之上。

如果不是牛天剛特號砍刀掄得急，他二人怕是難抵對方的圍殺，早中刀了。

一時間，于大戶的這座大宅門外變成了殺人場。

那君不邪當然擔心李凱三人的安危。

君不邪也不再像上一次對付石升的時候的殺法了。

上一回他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就是活捉石升，爲的也正是玉獅子。

然而如今不同了，尤其是石升這一次帶來的人馬均非一般泛泛之輩，只一動上手，就看出對方不簡單。

再加上一個程定遠，這老小子一心爲了替兒子報仇，他當然出刀便是不要命的狠擊。

電光石火的轉念間，君不邪不再多猶豫，未等側面的程定遠撲近身來，他狂野的發出一聲怒吼。

「血泣令！」

隨着他這一聲狂吼，灰暗的半空中未打雷，但忽的出現一道光焰璀璨的匹練，彎曲不定的纏向身邊兩個敵人！

刀聲未已，鮮血已標，有碎肉成塊的拋起！

君不邪的人，已隨着他第二次運用這一招絕殺而幾乎半個身子消失在光焰中。

程定遠抖着兩臂，鮮血也抖得滿天飛，狂嗥着與石升二人幾乎撞在一起。

「魔刀」石升的肩頭中一刀，深兩寸，挨刀的肩骨發出「卡」的一聲響，他幾乎不相信他是怎麼挨的這一刀！

他們怎知乾坤刀法的厲害！

也就在同時，被圍的牛天剛與李凱二人也慘了，兩個人身上在冒血。

只不過他二人也眞夠狠，挨刀不吭聲，咬牙硬拚還不住的大罵！

君不邪最關心他們，當他砍得程定遠與石升二人重傷外逃的時候，本可以追上去做了這二人，但他更明白，三個兄弟般的好哥們不能有差池！

君不邪在灰暗中拔身撲過去了。

他似乎也學精了，他不出聲。

君不邪的刀已到了一個殺手頭上，他才發狠的道：「死吧，兒！」

又是一聲「卡」，那殺手連叫也未叫出來，帶着黑巾的人頭被君不邪一刀劈開來！

君不邪衝到牛天剛與李凱二人身邊，他吃一驚。

「天爺！好慘吶！」

牛天剛的肩胸與大腿上冒出的鮮血，幾乎染濕了他的衣褲，李凱的背上也中一刀。

君不邪見四個殺手近身而來，他火了。

「血泣令！」

又是這一招，也更見兇狠無匹。

就在那一道匹練甫出現，四個殺手幾乎以爲那就是天空中的閃電匹練！

那是無法阻擋的神光，四個人猛抬頭間，已被那刀光劃過胸脯，狂嗥着往外撞去。

這些也只是刹那間的事情，另外圍殺的五名殺手也悸於君不邪的殺法，發了楞！

君不邪對牛天剛與李凱，道：「快退一邊！」

李凱大喘氣的道：「退？往哪兒退？王八蛋們在外圍把守吶！」

是的，程定遠帶來的浦口分堂，還有十人守在四週，而屠仁與耿豹二人，還在大門下叮呀噹的交互劈殺！

這光景好像只有一個字才能解決，那就是殺！

忽的，附近傳來石升的吼罵！

「圍上去，狠宰啊！」

「殺！」

便是浦口分堂的十人也衝上去了。

他們發覺程堂主受了重傷，便等着這句命令了。

君不邪一見從四面八方又衝來十個怒漢，這時候他發了瘋，發瘋當然是不顧一切的。

就聽他一聲厲吼：「老子宰光你們這批畜牲！」

「殺！」

牛天剛抖着鮮血也是一聲狂吼！

李凱不叫，他忽的不管背上刀傷多麼的刺骨痛，矮小的身子往地上猛一伏間，尖刀已桶入剛衝到的一個漢子肚皮中了。

那五名殺手見君不邪了得，一開始就見五把刀狂殺而上，那位人稱他快活刀的傢伙還厲聲吩咐！

「老周下刀往他正面砍，老錢使你地堂刀砍他雙腿，老王，你殺他側面，我同魏老八照準他的頭砍殺！」

五個人隨之變了刀法，五個人以不同的架式，猛往君不邪撲上了！

君不邪聽得直冷笑，如果在兩年前，他也許聽了快活刀的這些話，立刻嚇得撒鴨子逃了！

但如今却是大不同，君不邪一聲冷笑，他笑得令人以爲他喜歡挨刀！

突的，君不邪一聲狂吼！

那是一招狂野的怒殺，此招出手，江湖少有人抵擋得住，君不邪也是被激怒了！

那窒人氣息，盲人雙目的極光抖然出現，宛如一片光芒中罩下的一幅銀網，只見極光中，刀刃連着刀刃，不見人影而只有「咻」聲！

五名殺手的刀已無法向對方砍去，以爲敵人已幻化了，變成了虛無！

於是，凄叫之聲傳來，有兩條手臂跌落在牛天剛身側，又被他橫刀砍成兩半！

有個殺手，他正是快活刀，快活刀不快活，他的刀不見了！

他有些機伶的拔身而退，他才不會去管另外四個被砍死在地上的同伙！

快活刀奔到了斜坡受重傷的程定遠與石升二人身邊，急急的道：「二當家、程爺，快走，我爲二位斷後，路上也要照顧二位，快……這小子的刀法邪得很！」

石升吼叱：「能走嗎？」

快活刀急道：「留得青山在，何愁沒柴燒，快，再遲就來不及了！」

他左手扶程定遠，右手攙石升，三個人立刻往柳條溝外趁黑夜溜了！

君不邪未追殺快活刀，他急於搏殺另外幾個白虎堂的漢子，此刻，也只有四個漢子在拚命！

大門下，傳來一聲尖吭的厲叫，聽得人頭皮發炸。

君不邪轉頭看過去，他吃一驚。

只見，屠仁與那姓耿的二人相貼連在一起。

兩個人仍然挺立着，兩個人的雙目有厲光。

鮮血在二人的相接處往下滴，好像還發出「卡察卡察」聲！

君不邪大叫一聲：「屠仁吶！」

就在這時候，牛天剛與李凱發了狂一般，忽的對準四個圍着他們的漢子狂殺怒砍，豁上命了。

四個漢子也吃驚！

吃驚的反應是手發軟腿也軟。

這也正是誰說的那句話：「一人拚命，萬夫莫敵！」

如今兩個血人不要命，四個漢子便吃驚！

四個漢子打算退，早被牛天剛與李凱二人砍死在土場邊上了！

那牛天剛舉刀往屠仁奔去。

牛天剛口中狂叫：「屠仁呀，你不能死，你死我就操你十八代祖先！」

李凱已發了瘋的叫起來：「我的拚命三郞呀，好哥兒呀！你……」

「他娘的，你們咒我死呀，操！」

一邊的君不邪還在吃驚，尚未伸手去抱屠仁……

君不邪怕的是屠仁死了，他受不了這個打擊！

不料牛天剛與李凱二人衝過來，那屠仁才開口。

屠仁的右膝猛一頂，貼在他面前的耿豹，直不楞的倒在大門下石階前！

（未完・八）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風塵俠侶

上文提要：瘋和尚與呂景文為了學「錢洞」武功，只得任憑原野與楊金虎差遣，正好七子中的金萬廸、風雲子鬼鬼祟祟摸上酒樓，便命二人代替為小原篩酒佈菜，小原則命瘋和尚與呂景文二人為他找頭頂有顆紅痣年輕人……小原將錢洞武功教了七招給陰美華，以秋玉潔為首諸女雖不忿亦無奈她何。陰美華制住小原，帶他去「攬翠山莊」交給李照，索取錢洞第八招……

假扮相士除情敵　誆騙諸女離小原

女相士對楊金蕊及藍芝的過去都說得絲毫不差。

「先生相術如神，十分佩服，請為我看看……」秋玉潔仍不信。

女相士只看了一眼就閉上了眼，道：「姑娘三十五、六不嫁，並非沒有機會，卻屢犯桃花，且一度和年輕人過從甚密，可有此事？」

秋玉潔再老練，也不由臉紅，侷促不安了。

女相士道：「姑娘原諒在下直言……」

「當然，我們要聽實話，不要奉承。」

「在下看過三位姑娘的相之後，有個共同的看法，三位明明也愛那男人，卻又不能堅守一志，而有旁騖……」

秋玉潔道：「不知先生的『旁騖』是指甚麼？」

女相士道：「在男歡女愛之餘，又想在對方身上得到些別的東西，在下只能說到這裡了。」

眾女肅然互視一眼，眞的是不能不信了。

秋玉潔道：「請先生再算一算，我們和對方是否還有重行修好的可能性？」

相士搖搖頭道：「如果四位姑娘只是為了情，去求他還可以挽回，如果還有別的企圖，就不必去了。」

藍芝道：「先生能不能算出來，我們找的男人他在何方？距此有多遠？能不能找到他？」

女相士閉目想了一下，道：「由此往東南約十里外鎮上，可以找到他，如有別的企圖，千萬別去。」

「去了又會如何？」

「恐有殺身之禍。」

眾女悚然一驚，金棠道：「對方會殺我們？」

「不是姑娘的相好的，而是別人，如是為了情而去，還有希望，但無結果。」

「為甚麼無結果？」

「只能繼續孽緣，而不能白首偕老……」女相士道：「在下只能算到這裡，如有不準之處，可以免付費用！」

秋玉潔道：「先生的費用是多少？」

「各位隨便付吧……」

秋玉潔付了一千兩，女相士下樓而去。

楊金蕊大力拍了桌子一下，道：「以前我一直不信這些信口開河，見風轉舵的江湖相士，可是這一個眞絕透了。」

藍芝道：「居然能算出我在勾欄中躭過。」

秋玉潔道：「算得準與不準，

還有一次考驗的機會，東南方的十里外鎮上如能找到小原，那才証明此人是不是『鐵口』了。」

金棠道：「秋姐去不去？」

「我本不想去，如今又想去看看了！」

藍芝道：「我本來是想為未婚夫韋永年復仇，但和小原已有夫妻之實，已失去了報仇的立場，況且，韋永年使小原走火才被殺死，這仇我不想報了，至於那一段孽緣，就到此停止吧！我不去了！」

除了藍芝，其餘三女都離開酒樓，去找小原。

她們主要是對小原還有興趣。

時已黃昏，她們估計一更之前可以到達十里外鎮上。

只不過他們出鎮走了一半路，在夜色已深的山中小徑上却遇上了一個蒙面人，看來是個女人。

秋玉潔道：「翦徑的？找錯人了吧！」

這女蒙面人悶聲不吭就攻了上來。

秋玉潔冷笑道：「找死！上！」

三人正要趕路去找小原，對這翦徑女賊十分憤恨，一出手就是狠招，三人聯手，非同小可。

但是，三人聯手，不遺餘力，居然沒有過五招，每個人都斷了兩根肋骨，腿骨也受傷。

這女蒙面人不言不動，看着三個人。

三女知道，這女人就等於死神。

秋玉潔暗暗一嘆，她「笑殺觀音」秋玉潔，在武林中何等威風，如今慘到這地步，在人家五招之下一敗塗地，如今腿骨受傷，連站起來都困難了。

甚至五招之下擊敗了她們三人。

自從和小原打得火熱之後，她就不克自拔了，當然也會感到自卑，以她的年紀及身份，應比小原大一輩。

「妳把我殺了吧！對我來說，斷我兩根肋骨及腿骨，比殺了我還狠還毒，請下手吧！」

這女人忽然低笑一聲，掉頭離去。

夜雖是星月無光，一個起落就不見了，眞是形同鬼魅。金棠道：「這是人還是鬼？」

楊金蕊道：「還眞有點鬼氣森森，一個女人，會有這麼奇絕的武功？五招……只是五招啊……」

秋玉潔道：「二位有沒有注意，這女人像一個人？」

「像誰？」

「女相士。」

「她？那怎麼會，她為我們看了相，算了命，然後再殺我們？」

秋玉潔道：「這蒙面女人的身材和女相士一樣，衣衫雖不一樣，但鞋子同為古銅色芒鞋。」

二女道：「對，蒙面女人正是古銅色鞋子，女相士也是，但女相士是一襲藍布大衫。」

秋玉潔道：「女相士細皮白肉，這蒙面人也是。女相士看來四十左右，想想看，她是不是易容？」

「對！果然像是易了容，而這蒙面人的身體，一看就知道是個年輕人，再說，在熟人之中，就沒有這麼一個身懷絕技的女人。」

秋玉潔道：「當今之世，只怕除了『錢洞』之外，再也沒有這麼高的武功了，五招內重挫我們三人。」

二女大為驚震，半天未說一句話。

的確，當今武林，那一派有此絕技？

楊金蕊道：「咱們得罪過『錢洞』中的人？」

「是啊！」金棠道：「她要是『錢洞』中人，為什麼要重挫我們？這就叫人想不通了。」

秋玉潔道：「我雖然也想不通，但大概可以猜個八九，由於小原的武功來自『錢洞』，可能和這個少女有什麼瓜葛，而咱們和小原……」

「我懂了！」金棠道：「由於咱們和小原都有一手，這女人當然恨咱們，所以要使咱們殘廢。」

楊金蕊道：「可是我還是不懂。」

秋玉潔道：「我知道妳要問什麼，是不是這蒙面女人如果是小原的什麼人，為何又變為相士為我們看相算命？」

「對對，大姐，還是妳行。」

秋玉潔道：「這女人的心機十分深沉，她八成是小原的未婚妻或相好的，又知我們和小原有一手，但要試探一下我們對小原或小原對我們的情感如何，就冒充相士探我們的口風，正因為她早已認識我們，所以分別談我們的過去絲絲入扣，靈驗無比。」

「對！對！」二女一拍大腿，同時痛得尖叫，因為她們的小腿都有骨折現象，楊金蕊道：「她為什麼不殺我們？」

秋玉潔道：「越是狠角色越會如此，可不要表錯了情，以為她的心地善良，不忍下手。」

「這麼說，咱們是一脚踢在鐵板上？」金棠道：「不知道這個女人今後會不會再找我們了？」

秋玉潔道：「如果我們不再和小原往來，她大概不會再找我們了。」這工夫有個黑影向這邊接近。

「糟了！大姐，也許這女人又

折了回來！」楊金蕊道：「八成又改變了主意，要回來殺我們。」

秋玉潔凝目望去，道：「應該不會，看奔行的速度及姿勢，像個男人。」近了一看，果然不錯。

來人也蒙面，年紀應不過二十許。

三女立刻認出，正是玷汚她們的蒙面人。

這蒙面人點了三人穴道，一起帶走了。

他挾了三個人，奔行還不太慢。

這人似乎還念這露水之情，把她們弄到鎮上，租了個民房安置她們，還爲她們治腿骨及肋骨之傷。

這人大概是個色鬼，在她們的腿傷未癒前，就和她們上床。但是，上了床還是不說出身份來。

他只是說不便取下面罩，她們將來會原諒他。

三女雖不貞烈，但却不願被人當作洩慾工具，內心恨極，表面上又不得不敷衍，因爲此人夠狠也夠毒，要不，絕不會玩弄受傷未癒的人。

* * *

午夜，天黑如墨。

原野上一道人箭向西北射掠，不久來到林邊。此刻，林中有二人正在力搏，一個蒙面，另一個則是羅旭。

小原當然認識這兩個人。

事實上二人正是小原的朋友，以前形影不離。此刻的小原，却並不像對這二人很熟悉的樣子。

未蒙面的用「金蛛爪」，一根鋼鍊拴了個烏黑閃亮的五根可活動且可鬆緊的爪子。

蒙面人的用刀，兩人似乎已打了很久。

這二人打來打去，都是活用那七招。

似乎二人誰也沒有多學一招。

小原冷靜地觀戰，似乎無意扶助任何一方。

兩人打了一會，沒有結果，未蒙面的向左邊林中竄去，蒙面人疾追而去，小原還站在原地。

過了一會，倒地就發出了鼾聲。

原來他在夢遊，爲什麼會到此觀戰？他怎知這二人在此拚命？原來他這種夢遊，有一種靈感，能預知一些尚未發生的事。

只不過看到的事往往會全部忘光，有時也會記得一些，這工夫有個人走近，正是楊金虎。

楊金虎近來知道他有夢遊症，所以很注意他而跟了來。

楊金虎叫醒了他。

「小楊，你怎麼在這兒？」

「你怎麼不問你自己爲何也在這兒？」

「我？是啊！我怎會在此？」

「你夢遊來此，我跟了來。」

「夢遊？」

「怎麼？你不知道自己在夢遊？」

「我怎麼會到這兒來？」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有二人在此搏殺，一個用『金蛛爪』，一個用刀，用刀的蒙了面。」

「金蛛爪？」

「對，你一定認識，我在一邊觀察，你全神貫注看他們打鬥，似乎他們的招術很像你的。」

小原道：「另一個用刀的蒙了面？」

「對，二人只打而不出聲，最後未蒙面的先退，似非不敵，而只是不想打了，蒙面的追了去。」

小原偏頭苦思，喃喃地道：「這二人應該就是我的好友羅旭及齊東海，因爲『金蛛爪』這種軟兵刃武林中只有他一人使用。」

「又怎知另一個蒙面人是齊東海？」

「你不是說過他們二人打了半天不分勝負，而且用的招術只有六、七招，且都和我的相似嗎？那就沒有錯了。」

「對對，他們似乎打來打去只有那六、七招。」

「那就更不會錯了，他們也去過『錢洞』，也學過那兒的絕學，以後發生了一些事，我還沒有記起來。」

楊金虎道：「你這兩個朋友出現武林，諒已非一日，他們也該看到你或聽到了你，因爲你一直也未改名換姓，而且輓歌又名噪一時，爲甚麼他們不來找你？」

小原茫然地攤攤手，道：「我也不知道。」

「小原，你是說你們以前的交情很好嗎？」

「當然，我們可以說是穿一條褲子的，眞正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楊金虎道：「小原，我是外人，又有疏不問親古訓，不便置詞，只不過我總以爲他們可能變了。」

小原沒說什麼。

當然變了，要不，羅旭爲何要殺他？

而那蒙面人爲何曾指點他「錢洞」的武功而又不現身相見？小楊的觀察力也相當地敏銳了。

「小原，你一直不知自己有夢遊症？」

「知道。」

「爲什麼不治好？」

「治好很難，也有人說，這種病往往會不藥而癒，而這毛病對我來說，却是有益無害的。」

「沒有害處反而有好處？沒聽

說過這種論調。」

「眞的，例如我忘了以前學的『錢洞』武功，主要還是靠夢遊症一點一滴想起來的。」

「夢遊的事你醒了之後却不記得了，如何會想起忘了的武功？這不是玄之又玄的事？」

小原道：「的確有點微妙，我也想不出道理來，據說夢遊症是人類另一種潛能的表現，所以夢遊者可以在絕壁邊沿上走動，在井邊上繞圈子而不會掉下去。看來渾渾噩噩，却仍然有一種自律的力量，這種力量，能幫助人類找回失去的記憶。」

小楊道：「眞玄，我還是不懂。」

* * *

小鎮上還像往常一樣，早上有些小菜販在叫賣，偶爾也有江湖術士在這兒擺擺卦攤。

今天就有一個，支了個活的小桌，一個竿上挑着「鐵口直斷」的布招，豎在小桌旁牆上。

過路者都會好奇地看這卜者一眼。

一般的卜者大多一臉風塵，樣子有點落寞潦倒，可是這一個雖看來有四十左右，却是肌膚白晰，眉清目秀，僅有稀疏的髫鬚而已。

這工夫有個年輕貌美的女人走過。

這女人也不例外地向這卦攤打量了一下。

「這位姑娘請留步，在下看姑娘的氣色，可以斷定姑娘命犯桃花，必須小心處理，反之……」

這女人唾了一口，卜者又道：「姑娘不可不信，近日尚且有人纏姑娘，這就是犯冲了。」

這女人忽然打住，然後走近道：「先生說說看，是什麼人纏我，犯了什麼冲，又怎知我命犯桃花？」

女相士道：「請姑娘坐下，聽在下道來。」

女相士問了年紀，然後在紙上寫了不少的字還劃了一些不規則的線。

這女人心想，妳如果說不出我桃花犯冲的道理來，我就揍你個半死，那有算命的在紙上劃線的？

好一會工夫，女相士才指着紙上的字道：「妳是咸豐五年出生……」

這女人點點頭，道：「不錯。」心想，妳不問日期及時辰，我看妳如何爲人算命？找死！

女相士道：「妳是X月X日X時生，四柱丁未、癸丑、庚申、丙子……」

這女人吃了一驚，不由呆了一下。

這女相士根本未問她的生日及時辰，而且她們絕對未見過，怎知她的出生日期及時辰呢？

玄了！這就是未卜先知嗎？

這女人已經對這女相士信服了。

女相士續道：「以姑娘的四柱來說，由於命水傷官，人品必然艷麗。庚金以金火爲夫，寒金最喜見火，八字干頭丙丁顯露，本當夫星美滿才對，但因地支水局尅火，兼之月干癸火，也尅了丁火官星，丑未相冲，五行無木，未得化生之機，故丈夫不久即夭。」

這女人一楞，這麼靈？果然是鐵口直斷哪。

這女人正是百里虹。

她本和藍芝等人一伙，却是爲了探聽這些女人的動向，也可以說是爲了保護小原，以後又和那些女人分了手。

女相士又道：「丙火偏官坐子，虛脫無根，不能制庚金，嗣後再嫁，由於丙丁火勢不敵，也會分離，故而性情奔放，風流不羈，所以說妳桃花犯冲，雖不能嫁，一生男人不缺。」

這女人既是百里虹，自然是心服口服，道：「先生是說，我一生在情感方面不會滿意？」

「嗯！但絕對不可接近屬馬的人。」

「屬馬？」百里虹一驚，因爲小原屬馬。

「爲什麼不能接近屬馬的？」

「八字格局很多，如正格、外格、合祿格、井欄叉格、飛天祿馬格及千騎龍背格等等，屬馬的這個人即是飛天祿馬格，姑娘如和他接近，近日必同遭血光。」

「同遭血光是指我們都會死？」

「不一定死，但有大災難。」女相士道：「犯桃花也並非壞事，如男方也是如此，夫妻互犯，就是絕配，但如配不好就不妙了，有兩句歌謠是這樣的：男人犯桃花，家家請吃茶，女人犯桃花，唾沫淹人渣！」

百里虹道：「先生還有什麼有以教我？」

「找個不犯冲的嫁出去，對人對己好，不嫁更好，一生衣食不缺。」女相士說到此即不再說，百里虹再問就微笑不答了。

百里虹付了五百兩離去。

這一手對李照來說，有點像「杯酒釋兵權」的宋太祖那一手四兩撥千金的高招，李照心計很深。他絕不殺這些情敵，而能解除威脅。

* * *

陰美華心滿意足，不免睥睨武林了。

唯一的缺點是她很寂寞。

這大概就是所謂「高處不勝寒」吧？

外面的雨不小，陰美華坐在這家酒樓臨窗座位上，自酌自飲，向街上眺望。

這工夫西邊來了一乘小便轎，所謂「便轎」也就是兩個人抬的小轎。

抬小轎的人居然是「七子」中的「風雲子」及「趕月叟」，這使陰美華大爲好奇，轎中是什麼人物？不是絕世高人，必是武林頂尖大佬吧？

小轎就停在這家酒樓的門外廊簷之下。

前面的「趕月叟」苗九急忙撩起轎簾。

後面的「風雲子」則把轎子抬起，使轎子後高前低，便于轎中人出轎，抬轎子的人很周到，坐轎子的人很舒服。

陰美華好奇，探出身子向下望去。

這工夫不由愕然。

這正是所謂：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一物治一物，轎內走出二人，竟是「盲道人」和「瘋和尚」。

「瘋和尚」已換上了新袈裟及新衣新麻鞋，一改過去的髒兮兮形象，大概也正因爲如此，「盲道人」才會和他擠在這一乘小轎之中，其實盲道人也差不多。

兩人一搖三擺地上了樓。

二人喳喳呼呼地叫小二弄酒菜。

小二道：「二位師父，小號不供應素菜。」

「瘋和尚」道：「誰要吃素？雞鴨魚肉儘管往上端，佛爺單日子不忌葷，雙日戒素……」

小二楞楞地下樓而去。

這工夫「趕月叟」和「風雲子」也上了樓。

「盲道人」道：「一起坐下用飯吧！」

「瘋和尚」道：「他們二人怎可以與咱們同桌？叫他們坐到一邊去。」這工夫「趕月叟」和「風雲子」也未說什麼，坐到一邊去。

這時樓上還有其他食客三桌，每桌上二三人及一二人不等，看來也都像是武林中人。

「瘋和尚」道：「瞎子，到底去何處找那頭上有紅痣的人？他可眞會出難題呀！」

盲道人道：「爲了『錢洞』的武功，也只有去找了！」

「如果永遠找不到呢？」

「那也要認了！」

「不，找一段時間如果找不到，咱們也要找那小子要武功，哪有白跑腿的？」

這工夫一邊的「風雲子」道：「二位也學了『錢洞』的武功一招以上，總算有了點代價，但我們七人爲人作嫁，又得到了什麼？是否該給點好處？」

「瘋和尚」道：「有我們『三奇』呵護、保着你們就成了！今後不會再有人欺負你們的……」

「趕月叟」心想，欺負我們的就是你們「三奇」，何須你們保護？不要喳呼，走着瞧吧。

小二端上一道菜放在陰美華桌上。

「瘋和尚」道：「小二，佛爺早就餓了，那道菜先端過來，然後再補給她，反正她已經吃了幾道菜了！」

小二吶吶說：「這要問問這位姑娘！」

陰美華這半天低頭吃飯，未被發現。

小二道：「姑娘，可不可以……」

這工夫「盲道人」忽然低聲道：「那不是陰美華嗎？」

「瘋和尚」一看，可不是，這半天才發現有個熟人在此。

這個釋伽的教徒也不敢太喳呼哩，因爲至少他知道陰美華比他們二人學得多些。

別的武學可以不在乎，只有「錢洞」絕學非同小可，多學一兩招即可分高下而判生死。

陰美華道：「『瘋和尚』，『盲道人』，你們二人過來爲本姑娘輪流敬酒，你們只有吃我『接羅』的份兒。」

「這……」二人互視一眼，在這些武林中人面前，他們「三奇」中的人物，如何能忍下這口氣？

「瘋和尚」拍了桌子一下，道：「我等何等身份，你這女人還不向我們二人鄭重道歉！」

陰美華勾勾手指頭，道：「過來！」

二人色厲內荏，還在哼叫。

陰美華道：「我叫三聲不過來，我一旦過去了，就有你們好看哩！你們到底是過不過來？」

二人騎虎難下，實在放不下臉來。

以前陰美華曾冒充過「七子」中「豹娘子」的門下，而現在，連「三奇」這等人物也不放在心上了。

陰美華連叫三聲，二人當然不理。

陰美華站起來，樓上一些人的注意力全在她的身上。那些武林人物不知武林近日來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自然想不通陰美華憑什麼向「三奇」中的兩個挑戰。

除非她得了失心瘋。

「瘋和尚」和「盲道人」此刻非同心協力共禦大敵不可，這可以說是完全爲了面子問題。

人類往往會爲了捍衛名氣及面子而玩命。

「瘋和尚」拔下戒力。

「盲道人」抽出長劍，這二人對付一個年輕女子，居然還要亮出兵刄，旁觀的人可眞是估不透了。

陰美華道：「我和你們動手，會降低了我的身份。『趕月叟』和『風雲子』，你們二人來應付他們。」

這二人怎麼敢？連「三奇」二人聯手都要亮兵刄來，這差距太大了，所以二人不敢應命。

只不過二人也知道陰美華的厲害，又怕她遷怒於他們，眞是進退難定。

陰美華以「蟻語傳音」道：「你們二人自管出手，我在暗中指點你們，事後就把這招傳給你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一點也不錯。

「趕月叟」和「風雲子」立刻離座。

當然，這是玩命，一旦弄不好，可能命喪於此。

食客們有的下了樓，怕遭池魚之殃，也有人不願失掉這大飽眼福的機會，看看這會是個什麼結局的人沒下樓而避到一邊。

在行動中接受別人指點招式，這必須有深厚的底子和敏捷的反應，反之必然是手忙脚亂。

此刻陰美華已用「蟻語傳音」在指點了他們。

二人未學過「錢洞」中的式功，如何指點？

說來很妙，她叫二人使用普通招術，只是在陰陽、剛、柔運勁上有所更動而已。

她指點「風雲子」的第一招是「蘇秦背劍」，用陰勁。指點「趕月叟」的第一招是「狂蜂戲蕊」，用的是陽剛勁道：二人都用刀。

兩人主動攻向「瘋和尚」和「盲道人」。

「瘋和尚」和「盲道人」乍見二人攻出的都是普通招式，恨他們太大膽，就決心要教訓他們一下。

那知這一招到了最後一式忽然變了。

這麼一變，就不是「蘇秦背劍」，也不是「狂蜂戲蕊」了。乍看像某招又不是某招。

二人一驚，狂妄之心收斂了不少。

第二招攻出時，二人乍看「風雲子」及「趕月叟」二人的招式又是如此，看似某招，却又不是。

在這情況之下動手，當然吃虧很大。

一連七八招，「三奇」中人並不比「七子」中人高明多少，至少還沒有使他們失招，旁觀者不免輕視「三奇」中人，原來是虛名浪得。

武林中人把「三奇」和「七子」列爲兩個階層的人，這兩個階層的距離頗大。

「風雲子」和「趕月叟」的刀法很凌厲。

他們這兩把刀以前從不敢和這兩個「三奇」中人的兵刄硬碰，此刻打得頭頭是道，有聲有色。

三十招後，陰美華大叫一聲「停手！」

「風雲子」和「趕月叟」首先收刀退下，「瘋和尚」和「盲道人」也沒有再攻，事實上三十招平手，再打下去也沒有意思了。

他們當然知道，是陰美華在一邊指點。

爲什麼她指點的好像普通招式，只是略改了一下，就那麼管用呢？這就是她的聰明之處，她早已發現「錢洞」絕學和某些普通招式有些相近之處。

這想法她對小原說過，當時小原告訴她，這看法很有見地，這麼學才能學到武功的精髓。

這表示小原早已發現了這一點。

當然，並不是說這麼改變及配搭，就能使普通招術變成絕招，和「錢洞」絕學一樣的厲害了。

而是由這二人配搭，加上陰、陽、剛柔的利用和每招有一式改過一式的結果，效驗大增。

這使兩個「三奇」中人邊打邊起疑，也就分散了精神。

要不，只憑這麼搭配及小改一下，三十招不敗是不大可能的。

陰美華道：「你們是『三奇』中的人物對不？」

「瘋和尚」和「盲道人」點點頭。

陰美華道：「『三奇』一點也不奇，和『七子』是同樣的貨色，你們憑什麼趾高氣揚，不可一世？」

「瘋和尚」道：「値那麼多才能賣那麼多！」

「我看你們不値！」

「瘋和尚」道：「我們只服了小原，別人休想！」

陰美華道：「在目前，小原只怕也要遜我。」

「他……他不如妳？」這二人是不信的。

「你們是不是要求証一下？」

「瘋和尚」和「盲道人」互視一眼，不試就有點不信邪，試了又怕丟人，樓上不但有「趕月叟」及「風雲子」，還有三四個武林中人。

二人略一考慮，就攻了上來。

這已經很低級了，三奇之二人合攻一個女人，所以二人並未亮兵刄。陰美華當然更未用兵刄。

陰美華決定折服他們，也要徹底挫挫他們的銳氣。

她只選了一招——第六招。

並不是這一招最厲害，而是這一招對目前的形勢及二人一先一後稍不一致的步調有利些。

等於是先攻上的「瘋和尚」先接了兩式而中了一拳，稍後上去的「

盲道人」正好夠上一脚的部份。

「嗤嗤」兩聲，二ノ分別倒退三大步。

一招挫敗「三奇」之二，這話傳出去一定有人認爲是誇大其詞吧？「趕月叟」和「風雲子」大力鼓掌。

他們「七子」一直在「三奇」之下，難得親眼看到他們二人如此慘敗，那眞是最最賞心悅目的事了。

「關於找那頭頂有紅痣的人，不必找了……」

「盲道人」道：「爲什麼不用找了？」

「因爲已經找到了！」

「找到了？是什麼人？」

「就是小原，只怕小原此刻已經死了！」

「死……死了？怎麼會死？」

「我相信是小原偸學了『錢洞』的武功，八成找了來，小原居然不知自己頭上有一顆紅痣，說起來眞是笑話……」

她沒有說出是她出賣了小原，二出家人大驚。

「盲道人」道：「妳和小原至交，沒有救他？」

陰美華道：「你們大概也知道，我的兩個哥哥都死在小原手中，有仇不報，那算什麼？」

「瘋和尙」道：「妳在他身邊只是爲了報仇？」

「正是！」

「瘋和尙」道：「小原就是死了也值了！」

陰美華臉色一寒，道：「你們二人爲我抬轎子吧！不必再讓『趕月叟』和『風雲子』抬了。」

二人臉色一變，道：「陰美華，我們的容忍有限！」

「我知道。如果你們不抬，我就把絕技傳給別人！」

二人的臉色又是一變。

到底是身份重要還是絕技重要？此刻就分出高下了。「瘋和尙」道：「幾招？」

「一共三招！但要永遠爲我所用！」

二人點了頭。

「三奇」爲陰美華抬轎子，「七子」之二在轎旁隨行，街上行人駐足而觀，武林中人立刻傳開。

＊　＊　＊

這一桌牌九只有「天門」獨家贏，莊上輸了百萬兩以上，這工夫「天門」背後伸出一隻手，放下一張銀票。

「天門」就是小原。

記憶恢復得越多，賭技就越高了，這証明他以前是高手。

他以爲這一桌上包括莊上在內，都不是高手。

莊上發了牌，小原身後這人拿起一看又放下了。

小原一看，不由心頭一動。這是他作的牌，本是前「雜九」後「地九」。

現在却變成前「天九王」後面是小皇上。

這是至尊牌，天下無敵。

似乎除非作牌，大多數人一輩子也拿不到這種王牌。

小原一翻牌，就去收抬面。

莊上叫了起來，說是多了一張大「天」，他說小原弄詐，與賭的人及觀衆也有點懷疑，那有這麼好的手氣？

加之小原的牌有一張大天（天九王），正好大「天」就多出了一張，不是他弄鬼還會是誰？這些人輸急了，一齊出手對付小原。

就在這混亂中，在小原背後下注的人伸手抓起他應得的就走，小原不由一震，竟是個蒙面人。

無怪一些目光都射向他的背身後呢。

他發現這個蒙面人幾乎把抬面全拿走，這簡直是趁火打劫嘛！還有，他幾乎以爲這蒙面人是個熟人。

小原把這些人交給楊金虎，他去追蒙面人。

楊金虎雙臂一張，大聲道：「各位，別躁！弄鬼的人不是他們，是這位莊上老兄……」

莊上大怒，衆人也不大相信，如不是小原和那蒙面人，他們爲何匆匆離去？

小楊道：「作賊者心必虛，放屁的臉會紅。你們請看此人的臉紅不紅？不信搜搜他身上……」

莊上突然坐下，一言不發。

衆人上前一搜，身上沒有，他的脚邊却有張牌九及三枚骰子，於是衆人喊打，小楊不見了，原來這莊上正是「豹娘子」的面首馬森，是個賭場郎中。

小楊是使毒能手，莊上中了他的毒，脚下的牌九及骰子都是他丟下的，因爲他知道，末了必有這場面。

鎭西部有座小破廟，小原追趕蒙面人到此。

蒙面人停了下來，小原道：「你是齊東海？」

蒙面人不出聲。

「如果你是小齊，就把面罩取下來。」

蒙面人還是不言不動。

小原道：「也許你有苦衷，但我們過去的交情畢竟非比泛泛，齊東海，你不要這個老朋友了？」

小原緩緩走近，蒙面人仍然未動。

看來畢竟是老朋友，他似乎不想再迴避了。

小原近在兩步以內了，道：「齊東海，我來爲你取下面罩，老朋

友就可以把臂言歡了。」

當他的手即將碰到蒙面人的面罩時，蒙面人突然低哼了一聲，閃電似的去扣他的脈門。

這是絕對意料外的事。

只不過小原收手和對方抬手扣脈門，是同樣的距離，小原堪堪收回手，對方突然轉身欲去。

小原以爲，他不願出示眞面貌，八成臉上已有什麼缺陷了，所以對他的轉身欲走並未在意。

但是，一念未畢，蒙面人又突然迴身，飛出一道銀線，即使是「閃電」二字也難以形容的。

顯然，這是「金蛛爪」。

這是武林中獨一無二的外門軟兵刃。

在數年前，這兵刃只是怪，却不是絕。

在目前，它既怪又絕，被視爲天下無敵。

小原急閃，左肩衣「刷」地被抓裂，連皮帶肉被抓去一塊，痛是小事，却不由心頭一驚。

小原本是把他當作了齊東海。

原來此人是羅旭，他有意無意地蒙面冒充齊東海把他引來此處，毫無疑問他想殺了小原。

小原退了三步，拔劍在手，把手帕塞在肩頭傷處衣內，道：「羅旭，你引我來此要殺我？」

羅旭低笑了一陣却不回答。

「你爲什麼要殺我？」

羅旭「刷」地一聲，「金蛛爪」又射了過來。

這種兵刃難使也難精，當然，也難提防。

如今以「錢洞」絕學配合此爪施出，其威力有多大？

小原很少亮劍，今天非亮不可。

甚至乎他隱隱看出，羅旭是個陰險的傢伙。

是以前粗心大意未看出來？抑是此人變壞了？

全力施爲，守多攻少。

有好幾次都差點失招受傷。

如果剛才羅旭偸襲成功，他就會繼續冒充齊東海，使小原或別人永遠以爲他是齊東海了。

他們都只會七招吧？至少到目前爲止，他們都在翻來覆去地重複使用這七招絕學應敵。

雖只七招，却將近三十式。

在高手來說，循環使用，七招武功學問可大了，會配招的人就會佔上風，當然，火候深淺也有關係。

小原的心情從未如此沉重，也從未接過如此凌厲的招式。

「金蛛爪」像不可捉摸的精靈，帶着「啾啾」聲，不斷地在他全身要害處流瀉。

不一會，小原全身衣衫有六七處破裂。

也有幾處傷到了皮肉。

楊金虎趕到時，拔下鉞已撲上了，結果未出三招就被砸了出去，小楊咧咧嘴爬起來再次撲上。

這次不到兩招，又被一脚踢出五六步外。

小原越來越危險，他的功力不如對方，似乎同羅旭學的稍有不同，好像每一招都多一式。

這就使小原想不通了，一樣的招術，他的爲何多一式？

楊金虎第五次被砸出時，小原被砸了一肘。

跟蹌後退時，羅旭跟了上來。

楊金虎一急，連人帶鉞只攻不守。

由於他太差，根本幫不上小原的忙，他眞後悔未學小原的絕學，要不，此時此刻一定能派上用場的。

在此同時，羅旭的爪又到。

這一次小原似乎來不及擋這一爪了，生死之交，此刻却要立判他的生死，此情此景，內心隱隱作痛。

就在這危如纍卵的一瞬，忽然傳來一聲嬌喝。

李照的及時介入，等於救了小原一命。

羅旭立刻收爪離開了現場。

小原道：「李照，妳可知他是誰？」

「是不是齊東海？」

「不是，他是羅旭，但旨在冒充齊東海。」

李照神色微變，道：「爲什麼要這樣？」

「我以爲他想嫁禍齊東海，由此可見，他和齊東海之間一定也有過節了，這眞是想不到的事。」

「你受傷不輕，我來給你敷藥。」

一邊敷藥，李照一邊道：「那天深夜在『攬翠山莊』行刺你的，是不是他？」

小原也不必再遮蓋了，道：「好像是他。」

「你當時爲何不說？」

「屋內很黑，未看清，怎可胡說。」

「下次遇上，你要毫不留情地下手除去他。」

「他能不仁，我却不能不義，好歹我們過去……」

「你眞是，他要殺你，根本不念過去交情，你這份婦人之仁，會爲你自己帶來災難的。」

「李照，妳應該知道，爲什麼齊東海要蒙面？齊、羅之間爲什麼會勢不兩立？羅又爲什麼要殺我？」

李照攤攤手道：「我也不知道。」

小楊道：「小原，這位是？」

「她叫李照，『錢洞』主人之女，據說是我的未婚妻。」

「『據說』？」楊金虎道：「怎麼？你自己也不大清楚？」

小原道：「我的記憶尚未完全恢復，這是李照告訴我的，應該不會有問題吧！」

楊金虎望了李照一眼，「小原，你眞是艷福無窮，這可眞是一傢伙戳在錢堆上。」

李照也未太責備他口出髒話，只是輕哂了一聲。

事實上這粗語雖不好聽，却也是實情。

小原道：「齊東海蒙面，會不會被毀了容？」

李照又攤攤手道：「阿野，我也不知道啊！」

李照走後，楊金虎道：「小原，有句話我也許不該說，但咱們是朋友，不說又忍不住。」

「那你就說出來。」

「小原，李姑娘一問三不知，我看出有些事她應該知道，只是不說罷了，你以爲如何？」

小原道：「她爲什麼不說？」

「那不過是希望在你恢復記憶以前，不希望你知道某些事，那對她會不利的。」

「是那樣嗎？」

「先不說別的吧！連你和她的婚事都是她說的，你自己却不知道，她什麼都不知道，只有這件事知道，你不以爲很怪？」

「我失去記憶，她沒有失去，這有什麼怪？」

「爲什麼別的事她一概不知？」

「小楊，不必多疑，詭稱和我有婚約，對她又有什麼好處呢？別這麼胡扯瞎猜了。」

楊金虎道：「小原，我有個建議，至少你暫時不要和她成親，也不要隨便和她上床，她有沒有誘你做那事兒？」

小原想了一下，微微搖頭。

＊　＊　＊

秋玉潔等本要解散，各走各的。

陰美華却找上了她們，四女一看，乖乖，這是什麼世界？怎麼會發生這種事？「七子」的「風雲子」和「趕月叟」二人爲她抬轎子。

「三奇」中的「瘋和尚」和「盲道人」爲她作侍從，她走到哪裏，他們就跟到哪裏，其實「三奇」之二也抬過轎。

武功眞的那麼重要嗎？

秋玉潔的銳氣全沒了，道：「陰女俠有何貴幹？」

陰美華道：「妳們不是要找小原報仇？」

「是啊！可是他今非昔比了。」

「那倒難不倒人，依我看，妳們就爲我作事，有什麼大事我都能爲妳們頂着，不必自己操心，各位意下如何？」

秋玉潔很不是滋味，但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今天是陰美華的天下，有所謂好漢不吃眼前虧嘛。

藍芝道：「我們願爲陰姐作事。」

別人都不反對，秋玉潔也點了頭。

連「三奇」都屈服了，她秋玉潔又算什麼。

這些女人本來是爲被殺的人報仇的，但和小原認識之後而不克自拔，主要原因是爲了他的絕技。

總之，這些女人的復仇意念都變了質。

這工夫忽然又來了四個人，那就是「七子」另外四人，本應有七個人，「棍王」毛嵩不和他們同流合污。

那就是「無本商人」金萬廸、楊啓宇、「豹娘子」和「雷道人」。他們和另外二人「風雲子」及「趕月叟」一交眼色，就一齊撲向陰美華。

顯然，他們要來個迅雷不及掩耳，生擒陰美華，要她吐出七招絕學來，他們是不甘屈服的。

當然，也是爲「七子」出一口氣。

陰美華爲人十分機警，這四人一到，她就看出不對。

陰美華全力施展絕技，首先就把楊啓宇擊倒，以免他施毒，這當然是聰明之舉。

其餘五人無不盡力而爲。

只不過他們的合作並不是嚴絲合縫，而且在心理上有那麼的一點點懼意，這就吃大虧了。

陰美華擊倒了楊啓宇之後，就放手大幹。

她把七招絕學作合理的拆散或合併，這五個人被各個擊破，連連中掌中腿。只不過陰美華却因全力使用內力，她忽然感覺被李照拍在肩背上那個地方又隱隱作痛起來。

再打一會，不但那兒痛，附近也瘦痳起來。

對付六個這等高手，即使是身負絕技，也絕不會輕鬆的，儘管對方很慘，她也出了一身大汗。

那種痛是無法形容的。

「三奇」之二的「瘋和尚」和「盲道人」二人本未動手。他們本不想出手，但這會兒見陰美華一臉痛苦之色，以爲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他們低三下四的受她驅使，爲的也就是「錢洞」的絕學。

此刻有現成的便宜爲何不撿？

於是他們二人也上了。

（未完・十二）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